

※ 版 出 局 書 益 廣 海 上 ※

武俠小說



洋裝
一冊
價洋
六角

□ 除暴安良……是英雄本色

□ 誅奸扶弱……是武俠行爲

△ 崇拜英雄敬仰武俠者

「愛看」……今古武俠小說者

「請閱」……

雌雄劍

內容描寫俠女奇男之離合悲歡皆由
於畫面之遠與不畫面之近或事而成
事實則與劍武道無不環生才思則與
諸龍爭雲海地混全屬十八萬金
以一變雌雄劍離合之奇則莫不
奇且其公請者極其佳

◎ 俠情紅白杜鵑

洋裝二冊
價洋七角

◎ 城下偷頭記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

◎ 清江別馬鷄子金傳

洋裝四冊
價洋八角

◎ 文苑秋水芙蓉

洋裝二冊
價洋九角

◎ 大俠夜行飛俠傳

每集二冊
每集二角

新式
點標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標點符號說明

李菊廬

。表示一句的結束。

例：彈指又過了三四年。

表示頓或讀。

例：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衫破爛的。

；表示含有幾箇小讀的長讀。

例：馬二先生獨自一箇，帶了幾箇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盃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著挑鬚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袖單裙子，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都是一箇大團。

：

(1) 表示總起下文。

白臉，兩箇大高顴骨，也有許多疤痕，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

例：在會的是婁玉亭三公子，婁慈亭四公子，蘧公孫駝夫，牛高士布衣，楊司訓，執中，權高士潛齋，張俠客鐵臂，陳山人和甫魯編修，請了不會到。

(2) 表示總結上文。

當下牛布衣吟詩，張鐵臂擊劍，陳和甫打鬪說笑，伴著兩公子的雍容爾雅，蘧公孫的俊俏風流，楊執中古貌古心，權勿用怪模怪樣，真乃一時勝會。

？

表示疑問。

例：老和尚忍不住了，見他進了門，上前

問道：『小檀越，你是誰家子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庵裏來讀書？這是甚麼緣故？』

表示情感或願望等。

例：郭孝子道：『我今番卻休了！』

〔驚嘆〕

例：祁大爺道：『替我用力的夾！』

〔命令〕

例：牛浦也謝了衆人回家，才走得幾步，

只見家門口一箇鄰居迎著來道：『

牛相公，你到這裏說話！』

〔招呼〕

例：那人在地下喊道：『看我師父面上，

饒恕我罷！』〔願望〕

例：老嫗開門，看見還是這兩箇人，惹起

一肚子氣，發作道：『老爹不在家裏，

你們只管來尋怎的！』〔責怪〕

例：被他媽一頓臭罵道：『倒運的奴才！

沒福氣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

的根子，開口就說要窮將來！少不得

要窮斷你的筋，像他有許多箱籠，娶

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你這奴才，

知道甚麼！』〔罵罵〕

例：牛玉圃才省悟道：『罷了！我上了這

小畜生的當了！』〔嘆恨〕

(1) 表示刪節

例：那款單上開著十幾款：一包攬欺

隱錢糧若干兩；一私和人命幾案；

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

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顆；一拐帶人

口幾案；一重利剝民，威逼平人身

死幾案；一勾串提學衙門買爛槍

手代者幾案……不能細述。

(2) 表示意思不盡……

例：太太心裏越發疑惑：「他做甚麼生意……？」

(1) 表示忽轉一箇意思。

例：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曾看妹丈，原來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

(2) 表示夾註。

例：又有兩箇貼身侍女——一箇叫做采蘋，一箇叫做雙紅——都是嫵娜輕盈，十分顏色。

(3) 表示總結上文幾小段。

例：這一回大祭，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共三位；大贊的金東崖，司祝的臧荼，盧華士，共三位；引贊的遲均，杜儀，共二位；司應的武書，一位；司尊的季荏，辛東之，余夔，共三位；司玉的蘧

「」

(1) 表示會話話語的起結。

例：杜少卿道：「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爲甚轉託我？」虞博士笑道：「我那裏如你的才情，你拏去做做。」

(2) 表示特別提出的字。

例：

匡超人見題上寫著「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樓』字」，每人一首詩，後面排著四箇名字，是趙潔雪齋手稿，景本薰蘭江手稿，支鏗劍峯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

□

例：(1) 表示會話裏的引語。

杜少卿道：「葦兄，豈不聞晏子云：『今雖老而醜，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箇人占了幾箇婦人，天下必有幾箇無妻之客。」

例：(2) 表示特別提出的名詞。

又有那些遊人買了「鼠老鼠花」，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才歇。

例：(3) 表示特別提出的語句。

當下樂止朝散。那二十四箇馱寶瓶的象，不牽自走，真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各官散了。

儒林外史目錄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凶鬧捷報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第十三回

蘧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圍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陸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鮑廷璽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第二十九回

諸葛祐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賢主祭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難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舊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充鳳凰池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場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獸名士妓館獻詩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儒林外史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沈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

這一首詞，也是箇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箇是看得破的？

雖然如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箇嶽崎齋落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

看看三箇年頭，王冕已長成一個大人了。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才家裏窮，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箇寡婦人家，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間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

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秦老問著他母子兩箇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



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顆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可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箇錢與你買點心喫。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

他母親謝了擾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合著兩眼淚去了。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到黃昏，回家跟著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拏塊荷葉包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喫。聚到一兩箇月，便儉箇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闔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

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還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

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箇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箇學不會的事……我何不畫他幾枝……？」

正存想間，只見遠遠的一箇夯漢，挑了一擔食盒來，手裏提著一瓶酒，食盒上掛著一塊氈條，來到柳樹下，將氈條鋪了，食盒打開。那邊走過三箇人來，頭帶方巾，一箇穿寶藍夾紗直

概，兩人穿元色直裰，都是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裰的是箇胖子，來到樹下，尊那穿元色的一箇鬍子坐在上面，那一箇瘦子坐在對席。他本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

喫了一回，那胖子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新買了住宅，比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先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子，圖箇名望體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著喫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箇不敬。」那瘦子道：「縣尊是壬午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胖子道：「做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就是了。這一回小婿再去，託做親家寫一封字來，去晉謁晉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得這些鄉戶人家，

放了驢和豬在你我田裏喫糧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箇學者了。」那鬍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著手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才上轎回去。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箇不了。

王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箇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才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箇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著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

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口裏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卻是箇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的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在草堂裏坐著說話兒。

一日，正和秦老坐著，只見外邊走進一箇人來，頭帶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敝禮坐下。這人姓翟，是諸暨縣一箇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殺鷄，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辦道：「這位王相公，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是了，親家，你怎知道？」

翟買辦道：「縣裏人，那箇不曉得？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副花卉冊頁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徑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著王相公，是必費心畫一畫。在下半箇月後下鄉來取。老爺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來。」秦老在傍著實攛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只得應諾了。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卉，都題了詩在上面。

翟頭役裏過了本官，那知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扣過了十二兩，只掣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冊頁取去。時知縣又辦

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

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當下寒暄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冊頁花卉，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箇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才學畫幾筆，難入老師的法眼。」危素歎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然不知，可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箇何難？門生出去，即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望外了。」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箇侍生帖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邀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卻是起動頭

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一介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領。」翟買辦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況這件事，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才是！如何走到這裏，茶也不見你一杯，卻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叫不動一箇百姓麼？」

王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事，老爺拏票子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可以相諒。」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著倒要去，帖子請著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擡舉了！」秦老勸道：「王相公，也罷，老爺學帖子請你，自然是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縣。」你和他拗些甚麼？」王冕道：「秦老爹，頭翁不知，你是聽見我

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麼？我是不願去的。」翟買辦道：「你這是難題。目與我做，叫我拏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箇果然也是兩難。若要去時，王相公又不肯。若不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間好了就到。」翟買辦道：「害病，就要取四鄰的甘結！」

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喫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錢，方才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廝那裏害甚麼病！想是翟家這奴才走下鄉，「狐假虎威」，著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怕不敢來了。老師既把這箇人託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我不如竟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他臉

面，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自然大著膽見我，我便帶了他來見老師，卻不是辦事勤敏……」又想道：「堂堂一箇縣令，屈尊去拜一箇鄉民，惹得衙役們笑話……」又想道：「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他，老師敬他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當下定了主意。」

次早，傳齊轎夫，不用全副執事，只帶八箇紅黑帽夜役軍牢，翟買辦扶著轎子，一直下鄉來。鄉裏人聽見鑼響，一箇箇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著。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了一會，裏面一箇婆婆拄著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裏牽牛出去飲水，尙未回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裏，我好去

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裏。」說畢，關著門進去了。

說話之間，知縣轎子已到。霍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裏，請老爺龍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著轎子，過王冕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座山，雖不甚大，卻青葱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

知縣正走著，遠遠的有箇牧童，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霍買辦趕將上去，問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那裏喫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趕了來家。」

霍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知縣變著臉

道：「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即回衙門去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來責懲一番，又恐怕危老師說他暴戾，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不可擡舉，再處置他也不遲。知縣去了。

王冕並不曾遠行，即時走了來家。秦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請坐，我告訴你。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虐小民，無所不為。這樣的人，我為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老爹，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

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

不會犯罪，難道官府來拿你的母親去不成？」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況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謝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喫了半夜酒回去。

次日五更，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喫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灑淚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箇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灑淚而別。秦老手擎燈籠，站著看著他走，走的望不著了，方才回去。

王冕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這山東雖是近北省分，這會城卻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

冕到了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箇小菴門面，屋賣卜測字，也畫兩張沒骨的花卉貼在那裏，賣與過往的人。每日問卜賣畫，到也擠箇不開。彈指間，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箇俗財主，也愛王冕的畫，時常要買，又自己不來，遣幾箇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叫，鬧的王冕不得安穩。王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又題幾句詩在上，含著譏刺，又怕從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箇地方。那日清早，才坐在那裏，只見許多的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著鍋的，也有籬擔內挑著孩子的，——一箇箇面黃飢瘦，衣裳襤褸。過去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錢的，問其所以，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覓食。

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嘆了一口氣道：

「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了，我還在這裏做甚麼！」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入了浙江境，才打聽得危素已還朝了，時知縣也陞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歡喜，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取出一匹繭紬，一包耿餅，拏過去拜謝了秦老。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親。」

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牀。王冕千方延醫調治，總不見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事了，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爲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

子，守著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

王冕哭著應諾。他母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王冕擗踊哀號，哭得那鄰舍之人，無不落淚。又虧秦老一力幫襯，置備衣衾棺槨。王冕負土成墳，三年苦塊，不必細說。

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下就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竊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濠陽，得了金陵，立爲吳王，乃是王者之師，提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市，並無騷擾。

一日，日中時分，王冕正從母親墳上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爲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白淨面皮，三縷鬚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了馬，向王冕施禮道：「動問一聲，那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

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晉謁。」

吩咐從人下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爲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是一箇粗鹵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像，不覺功利之見頓消。孤在江南，卽慕大名，今來拜訪，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吳王歎息，點頭稱善。

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廚下烙了一斤麪餅，鑿了一盤韭菜，自捧出來陪著吳王喫了，稱謝教誨，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王冕也不會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箇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說著就罷了。

不數年間，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統一，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了一本邸鈔來與你看。」

王冕接過來看，才曉得危素歸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箇法卻定的不好，將來

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說著，天色晚了下來。

此時正是初夏，天時乍熱。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下一張桌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耀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那些眠鷗宿鷺，闐然無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著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

話猶未了，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颼颼的響；水面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王冕同秦老嚇的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天上紛紛有百十箇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我們是不及見了！」當夜收拾傢伙，各自歇息。

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後來漸漸說的多，王冕並不通知秦老，私

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

半年之後，朝廷果然遣一員官，捧著詔書，帶領許多人，將著綵緞表裏，來到秦老門首，見秦老八十多歲，鬚髮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坐下。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軍之職，下官特地捧詔而來。」秦老道：「他雖是這裏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

秦老獻過了茶，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蠟燭滿室，蓬蒿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歎息了一回，仍舊捧詔回旨去了。

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並不自言姓名。後來得病去世，山鄰斂些錢財，葬於會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壽終於家。

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

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這不過是箇「楔子」，下面還有正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箇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箇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著水次。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箇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庵裏來同議。

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爲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箇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來與諸位見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勤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著內中一箇穿齊整整的老

翁，說道：「不論別人，只這一位苟老爹，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白給你鬻菜喫，全不敬佛！」

和尚陪著小心，等他發作過了，擎一把鉛壺，撮了一把苦丁茶葉，倒滿了水，在火上燎的滾熱，送與衆位喫。

苟老爹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

正說著，外邊走進一箇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鐵鍋臉，幾根黃鬍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箕一般，手裏擎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年新參的總甲。

夏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些草餵

的飽飽的，我議完了，事還要到縣門口黃老爹家喫年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尚，把腿蹺起一隻來，自己擎拳頭在腰上只管捶，捶著說道：「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想這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每日騎著這箇驢上縣下鄉，跑得暈頭昏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忘八在路上打箇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的腰膀生疼。」

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箇豆腐飯，邀請親家，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得一箇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喫不退。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爹，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他擡舉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牙黃老爹，我聽見說，他從年頭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卻是誰做主人？」

夏總甲道：「你又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請。李老爹家房子榻窄，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

說了半日，才講到龍燈上。夏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功德，賴著不拏出來，不知累俺賠了多少。況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興龍燈，我料想看箇不了，那得功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但你們說了一場，我也少不得搭箇分子，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像這苟老爹，田地廣，糧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衆人不敢違拗。

當下捺著姓苟的出了一半，其餘衆戶也都派了，共二三兩銀子，寫在紙上和尙捧出茶盤——雲片糕，紅棗，和些瓜子，豆腐乾，栗子，雜色糖——擺了兩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樹上

茶來申祥甫又說：『孩子大了，今年要請一箇先生。就是這觀音庵裏做箇學堂。』衆人道：『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只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婿。夏老爹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也要人認得字——只是這箇先生，須是要城裏去請才好。』

夏總甲道：『先生倒有一箇。你道是誰？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任老爺取過他箇頭名，卻還不曾中過學。顧老相公請他在家裏三箇年頭，他家顧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小舍人頭上戴著方巾，身上披著大紅紬，騎著老爺棚子裏的馬，大吹大打，來到家門口。俺合衙門的人都攔著街遞酒。』

『落後請將周先生來，顧老相公親自奉

他三杯，尊在首席，點了一本戲，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顧老相公爲這戲，心裏還不大喜歡。落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卻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方才喜了。你們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請來。』衆人都說是好。喫完了茶，和尚又下了一斤牛肉麪喫了，各自散訖。

次日，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尙家代飯。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開館。

到了十六日，衆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著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時候，周先生才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衆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氈帽，身穿元色紬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雙舊大紅紬鞋，黑瘦面皮，花白鬍子。申

祥甫拱進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周進就問：「此位相公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在庠的梅相公。」

周進聽了，謙讓不肯偕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道：「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玖回顧頭來向衆人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

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嫁時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到頭髮白了，還要喚做「新娘」。

閒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這樣話，到不同他讓了，竟僭著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喫過了茶，擺兩張桌子，杯筓。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衆人序齒坐下。斟上酒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擾，一飲而盡。隨即每桌擺上八九盃，乃是豬頭肉、公鷄、鯉魚、肚、肺、肝、腸之類。叫一聲請，一齊舉筋，卻如風捲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時，一筋也不會下。

申祥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着饌？」卻不是上門怪人？揀好的遞了過來。周進攔住道：「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衆人道：「這箇倒失於打點，卻不知先生因甚喫齋？」周進道：「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如今也喫過十幾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喫齋，倒想起一箇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有箇做先生

的一字至七字詩。」

衆人都停了筭聽他念詩。他便念道：「一
 獸秀才喫長齋鬚鬚滿腮。經書不揭開。紙筆自
 己安排。明年不請我自來。」念罷，說道：「像
 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獸是不獸的了。」又掩
 著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喫長齋鬚鬚滿
 腮」，竟被他說一箇著！」說罷，哈哈大笑。衆人
 一齊笑起來。周進不好意思。

申祥甫連忙斟了一杯酒道：「梅三相該
 敬一杯。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
 玖道：「我不知道，該罰該罰！但這箇話不是爲
 周長兄，他說明了是箇秀才。但這喫齋也是好
 事。先年俺有一箇母舅，一口長齋，後來進了學，
 老師送了了祭的肥肉來，外祖母道：「丁祭肉
 若是不喫，聖人就要計較了。大則降災，小則害
 病。」只得就開了齋。俺這周長兄，只到今年秋
 祭，少不得有胙肉送來，不怕你不開哩。」

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
 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
 只得承謝衆人，將酒接在手裏。廚下捧出湯點
 來，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杠子火燒。衆
 人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箇。」周進怕
 湯不潔淨，討了茶來喫點心。

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你親家今日在
 那裏？何不來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到
 快班。李老爹家喫酒去了。」又一箇人道：「李
 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著實跑起來了，
 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
 不如西班牙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頑耍，這
 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好
 不熱鬧。」苟老爹向申祥甫道：「你親家自從
 當了門戶，時運也算走順風。再過兩年，只怕也
 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
 要算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只怕還

要做幾年的夢。」

梅相公正喫著火燒，接口道：「做夢倒也有些准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得箇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有。」梅玖道：「就是微倖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箇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的頭上，驚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還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准。」

於是點心喫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衆人別了回去。

申祥甫拏出一副藍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裏歇宿，向和尚說定，館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

直到開館那日，申祥甫同著衆人領了學生來，七長八短幾箇孩子，拜見先生。衆人各自散了，周進上位教書。晚間學生家去，把各家贊

見拆開來看，只見荀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代茶，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來箇錢的，合攏了不穀一箇月飯食。周進一總包了，交與和尚收著再算。那些孩子就像養牛一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著教導。

不覺雨箇多月，天氣漸暖。周進喫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卻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看了一回，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著雨下在河裏，煙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卻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那船不甚大，又是蘆蓆篷，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艙坐著一箇人，船尾坐著兩箇從人，船頭上放著一擔食盒，將到岸邊，那人

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

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三絳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己口裏說道：『原來是箇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箇半禮道：『你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尚怎的不見？』

說著，和尚忙走了出來道：『原來是王大爺，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著周進道：『這王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著，我去拏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了一條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

王舉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周進道：『他是箇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作館？』周進道：『在縣門口顧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

我白老師手裏會考過一箇案首的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不差。』周進道：『俺這顧東家，老先生也是相與的。』王舉人道：『顧二哥是俺戶下冊書，又是拜盟的好弟兄。』須臾，和尚獻上茶來，喫了。周進道：『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孰讀過的，後面兩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了，卻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卻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曾做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磕睡上來，伏著號板打一箇盹，只見五箇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裏擎著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就，就跳出去了。隨即一箇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開簾子進來，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俺嚇了一跳，通身

冷汗，醒轉來，拏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弟也會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

正說得熱鬧，一箇小學生送做來批，周進叫他攔著。王舉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做，俺還有別的事。』周進只得上位批做。王舉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來，叫和尚拏升米做飯。』船家叫他伺候著，明日早走。』向周進道：『我方才上墳回來，不想遇著雨，耽擱一夜。』

說著，就猛然回頭，一眼看見那小學生的做紙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覺就喫了一驚。一會兒啣弄唇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周進又不好問他，批完了做，依舊陪他坐著。他就問道：『方才這小學生幾歲了？』周進道：『他才七歲。』王舉人道：『是今年才開蒙，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道：『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

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央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做玖，也替他起箇「王」旁的名字發發兆，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

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俺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箇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著這箇小學生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准！況且功名大事，總以文章為主，那裏有甚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也竟有准的。前日晚生初來，會著集上梅朋友，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箇大紅日頭落在他的頭上，這年就飛黃騰達的。』王舉人道：『這話更作不得准了。比如他進過學，就有日頭落在他的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是俺頂著。』

的了？」

彼此說著閒話，掌上燈燭，管家捧上酒飯，鷄魚鴨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著喫了，收下盃去，落後和尙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周進也喫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

次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洗了臉，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鷄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

自這一番之後，一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荀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進士同年，傳爲笑話。這些同學的孩子趕著他就不叫荀致了，都叫他「荀進士」。各家父兄聽見這話，都各不平，偏要在荀老爺跟前恭喜，說他是箇「封翁太老爺」，把箇荀老爹氣得有口難分。申祥甫背

地裏又向衆人道：「那裏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箇錢，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圖他箇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箇盒子。俺前日聽見說荀家饅了些麪筋，豆腐干，送在庵裏，又送了幾回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

衆人都不歡喜，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礙著夏總甲的面皮，不好辭他，將就混頭一年。後來夏總甲也嫌他默頭默腦，不知道常來承謝，由著衆人把周進辭了來家，那年卻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

一日，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勸道：「老舅，莫怪我說你，這讀書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難了。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盃現成飯，只管糴不糴，糶不糶的到幾時？我如今同了幾箇大本錢的人到省城去買貨，差一箇記帳的人，你不如同我們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夥內，還是

少了你喫的穿的？」

周進聽了這話，自己想：「灘子掉在井裏，撈起也是坐，有甚虧負我？」隨即應允了。金有餘擇箇吉日，同一夥客人起身，來到省城雜貨行裏住下。周進無事閒著，街上走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看，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晚間向姊夫說，要去看。金有餘只得用了幾箇小錢，一夥客人都也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領著，行主人走進頭門，用了錢的並無攔阻。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來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看。」

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只因這一死，有分教：

累年蹭躐，忽然際會風雲終歲
淒涼，竟得高懸月旦。
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凶鬧捷報

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金有餘見他真切，只得用幾箇小錢同他去，不想才到天字號，就撞死在地下。衆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著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箇客人一齊扶著，灌了下去，喉嚨裏咯咯的響了一聲，吐出一口稠涎來。衆人道：『好了。』扶著立了起來。周進看著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衆人勸著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裏來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爲甚麼這麼號淘痛哭？』

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著號板哭箇不住；

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衆人心裏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衆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擡了出來，貢院前一箇茶棚子裏坐下，勸他喫了一盃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內中一箇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爲甚到了這裏，這等大哭起來？卻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會做得一箇，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

自因這一句話，道著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顧衆人，又放聲大哭起來。又一箇客人道：『論這事，只該怪我們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爲甚麼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金有餘道：『也只爲赤貧之士，又無館做，沒奈何上了這

一條路。」又一箇客人道：「看令舅這箇光景，畢竟胥中才學是好的，因沒有人識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餘道：「他才學是有的，怎奈時運不濟！」那客人道：「監生也可以進場，周相公既有才學，何不捐他一箇監進場中了，也不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金有餘道：「我也是這般想，只是那裏有這一注銀子？」

此時周進哭的住了。那客人道：「這也不難。現放著我這幾箇弟兄在此，每人拏出幾十兩銀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若中了做官，那在我們這幾兩銀子，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的人，那裏不破掉了幾兩銀子？何況這是好事，你衆位意下如何？」衆人一齊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一見義不爲，是爲無勇。」俺們有甚麼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進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幾

箇頭。衆人還下禮去。金有餘也稱謝了衆人。又喫了幾盃茶，周進再不哭了，同衆人說說笑笑，回到行裏。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衆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請了衆位。金有餘將著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直宗師來省錄遺，周進就錄了箇貢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進頭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園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裏。金有餘同那幾箇客人，還不曾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衆人各各喜歡，一齊回到汶上縣，拜縣父母，學師。那典史掣晚生帖子上門來賀。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忙了箇把月。

申祥甫聽見這事，在薛家集斂了分子，買了四隻鷄，五十箇蛋，和一些粳米，歡團之類，親自上門來賀喜。周進畱他喫了酒飯，去苟老爹賀禮，是不消說了。看看上京會試，盤費衣服，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試三甲，授了部屬。荏苒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

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箇看文章的相公，卻自己心裏想道：「我在這裏面喫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廣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饑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縷破爛的，落後點進一箇童生來，面黃肌瘦，花白鬚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

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著蔴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

周學道看的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那穿蔴布的童生上來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錦帶，何等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冊，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曾賞取。」周學道道：「這也未必盡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細細看。」范進磕頭下去了。

那時天色尚早，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

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不得不得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箇人來交卷，心裏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覺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卻有一箇童生來交卷。

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甚麼？」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

一聲吩咐過了，兩傍走過幾箇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又著脖子，一路跟頭，又到大門外。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卻也把卷子取來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還清通。學道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做箇記認；又取過范進卷子來看，看罷，不覺歎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十名。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案來，范進是第一。謁見那日，著實贊揚了一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雜覽」的話，鼓吹送了出去。

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轎

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屬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卽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

范進又磕頭謝了，起來立著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著，直望見門槍影子抹過前山，看不見了，方才回到下處，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著一間草屋，一廈披子，門外是箇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著，妻子住在披房裏。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

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擎著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箇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帶挈你中了箇相公，我所以帶箇酒來賀你。」

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燙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著。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箇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跟前妝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箇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

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著喫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喫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箇，都來坐著喫了飯。喫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喫的醺醺的，這裏母子兩箇，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

了。

次日，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魏好古又約了一箇同案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箇文會。

不覺到了六月盡頭，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箇狗血噴頭道：「不啻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箇相公，就一癩蝦蟆想喫起天鵝屁！」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箇箇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撒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喫！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箇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

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悻悻纏我一天殺一箇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噓西北風！」

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著，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箇同案商議，瞞著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鷄，你快拏去集上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喫。我已餓的兩眼都不見了。」

范進慌忙抱了鷄，走出門去，才去不到兩箇時辰，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箇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

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著要喜錢。

正在吵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著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箇鄰居去尋他兒子。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著鷄，手裏插箇草標，一步一跛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

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著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鷄。范進道：「你奪我的鷄怎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人，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隻

鷄去救命，爲甚麼拏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誤了我賣鷄。」

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鷄奪了，攢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著他說話，范進三兩步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掛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

范進不看便罷，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腳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衆人拉他不住，拍著笑著，一直走到集

上去了。

衆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箇甚麼舉人，就得了這箇拙病！這一瘋了，幾時纔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卻是如何是好？」衆鄰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箇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裏衆人家裏拏些鷄蛋酒米，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爺們，再爲商酌。」

當下衆鄰居，有拏鷄蛋來的，有拏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鷄來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廚下收拾齊了，拏在草棚下。鄰居又搬些桌凳，請報錄的坐著喫酒，商議：「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箇人道：「在下倒有一箇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

衆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只因他歡喜很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箇人來打他一箇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會中。』他喫這一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衆人都拍手道：「這箇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想的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箇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還不會回來。快些迎著去尋他。」

一箇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著胡屠戶來，後面跟著一箇燒湯的二漢，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哭著告訴了一番。胡屠戶詭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走了出來。衆人如此這般，

同他商議。

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齊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卻是不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箇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敕功，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報錄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箇事須是這般。你沒奈何，權變一權變。』

屠戶被衆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盃酒，喝了，吐一吐膽，把方才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

凶惡樣子，掙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鄰居五六箇都跟著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只可嚇他一嚇，卻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鄰居道：『這箇自然，何消吩咐？』說著，一直去了。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箇廟門口站著，散著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著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凶神一般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箇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著膽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第二下。

范進因這一箇嘴巴，卻也打暈了，昏倒於地。衆鄰居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衆人扶起，借廟門口一箇外科郎中跳脫子板凳上坐著。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

來，自己看時，把箇巴掌仰著，再也灣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很了，連忙問郎中討了箇膏藥貼著。

范進看了衆人，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日昏昏沈沈，如在夢裏一般。』衆鄰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才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才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

范進一面自綰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臉。一箇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婿老爺，方才不是我敢大膽，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箇人道：『胡老爹方才這箇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又

一箇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

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豬？有我這賢婿老爺，還怕後半世靠不著麼？我每常說，我的這箇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箇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卻是認得人的。想著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了，畢竟要嫁與箇老爺，今日果然不錯。』

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笑起來。看著范進洗了臉，郎中又拏茶來喫了，一同回家。范舉人先走，胡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著出來，見兒子不瘋，喜從天降。衆人間報錄的，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

打發他們去了。范進見了母親，復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箇錢，還不彀你賞人哩。」

范進又謝了鄰居。正待坐下，早看見一箇體面的管家，手裏擎著一箇大紅全帖，飛跑了進來道：「張老爺來拜新中的范老爺。」說畢，轎子已是到了門口。胡屠戶忙躲進女兒房裏，不敢出來。鄰居各自散了。范進迎了出去，只見那張鄉紳下了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葵花色員領金帶皂靴。他是舉人出身，做過一任知縣的，別號靜齋。同范進讓了進來，到堂屋內平磕了頭，分賓主坐下。

張鄉紳先攀談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親近。」范進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無緣，不曾拜會。」張鄉紳道：「適才看見題名錄，貴房師高要縣湯公，就是先祖的門生。我，和你是親切的世弟兄。」范進道：「晚生做伴，

實是有愧。卻幸得出老先生門下，可爲欣喜。」張鄉紳將眼睛四面望了一望，說道：「世先生果是清貧。」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擎過一封銀子來，說道：「小弟卻也無以爲敬，謹具賀儀五十兩。世先生權且收著。這華居，其實住不得，將來當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搬到那裏去住，早晚也好請教些。」范進再三推辭。張鄉紳急了道：「你我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范進方才把銀子收下，作揖謝了。

又說了一會，打躬作別。胡屠戶直等他上了轎，才敢出堂屋來。范進即將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細絲錠子，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才費老爹的心，擎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擎了去。」屠戶把銀子拵在手裏，緊緊的把拳頭

舒過來道：「這箇，你且收著。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拏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

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裏揣口裏說道：「也罷，你而今相與了這箇張老爺，何愁沒有銀子用？他家裏的銀子，比皇帝家還多些哩！他家就是我賣肉的主顧，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銀子何足爲奇！」又轉回頭來望著女兒說道：「我早上拏了錢來，你那個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去給他用，只怕姑老爺還不希罕哩！」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拏了銀子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說了一會，千恩萬謝，低著頭，笑迷迷的去了。

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

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圖蔭庇的。到兩三箇月，范進家奴僕丫鬢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家，又來催著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

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喫過點心，走到第三進房子內，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著銀絲髮髻，此時是十月中旬，天氣尚暖，穿著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率著家人媳婦，丫鬢，洗盥盞杯筯。

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姑娘們要仔細些，這都是別人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家人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丫鬢和媳婦一齊都說道：「怎麼不是？豈但這箇東西是，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

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盃盞和銀鑲的杯筯，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來，不醒人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會試舉人，變作秋風之客；

貢生，長爲與訟之人。

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尙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不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於地。家人媳婦和丫鬢娘子都慌了，快請老爺進來。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連叫母親不應，忙將老太太擡放牀上，請了醫生來。醫生說：「老太太這病是中丁臟，不可治了。」連請了幾箇醫生，都是如此說，范舉人越發慌了。夫妻兩箇，守著哭泣，一面製備後事，挨到黃昏時候，老太太奄奄一息，歸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

次日，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該請僧人追薦。大門上掛了白布球，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合城紳衿都來弔唁，請了同案的魏好古，穿著衣巾，在前廳陪客。胡老爹上不得臺盤，只好在廚房裏，或女兒房裏，幫著量白布，秤肉，亂竄。

到得二七過了，范舉人念舊，拏了幾兩銀子，交與胡屠戶，託他仍舊到集上庵裏請平日相與的和尙做攪頭，請大寺八衆僧人來念經，拜「梁皇懺」，放焰口，追薦老太太生天。

屠戶拏著銀子，一直走到集上庵裏。滕和尙家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著。僧官因有田在左近，所以常在這庵裏起坐。滕和尙請屠戶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庵裏，那日貧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替我做箇主人。」胡屠戶道：「正是，我也多謝他的膏藥。今日不在這裏？」滕和尙道：「今日不會來。」又問道：「范老爺那病隨即就好了，卻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胡老爹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不見來集上做生意？」

胡屠戶道：「可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那一箇不到他家來？就是我主

顧張老爺，周老爺，在那裏司賓，大長日子，坐著無聊，只拉著我說閒話，陪著喫酒喫飯。見了客來，又要打躬作揖，累箇不了。我是箇閒散慣了的人，不耐煩作這些事，欲待躲著些——難道是怕小婿怪惹紳衿老爺們看喬了，說道：「要至親做甚麼呢？」說罷，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和尙聽了，屁滾尿流，慌忙燒茶，下麪，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衆，並備香燭紙馬寫疏等事。胡屠戶喫過麪去，僧官接了銀子，才待走進城，走不到一里多路，只聽得後邊一箇人叫道：「慧老爺，爲甚麼這些時不到莊上來走走？」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是個戶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因甚事總不來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來，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又不肯出價錢，我幾次回斷了他。若到莊上來，他家那個戶又走過來嘴嚼舌

舌，纏箇不清。我在寺裏，他有人來尋我，只回他出門去了。」何美之道：「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無事，且到莊上去坐坐。況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弔在竈上，已經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繳了他罷。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怕怎的？」

和尙被他說的口裏流涎，那腳由不得自己，跟著他走到莊上。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把火腿切了，酒舀出來燙著，和尙走熱了，坐在天井內，把衣服脫了一件，敞著懷，挺著箇肚子，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

須臾，整理停當，何美之捧出盤子，渾家拎著酒，放在桌子上擺下，和尙上坐，渾家下陪，何美之打橫，把酒來斟，喫著，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何美之渾家說道：「范家老奶奶，我們自小看見他的，是箇和氣不過的老人家，只有他媳婦兒，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

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的黃頭髮。那時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一雙，夏天韋著箇蒲窩子，歪腿爛腳的。而今弄兩件尸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好不體面。你說那裏看人去。」

正喫得興頭，聽得外面敲門甚凶。何美之道：『是誰？』和尚道：『美之，你去看一看。』何美之才開了門，七八箇人一齊擁了進來。看見女人和尙一桌子坐著，齊說道：『好快活，和尙婦人，大青天白日調情好僧官老爺，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說，這是我田主人。』衆人一頓罵道：『田主人，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不由分說，拏條草繩，把和尙精赤條條，同婦人一繩細了，將箇槓子穿心擡著，連何美之也帶了，來到南海縣前一箇關帝廟前戲臺底下，和尙同婦人拴做一處——候知縣出堂報狀。

衆人押著何美之出去，和尙悄悄叫他報

與范府。范舉人因母親做佛事，和尙被人拴了，忍耐不得，隨即拏帖子向知縣說了。知縣差班頭將和尙解放，女人著交美之領了家去。一班光棍帶著明日早堂發落。

衆人慌了，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罵了幾句，扯一箇淡，趕了出去。和尙同衆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僧官先去范府謝了，次日方帶領僧衆來鋪結壇場，掛佛像，兩邊十殿閻君，喫了開經麪，打動鑊鈸叮嚀，念了一卷經，擺上早齋來。八衆僧人，連司賓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兩席。

才喫著，長班報客到。魏相公丟了盃出去迎接進來，便是張周兩位鄉紳，烏紗帽，淺色員領，粉底皂靴。魏相公陪著，一直拱到靈前去了。內中一箇和尙向僧官道：『方才進去的，就是張大房裏靜齋老爺，他和你是田鄰，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才是。』

僧官道：「也罷了！張家是甚麼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那裏是甚麼光棍，就是他的佃戶商議定了，做鬼做神，來弄送我，不過要簞掉我幾兩銀子，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使心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一般也慌了，腆著臉，拏帖子去說，惹的縣主不喜歡。」又道：「他沒脊骨的事多哩！就像周三房裏，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是他的外甥女兒。三房裏曾託我說媒，我替他講西鄉裏封大戶家，好不有錢。張家硬主張著許與方才這窮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進箇學，又說他會作箇甚麼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箇薦亡的疏，我拏了給人看，說是倒別了三箇字，像這都是作孽眼兒，見得那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又不知撮弄與箇甚麼人！」

說著，聽見靴底響，衆和尚擠擠眼，僧官就不言語了。兩位鄉紳出來，同和尚拱一拱手，魏

相公送了出去。衆和尚喫完了齋，洗了臉和手，吹打拜懺，行香放燈，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鬧了三晝夜，方才散了。

光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謝了孝。一日，張靜齋來候問，還有話說。范舉人叫請在靈前一箇小書房裏坐下，穿著衰絰，出來相見，先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張靜齋道：「老伯母的大事，我們做子姪的理應效勞。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也罷了，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舉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但費用尙在不敷。」張靜齋屈指一算：「銘旌是用周學臺的銜，墓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卻是用誰的名？其餘殯儀，桌席，執事，吹打以及雜用，飯食，破土，謝風水之類，須三百多銀子。」

正算著，捧出茶來喫了。張靜齋又道：「三載居廬，自是正理，但世先生爲安葬大事，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現今高發之後，並不會到貴老師處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風一二，弟意也要去候敵世叔，何不相約同行？一路上舟車之費，弟自當措辦，不須世先生費心。」范舉人道：「極承老先生厚愛，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張靜齋道：「禮有經亦有權，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范舉人又謝了。

張靜齋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路往高要縣進發。於路上商量說：「此來一者見老師，二者先太夫人墓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

不一日，進了高要城。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二位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箇關帝廟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慌忙迎到裏面客位

內坐著，擺上九箇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

喫了一回，外面走進一箇人來，方巾闊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那人進了門，就叫把茶盤子撤了，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倖叨歲薦，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

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嚴家家人掇了一箇食盒來，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盒蓋，九箇盤子，都是鷄鴨糟魚火腿之類。嚴貢生請二位先生上席，斟酒奉過來，說道：「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一來謁居，恐怕褻尊；二來就要進衙門去，恐怕關防有礙，故此備箇粗碟，就

在此處談談，休嫌輕慢。」二位接了酒道：「尚未奉謁，倒先取擾。」嚴貢生道：「不敢，不敢。」立著要候乾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用，喫了半杯放下。嚴貢生道：「湯父母爲人廉靜慈祥，真乃一縣之福。」張靜齋道：「是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

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箇緣法，真箇勉強不來的。湯父母到任的那日，敝處闔縣紳衿，公搭了一箇綵棚，在十里牌迎接。小弟站在綵棚門口，須臾，鑼旗傘扇，吹手夜役一隊一隊，都過去了。轎子將近，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朵高眉毛，一箇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卻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同接。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睛，只看著小弟一箇人。那時有箇朋友，同小弟並站著，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問我：「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小弟從實說：「

不會認得。」他就癡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搶上幾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衆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別處，才曉得從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方才下學回來，諸事忙作一團，卻連忙丟了，叫請小弟進去，換了兩遍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

張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來自然時時請教。」嚴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實不相瞞，小弟只是一箇爲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湯父母雖不大喜歡會客，卻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箇，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著實關切。」

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

然賞鑑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道：「豈敢，豈敢？」又道：「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錢糧耗羨，花布，牛驢，漁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擊手在桌上畫著，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箇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著我們幾箇要緊的人。」

說著，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來望著門外。一箇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望著他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小廝道：「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嚴貢生道：「他要豬，拿錢來。」小廝道：「他說豬是他的。」嚴貢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罷，我就來。」那小廝又不肯去。張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請回罷。」嚴貢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豬原是舍下的。」

才說得一句，聽見鑼響，一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擎著帖子，向貢生謝了擾，一直來到宅門口，投進帖子去。知縣湯奉接了帖子，——一箇寫「世姪張師陸」，一箇寫「門生范進」，————自心裏沈吟道：「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甚是可厭，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不好回他。」吩咐快請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見過，范進上來，敘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喫茶，同靜齋敘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才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

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席上燕窩鷄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盃。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筯。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筯，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遭制，想是不

用這箇酒杯。」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箇磁杯，一雙象牙筯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箇筯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

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裏揀了一箇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因說道：「卻是得罪的緊。我這敝教酒席沒有甚麼喫得，只這幾樣小菜，權且用箇便飯。敝教只是箇牛羊肉，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現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來牌票甚緊，衙門裏都也莫得喫。」

掌上燭來，將牌擎出來看。一箇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知縣起身向二位道：「外面有箇書辦要回話，弟去一去就來。」

去了一時，只聽得吩咐道：「且放在那裏。」

「回來又入席坐下，說了失陪，向張靜齋道：『張世兄，你是做過官的，這件事正該商之於你。就是斷牛肉的話，方才有幾箇教親，共備了五十斤牛肉，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說是要斷盡了，他們就沒有飯喫，求我略鬆寬些，叫做『瞞上不瞞下』，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卻是受得受不得？』」

張靜齋道：「老世叔，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親？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箇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訪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罇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說道：『他以爲天

下事都靠著你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殺了這箇如何了得！

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問道：「這事如何處置？」張靜齋道：「依小姪愚見，世叔就在這事上出箇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將這老師夫拏進，打他幾十箇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張告示在榜，聲明他大膽之處。上司訪知，見世叔一絲不苟，陞遷就在指日。」知縣點頭道：「十分有理。」

當下席終，賈二位在書房住了。次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是一箇偷鷄的積賊。知縣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裏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箇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鷄，頭向後，尾向前，捆在他頭上，枷了出

去。才出得縣門，那鷄屁股裏喇喇的一聲，痢出一拋稀屎來，從額顛上淌到鼻子上，鬚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大罵一頓：「大膽狗奴！」重責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和頸子箍的緊緊的，只賸得兩箇眼睛在縣前示衆。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

衆回子心裏不服，一時聚衆數百人，鳴鑼罷市，鬧到縣前來說道：「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也不該有死罪！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我們鬧進衙去，揪他出來，一頓打死，派出一箇人來償命！」不因這一鬧，有分教：

賈生興訟，潛蹤來到省城鄉紳

結親，謁貴直遊京國。

未知衆回子吵鬧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話說衆回子因湯知縣枷死了老師夫，鬧將起來，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知縣大驚，細細在衙門裏追問，才曉得是門子透風。知縣道：「我至不濟，到底是一縣之主，他敢怎的？我設或鬧了進來，看見張世兄，就有些開交不得了。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離了這箇地方上才好。」忙喚了幾箇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幸得衙門後身緊靠著北城，幾箇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繫了出去，換了藍布衣服，草帽草鞋，尋一條小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

這裏學師典史俱出來安民，說了許多好話，衆回子漸漸的散了。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

寫了箇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檢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箇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拏幾箇爲頭的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湯知縣又磕頭道：「這事是卑職不是。蒙大老爺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後知過必改。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這幾箇爲頭的人，還求大老爺發下卑縣發落，賞卑職一箇臉面。」按察司也應承了。

知縣叩謝出來，回到高要，過了些時，果然把五箇爲頭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制官府，依律枷責，發來本縣發落。知縣看了來文，掛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搖大擺的出堂，將回子發落了。正要退堂，見兩箇人進來喊冤。知縣叫帶上來問。

一箇叫做王小二，是貢生嚴大位的緊鄰。去年三月內，嚴貢生家一口才養下來的小豬走到他家去，他慌送回嚴家。嚴家說，豬到人家再尋回來，最不利市，押著出了八錢銀子，把小豬就賣與他。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豬關了。小二的哥哥王大走到嚴家討豬，嚴貢生說，豬本來是他的，你要討豬，照時值估價，拏幾兩銀子來領了豬去。王大是箇窮人，那有銀子，就同嚴家爭吵了幾句，被嚴貢生幾箇兒子，拏拴門的門，桿麪的杖，打了一箇臭死，腿和打折了，睡在家裏。所以小二來喊冤。

知縣喝過一邊，帶那一箇上來問道：「你叫做甚麼名字？」那人是箇五六十歲的老者，稟道：「小人叫做黃夢統，在鄉下住。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約，送在嚴府，

小的卻不會拏他的銀子。走上街來，遇著箇鄉裏的親眷，他說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交箇幾分數，再下鄉去設法，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小的交完錢糧，就同親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回借約，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箇月的利錢。小的說：「並不會借本，何得有利？」嚴鄉紳說小的當時拏回借約，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因不會取約，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半年的利錢，該是小的出的。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說，情願買箇蹄酒上門去取約。嚴鄉紳執意不肯，把小的的驢兒和米同梢袋都叫人拏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負屈的事，求大老爺做主！」

知縣聽了，說道：「一箇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

候。

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嚴貢生慌了，自心裏想：「這兩件事都是實的，倘若審斷起來，體面上須不好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捲捲行李，一溜煙急走到省城去了。」

知縣准了狀子發房，出了差，來到嚴家，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會嚴二老官。二老官叫做嚴大育，字致和；他哥哥字致中，兩人是同胞弟兄，卻在兩箇宅裏住。這嚴致和是箇監生，家私豪富，足有十多万銀子。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他是箇膽小有錢的人，見哥哥又不在家，不敢輕慢，隨即畱差人喫了酒飯，拏兩千錢打發去了，忙著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

他兩箇阿舅姓王，——一箇叫王德，是府學廩膳生員；一箇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都做著極興頭的館，錚錚有名，聽見妹丈請，

一齊走來。嚴致和忙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現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樣料理？」

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嚇走了？」嚴致和道：「這話也說不盡了，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開，差人卻在我這裏吵鬧要人，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出外去尋他？——他也不肯回來。」王仁道：「各家門戶，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王仁道：「你有所不知，衙門裏的差人，因妹丈有盤飯喫，他們做事，一只揀有頭髮的抓，」若說不管他，就更更的人緊了。如今有箇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箇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衆人遞箇攔詞便歇了。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們弟兄兩箇去尋了王小二，黃夢統，到家替他分說開，把豬也還與王家，再折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黃家那借約，查了還他一天的。」

事都沒有了。」

嚴致和道：「老舅怕不說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箇糊塗人，幾箇舍姪，就像生狼一般，一總也不聽教訓。他怎肯把這豬和借約拏出來？」王德道：「妹丈，這話也說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姪拗著，你認晦氣，再拏出幾兩銀子折箇豬價，給了王姓的黃家的借約，我們中間人立箇紙筆與他，說尋出作廢紙無用。這事才得落臺，才得箇耳跟清靜。」當下商議已定，一切辦的停妥。

嚴二老官連在衙門使費，共用了十幾兩銀子，官司已了過了幾日，整治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致謝。兩箇秀才，拏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嚴致和吩咐小廝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請喫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

二位聽見這話，方才來。嚴致和卽迎進廳

上。喫過茶，叫小廝進去說了。丫鬚出來請二位舅爺進到房內，擡頭看見他妹子——王氏——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剝栗子，辦圍碟。見他哥哥進來，丟了過來相見。奶媽抱著妾出的小兒子，年方三歲，帶著銀項圈，穿著紅衣服，來叫舅舅。二位喫了茶，一箇丫鬚來說：「趙新娘進來拜舅爺。」二位連忙道：「不勞罷。」坐下說了些家常話，又問妹子的病，總是虛弱，該多用補藥。

說罷，前廳擺下酒席，讓了出去。上席。敘些閒話，又題起嚴致和的話來。王仁笑著問王德道：「大哥，我倒不解他家老大那宗筆下怎得會補起廩來的？」王德道：「這是三十年前的話。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來，本是箇吏員出身，知道甚麼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我們至親，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卻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想起還是前年出貢暨棋杆，

在他家擾過一席。』王德愁著眉道：『那時我不會去，他爲出了一箇賈，拉人出賀禮，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弄了有一二百弔錢，還欠下廚子錢，屠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箇月在家吵一回，成甚麼模樣！』

嚴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說。不瞞二位老舅，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度日，豬肉也捨不得買一斤，每常小兒子要喫時，在熟切店內買四箇錢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無，人口又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斤，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喫完了，下頓又在門口除魚當初分家，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喫窮了。而今端了家裏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後門，換肉心包子喫，你說這事如何是好？』

二位哈哈大笑，笑罷說：『只管講這些混話，誤了我們喫酒，快取骰盆來。』當下取骰子

送與大舅爺，『我們行狀元令，兩位舅爺，一箇人行一箇狀元令，每人中一回狀元，喫一大杯。』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喫了幾十杯，卻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會中，二位拍手大笑，喫到四更盡，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

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來。每日四五箇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總不見效。看臥牀不起，生兒子的妾在旁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抱了孩子在牀腳頭坐著哭泣，哭了幾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道：『你又癡了，各人的壽數，那箇是替得的？』趙氏道：『不是這樣說，我死了值得甚麼，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娶箇大娘，他爺四十多歲，只得這點骨血，再娶箇大娘來，各

養的各痛。自古說：「晚娘的拳頭，雲裏的日頭。」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我也是箇死數，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王氏聽了，也不答應。

趙氏含著眼淚，日逐煨藥煨粥，寸步不離。一晚，趙氏出去了一會，不見進來。王氏問丫鬚道：「趙家的那裏去了？」丫鬚道：「新娘每夜擺箇香桌在天井裏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見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聽了，似信不信。

次日晚間，趙氏又哭著講這些話。王氏道：「何不向你爺說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箇填房？」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嚴致和聽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才有憑據。」王氏搖手道：「這箇也隨你們怎樣做去。」

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看了藥方，商量再請名醫。說罷，讓進房內坐著，嚴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又道：「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把手指著孩子，點了一點頭。兩位舅爺看了，把臉木喪著，不則一聲。

須臾，讓到書房裏用飯，彼此不提這話。喫罷，又請到一間密屋裏。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弔下淚來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內助！如今丟了我，怎生是好！前日還向我說，岳父岳母的墳，也要修理。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畱與二位老舅作箇遺念。」——因把小廝都叫出去，開了一張廚，拏出兩封銀子來，每位一百兩，遞與二位老舅。——「休嫌輕意。」二位雙手來接。嚴致和又道：「卻是不可多心。將來要備祭桌破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齊，請老舅來行禮。明日還拏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

令妹還有些首飾，留爲遺念。」交畢，仍舊出來坐著。

外邊有人來候，嚴致和陪客去了，回來見兩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這裏說，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有幸。方才這一番話，恐怕老賢丈牒中也沒有這樣道理，還要恍恍惚惚，疑惑不清，枉爲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舍妹歿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伯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著桌子道：「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箇理。你若不依，我們就不上門了！」嚴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話。」兩位道：「有我兩人做主，但這事須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幾兩銀子，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備十幾席，將三黨親戚都請來，趁舍妹眼見你兩口子同拜天

地祖宗，立爲正室，誰人再敢放屁！」嚴致和又擲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二位，義形於色去了。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副帖子，遍請諸親六眷，擇箇吉期。親眷都到齊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箇親姪子一箇也不到。衆人喫過早飯，先到王氏牀面前寫立王氏遺囑。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畫了字。

嚴監生戴著方巾，穿著青衫，披了紅袖；趙氏穿著大紅，戴了赤金冠子。兩人雙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於依廣有才學，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懇切。告過祖宗，轉了下來，兩位舅爺叫丫鬟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來，夫妻四箇齊鋪鋪請妹夫妹妹轉在大邊，磕下頭去，以敝姊妹之禮。衆親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婦，丫鬟使女，黑壓壓的幾十箇人，都來磕了主人主母的頭。趙氏又獨自

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

行禮已畢，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屋，官客並堂客，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喫到三更時分，嚴監生正在大廳陪著客，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奶媽斷了氣了！」

嚴監生哭著走了進去，只見趙氏扶著牀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了。衆人且扶著趙氏灌開水，攪開牙齒，灌了下去。灌醒了時，披頭散髮，滿地打滾，哭得天昏地暗。連嚴監生也無可奈何。管家都在廳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殮，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乘著人亂，將些衣服金珠首飾，一擄精空，連趙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滾在地下，也拾起來藏在懷裏。

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子來，拏一搭蓆替他披著。那時衣衾棺槨，都是現成的。入過了殮，天才亮了。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衆人

進來參了靈，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兩箇。第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蓆戴孝。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箍。」

議禮已定，報出喪去。自此修齋理七，開喪出殯，用了四五千兩銀子，鬧了半年，不必細說。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醃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家四隻，鷄鴨小菜不算。

不覺到了除夕。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嚴監生同趙氏對坐，奶媽帶著哥子坐在底下，喫了幾杯酒。嚴監生弔下淚來，指著一張櫥裏，向趙氏說道：「昨日典鋪內送來三百兩利錢，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臘月二十七、八日送來，我就交與他，我也不管他。」

在那裏用。今年又送這銀子來，可憐就沒人接了！

趙氏道：『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我是看見的。想起一年到頭，逢時遇節，庵裏師姑送盒子，賣花婆換珠翠，彈三絃琵琶的女瞎子不離門，那一箇不受他的恩惠？況他又心慈，見那些窮親戚，自己喫不成，也要把人喫；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這些銀子，穀做甚麼？再有些也完了，倒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這銀子也不用費掉了，到開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事，贖下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該的。』

嚴監生聽著他說，桌子底下一箇貓就扒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那貓嚇的跑到裏房內去，跑上牀頭。只聽得一聲大響，牀頭上掉下一箇東西來，把地板上的酒鐺子都

打破了。拏燭去看，原來那盞貓把牀頂上的板跳踢一塊，上面掉下一箇大篋。篋子來。近前看時，只見一地黑。篋子拌在酒裏，篋裏橫著兩箇人才。扳過來，篋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紙包著。打開看時，共五百兩銀子。嚴監生嘆道：『我說他的銀子那裏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積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拏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裏去了！』

一回哭著，叫人掃了地，把那乾糞子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著靈牀子，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寧。過了燈節後，就叫心口疼痛。初時撐著，每晚算帳，直算到三更。鼓後來就漸漸飲食少進，骨瘦如柴，又捨不得銀子。喫人參。趙氏勸他道：『你心裏不自在，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他說道：『我兒子又小，你叫我託那箇？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

不想春氣漸深，肝木尅了脾土，每日只喫兩盃米湯，臥牀不起。及到天氣和暖，又勉強進些飲食，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挨過長夏，立秋以來，病又重了，睡在牀上。想著田上要收早稻，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又不放心，心裏只是急躁。

那一日，早上喫過藥，聽著蕭蕭落葉打的窗子響，自覺得心裏虛怯，長嘆了一口氣，把臉朝牀裏面睡下。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就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嚴監生叫丫鬢扶起來勉強坐著。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曾看妹丈，原來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

嚴監生請他坐下，說了些恭喜的話，畱在房裏喫點心，就講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便叫趙氏拏出幾封銀子來，指著趙氏，說道：「這到是他的意思，說姐姐畱下來的一點東西，送與

兩位老舅添著做恭喜的盤費。我這病勢沈重，將來二位回府，不知可會的著了我死之後，兩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著進箇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裏的氣。」兩位接了銀子，每位懷裏帶著兩封，謝了又謝，又說了許多安慰寬心的話，作別去了。

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箇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到中秋已後，醫家都不下藥了。把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晚間擠了一屋的人，桌上點著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拏出來，伸著兩箇指頭。

大姪子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箇親人不會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

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回道：「二叔，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曾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睜的溜圓，把頭又很很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著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

他聽了這話，把眼閉著搖頭，那手只是指著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

爭田奪產，又從骨肉起戈矛；

嗣延宗，齊向官司進詞訟。

不知趙氏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著兩箇指頭，總不肯斷氣。幾箇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訛亂著問：有說爲兩箇人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

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合家大小號哭起來，準備入殮，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次早著幾箇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先，領著合族一班人來弔孝，都留著喫酒飯，領了孝布回去。趙氏有箇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鑪，這時也公備箇祭禮來上門。僧道掛起長旛，念經，追

薦。趙氏領著小兒子，早晚在柩前舉哀，夥計，僕從，丫鬟，養娘，人人掛孝。內外一片都是白。

看看鬧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回來了，齊來弔孝，留著過了一日去。又過了三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幾箇兒子都在這邊喪堂裏。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渾家坐著，打點掣水來洗臉，早見二房裏一箇奶媽，領著一箇小廝，手裏捧著端盒和一箇氈包，走進來道：「二奶奶拜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家了，熱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爹做箇遺念，就請大老爹過去。」

嚴貢生打開看了，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遞與奶媽，說道：「上覆二奶奶，多謝，我卽刻就過來。」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將衣服和銀子收好，又細問渾家，知道和兒

子們都得了些別敬，這是單與大老官的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絛，走過那邊來，到柩前叫聲：「老二」，乾號了幾聲，下了兩拜。趙氏穿著重孝，出來拜謝，又叫兒子磕伯伯的頭，哭著說道：「我們苦命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已是歸天去了，你現今有恁箇好兒子，慢慢的帶著他過活，焦怎的？」趙氏多謝了，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

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體壯盛，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們至親的也不會當面別一別，甚是慘然。」嚴貢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為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於心無愧。」

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將有大半年了？」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臺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又替弟考出了貢。他有箇本家在這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以到省去會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畱著住了幾箇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箇令愛許與二小兒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嚴貢生道：「住在張靜齋家。他也是做過縣令的，是湯父母的世姪。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喫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嚴貢生道：「正是。」王仁遞箇眼色與乃兄道：「大哥，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來的了？」王德冷笑了一聲。

一會擺上酒來，喫著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不曾入籠？」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麼？因湯父母前次入籠都取中了些。」陳貓古

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次不曾來聘。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才氣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到不然，才氣也須是有法則。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話，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就如我這周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還在這幾箇人內中。」

嚴貢生說此話，因他弟兄兩箇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二人聽這話，心裏明白，不講考校的事了。酒席將闌，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著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破，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箇奴才，腿也砍折了！一箇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只是厚道些好。」

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彼此勸了幾杯酒。奶奶抱著哥子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爹，

二爺幾時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裏可以葬得，還是要尋地？費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生道：「你向奶奶說，我在家不多時耽擱，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斟酌。」說罷，叫了擾起身，過去二位也散了。

過了幾日，大老爹果然帶著第二箇兒子往省裏去了。趙氏在家掌管家務，真箇是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舒服度日。不想皇天無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天熱，醫生來看，說是箇險症，藥裏用了犀角，黃連，幾日不能灌漿，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願，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箇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並且比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都哭

不出來。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商量，要立大房裏第五箇姪子承嗣。

二位舅爺躊躇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兒子是他的，須是要他自己情願，我們如何硬做主？」趙氏道：「哥哥，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箇正經主兒走了，這些家人小廝都沒箇投奔，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問壁第五箇姪子才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他，教導他。他伯娘聽見這箇話，恨不得雙手送過來，就是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爺的人，怎的做不得主？」

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王仁道：「大哥，這是那裏話？宗嗣大事，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很，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他這裏叫一箇家人

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王仁搖著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著，只得依著言語，寫了一封字，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

來富來到省城，問著大老爹的下處，在高第街。到了寓門口，只見四箇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擎著鞭子，站在門口，嚇了一跳，不敢進去。站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才叫他領了他進去。看見敞廳上，中間擺著一乘彩轎，彩轎傍邊豎著一把遮陽，遮陽上貼著「卽補縣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頭戴紗帽，身穿圓領補服，腳下粉底皂靴。來富上前磕了頭，遞上書信。大老爹接著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

來富下來，到廚房裏，看見廚子在那裏辦

席。新人房在樓上，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來富不敢上去。直到日頭平西，不見一箇吹手來。二相公戴著新方巾，披著紅簪著花，前前後後的走著，急問吹手怎的不來。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片聲，叫四斗子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箇好日子，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戲頭，又叫張府裏押著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這箇時候怎得來？」大老爹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著嘴，一路絮聒了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盤飯也不給人喫，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說罷，去了。

直到了燈時候，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擡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很廳上的客說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時已到，且去迎親罷。」將掌扇搥起來，四箇戴紅黑帽子

的開道，來富跟著轎，一直來到周家。那周家做廳甚大，雖然點著幾盞燈燭，天井裏卻是不亮。這裏又沒有箇吹打的，只得這四箇戴紅黑帽子的，一遞一聲，在黑天井裏喝道，喝箇不了。來富看見，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拜上嚴老爺，有吹打的就發轎，沒吹打的不發轎。」

正吵鬧著，四斗子領了兩箇吹手趕來，一箇吹簫，一箇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箇腔調。兩邊聽的人笑箇不住。周家鬧了一回，沒奈何，只得把新人轎子發來了。新人進門，不必細說。

過了幾朝，叫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那船家就是高要縣的人。兩隻大船，銀十二兩，立契到高要付銀。一隻裝的新郎新娘，一隻嚴貢生自坐。擇了吉日，辭別親家，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避

「的白粉牌，四根門槍，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開鑼掌傘，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懼，小心伏侍，一路無話。」

那日將到了高要縣，不過二三十里路了，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裏作惡心，嘔出許多清痰來。來富同四斗子，一邊一箇架著脖子，只是要跌。嚴貢生口裏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擎進艙來。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著喫了幾片，將肚子揉著，放了兩箇大屁，登時好了。臍下幾片雲片糕，攔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害饞癆，左手把著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見。

少刻，船攏了碼頭。嚴貢生叫來富著速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到家裏去。又叫些碼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貢生道：「方才我喫的不是藥，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才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臍下不要的，小的大膽就喫了。」嚴貢生道：「喫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的我這裏頭是些甚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無過是些瓜仁、核桃、洋糖、麪粉做成的，有甚麼東西？」

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箇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

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豬八戒喫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才這幾片，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半夜裏不見了槍頭子，擡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卻拏甚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匣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

掌舵的嚇了，陪著笑臉道：「小的剛才喫的齷齪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還是說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箇嘴巴！」

說著，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攔著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而今是他不是，不該錯喫了嚴老爺的藥，但他是箇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

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耽得住？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高擡貴手，恕過他罷。」

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腳夫走過幾箇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才若不如是著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才查到這箇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們不成？」

衆人一齊捺著掌舵的磕了幾箇頭。嚴貢生轉灣道：「既然你衆人說，我又喜事，恩，且放著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帳，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廝跟著一闕去了。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去了。

嚴貢生回家，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他渾家正在房裏

擡東擡西，鬧的亂哄哄的，嚴貢生走來道：「你忙甚麼？」他渾家道：「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籠籠的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媳婦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與他住？」嚴貢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他渾家道：「他有房子，爲甚的與你的兒子住？」嚴貢生道：「他二房無子，不要立嗣的。」渾家道：「這不成，他要繼我們第五箇哩。」嚴貢生道：「這都由他麼？他算是箇甚麼東西？」我替二房立嗣，與他甚麼相干？」

他渾家聽了這話，正摸不著頭腦。只見趙氏著人來說：「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叫請大老爺說話。我們二位舅老爺也在那邊。」嚴貢生便走過來，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頓，便叫過幾箇管事的人來吩咐：「將正宅打掃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

趙氏聽得，還認他把第二箇兒子來過繼，便請舅爺說道：「哥哥，大爺方才怎樣說？媳婦過來，自然在後一層，我照常住在前面，才好早晚照顧。怎倒叫我搬到那邊去？媳婦住著正屋，婆婆倒住著廂房，天地世間，也沒有這箇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隨他說著，自然有箇商議。」說罷，走出去了。彼此談了兩句淡話，又喫了一杯茶。王家小廝走來說：「同學朋友候著作文會。」二位作別去了。

嚴貢生送了回來，拉一把椅子坐下，將十幾箇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過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他也沒有還占著正屋的吩咐。你們媳婦子把羣屋打掃兩間，替他搬過東西去，騰出正屋來，好讓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箇嫌疑。二相公稱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

娘是「二爺」「二奶奶」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你們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帳目，都連夜攢造清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好交與二相公查點。比不得二老爺在日，小老婆當家，憑著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此後若有一點欺隱，我把你們這些奴才三十板一箇，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哩！」

衆人應諾下去，大老爹過那邊去了。這些家人媳婦，領了大老爹的言語，來催趙氏搬房。被趙氏一頓臭罵，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的人，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大老爹吩咐的話，我們怎敢違拗？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他若認真動了氣，我們怎樣了得？」

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足足

鬧了一夜。次日，一乘轎子，擡到縣門口，正值湯知縣坐早堂，就喊了冤。知縣叫補進詞來，隨即批出，仰族親處覆。趙氏備了幾席酒，請來家裏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令雖坐這裏，只說道：「我雖是族長，但這事以親房為主，老爺批處，我也只好拏這話回老爺。」

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著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不置一箇可否。

那開米店的趙老二，扯銀鏟的趙老漢，本來上不得臺盤，才要開口說話，被嚴貢生睜開眼睛，喝了一聲，又不敢言語了。兩箇人自己裏也裁劃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箇，把我們不依不睬，我們沒來由，今日爲他得罪嚴老大，老虎頭上撲蒼蠅」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把箇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見衆人都不說話，自己偏

著屏風請教大爺，數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數了又哭，哭了又數，捶胸跌腳，號做一片。

嚴貢生聽著，不耐煩道：「像這潑婦，真是小家子出身！我們鄉紳人家，那有這樣規矩，不要惱犯了我的性子，揪著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趙氏越發哭喊起來，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要奔出來揪他，撕他，是幾箇家人媳婦勸住了。衆人見不是事，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當下各自散了。

次日，商議寫覆呈。王德王仁說：「身在龔宮，片紙不入公門。」不肯列名。嚴振先只得混帳覆了幾句話說——

「趙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據的；嚴貢生說與律例不合，不肯叫

兒子認做母親，也是有的。總候大

老爺天斷。」

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見了覆呈道：

「『律設大法，理順人情。』這貢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箇極長的批語，說——

「趙氏既扶過正，不應只管說是妾，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聽趙氏自行揀擇，立賢立愛可也。」

嚴貢生看了這批，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著覺得多事，仰高要縣查案。知縣查上案去，批了箇如詳繳。嚴貢生更急了，到省赴按察司一狀。司批：「細故赴府縣控理。嚴貢生沒法了，回不得頭，想道：『周學道是親家一族，趕到京裏，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務必正名分。』只因這一去，有分教：

多年名宿，今番又擢高科；英俊少年，一舉便登上第。

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與訟，府縣都告輸了，司裏又不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部裏告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著膽竟寫一箇「姻眷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帖，周司業心裏疑惑並沒有這箇親戚。

正在沈吟，長班又送進一箇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著「范進」。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試，便叫快請進來。范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契同鄉，有箇甚麼姓嚴的貢生麼？」他方才拏姻家帖子來拜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卻不曾有這門親戚。」

范進道：「方才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

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一家？」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卻不曾序過。這等看起來，不相干了。」即傳長班進來吩咐道：「你去向那嚴貢生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尊帖也帶了回去罷。」

長班應諾出去了，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學生前科看廣東榜，知道賢契高發，滿望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周司業不勝嘆息，說道：「賢契績學有素，雖然耽遲幾年，這次南宮一定入選。況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人人都欲致之門下，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裏還可相幫。」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又說了許多話，啣著喫了飯，作別去了。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史。數年之間，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

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卻也沒有甚事相煩，只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鄉下有箇學生，叫做荀玫，那時纔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人了。他是箇務農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畱意看看，果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願。」

范進聽了，專記在心，去往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才按臨兗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這件事忘卻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才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老師託我汶上縣荀玫，我怎麼並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全然沒有。隨即在各幕客房裏把童生落卷取來，對著名字坐號，一箇一箇的細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有箇荀玫的卷子。學道心裏煩悶道：「難道他不曾考……」又慮著「若是有

在裏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

一會同幕客們喫酒，心裏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衆幕賓也替疑猜不定。內中一箇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喫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

范學道是箇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一箇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

汶上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荀玫。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

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生童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傳進四等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跪著閱過卷。學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寬，取過戒飭來，照例責罰！』梅玖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塗。求大老爺格外開恩！』學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將他扯上凳去，照例責罰！』

說著，學裏面一箇門斗已將他拖在凳上。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爺看生員的先生面

上開恩罷！』學道道：『你先生是那箇？』梅玖道：『現任國子監司業周養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范學道道：『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也罷，權且免打。』門斗把他放起來，上來跪下學道吩咐道：『你既出周老師門下，更該用心讀書，像你做出這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道來科考時，訪知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喝聲：『趕將出去！』

傳進新進儒童來，到汶上縣，頭一名點著荀玫，人叢裏一箇清秀少年上來接卷。學道問道：『你和方才這梅玖是同門麼？』荀玫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養軒老師的門生？』荀玫道：『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因出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經取在第一。似這少年才俊，不枉了

老師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荀玫跪下謝了。候衆人閱過卷，鼓吹送了出去，學道退堂掩門。

荀玫才走出來，恰好遇著梅玖還站在轅門外。荀玫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梅玖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想著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會出世！先生那時在城裏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後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進過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歡喜我的，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方才范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箇講究，一絲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學臺何難把俺放在三等中間？只是不得發落，不能見面了。特地把我考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賣箇情。所以把你進箇案首，也是爲此。俺們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

忽略過了。」

兩人說著閒話，到了下處。次日送過宗師，僱牲口一同回汶上縣辭家集。此時荀老爹已經沒了，只有母親在堂。荀玫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裏田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箇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拄著拐杖來賀喜，就同梅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荀玫賀學，湊了二三十吊錢。荀家管待諸人，就借這觀音庵裏擺酒。

那日早晨，梅玖荀玫先到，和尚接著兩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禮。和尚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廣積陰功。那年你在这裏上學時，還小哩，頭上紮著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香爐，燭臺，供著箇金字牌

位，上寫道：「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錄位。」左邊一行小字，寫著「公諱進，字賁軒，邑人。」右邊一行小字，「辭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同供奉。」

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尚走到後邊屋裏，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著，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看那三間屋，用蘆蓆隔著，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著一箇江西先生，門上貼著「江右陳和甫仙乩神數。」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著，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箇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

梅玖指著向和尚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裏，掣些水噴了，揭下來裱一裱，收著才是。」和尚應諾，連忙用水掬下，弄

了一會，申祥甫領著衆人到齊了，喫了一日酒才散。

荀家把這幾十弔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贖下的，畱與荀玖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於少年，到省試，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門裏領了杯盤衣帽，旗匾盤程，恩恩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名進士。

明朝的體統，舉人報中了進士，隨卽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陸座，長班參堂磕頭。這日正磕著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荀進士叫長班擡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鬚髮皓白，走進門，一把拉著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是一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著，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將來一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

荀玖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

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說來，方才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賃的？」荀進士道：「正是。」王進士道：「這甚窄，況且離朝綱又遠，這裏住著不便，不瞞年長兄說，弟還有一盤飯喫，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年長兄搬到我那裏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說罷，又坐了一會去了。

次日，竟叫人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臚那日，荀玫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之後，一齊陞了員外。

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長班傳進一箇全紅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裏而夾著一箇單帖，上寫著「江西南昌縣陳禮字和甫，素善乩仙神數，曾在汶上縣薛家

集觀音庵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這人你認得麼？」荀員外道：「是有這箇人，他請仙判的最妙，何不喚他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繭紬直裰，腰繫絲絛，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喏，說：「請二位先生臺座，好讓山人拜見。」

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位坐下。荀員外道：「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庵時，弟卻無緣，不會會見。」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壇，乩上寫著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那時老先生尙不會高發，天機不可洩漏，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還是專請純陽祖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啓請？」

陳禮道：「各位仙人都可請。就是帝王，師

相聖賢，豪傑，都可啓請。不瞞二位老先生說，晚生數十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府裏和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切記先帝宏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劉大老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事下獄，請仙問其吉凶。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批了「七日來復」四箇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爺果然奉旨出獄，只罰了三箇月的俸。

「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那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箇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衆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說是帝王聖賢，都是請得來的。」

王員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麼斷不出來？凡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都從乩上判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便道：「我兩人要請教，問一問陞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焚起香來。」二位道：「且慢，候喫過便飯。」

當下留著喫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乩筆都取了來擺下。陳禮道：「二位老爺自己默祝，二位祝罷，將乩筆安好。陳禮又自己拜了幾拜，燒了一道降壇的符，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著乩筆，又念了一遍呪語，燒了一道啓請的符。只見那乩漸漸動起來了。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著跪獻上去。那乩筆先畫了幾箇圈子，便不動了。陳禮又焚了一道符，叫衆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

又過了一頓飯時，那乩扶得動了，寫出四

箇大字「王公聽判」王員外慌忙丟了乩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乩。那乩旋轉如飛，寫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老爺心誠，請得夫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是二位老爺大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些須怠慢，山人就擔戴不起。」

二位也覺悚然，毛髮皆豎；丟著乩筆，下來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拏一副紙筆來，待山人在旁記下同看。」於是拏了一副紙筆，遞與陳禮在旁鈔寫，兩位仍舊扶著。那乩運筆如飛，寫道：

「羨爾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鮮紅。大江煙浪杳無蹤，兩日黃堂坐擁。只道驂騑開道，原來天府夔

龍。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

寫畢，又判出五箇大字：「調寄的江月。」三箇人都不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句驗了。此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不誤人的。老爺收著後日必有神驗，況這詞上說「天府夔龍」，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

王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裏歡喜。說罷，荷員外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乩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運筆判下一箇「服」字。陳禮把沙攤平了求判，又判了一箇「服」字。一連平了三回沙，判了三箇「服」字，再不動了。陳禮道：「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不可再褻瀆了。」

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乩筆，香爐，沙盤

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拜謝去了。

到晚，長班進來說：「苟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苟家家人掛著一身的孝，飛跑進來磕了頭，跪著稟道：「家裏老太太已於前月二十一日歸天。」

苟員外聽了這話，哭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王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科道在即，我的資格，都是有指顧的。若是報明了丁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選過了再處。」王員外道：「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的道理。」

宿無話。

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金東崖道：「做官的人，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是能員要留部在任守制，這箇不妨。但須是大人們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然效勞，是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苟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箇保舉。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

又過了兩三日，都回復了來說：「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這奪情，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員外，是箇閒曹，不便保舉奪情。」苟員外只得遞呈了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喪葬需費，你是箇寒士，如何支持得來？況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罷，我也告一箇假，同你回去，喪葬之費數百金，也在我

家裏替你應用，這事才好。」荀員外道：「我是該的了，為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擔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箇月，還趕得著。」

當下荀員外拗不過，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家，替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弔司道，府縣都來弔唁。此時哄動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來看荀員外家的喪事。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擎手本來磕頭，看門效力。

整整鬧了兩箇月，喪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荀家，作辭回京。荀員外送出境外，謝了又謝。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才開了假，早見長班領著一箇報錄的人進來叩喜。不因這一報，有分教：

貞臣良佐，忽為悖逆之人；郡守

解。

部曹，竟作遁逃之客。
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話說王員外才到京開假，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王員外問是何喜事。報錄人叩過頭，呈上報單。上寫道——

『江撫王一本為要地需才事：

南昌知府員缺，此乃沿江重地，須

才能幹濟之員。特本請旨於部屬

內揀選一員奉旨。南昌府知府員

缺，著工部員外王惠補授。欽此。』

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飯，謝過恩，整理行裝，去江西到任。

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前任憲太守，浙江嘉興府人，由進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經出了衙門，印務是通判署著。王太守到任，陞了公座，各屬都稟見過了，便是憲太守來拜。王惠也回拜過了。為這交盤的事，彼此參差著。王

太守不肯就接。

一日，憲太守差人來稟說：『太爺年老多病，耳朵聽話又不甚明白。交盤的事，本該自己來領。王太爺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發少爺過來，當面相懇。一切事都要仗託王太爺擔代。』王惠應諾了，衙裏整治酒飯，候憲公子。

直到早飯過後，一乘小轎，一副紅全帖，上寫『眷晚生憲景玉拜。』王太守開了宅門，叫請少爺進來。王太守看那憲公子，翩然俊雅，舉動不羣。彼此施了禮，讓位坐下。

王太守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卻聞得略有些貴恙。』憲公子道：『家君年老，常患肺病，不耐勞煩，兼之兩耳重聽。多承老先生記念。』王太守道：『不敢。老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憲公子道：『晚生三十七歲。』王太守道：『一向總隨尊大人任所。』憲公子道：『家君做縣令時，晚生尚幼，相隨敵門。伯范

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也幫他看看卷子。直到陞任南昌署內無人辦事，這數年總在這裏的。」

王太守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選公子道：「家君常說：『宦海風波實難久戀。』況做秀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產，可供餽粥。先人敝廬，可蔽風雨，就是琴罇、几、藥欄、花榭，都也還有幾處，可以消遣。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每懷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卻可賦『遂初』了。」

王太守道：「自古道：『休官莫問子。』看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尊大人所以得暢然掛冠。」笑著說道：「將來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選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質不肖，到也不在科名。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得以菽水承歡，這是人生至樂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說著，換了三遍

茶，寬去大衣服坐下。

說到交代一事，王太守著實作難。選公子道：「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穀馬匹，雜項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家君知道老先生數任京官，宦囊清苦，決不有累。」王太守見他說得大方，爽快，滿心歡喜。

須臾，擺上酒來，奉席坐下。王太守慢慢問道：「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融？」選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餘，巧詐不足。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詞訟甚少，若非綱常倫紀大事，其餘戶婚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在安輯，與民休息。至於處處利藪，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知。但只問著晚生，便是。」問道於

「了。」王太守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

當下酒過數巡，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只落得箇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裏，都吟嘯自若。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開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卻也有趣的緊。」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

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戲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王太守並不知這話是譏諷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要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真。」

蘧公子十分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飲，彼此傳杯換盞，直喫到日西時分，將交代的事當

面言明，王太守許定出結，作別去了。

過了幾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結。蘧太守帶著公子家眷，裝了半船行李書畫，回嘉興去了。

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蘧公子的話，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戲，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拿到內衙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阜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阜隸。這些衙役百姓，一箇箇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箇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箇能員。做到兩年多些，各處薦了適值江西寧王反亂，各路戒嚴，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贛

道，催遣軍需。

王太守接了羽檄文書，星夜赴南贛到任。到任未久，即出門查看臺站，大車駟馬，在路曉行夜宿。那日到了一箇地方，落在公館。公館是箇舊人家一所大房子。走進去舉頭一看，正廳上懸著一塊匾，匾上貼著紅紙，上面四箇大字是「驂駟開道」。王道臺看見，喫了一驚。到廳陞座，屬員衙役參見過了，掩門用飯。忽見一陣大風，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綠底金字，四箇大字是「天府夔龍」。王道臺心裏不勝駭異，才曉得關聖帝君判斷的話，直到今日才驗。那所判「兩日黃堂」，便是南昌府的箇「昌」字。可見萬事分定，一宿無話。查畢公事回衙。

次年，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走。王道臺也抵當不住，叫了一隻小船，黑夜逃走。走到大江中，遇著寧

王百十隻艤艦戰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萬火把，照見小船叫一聲「拏」！幾十箇兵卒跳上船來，走進中艙，把王道臺反剪了手，捉上大船。那些從人船家殺的殺了，還有怕殺的，跳在水裏死了。

王道臺嚇得撒抖抖的顫，燈燭影裏，望見寧王坐在上面，不敢擡頭。寧王見了，慌走下來，親手替他釋了縛，叫取衣裳穿了，說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誅君側之奸。你既是江西的能員，降順了孤家，少不得封授你的官爵。」王道臺顫抖的叩頭道：「情願降順。」寧王道：「既然願降，待孤家親賜一杯酒。」

此時王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跪著接酒在手，一飲而盡，心便不疼了，又磕頭謝了。王爺即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自此隨在寧王軍中。聽見左右的人說，寧王在玉牒中是第八箇王子，方才悟了關聖帝君所判「琴瑟琵琶，

「頭上是八箇「王」字，竟無一句不驗了。」

寧王鬧了兩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就擒。那些僞官殺的殺了，逃的逃了。王道臺在衙門並不會收拾得一件東西，只取了一箇枕箱——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銀子——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乃是「慌不擇路」，趕了幾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直走到了浙江烏鎮地方。

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喫點心。王惠也擊了幾箇錢上岸。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只有一箇少年獨自據了一桌。王惠見那少年彷彿有些認得，卻想不起開店的道：「客人，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王惠便去坐在對席。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

王惠忍不住問道：「請教客人貴處？」那少年道：「嘉興。」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蘧。」王惠道：「向日有位遷老先生，曾做

過南昌太守，可與足下一家？」那少年驚道：「便是家祖。老客人何以見問？」王惠道：「原來是遷老先生的令公孫，失敬了。」那少年道：「卻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王惠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寶舟在那裏？」蘧公孫道：「就在岸邊。」

當下會了帳，兩人相攜著下了船坐下。王惠道：「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台諱是景玉，想是令叔？」蘧公孫道：「這便是先君。」王惠驚道：「原來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卻如何這般稱呼？難道已仙遊了麼？」蘧公孫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卽不幸先君見背。」王惠聽罷，流下淚來說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肉之誼，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今年貴庚多少了？」蘧公孫道：「虛度十七歲。到底不曾請教貴姓仙鄉？」王惠道：「盛從同船家都不在此麼？」蘧公孫道：「他們都上岸去了。」

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

蘧公孫大驚道：「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如何改裝獨自到此？」王惠道：「只爲寧王反叛，弟便掛印而逃，卻爲圍城之中，不曾取出盤費。」蘧公孫道：「如今卻將何往？」王惠道：「窮途流落，那有定所？」就不曾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蘧公孫道：「老先生，旣邊疆不守，今日卻不便出來自呈。只是茫茫四海，盤費缺少，如何使得晚學生此番卻是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椿銀子，現在舟中，今且贈與老先生以爲路費，去尋一箇僻靜所在安身爲妙。」

說罷，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王惠，共二百兩。王惠極其稱謝，因說道：「兩邊船上都要趕路，不可久遲，只得告別。周濟之情，不死當以厚報。」雙膝跪了下去。蘧公孫慌忙跪下回拜了

幾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無所有，只有一箇枕箱，內有殘書幾本。此時潛縱在外，雖這一點物件，也恐被人識認，惹起是非。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我輕身更好逃竄了。」

蘧公孫應諾。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彼此灑淚分手。王惠道：「敬問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見，來生犬馬相報便了。」分別去後，王惠另覓了船隻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

蘧公孫回到嘉興，見了祖父，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蘧太守大驚道：「他是降順了寧王的。」公孫道：「這卻不會說明，只說是掛印逃走，並不會帶得一點盤纏。」蘧太守道：「他雖犯罪朝廷，卻與我是箇故交，何不就將你討來的銀子送他作盤費？」公孫道：「已送他了。」蘧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孫道：「只取

得二百兩銀子，儘數送與他了。」選太守不勝歡喜道：「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就將當日公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遍。

公孫見過，乃祖進房去見母親劉氏，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慰勞了一番，進房歇息。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說道：「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取出來送與乃祖看。選太守一一看了，都是鈔本，其他也還沒要緊，只內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詩話」。有一百多紙，就是青邱親筆繕寫，甚是精工。選太守道：「這本書多年藏之大內，數十年來，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能，天下並沒有第二本。你今無心得了此書，真乃天。須是收藏好了，不可輕易被人看見。」

選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來，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

面寫「嘉興選來句駮夫氏補輯。」刻畢，刷印了幾百部，遍送親戚朋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杭西各郡都仰慕選太守，公孫是箇少年名士，選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說，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寫斗方，同衆名士贈答。

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婁府兩位少老爺到了。」選太守叫公孫：「你婁家表叔到了，快去迎請進來。」公孫領命，慌出去迎。這二位乃是婁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餘年，薨逝之後，賜了祭葬，諡爲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這位三公子，諱璠，字玉亭，是箇孝廉。四公子諱瓚，字瑟亭，在監讀書，是選太守的親內姪。

公孫隨著兩位進來，選太守歡喜，親自接出廳外，簷下兩人進來，請姑丈轉上，拜了下去。選太守親手扶起，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請

坐奉茶。二位婁公子道：「自拜別姑丈大人，屈指已十二載。小姪們在京，聞知姑丈掛冠歸里，無人不拜服高見。今日得拜姑丈，早已鬚鬢皓然，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蘧太守道：「我本無宦情。南昌待罪數年，也不會做得一些事業，虛糜朝廷爵祿，不如退休了好。想不到家一載，小兒亡化了，越覺得骨懷冰冷。仔細想來，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

婁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多，誰想享年不永，幸得表姪已長成人，侍奉姑丈膝下，還可惜此自寬。」婁四公子道：「便是小姪們，聞了表兄訃音，思量總角交好，不想中路分離，臨終也不能一別，同三兄悲痛過深，幾乎發了狂疾。大家兄念著，也終日流涕不止。」蘧太守道：「令兄宦況也還覺得高興麼？」二位道：「通政司是箇清淡衙門，家兄在那裏浮沈著，絕不會有甚麼建白，卻是事也不多。所以小姪們

在京師轉覺無聊，商議不如返舍爲是。」

坐了一會，換去衣服，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伯。公孫陪奉出來，請在書房裏，面前一箇小花圃，琴尊爐几，竹石禽魚，蕭然可愛。蘧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拄著天台藤杖，出來陪坐。擺出飯來，用過飯，烹茗清談，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話：「多虧新建伯神明獨運，建了這件大功德，了這番大難。」婁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爲難得。」四公子道：「據小姪看來，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得箇爲賊爲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蘧太守道：「成敗論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做臣子的，說話須要謹慎。」四公子不敢再說了。

那知這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每常

只說自從永樂篡位之後，明朝就不成箇天下！每到酒酣耳熱，更要發這一種議論。婁通故也是聽不過，恐怕惹出事來，所以勸他回浙江。

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兩位問道：「表姪學業，近來造就如何？卻還不曾恭喜，舉過烟事？」太守道：「不瞞二位賢姪說，我只得這一箇孫子，自小嬌養慣了。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甚麼學問，一味妝模做樣，動不動就是打罵人家。請先生的，開口就說要嚴。老夫姑息的緊，所以不會著他去。從時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讀些經史，自你表兄去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箇監生，舉業也不會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歡便了。」二位公子道：「這箇便是姑丈高見，俗語說得好：『與其出一箇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箇培養陰騭的通儒。』」這

箇是得緊。」

遷太守便叫公孫把平日做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二位看了，稱贊不已。一連兩住盤桓了四五日，二位辭別要行。遷太守治酒饌別席，間說起公孫烟事：「這裏大戶人家，也有央著來說的，我是箇窮官，怕他們爭行財下禮，所以耽遲著。賢姪在湖州，若是老親舊戚人家，爲我留意，貧窮些也不妨。」二位應諾了當日席終。

次早，叫了船隻，先發上行行李去。遷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自己出來，廳事上作別，說到：「老夫因至親在此數日，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賢姪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太保文恪公墓上，提著我的名字，說我遷祔年邁，龍鍾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兩公子聽了，悚然起敬，拜別了姑丈。遷太守執手送出大門。公孫在船上，候二位到時，拜別了表叔，看著開了船。

方才回來。

兩公子坐著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陰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裏邊撐出船來，賣些菱藕。兩弟兄在船內道：「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宋人詞說得好：「算計只有歸來是。」果然果然！

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兩公子叫道：「船家，泊下船。此處有人家，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就在這裏宿了罷。」船家應諾，泊了船。兩弟兄凭舷痛飲，說古今的事。

次早，船家在船中做飯，兩弟兄上岸開步，只見屋角頭走過一箇人來，見了二位，納頭便拜下去，說道：「婁少老爺，認得小人麼？」只因遇著這箇人，有分教：

公子好客，結多少碩彥名儒；

府開筵，常聚些布衣韋帶。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閒步，忽見屋角頭走過一箇人來，納頭便拜。兩公子慌忙扶起，說道：「足下是誰？我不認得。」那人道：「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兩公子道：「正是面善，一會兒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墳上看墳的鄒吉甫的兒子鄒三。」

兩公子大驚道：「你卻如何在此處？」鄒三道：「自少老爺們都進京之後，小的老子看著墳山，著實興旺，門口又置了幾塊田地。那舊房子就不設住了，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叔住。後來小的家弟兄幾箇又娶了親，東村房子，只設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箇姐姐，嫁在新市鎮。姐夫沒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這裏來住，小的就跟了來的。」

兩公子道：「原來如此。我家墳山，沒有人來作踐麼？」鄒三道：「這是那箇敢？府縣老爺們，大凡往那裏過，都要進來磕頭，一莖草也沒人動。」兩公子道：「你父親母親，而今在那裏？」鄒三道：「就在市梢盡頭姐姐家住著，不多幾步。小的老子時常想念二位少老爺的恩德，不能見面。」

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鄒吉甫這老人家，我們也甚是想他。既在此不遠，何不去到他家裏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帶了鄒三回到岸上，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鄒三，引著路，一徑走到市梢頭。只見七八間矮小房子，兩扇籬笆門，半開半掩。鄒三走去叫道：「阿爺，三少老爺四少老爺在此。」鄒吉甫裏面應道：「是那箇？」拄著拐杖出來，望見兩位公子，不覺喜從天降，讓兩公子走進堂屋，丟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兩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

這箇禮。兩公子扯他同坐下。

鄒三捧出茶來，鄒吉甫親自接了，送與兩公子喫著。三公子道：『我們從京裏出來，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墳上掃墓，算計著會你老人家。卻因繞道在嘉興看蘧姑老爺，無意中走這條路，不想撞見你兒子，說你老人家在這裏，得以會著，相別十幾年，老人家越發康健了，方才聽見說，你那兩箇令郎都娶了媳婦，曾添了幾箇孫子了麼？你的老伴也同在這裏？』

說著，那老婆婆，白髮齊眉，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兩公子也還了禮。鄒吉甫道：『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整治起飯來，留兩位少老爺坐坐。』婆婆進去了。鄒吉甫道：『我夫妻兩箇感激太老爺少老爺的恩典，一時也不能忘。我這老婆子，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炷香，保祝少老爺們仍舊官居一品。而今大小老爺想也是大轎子。』四公子道：『我們弟兄們都不在家，

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卻說這樣的話，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三公子道：『況且墳上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們方且知感不盡，怎說這話？』鄒吉甫道：『蘧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他少爺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麼？』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歲，資性倒也還聰明的。』

鄒三捧出飯來，鷄魚肉鴨，齊齊整整，還有幾樣蔬菜，擺在桌上，請兩位公子坐下。鄒吉甫不敢來陪，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來，鄒吉甫道：『鄉下的水酒，老爺們恐喫不慣。』四公子道：『這酒也還有些身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

五六斤酒來。『像我這酒是扣著水下的，還是這般淡薄無味。』三公子道：『我們酒量也不大，只這箇酒十分好了。』

鄒吉甫喫著酒，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四公子聽了，望著三公子笑。

鄒吉甫又道：『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爲出了箇永樂爺就弄壞了，這事可是有的麼？』三公子笑道：『你鄉下一箇老實人，那裏得知這些話？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鄒吉甫道：『我本來果然不曉得這些話，因我這鎮上有箇鹽店，鹽店一位管事先生，閒常無事，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或是柳陰樹下，——坐著說的這些話，所以我常聽見他。』兩公子驚道：『這先生姓甚麼？』鄒吉甫道：『他姓楊，爲人忠直不過

又好看的是箇書，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著，拏出來看。往常他在這裏，飯後沒事，也好步出來了，而今要見這先生，卻是再不能得。』

兩公子道：『這先生往那裏去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楊先生，雖是生意出身，一切帳目，卻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閒遊，在店裏時，也只是垂簾看書，憑著這夥計胡三，所以一店裏人都稱呼他是箇「老阿猷」。』先年東家因他爲人正氣，所以託他管總，後來聽見這些猷事，本東自己下店，把帳一盤，卻虧空了七百多銀子，問著又沒處開消，還在東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畫腳的不服。東家惱了，做了一張呈子，送在德清縣裏。縣主老爺見是鹽務的事，點到奉行，把這楊先生拏到監裏，坐著追比。而今在監裏將有一年半了。』

三公子道：『他家可有甚麼產業可以賠償？』吉甫道：『有到好了，他家就住在這村口

外四里多路。兩箇兒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讀書，還靠著老官養活，卻將甚麼賠償？」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窮鄉僻壤，有這樣讀書君子，卻被守錢奴如此凌虐，令人一怒髮衝冠！我們可以商量箇道理，救得此人麼？」

三公子道：「他不過是欠債，並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裏問明底細，替他把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這有何難？」四公子道：「這最有理，我們兩人明日到家就去辦這件事！」

鄭吉甫道：「阿彌陀佛！二位老爺是肯做好事，想著從前已往，不知拔濟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這一鎮的人，誰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這句話，你在鎮上且不要說出來，待我們去相機而動。」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說出來就沒趣了。」

於是，不用酒了，取飯來喫過，恩恩回船。鄭

吉甫拄著拐杖，送到船上，說：「少老爺們恭喜，回府，小老遲日再來城裏府內候安。」又叫鄭三捧著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與二位少老爺消夜，看著開船，方才回去了。

兩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務，應酬了幾天客事，即便喚了一箇辦事家人晉爵，叫他去到縣裏查新市鎮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虧空何項銀兩，共計多少，本人有功名沒功名，都查明白了來說。

晉爵領命，來到縣衙，戶房書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見他來查，連忙將案尋出，用紙謄寫一通，遞與他，拿了回來，回覆兩公子。只見上面寫著——

『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呈首商人楊執中——即楊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嫖賭穿喫，侵用成

本七百餘兩，有誤國課，懇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係廩生拔貢，不更追比，合詳請褫革，以便嚴比。今將一本犯權時寄監收禁，候上憲批示，然後勒限等情。」

四公子道：「這也可笑的緊；廩生拔貢，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過侵用鹽商這幾兩銀子，就要將他褫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問明了他並無別情麼？」晉爵道：「小的問了，並無別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墟那人來贖田的一宗銀子，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再寫我兩人的名帖，向德清縣說這楊貢生是家老爺們相好，叫他就放出監來。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箇保狀，你作速去辦理。」四公子道：「晉爵，這事你就去辦，不可怠慢。那楊貢生出監來，你也不必同他說什麼，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晉爵應諾

去了。

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一直到書辦家，把這銀子送與書辦，說道：「楊貢生的事，我和你商議箇主意。」書辦道：「既是太保老爺府裏發的有帖子，這事何難？」隨即打箇稟帖，說：

「這楊貢生是婁府的人兩位

老爺發了帖，現有婁府家人具的

保狀，況且婁府說這項銀子，非賊

非帑，何以便行監禁？此事乞老爺

上裁。」

知縣聽了婁府這番話，心下著慌，卻又回不得鹽商傳進書辦去細商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准了晉爵保狀，即刻把楊貢生放出監來，也不用發落，釋放去了。那七百多兩銀子都是晉爵笑納，把放出來的話都回覆了公子。公子知道他出了監，自然就

要來謝。

那知楊執中並不曉得，是甚麼緣故；縣前問人，說是一箇姓晉的晉爵保了他去。他自心裏想，生平並不認得這姓晉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乾淨，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到家，老婆接著，喜從天降。兩箇蠢兒子，日日在鎮上賭錢，半夜也不歸家，只有一箇老嫗，又癡又聾，在家燒火做飯，聽候門戶。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處走走。

鄒吉甫因是第二箇兒子養了孫子，接在東莊去住，不會會著，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舉，做夢也不得知道。

婁公子過了月餘，弟兄在家，不勝詫異；想到越石甫故事，心裏覺得楊執中想是高絕的學問，更加可敬。

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楊執中至今

並不來謝，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論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該先到他家相見訂交。定要望他來報謝，這不是俗情了麼？」三公子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豈不聞「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之說？我們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見之時，原不要提起朋友聞聲相思，命駕相訪，也是常事。難道因有了這些緣故，倒反隔絕了相與不得的？」三公子道：「這話極是有理。」

當下商議已定，又道：「我們須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盡日之談。」於是叫了一隻小船，不帶從者，下午下船，走了幾十里。此時正值秋末冬初，晝短夜長，河裏有些朦朧的月色。這小船乘著月色，搖著櫓，走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挨擠不開，這船卻小，只在船傍邊擦過去。

看看二更多天氣，兩公子將次睡下，忽聽

一片聲，打的河路響。這小船卻沒有燈，艙門又關著。四公子在板縫裏張一張，見上流頭一隻大船，明晃晃點著兩對大高燈，一對燈上字是「相府」，一對是「通政司大堂」。船上站著幾個如狼似虎的僕人，手擎鞭子，打那擠河路的船。四公子嚇了一跳，低低叫「三哥，你過來看看，這是那箇？」三公子來看了一看，「這僕人卻不是我家的。」

說著，那大船已到了跟前，擎鞭子打這小船的船家。船家道：「好好的，一條河路，你走就走罷了，行凶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攬的奴才！你睜開驢眼看看燈籠上的字，船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燈上掛著「相府」，我知道你是那箇宰相家。」那些人道：「瞎眼的死因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箇宰相？」船家道：「婁府——罷了，是那一位老爺？」那船上道：「我們是婁三老爺裝租米的船，誰人不曉

得；這狗攬的，再回嘴，擎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明日回過三老爺，擎帖子送到縣裏，且打幾十板子再講！」船家道：「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你那裏又有箇婁三老爺出來了？」兩公子聽著暗笑。

船家開了艙板，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三公子走在船頭上，此時月尚未落，映著那邊的燈光，照得亮。三公子問道：「你們是那家那一房的家人？」那些人卻認得三公子，一齊都慌了，齊跪下道：「小人們的主人卻不是老爺一家，小人們的主人劉老爺曾做過守府。因從莊上運些租米，怕河路裏擠，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衙，不想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小的們該死了！」

三公子道：「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卻也同在鄉里，借箇官衙燈籠何妨？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凶打人，卻使不得。你們說是我家，豈不要

壞了我家的聲名。況你們也是知道的，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你們起來，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也不必說在河裏遇著我的這一番話。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衆人應諾，謝了三老爺的恩典，磕頭起來，忙把兩副高燈登時吹息，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

三公子進艙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又請出與你看，把他們掃這一場大興，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說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凶惡！這一會才現出原身來了！」說罷，兩公子解衣就寢。

小船搖櫓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兩公子取水洗了面，喫了些茶水點心，吩咐了船家：「好好的看船，在此伺候。」兩人走上岸，來到市梢盡頭，鄰吉甫女兒家，見關著門，敲

門問了一問，才知道老鄰夫婦兩人都接到東莊去了。女兒留兩位老爺喫茶，也不會坐。

兩人出了鎮市，沿著大路走去，有四里多路，遇著一箇挑柴的樵夫，問他這裏有箇楊執中老爺家，住在那裏？樵夫用手指著：「遠望著一片紅的，便是他家屋後，你們打從這條小路穿過去。」

兩位公子謝了樵夫，披榛覓路，到了一箇村子，不過四五家人家，幾間茅屋。屋後有兩顆大楓樹，經霜後，楓葉通紅，知道這是楊家屋後了。又一條小路，轉到前門，門前一條澗溝，上面小小板橋，兩公子過得橋來，看見楊家兩扇板門，關著。見人一到，那狗便吠起來。三公子自來叩門，叩了半日，裏面走出一箇老嫗來，身上衣服甚是破爛。兩公子近前問道：「你這裏是楊執中老爺家麼？」問了兩遍，方才點頭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兩公子道：「我弟兄兩箇

姓婁，在城裏住。特來拜訪楊執中老爺的。」
 那老嫗又聽不明白，說道：「是姓『劉』
 麼？」兩公子道：「姓婁，你只向老爺說是大學
 士婁家便知道了。」老嫗道：「老爺不在家裏，
 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並不會回來。你們有
 甚麼說話，改日再來罷。」說罷，也不曉得請進
 去，請坐喫茶，竟自關了門回去了。兩公子不勝
 悵悵，立了一會，只得仍舊過橋，依著原路，回到
 船上，進城去了。

楊執中這老獸直到晚裏才回家來。老嫗
 告訴他道：「早上城裏有兩個甚麼姓『柳』
 的來尋老爹，說他在甚麼『大覺寺』裏住。」
 楊執中道：「你怎麼回他去的？」老嫗道：「我
 說老爹不在家，叫他改日來罷。」楊執中自心
 裏想：「那箇甚麼姓柳的……」忽然想起當
 初鹽商告他，打官司，縣裏出的原差姓柳，一定

是這差人要來找錢，因把老嫗罵了幾句道：「
 你這老不死老蠢蟲，這樣人來尋我，你只回我
 不在家罷了，又叫他改日來怎的？你就這樣沒
 用。」老嫗又不服，回他的嘴。楊執中惱了，把老
 嫗打了幾箇嘴巴，踢了幾腳。自此之後，恐怕差
 人又來尋他，從清早就出門閒混，直到晚才歸
 家。

不想婁府兩公子放心不下，過了四五日，
 又叫船家到鎮上，仍舊步到門首敲門。老嫗開
 門，看見還是這兩箇人，惹起一肚子氣，發作道：
 「老爹不在家裏，你們只管來尋怎的？」兩公
 子道：「前日你可曾說我們是大學士婁府？」
 老嫗道：「還說甚麼爲你這兩箇人，帶累我一
 頓拳打腳踢，今日又來做甚麼？老爹不在家，還
 有些日子不來家哩，我不得工夫要去燒鍋做
 飯。」說著，不由兩人再問，把門關上，就進去了。

再也敲不應。

兩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裏又好惱，又好笑，立了一會，料想叫不應了，只得再回船來。船搖著行了幾里路，見一箇賣菱的船，船上一箇小孩子搖著，搖近船來。那孩子手扶著船窗，口裏說道：『買菱那買菱那！』

船家把繩子拴了船，且秤菱角。兩公子在船艙內伏著，問那小孩子道：『你在那村裏住？』那小孩子道：『我就在這新市鎮上。』四公子道：『你這裏有箇楊執中老爹，你認得他麼？』那小孩子道：『怎麼不認得？這位老先生是箇和氣不過的人，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戲，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卷子，寫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裏？』那小孩子道：『在船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過來我們看看。』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接了船家買菱的錢，搖著去了。兩公子打開看，是一幅素紙，上面寫

著一首七言絕句詩道：——

『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

風到草廬。』

後面一行寫：『楓林拙叟楊允草。』兩公子看罷，不勝歎息，說道：『這先生襟懷沖淡，其實可敬！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

這日雖霜楓淒緊，卻喜得天氣晴朗。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水色，徘徊眺望，只見後面一隻大船，趕將上來。船頭上一箇人叫道：『婁四老爺，請攏了船，家老爺在此。』船家忙把船攏過去。那人跳過船來，磕了頭，看見船裏道：『原來三老爺也在此。』只因遇著這隻船，有分教：

少年名士，豪門喜結絲蘿；相府儒生，勝地廣招俊傑。

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話說妻家兩位公子在船上，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叫攏了船，一箇人上船來請。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裏的管家，問道：「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會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裏？」管家道：「現在大船上，請二位老爺過去。」

兩公子走過船來，看見貼著「翰林院」的封條，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來站在船門口。編修原是太保的門生，當下見了，笑道：「我方才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有趣的緊，請進艙裏去。」讓進艙內，彼此拜見過了，坐下。

三公子道：「京師拜別，不覺又是半載。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魯編修道：「老世兄，

做窮翰林的人，只望著幾回差事。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裏，陪錢度日。況且弟年將五十，又無子息，只有一箇小女，還不會許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務，再作道理。二位世兄，爲何駕著一隻小船在河裏從人，也不帶一箇，卻做甚麼事？」

四公子道：「小弟總是閒著無事的人，因見天氣晴暖，同家兄出來閒遊，也沒甚麼事。」魯編修道：「弟今早在那邊鎮上去看一箇故人，他要留我一飯，我因恩惠要返舍，就苦辭了他，他卻將一席酒肴送在我船上。今喜遇著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話舊。」因問從人道：「二號船可會到？」船家答應道：「不會到，還離的遠哩。」魯編修道：「這也罷了。」叫家人：「把二位老爺行李搬上大船來，那船叫他回去罷。」

吩咐擺了酒席，斟上酒來同飲，說了些京

師裏各衙門的閒話。魯編修問了故鄉的年歲，又問近來可有幾箇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就說出楊執中這一箇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就把這一張詩拏出來送與魯編修看。

魯編修看罷，愁著眉道：「老世兄，似你這等所爲，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就是信陵君、平原君，也不過如此。但這樣的人，盜虛聲者多，有實學者少。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爲甚麼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當得甚麼？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第一箇好遭際了。兩回躲著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見，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罷了。」

兩公子聽了這話，默然不語。又喫了半日酒，講了些閒話，已到城裏。魯編修定要送兩位公子回家，然後自己回去。

兩公子進了家門，看門的稟道：「蘧小少爺來了，在太太房裏坐著哩。」兩公子走進內堂，見蘧公孫在那裏，三太太陪著。公孫見了表叔來，慌忙見禮。兩公子扶住，邀到書房。蘧公孫呈上乃祖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所刻的詩話，每位一本。兩公子將此書略翻了幾頁，稱贊道：「賢姪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蘧公孫道：「小子無知妄作，要求表叔指點。」兩公子歡喜不已。當夜設席接風，兩人在書房歇息。

次早起來，會過蘧公孫，就換了衣服，叫家人持帖坐轎子去拜魯編修。拜罷回家，即吩咐廚役備席，發帖請編修公，明日接風，走到書房內，向公孫笑著說道：「我們明日請一位客，勞賢姪陪一陪。」

蘧公孫問是那一位。三公子道：「就是我

這同鄉魯編修，也是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箇俗氣不過的人。」卻因我們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著就先擾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

說著，看門的人進來稟說：「紹興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在外候二位老爺。」三公子道：「快請廳上坐。」蘧公孫道：「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臺幕中的？」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蘧公孫道：「曾和先父同事，小姪所以知道。」四公子道：「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

隨即出去會了牛布衣，談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蘧公孫上前拜見。牛布衣說道：「適才會見令表叔，才知尊大人已謝賓客，使我不勝傷感。今幸見世兄如此英英玉立，可稱嗣續有人，又要破涕爲笑。」因問：「令祖老先生康健麼？」蘧公孫答道：「託庇租安家祖每

常也時時想念老伯。」

牛布衣又說起范學臺幕中查一箇童生卷子，尊公說出何景明的一段話，真乃談言微中，名士風流，因將那一席話又述了一遍。兩公子同蘧公孫都笑了。三公子道：「牛先生，你我數十年故交，凡事忘形，今又喜得舍表姪得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

少頃，擺出酒席，四位尊酒論文。直喫到日暮，牛布衣告別。兩公子問明寓處，送了出去。次早，遣家人去邀請魯編修，直到日中才來，頭戴紗帽，身穿蟒衣，進了廳事，就要進去拜老師神主。兩公子再三辭過，然後寬衣坐下，獻茶。茶罷，蘧公孫出來拜見。三公子道：「這是舍表姪，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孫。」魯編修道：「久慕久慕。」彼此謙讓坐下。

寒暄已畢，擺上兩席酒來。魯編修道：「老世兄，這箇就不是了。你我世交，知己，何必做

這些客套，依弟愚見，這廳事也太闊落，意欲借尊齋，只須一席酒，我四人促膝談心，方才暢快。」

兩公子見這般說，竟不違命，當下讓到書房裏。魯編修見瓶花爐兒，位置得宜，不覺怡悅。奉席坐了，公子吩咐一聲，叫焚香，只見一箇頭髮齊眉的童子，在几上捧了一箇古銅香爐，出去。隨即兩箇管家進來，放下暖簾，就出去了。足有一箇時辰，酒斟三巡，那兩箇管家又進來，把暖簾捲上，但見書房兩邊牆壁上，板縫裏都噴出香氣來，滿座異香襲人。魯編修覺飄飄有凌雲之思。三公子向魯編修道：「香必要如此燒，方不覺得有煙氣。」

編修贊歎了一回，同蘧公子談及江西的事，問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的了？」蘧公孫道：「正是。」魯編修道：「這位王道尊，卻是了不得，而今朝廷捕獲得他甚緊。」

「三公子道：『他是降了寧王的。』魯編修道：『他是江西保薦第一能員，及期就是他先降順了。』四公子道：『他這降，到底也不是。』魯編修道：『古語道得好：『無兵無糧，因甚不降。』只是各偽官也逃脫了許多，只有他領著南贛數郡一齊歸降，所以朝廷尤把他罪狀的很懸賞捕拏。』

公孫聽了這話，那從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魯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故事，兩公子不知魯編修細說這事，把西江月念了一遍，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又道：「仙乩也古怪，只說道他歸降，此後再不判了，還是吉凶未定。」四公子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時動乎其機，說是有神仙又說有靈鬼的，都不相干。」

換過了席，兩公子把蘧公孫的詩和他刻的詩話請教，極誇少年美才。魯編修歎賞了許

久便向兩公子問道：『令表姪貴庚？』三公子道：『十七。』魯編修道：『懸弧之辰，在於何日？』三公子轉問遺公孫公孫道：『小姪是三月十六亥時生的。』魯編修點了一點頭，記在心裏，到晚席散，兩公子送了客，各自安歇。

又過了數日，遺公孫辭別回嘉興去，兩公子又留了一日。這日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覆灑太守的書，才寫著，書童進來道：『看門的稟事。』三公子道：『著他進來。』看門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見二位老爺。』三公子道：『你回他我們不在家，留下了帖罷。』看門的道：『他沒有帖子，問著他名姓，也不肯說，只說要面會二位老爺談談。』三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樣一箇人？』看門的道：『他有五六十歲，頭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繭紬直裰，像箇斯文人。』三公子驚道：『想是楊執中來了。』忙

丟了書子，請出四公子來，告訴他如此這般，似乎楊執中的行徑，因叫門上的：『去請在廳上坐，我們就出來會。』

看門的應諾去了，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兩公子出來相見，禮畢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無緣，不曾拜識。』三公子道：『先生貴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陳，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師行道。昨同翰苑魯老先生來遊貴鄉，今幸得瞻二位老爺丰采。三老爺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四老爺土星明亮，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

兩公子聽罷，才曉得不是楊執中，問道：『先生精於風鑑？』陳和甫道：『卜易談星，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判事，扶乩筆籙，晚生都略知道一二。向在京師，蒙各衙院大人及四衙門的老先生請箇不歇，經晚生許過他陞遷的，無不神驗。不瞞二位老爺說，晚生

只是箇直言，並不肯阿諛趨奉，所以這些當道大人，俱蒙相愛。前日正同魯老先生笑說，自離江西，今年到貴省，屈指二十年來，已是走過九省了。」說罷，哈哈大笑。

左右捧上茶來喫了。四公子問道：「今番是和魯老先生同船來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見魯老先生，在船上盤桓了一日，卻不會見。」陳和甫道：「那日晚生在二號船上，到晚才知道二位老爺在彼。這是晚生無緣，遲這幾日，才得拜見。」三公子道：「先生言論軒爽，愚兄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陳和甫道：「魯老先生有句話託晚生來面致二位老爺，可惜尊齋一談。」兩公子道：「最好。」

當下讓到書房裏，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見院子深沈，琴書瀟灑，說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說畢，將椅子移近跟前，道：「魯老先生有一箇令愛，年方及笄，晚生在

他府上，是知道的。這位小姐，德性溫良，才貌出衆。魯老先生和夫人因無子息，愛如掌上之珠，許多人家求親，只是不允。昨在尊府會見南昌蘧太爺的公孫，著實愛他才華，所以託晚生來問，可會舉過姻事？」

三公子道：「這便是舍表姪，卻還不會舉姻。極承魯老先生相愛，只不知他這位小姐貴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礙？」陳和甫笑道：「這箇倒不消慮。令表姪八字，魯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裏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兩人合婚。小姐少公孫一歲，今年十六歲了。天生一對好夫妻，年月日時，無一不相合。將來福壽縣長，子孫衆多，一些也沒有破綻的。」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道他前日在席間諄諄問表姪生的年月，我道是因甚麼，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三公子道：「如此極好。魯老先生錯愛，又蒙陳先生前來作伐，我們却

刻寫書與家姑丈，擇吉央媒到府奉求。」陳和甫作別道：「容日再來請教，今暫告別，回魯老先生話去。」

兩公子送過陳和甫，回來將這話說與蘧公孫道：「賢姪既有此事，卻且休要就回嘉興。我們寫書與太爺打發盛從回去取了回音來，再作道理。」蘧公孫依命住下。

家人去了十餘日，領著蘧太守的回書來。見兩公子道：「太老爺聽了這話，甚是歡喜，向小人吩咐說自己不能遠來，這事纔央煩二位老爺做主。央媒拜允，一是二位老爺揀擇，或娶過去，或招在這裏，也是二位老爺斟酌。早上回書並白銀五百兩，以爲聘禮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這裏辦這喜事。太老爺身體是康強的，一切放心。」

兩公子收了回書，銀子，擇箇吉日，央請陳

和甫爲媒，這邊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當日兩位月老齊到婁府設席款待過，二位坐上轎子，管家持帖去魯編修家求親。魯編修那裏也設席相留，回了允帖，並帶了庚帖過來。

到第三日，婁府辦齊金銀珠寶首飾，裝蟒刻絲紬緞綾羅衣服，羊酒，菓品，共是幾十擔，行過禮去。又備了謝媒之禮，陳牛二位，每位代表帽銀十二兩，代菓酒銀四兩，俱各歡喜。兩公子就託陳和甫選定花燭之期。陳和甫選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將大吉，送過吉期去。魯編修說：「只得一箇女兒，捨不得嫁出門，要蘧公孫入贅。婁府也應允了。」

到十二月初八日，婁府張燈結彩，先請兩位月老喫了一日黃昏時分，大吹大擂起來。婁府一門官衙燈籠，就有八十多對，添上蘧太守家燈籠，足擺了三四條街，還擺不了全副執事。

又有一班細樂，八對紗燈，——這時天氣初晴，浮雲尙不會退盡，燈上都用綠絨雨帷罩著。——引著四人大轎，蘧公孫端坐在內，後面四乘轎子，便是婁府兩公子，陳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孫入贅。

到了魯宅門口，開門錢送了幾封，只見重門洞開，裏面一派樂聲，迎了出來。四位先下轎進去，兩公子穿著公服，兩山人也穿著吉服。魯編修紗帽蟒袍，緞靴金帶，迎了出來，揖讓升階。才是一班細樂，八對絳紗燈，引著蘧公孫，紗帽宮袍，簪花披紅，低頭進來，到了廳事，先奠了雁，然後拜見魯編修。編修公奉新婿，正面一席坐下，兩公子兩山人和魯編修，兩列相陪。獻過三遍茶，擺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公孫也回奉了下面，奏著細樂。魯編修去奉衆位的席。蘧公孫偷眼看時，是箇舊舊的三間廳，古老房子。此時點幾十枝大蠟

燭，卻極其輝煌。

須臾，送定了席，樂聲止了。蘧公孫下來告過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入席坐了。戲子上來，參了堂，磕頭下去，打動鑼鼓，跳了一齣「加官」，演了一齣「張仙送子」，一齣「封贈」。

這時下了兩天雨，才住，地下還不甚乾。戲子穿著新靴，都從廊下板上大寬轉走了上來。唱完三齣，副末執著戲單上來點戲。才走到蘧公孫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頭一盃醃燕窩來，上在桌上。管家叫一聲「免」，副末立起，呈上戲單。忽然，兵一聲響，屋梁上掉下一件東西來，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的掉在燕窩盃裏，將盃打翻。那熱湯濺了副末一臉，盃裏的菜潑了一桌子。定睛看時，原來是一箇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腳，掉將下來。

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嚇了一驚，把盃

跳翻爬起就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紅緞補服都弄油了。衆人都失了色，忙將這盃撤去，桌子打抹乾淨，又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了。公孫再三謙讓不肯點戲，商議了半日，點了「三代榮封」一副末領單下去。

須臾酒過數巡，食供兩套，廚下捧上湯來。那廚役僱的是箇鄉下小使，他靛了一雙釘鞋，捧著六盃粉湯，站在丹墀裏，尖著眼睛看戲。管家才撥了四盃上去，還有兩盃不曾端，他捧著看戲。看到戲場上小旦裝出一箇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湯盃已是端完了，把盤子向地上一掀，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腳，卻叮嚀一聲響，把兩箇盃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時慌了，彎下腰去抓那粉湯，又被兩箇狗爭著，嘔嘴弄舌的，來搶那地下的粉湯。他怒從心上起，使盡平生氣力，蹣起一隻腳來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曾踢著，力太用猛

了，把一隻釘鞋踢脫了，踢起有丈把高。

陳和甫坐在左邊的第一席，席上上了兩盤點心——一盤豬肉心的燒賣，一盤鵝油白糖蒸的餃兒——熱烘烘擺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盤索粉八寶攪湯。正待舉起筯來到嘴，忽然席口一箇烏黑的東西，的溜溜的滾了來，兵兵一聲，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陳和甫嚇了一驚，慌立起來，衣袖又把粉湯盃招翻，潑了一桌滿座上都覺得詫異。

魯編修自覺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惱了一回，又不好說，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罵了幾句，說：「你們都做甚麼！卻叫這樣人捧盤，可惡之極，過了喜事，一箇箇都要重責！」

亂著戲子正本做完，衆家人掌了花燭，把遵公孫送進新房。廳上衆客換席看戲，直到天明才散。

次日，遵公孫上廳謝親，設席飲酒，席終歸

到新房裏，重新擺酒，夫妻舉案齊眉。此時魯小姐卸了濃裝，換幾件雅淡衣服，蓮公孫舉眼細看，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三四箇丫鬟養娘，輪流侍奉。又有兩箇貼身侍女，——一箇叫做采蘋，一箇叫做雙紅——都是嫵娜輕盈，十分顏色。此時蓮公孫恍如身遊閬苑蓬萊，巫山洛浦，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閨閣繼家聲，有若名師之教；草

茅隱賢士，又招好客之蹤。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話說蘧公孫招贅魯府，見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還不知小姐又是箇才女。且他這箇才女，又比尋常的才女不同。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是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破承」「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課，同男子一樣。

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簇。魯編修每常歎道：「假若是箇兒子，幾十箇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閒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

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摺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曉妝臺畔，刺繡牀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裏雖有幾本甚麼千家詩解學士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雙紅們看閒暇也教他講幾句詩，以為笑話。

此番招贅進蘧公孫來，門戶又相稱，才貌又相當，真箇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料想公孫舉業已成，不日就是箇少年進士。但贅進門來十多日，香房裏滿架都是文章，公孫卻全不在意。小姐心裏道：「這些自然都是他爛熟於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爾，正貪歡笑，還理論不到這事上。」

又過了幾日，見公孫赴宴回房，袖裏籠了一本詩來，燈下吟哦，也拉着小姐並坐，同看小姐。此時還害羞，不好問他，只得勉強看了一箇時辰，彼此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孫坐在前邊書房裏，即取紅紙一條，寫下一行題目，是一身修而後家齊，叫采蘋過來，說道：『你去送與姑爺，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

公孫接了，付之一笑，回說道：『我於此事不甚在行。況到尊府未經滿月，要做兩件雅事，這樣俗事，還不耐煩做哩。』

公孫心裏只道是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不想正犯著忌諱。當晚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只見愁眉，長吁短嘆。養娘道：『小姐，你才恭喜，招贅了這樣好姑爺，有何心事，做出這等模樣？』小姐把日裏的事告訴了一遍，說道：『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

士；誰想如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養娘勸了一回。

公孫進來，待他詞，就有些不善。公孫自知慚愧，彼此也不便明言。從此啾啾唧唧，小姐心裏納悶，但說到舉業上，公孫總不招攬，勸的緊了，反說小姐俗氣，小姐越發悶上加悶，整日眉頭不展。

夫人知道，走來勸女兒道：『我兒，你不要恁般歎氣。我看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況你爹原愛他是箇少年名士。』小姐道：『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箇名士的？』說著，越發要惱怒起來。

夫人和養娘道：『這箇是你終身大事，不要如此。況且現放著兩家鼎盛，就算姑爺不中進士，做官，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小姐道：『好男不喫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依孩兒的意思，總是自掙的功名好，靠著祖父，

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勸他。這是急不待的。』養娘道：『當真姑爺不得中，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親家裏放著你，恁箇好先生，怕教不出箇狀元來，就替你爭口氣。』這封話是穩的。』說著，和夫人一齊笑起來。小姐嘆了一口氣，也就罷了。

落後魯編修聽見這些話，也出了兩箇題請教公孫。公孫勉強成篇。編修公看了，都是些詩詞上的話，又有兩句像離騷，又有兩句像子書，不是正經文字，因此心裏也悶，說不出來。卻全虧夫人疼愛這女婿，如同同心頭一塊肉。

看看過了殘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親的年回來，正月十二日，婁府兩公子請喫春酒。公孫到了，兩公子接在書房裏坐，問了遷太守在家的安，說道：『今日也並無外客，因

是令節，約賢姪到來，家宴三杯。』剛才坐下，看門人進來稟：『看墳的鄒吉甫來了。』

兩公子自從歲內爲遷公孫畢姻之事，忙了月餘，又亂著度歲，把那楊執中的話已丟在九霄雲外。今見鄒吉甫來，又忽然想起，叫請進來。兩公子同遷公孫都走出廳上，見他頭上戴著新毡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腳下踏著暖鞋。他兒子小二，手裏擎著箇布口袋，裝了許多糲米、豆腐乾，進來放下。兩公子和他施禮，說道：『吉甫，你自恁空身來走走罷了，爲甚麼帶將禮物來？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說這笑話，可不把我羞死了。鄉下物件，帶來與老爺賞人。』

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鄒二哥請在外邊坐，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吉甫問了，知道是遷小公子，又問遷姑老爺的安，因說道：『還是那年我家太老爺下葬，會著姑老爺的整整二

十七年了，叫我們怎的不老姑老爺鬍子也全白了麼？」公孫道：「全白了三四年了。」鄒吉甫不肯僭公孫的坐，三公子道：「他是我們表姪，你老人家年尊，老實坐罷。」

吉甫遵命坐下，先喫過飯，重新擺下碟子，斟上酒來。兩公子說起兩番訪楊執中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鄒吉甫道：「他自然不曉得這箇卻因我這幾箇月住在東莊，不會去到新市鎮，所以這些話沒人向楊先生說。楊先生是箇忠厚不過的人，難道會裝身分，故意躲著不見他？又是箇極肯相與人的，聽得二位少老爺訪他，他巴不得連夜來會哩。明日我回去向他說了，同他來見二位老爺。」四公子道：「你且住過了燈節，到十五那日，同我這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索性到十七八間，我們叫一隻船，同你到楊先生家，還是先去拜他才是。」吉甫道：「這更好了。」當夜喫完了酒，送躉公孫

回魯宅去，就留鄒吉甫在書房歇宿。

次日，乃試燈之期，婁府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乃是武英殿之物，憲宗皇帝御賜的。那燈是內府製造，十分精巧。鄒吉甫叫他的兒子鄒二來看，也給他見見廣大。到十四日，先打發他下鄉去，說道：「我過了燈節，要同老爺們到新市鎮，順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才家裏去，你先去罷。」鄒二應諾去了。

到十五晚上，躉公孫正在魯宅同夫人小姐家宴，宴罷，婁府請來喫酒，同往街上遊玩。湖州府太守衙前紮著一座鰲山燈，其餘各廟社火扮會，鑼鼓喧天，人家士女都出來看燈踏月。真乃金吾不禁，鬧了半夜。次早，鄒吉甫向兩公子說，要先到新市鎮女兒家去，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同到楊家。兩公子依了，送他出門。搭了箇便船到新市鎮，女兒接著，新年磕了老子的頭，收拾酒飯喫了。

到十八日，鄒吉甫要先到楊家去候兩公子，自心裏想：「楊先生是箇窮極的人，公子們到，卻將甚麼管待……」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鷄，數錢去鎮上買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些蔬菜之類，向鄰居家借了一隻小船，把這酒和鷄肉都放在船艙裏，自己掉著，來到楊家門口，將船泊在岸傍，上去敲開了門。

楊執中出來，手裏捧著一箇爐，擎著一方手帕在那裏用力的擦，見是鄒吉甫，丟下爐唱。嘴彼此見過節，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楊執中看見，嚇了一跳道：「啊呀！鄒老爹，你爲甚麼帶這些酒肉來？我從前破費你的還少哩，你怎的又這樣多情？」鄒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進去，我今日雖是這些須村俗東西，却不是爲你要在你這裏等兩位貴人，你且把這鷄和肉向你太太說，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說這

兩箇人。」

楊執中把兩袖著笑道：「鄒老爹，卻是告訴不得你。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家下無所有，常日只好喫一餐粥。直到除夕那晚，我這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想著我這座心愛的爐，出二十四兩銀子，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些柴米，要來討這巧。我說：『要我這箇爐，須是三百兩現銀子，少一釐也不成的。』就是當在那裏，過半年，也要一百兩。像你這幾兩銀子，還不够我燒爐買炭的錢哩！」那人將銀子擎了回去。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我和老妻兩箇，點了一枝蠟燭，把這爐摩弄了一夜，就過了年。因將爐取在手內，指與鄒吉甫看道：「你看這上面包漿好顏色，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所以方才在此摩弄這爐，消遣日子，不想遇著你來。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有飯。」

鄒吉甫道：「原來如此，這便怎麼樣？」在

腰間打開鈔袋一尋，尋出二錢多銀子，遞與楊執中道：「先生，你且快叫人去買幾升米來，才好坐了說話。」楊執中將這銀子，喚出老嫗，拏箇傢伙到鎖上糴米。

不多時，老嫗糴米回來，往廚下燒飯去了。楊執中關了門來，坐下問道：「你說是今日那兩箇什麼貴人來？」鄒吉甫道：「老先生，你爲鹽店裏的事，在縣裏，卻是怎樣得出來的？」楊執中道：「正是，我也不知。那日縣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我在縣門口問，說是箇姓晉的具保狀保我出來。我自己細想，不會認得這位姓晉的老爹。你想知道些影子麼？」

鄒吉甫道：「那裏是麼裏姓晉的這人？叫做晉爵，就是婁太師府裏三少老爺的管家。少老爺弟兄兩位因在我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將自己銀子兌出七百兩上了庫，叫家人晉爵具保狀。這些事——先生回家之

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先生難道不知道麼？」

楊執中恍然醒悟道：「是了！是了！這事被我這箇老嫗所誤。我頭一次看打魚回來，老嫗向我說：『城裏有一箇姓柳的。』我疑惑是前日那箇性柳的原差，就有些怕會他。後一次又是晚上回家，他說：『那姓柳的今日又來，是我回他去了。』說著也就罷了。如今想來，柳者婁也。我那裏猜的到是婁府，只疑惑是縣裏原差。」

鄒吉甫道：「你老人家因打這年把官司，——常言道得好：『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這也罷了。因前日我在婁府叩節，兩位少老爺說到這話，約我今日同到尊府。我恐怕先生一時沒有備辦，所以帶這點東西來替你做箇主人。你道好麼？」楊執中道：「既是兩公

錯愛，我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何以又勞他來？」鄒吉甫道：「既已說來，不消先去，候他來會便了。」

坐了一會，楊執中烹出茶來，喫了，聽得叩門聲，鄒吉甫道：「是少老爺來了，快去開門。」才開了門，只見一箇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進門就跌了一交，扒起來，摸一摸頭，向內裏直跑。楊執中定睛看時，便是他第二箇兒子楊老六，在鎖上賭輸了，又喫了幾杯燒酒，喫的爛醉，想著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一直往裏跑。

楊執中道：「畜生那裏去，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爹的禮。」那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一箇揖，就到廚下去了，看見鍋裏煮的鷄和肉噴鼻香，又悶著一鍋好飯，房裏又放著一瓶酒，不知是那裏來的，不由分說，揭開鍋就要撈了喫。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

楊執中罵道：「你又不害饑瘠病！這是別

人拏來的東西，還要等著請客！」他那裏肯依，醉的東倒西歪，只是搶了喫。楊執中罵他，他還睜著醉眼混回嘴。楊執中急了，拏火叉趕著一直打了出來。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說道：「酒菜是候婁府兩位少爺的。」

那楊老六雖是蠢，又是酒後，但聽見婁府，也就不敢胡鬧了。他娘見他酒略醒些，撕了一隻鷄腿，盛了一大盤飯，泡上些湯，瞞著老子遞與他喫。罷，扒上牀，挺覺去了。

兩公子直至日暮方到，蘧公孫也同了來。鄒吉甫、楊執中，迎了出去。兩公子同蘧公孫進來，見是一間客座，兩邊放著六張舊竹椅子，中間一張書案，壁上懸的畫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兩邊一副箋紙的聯，上寫著「三閭東倒西歪屋，一箇南腔北調人」。上面貼了一箇報帖，上寫「捷報貴府老爺楊諱允，欽選應天淮安

府沐陽縣儒學正堂京報。不曾看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自己進去取盤子捧出茶來，獻與各位。

茶罷，彼此說了些閒聲相思的話。三公子指著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曾被禍的時候，有此事。只爲當初無意中補得一箇廩，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掛名榜末；垂老得這一箇教官，又要去遞手本，行庭參，自覺得腰膀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患病不去，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結，費了許多周折，那知辭官未久，被了這一場橫禍，受小人賄賂之欺，那時懊惱不如竟到沐陽，也免得與獄吏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瘦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

三公子道：「些須小事，何必掛懷？今聽先

生辭官一節，更足仰品高德重。」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財之義，何足掛齒？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未能早爲先生洗脫，心切不安。」楊執中聽了這番話，更加欽敬，又和蘧公孫寒暄了幾句。

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和蘧少爺來路遠，想是餓了。」楊執中道：「腐飯已經停當，請到後面坐。」

當下請在一間草屋內，是楊執中修葺的一箇小小的書屋，面著一方小天井，有幾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三枝。書房內滿壁詩畫，中間一副箋紙聯，上寫道：「嗅窗前寒梅數點，且任我俛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娑而舞。」兩公子看了，不勝歎息，此身飄飄如遊仙境。

楊執中捧出雞肉酒飯，當下喫了幾杯酒，用過飯，不喫了，撤了過去，烹茗清談。談到兩次

相訪，被聾老嫗誤傳的話，彼此大笑。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楊執中說：『新年略有俗務，三四日後，自當敬造高齋，爲平原十日之飲。』

談到起更時候，一庭月色，照滿書窗，梅花一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兩公子，畱連不忍相別。楊執中道：『本該畱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奈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於是執手踏著月影，把兩公子同蘧公孫送到船上，自同鄒吉甫回去了。

兩公子同蘧公孫才到家，看門的稟道：『魯大老爺有要緊事，請蘧少爺回去，來過三次了。』蘧公孫慌回去，見了魯夫人，夫人告訴說，編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心裏著氣，商量要娶一箇如君，早養出一箇兒子來，叫他讀書，接進士的書香。夫人說年紀大了，勸他不必，他

就著了重氣。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姐在傍，眼淚汪汪，只是嘆氣。

公孫也無奈，何忙走到書房去問候。陳和甫正在那裏切脈，切了脈，陳和甫道：『老先生這脈息，右寸略見弦滑，肺爲氣之主，滑乃痰之徵，總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懸魏闕，故爾憂愁抑鬱，現出此症。治法當先以順氣祛痰爲主。晚生每見近日醫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貝母，不知用貝母療溼痰，反爲不美。老先生此症，當用四君子，加入二陳飯前溫服。只消兩三劑，使其腎氣常和，虛火不致妄動，這病就退了。』

於是寫立藥方，一連喫了四五劑，口不歪了，只是舌根還有些強。陳和甫又看過了脈，改用一箇九劑的方子，加入幾味祛風的藥，漸漸見效。

蘧公孫一連陪伴了十多日，並不得開。那

日值編修公午睡，偷空走到婁府。進了書房門，聽見楊執中在內話，而談，知道是他已來了，進去作揖，一同坐下。楊執中接著說道：「我方才說的，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箇朋友，在蕭山縣山裏住。這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空古絕今之學，真乃一處則不失爲真儒，出則可以爲王佐。」三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兩公子驚問：「那裏有這樣一位高人？」楊執中疊著指頭，說出這箇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相府延賓，又聚幾多英傑；名邦勝會，能消無限壯心。

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道：「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車載斗量，何足爲重？我有一箇朋友，姓權，名勿用，字潛齋，是蕭山縣人，住在山裏。此人若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才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三公子大驚道：「既有這等高賢，我們爲何不去拜訪？」四公子道：「何不約定楊先生，明日就買舟同去？」

說著，只見看門人擎著紅帖，飛跑進來說道：「新任街道廳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在京帶有太老爺的家書，說要見二位老爺，有話面稟。」兩公子向遵公孫道：「賢姪，陪楊先生坐著，我們去會一會就來。」便進去換了衣服，走出廳上。那街道廳冠帶著進來，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

兩公子問道：「老父臺幾時出京榮任？還不曾奉賀，倒勞先施。」魏廳官道：「不敢，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當面叩見大老爺，帶有府報在此。敬來請三老爺四老爺臺安。」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三公子接過，拆開看了，將書遞與四公子，向廳官道：「原來是爲丈量的事，老父臺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的事麼？」廳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催促星速丈量，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裏叩過了頭，便要傳齊地保細細查看，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晚生還要出示曉諭。」四公子道：「父臺就去的麼？」廳官道：「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各處丈量。」三公子道：「既然如此，明日屈老父臺舍下一飯，丈量到荒山時，弟輩自然到山中奉陪。」

說著，換過三遍茶，那廳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別去了。兩公子送了回來，脫去衣服，到書房裏躊躇道：「偏有這許多不巧的事，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卻遇著這廳官來講丈量。明日要待他一飯，丈量到先太保墓道，愚弟兄卻要自走一遭，須有幾時耽擱，不得到蕭山去，爲之奈何？」楊執中道：「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了，若是急於要會權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二位先生竟寫一書，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盛使到山，面致潛齋，邀他來府一晤，他自當忻然命駕。」

四公子道：「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楊執中道：「若不如此，府上公事是有的，過了此一事，又有事來，何日才得分身，豈不常懸此一段相思，終不能遂其願？」蘧公孫道：「也罷，表叔要會權先生，得閒之日，卻未必如今寫書差的當人去，況又有楊先生的手書，那權

先生也未必見外。」

當下商議定了，備幾色禮物，差家人晉爵的兒子宦成，收拾行李，帶了書札禮物，往蕭山。這宦成奉著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見他行李齊整，人物雅致，請在中艙裏坐，中艙先有兩箇戴方巾的坐著，他拱一拱手，同著坐下。當晚喫了飯，各鋪行李睡下。

次日行船無事，彼此閒談。宦成聽見那兩箇戴方巾的說的都是些蕭山縣的話，一下路船上，不論甚麼人，彼此都稱爲「客人」。——因開口問道：「客人，貴處是蕭山？」那一箇鬍子客人道：「是蕭山。」宦成道：「蕭山有位權老爺，客人可認得？」那一箇少年客人道：「我那裏不聽見有箇甚麼權老爺。」宦成道：「聽見說，號叫做潛齋的。」那少年道：「那箇甚麼潛齋？我們學裏不見這箇人。」

那鬍子道：「是他麼？可笑的緊！」向那少

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他在山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裏，掙起幾箇錢來，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來應考。落後他父親死了，他是箇不中用的貨，又不肯種田，又不肯做生意，坐喫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曾取。」

「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箇土地廟裏訓了幾箇蒙童，每年應考混著過，也罷了；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著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箇夥計，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帳，住在廟裏，跌頭跌腦，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經綸匡濟的混話。他聽見就像神附著的發了瘋，從此不應考了，要做箇高人。自從高人一做，這幾箇學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不的，只在村坊上騙人過日子。口裏動不動說：『我和你至交相愛，

分甚麼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這幾句話，便是他的歌訣。」

那少年的道：「只管騙人，那有這許多人騙？」那鬍子道：「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同在鄉里之間，我也不便細說。」因向宦成道：「你這位客人，卻問這箇人怎的？」宦成道：「不怎的，我問一聲兒。」口裏答應，心裏自忖說：「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還怕不夠相與，沒來由，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帳人家去做甚麼……」

正思忖著，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船上坐著兩箇姑娘，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箇，嚇了一跳，連忙伸出頭來看，原來不相干。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談了。

不多幾日，換船來到蕭山，招尋了半日，尋到一箇山凹裏，幾間壞草屋門上貼著白，敲門進去。權勿用穿著一身白，頭上戴著高白夏布

孝帽，問了來意，爾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開箇稻草鋪，晚間拏些牛肉、白酒，與他喫了。

次早，寫了一封回書，向宦成道：『多謝你家老爺厚愛。但我熱孝在身，不使出門，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楊老爺。厚禮權且收下。再過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管家，實是多慢了你。這兩分銀子權且爲酒資。』將一箇小紙包遞與宦成。宦成接了道：『多謝權老爺。到那日，權老爺是必到府裏來，免得小的主人盼望。』權老

用道：『這箇自然。』送了宦成出門。

宦成依舊搭船，帶了書子，回湖州回覆兩公子。兩公子不勝悵悵，因把書房後一箇軒敞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匾上寫作「潛亭」，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就把楊執中畱在亭後一間房裏住。楊執中老年痰火疾，夜裏要人作伴，把第二箇蠢兒子老六叫了來同住，每

晚一醉，是不消說。

將及一月，楊執中又寫了一箇字去催權勿用。權勿用見了這字，收拾搭船來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換一件，左手捫著箇被套，右手把箇大布袖子晃蕩晃蕩，在街上腳高步低的撞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那路上卻擠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進城該走右首，方不礙路。他一味橫著膀子亂搖，恰好有一箇鄉裏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肩頭上橫捫著一根尖扁擔，對面一頭撞將去，將他的箇高孝帽子橫挑在扁擔尖上。鄉裏人低著頭走，也不知道捫著去了。

他喫了一驚，摸摸頭上，不見了孝帽子。望見在那人扁擔上，他就把手亂招，口裏喊道：『那是我我的帽子！』鄉裏人走的快，又聽不見。他本來不會走城裏的路，這時著了急，七手八腳

的亂跑，眼睛又不看著前面；跑了一箭多路，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把那轎子裏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那官大怒，問是甚麼人，叫前面兩箇衙役一條鏈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著官指手畫腳的亂吵。那官落下轎子，要將他審問。夜役喝著叫他跪，他睜著眼不肯跪。

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齊鋪鋪的看。內中走出一箇人來，頭戴一頂武士巾，身穿一件青絹箭衣，幾根黃鬍子，兩隻大眼睛，走近前，向那官說道：「老爺，且請息怒。這箇人是婁府請來的上客。雖然衝撞了老爺，若是處了他，恐婁府知道不好看相。」那官便是街道廳老魏，聽見這話，將轎蓋箇喧，擡起轎子去了。

權勿相看那人時，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鐵臂。張鐵臂讓他到一箇茶室裏坐下，叫他喘息定了，喫過茶向他說道：「我前日到你家作弔，你家人說道，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今日爲

甚麼獨自一箇在城門口閒撞？」權勿用道：「婁公子請我久了，我卻是今日才要到他家去。不想撞著這官，鬧了一場，虧你解了這結。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

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看門的看見他穿著一身的白，頭上又不戴帽子，後面領著一箇雄赳赳的人，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四老爺。門上人問他姓名，他死不肯說，只說：「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看門的不肯傳，他就入門上大嚷大叫，鬧了一會，說：「你把楊執中老爹請出來罷！」

看門的沒奈何，請楊執中出來。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嚇了一跳，愁著眉道：「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叫他權且坐在大門板凳上，慌忙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便問：「此位壯士是誰？」權勿用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楊執中道：

「久仰，久仰！」

三箇人一路進來，就告訴方才城門口這一番相鬧的話。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這話不必提起了。」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兩人跟著楊執中竟到書房裏，洗臉喫飯，自有家人管待。

晚間兩公子赴宴回家，來書房相會，彼此恨相見之晚，指著潛亭與他看了，道出欽慕之意；又見他帶了一箇俠客來，更覺舉動不同於衆，又重新擺出酒來。權勿用首席，楊執中張鐵臂對席，兩公子主位。

席間問起這號「鐵臂」的緣故。張鐵臂道：「晚生小時，有幾斤力氣。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叫我睡在街心裏，把膀子伸著，等那車來，有心不起來，讓他那牛車來的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壓著膀子了，那時晚生把膀子一掙，吉丁的一聲，那車就過去

了幾十步遠。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沒有一箇，所以衆人就加了我這一箇綽號。」

三公子鼓掌道：「聽了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來。」權勿用辭說居喪不飲酒。楊執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禮，病不拘禮。』我方才看見着饜也還用些，或者酒略飲兩杯，不致沈醉，也還不妨。」權勿用道：「先生，你這話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謂五葷者，蔥韭蒜芩之類，怎麼不戒酒？是斷不可飲的。」四公子道：「這自然不敢相強。」忙叫取茶來，斟上。

張鐵臂道：「晚生的武藝儘多。馬上十八馬下十八鞭，鋼錘，刀槍劍戟，都還略有些講究。只是一生性氣不好，慣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銀錢到手，又最喜幫助窮人，所以落得四海無家，而今流落在貴地。」四公子道：「這才是英雄本色。」權勿用道：「張兄方才所說武藝，他舞劍的身段，尤

其可觀，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

兩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遞與鐵臂。鐵臂燈下拔開，光芒閃爍，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寶劍，走出天井。衆客都一擁出來。兩公子叫且住，吩咐快點起燭來。一聲說罷，十幾箇管家小廝，每人手裏執著一箇燭臺，明晃晃點著蠟燭，排列天井兩邊。

張鐵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許多身分來。舞到那酣暢的時候，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如萬道銀蛇亂掣，並不見箇人在那裏。但覺陰風襲人，令看者毛髮皆豎。權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箇銅盤，叫管家滿斟了水，用手蘸著灑，一點也不得入。須臾，大叫一聲，寒光陡散，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看鐵臂時，面上不紅，心頭不跳。衆人稱贊一番，直飲到四更方散，都留在書房裏歇。

自此，權勿用，張鐵臂，都是相府的上客。

一日，三公子來向諸位道：「不日要設一箇大會，遍請賓客遊鶯脰湖。」此時天氣漸暖，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著熱了，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縫一件單直裰，好穿了做遊鶯脰湖的上客。自心裏算計已定，瞞著公子，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放在牀上枕頭邊。日間在潛亭上眺望，晚裏歸房宿歇，摸一摸，牀頭五百文，一箇也不見了。思量房裏沒有別人，只是楊執中的蠢兒子在那裏混，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見他正坐在那裏說話，便叫道：「老六，和你說話。」

老六已是喫得爛醉了，問道：「老叔，叫我做甚麼？」權勿用道：「我枕頭邊的五百錢，你可曾看見？」老六道：「看見的。」權勿用道：「那裏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時候，我拏出去

賭錢輸了。還賸有十來箇在鈔袋裏，留著少刻買燒酒喫。『權勿用道：『老六道也奇了！我的錢，你怎麼拿去賭輸了？』老六道：『老叔，你原是一箇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一分甚麼彼此？』說罷，把頭一掉，就幾步跨出去了。把箇權勿用氣的眼睜睜，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說不出來的苦。

自此，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權勿用說楊執中是箇獸子，楊執中說權勿用是箇瘋子。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卻又取出一件淺藍綉直裰送他。

兩公子請遍了各位賓客，叫下兩隻大船，廚役備辦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箇船上，一班唱清曲打粗細十番的，又在一船。此時正值四月中旬，天氣清和，各人都換了單夾衣服，手持統扇。這一次雖算不得大會，卻也聚了許

多人。在會的是婁玉亭三公子，婁瑟亭四公子，蘧公孫駝夫，牛高士布衣，楊司訓執中，權高士潛齋，張俠客鐵臂，陳山人和甫，魯編修請了不會到。席間八位名士，帶挈楊執中的蠢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數。

當下牛布衣吟詩，張鐵臂擊劍，陳和甫打鬧說笑，伴著兩公子的雍容爾雅，蘧公孫的俊俏風流，楊執中古貌古心，權勿用怪模怪樣，真乃一時勝會。兩邊船窗四啓，小船上奏著細樂，慢慢遊到鴛鴦湖。酒席齊備，十幾箇闊衣高帽的管家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潔，茶酒之清香，不消細說。

飲到月上時分，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映著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樂聲大作，在空闊處更覺得響亮，聲聞十餘里。兩邊岸上的人，望若神仙，誰人不羨？

遊了一整夜，次早回來，蘧公孫去見魯編

修編修公道：「令表叔在家，應該閉戶做些舉業，以繼家聲；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如此招搖豪橫，恐怕亦非所宜。」次日，蘧公孫向兩表叔略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這箇地位！」

不曾說完，門上人進來稟說：「魯大老爺開坊，陸了侍讀，朝命已下，京報適才到了，老爺們須要去道喜。」蘧公孫聽了這話，慌忙先去道喜。

到了晚間，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不好了。魯大老爺接著朝命，正在合家喜歡，打點擺酒慶賀，不想痰病大發，登時中了厥，已不醒人事了。快請二位老爺過去。」

兩公子聽了，轎也等不得，忙走去看了。到了魯宅，進門聽得一片哭聲，知是已不在。衆親戚已到，商量在本族親房立了一箇兒子過來。然後大殮治喪，蘧公孫哀毀骨立，極盡半子之

誼。

又忙了幾日，婁通政有家信到，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兩公子乘了一枝燭，對坐商議。到了二更半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一箇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身血污，手裏提了一箇革囊。兩公子燭下一看，便是張鐵臂。

兩公子大驚道：「張兄，你怎麼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是何緣故？這革囊裏是甚麼物件？」張鐵臂道：「二位老爺請坐，容我細稟。我生平一箇恩人，一箇仇人。這仇人已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級。在此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後，我的心事已了，便可以捨身為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辦此事，只有二位老

爺外此，那能有此等宵襟？所以冒昧黑夜來求。如不蒙相救，即從此遠遁，不能再相見矣。」遂提了革囊要走。

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膽皆碎，忙攔住道：「張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處置？」張鐵臂笑道：「這有何難？我略施劍術，即滅其跡。但倉卒不能施行，候將五百金付去之後，我不過兩箇時辰，即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藥末，頃刻化為水，毛髮不存矣。二位老爺可備了筵席，廣招賓客，看我施爲此事。」

兩公子聽罷，大是駭然。弟兄忙到內裏取出五百兩銀子，付與張鐵臂。鐵臂將革囊放在階下，銀子拴束在身，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了房簷，行步如飛，只聽得一片瓦響，無影無蹤去了。當夜萬籟俱寂，月色初上，照著階下革囊裏血淋淋的人頭，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豪華公子，閉門休問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訪求舉業。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遺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話說婁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兩公子雖係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箇人頭丟在內房階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張鐵臂他做俠客的人，斷不肯失信於我。我們卻不可做俗人。我門竟辦幾席酒，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等他來時開了革囊，果然用藥化爲水，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我們就同諸友做一箇「人頭會」，有何不可？」

三公子聽了，到天明，吩咐辦下酒席，把牛布衣、陳和甫、蘧公孫都請到家裏住的三箇客，是不消說。只說小飲，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直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衆位都喫一驚。

衆客到齊，彼此說些閒話，等了三四箇時辰，不見來，直等到日中，還不見來。三公子悄悄

向四公子道：「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他革囊現在我家，斷無不來之理。」

看看等到下晚，總不來了。廚下酒席已齊，只得請衆客上座。這日天氣甚暖，兩公子心裏焦躁。此人若竟不來，這人頭卻往何處發放？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家裏太太聞見，不放心，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二位老爺沒奈何，才硬著膽開了革囊，一看，那裏是甚麼人頭，只有六七斤一箇豬頭在裏面！

兩公子面面相覷，不則一聲，立刻叫把豬頭擎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喫。兩公子悄悄相商，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舊出來陪客飲酒。心裏正在納悶，看門的人進來稟道：「烏程縣有箇差人，持了縣裏老爺的帖，同蕭山縣來的兩箇差人，叩見老爺，有話面稟。」

三公子道：「這又奇了。有甚麼話說？」

四公子陪著客，自己走到廳上，傳他們進來。那差人進來磕了頭，說道：「本官老爺請安。」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三公子叫取燭來看，見那關文上寫著——

『蕭山縣正堂吳爲地棍奸拐案。據蘭若庵僧慧遠具控伊徒

尼僧心遠被地棍權勿用奸拐竊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自潛蹤逃往貴治爲此移關，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蹤何處，擒獲解還敝縣，以便審理究治。望速望速。』

看過，差人稟道：「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知道這人在府內，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爺把他與小的，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交與他帶去，休使他知覺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了，你在外面

候著。」差人應諾出去了，在門房裏坐著。

三公子滿心慚愧，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二位一齊來到，看了關文和本縣拿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楊執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蜂蠶入懷，解衣去趨。』他既弄出這樣事來，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說，把他交與差人，等他自己料理去。」兩公子沒奈何。

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一五一十說了。權勿用紅著臉道：「真是真，假是假，我就同他去，怕甚麼！」兩公子走進來，不肯改常，說了些不平的話。又奉了兩杯酒，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兩公子送出大門，叫僕人替他拿了行李，打躬而別。那兩箇差人見他出了婁府，兩公子已經進府，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

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覺得意興稍減，吩

附看門的：「但有生人相訪，且回他到京去了。」自此，閉門整理家務。

不多幾日，蘧公孫來辭，說蘧太守有病，要回嘉興去侍疾。兩公子聽見，便同公孫去候姑丈。及到嘉興，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看來是箇不起之病。公孫傳著太守之命，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兩公子寫信來家，打發婢子去說。魯夫人不肯。小姐明於大義，和母親說了，要去侍疾。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只有雙紅一箇丫頭做了贈嫁，叫兩隻大船，全副妝奩都搬在船上。來到嘉興，蘧太守已去世了，公孫承重。魯小姐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條，親戚無不稱羨。

婁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也回湖州去了。

公孫居喪三載，因看見兩箇表叔半世豪舉，落得一場掃興，因把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

詩話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闋之後，魯小姐頭胎生的箇小兒子，已有四歲了。小姐每日拘著他在房裏講四書，讀文章。公孫也在傍指點。卻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箇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無奈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箇做詩的名士，不來親近他。公孫覺得沒趣。

那日打從街上走過，見一箇新書店裏貼著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寫道：——

「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

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

及硃卷賜顧者，幸認嘉興府大街

文海樓書坊不誤。」

公孫心裏想道：「這原來是箇選家，何不來拜他一拜……」急到家換了衣服，寫箇「同學教弟」的帖子，來到書坊，問道：「這裏是馬先生下處？」店裏人道：「馬先生在樓上。」因喊一聲道：「馬二先生有客來拜。」樓上應道：「

來了。」於是走下樓來。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身長八尺，形容甚偉，頭帶方巾，身穿藍直裰，腳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幾根鬍子，相見作揖讓坐。

馬二先生看了帖子，說道：「尊名向在詩上見過，久仰，久仰。」公孫道：「先生來操選政，乃文章山斗，小弟仰慕，晉謁已遲。」店裏捧出茶來，喫了。公孫又道：「先生便是處州學？想是高補過的？」馬二先生道：「小弟補廩二十四年，蒙歷任宗師的青目，共考過六七箇案首，只是科場不利，不勝慚愧。」公孫道：「遇合有時，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

說了一會，公孫告別。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明日就回去。拜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馬二先生明日來拜，他是箇舉業，當行，要備箇飯，請他。」小姐欣然備下。

次早，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寫了回帖，來到蘧府。公孫迎接進來，說道：「我兩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賜顧，寬坐一坐，小弟備箇家常飯，休嫌輕慢。」

馬二先生聽罷，欣然。公孫問道：「尊選程墨，是那一種文章為主？」馬二先生道：「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之於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

公孫道：「這是做文章了，請問批文章是怎樣箇道理？」馬二先生道：「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得

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卽金玉屑又是著得的麼？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時常一箇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才爲有益，將來拙選告成，送來細細請教。」

說著，裏面捧出飯來，果是家常肴饌：一盤燉鴨，一盤煮鷄，一尾魚，一大盃煨的稀爛的豬肉。馬二先生食量頗高，舉起筋來，向公孫道：「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這魚且不必動，到是肉好。」當下喫了四盤飯，將一大盃爛肉喫得乾乾淨淨，裏面聽見，又添出一盃來，連湯都喫完了。盪開桌子，啜茗清談。

馬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該高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

馬二先生道：「你這就差了。」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箇「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箇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一席話，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又畱他喫

了晚飯，結爲性命之交，相別而去。自此日日往來。

那日在文海樓，彼此會著，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上寫著「歷科墨卷持運」下面一行刻著「處州馬靜純上氏評選」。蓮公孫笑著向他說道：「請教先生，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箇名字，與先生同選，以附驥尾？」馬二先生正色道：「這箇是有箇道理的。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虛名，所以他們來請——難道先生這樣大名還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兩箇，只可獨站，不可合站。其中有箇緣故。」

蓮公孫道：「是何緣故？」馬二先生道：「這事不過是「名利」二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壞了名，自認做趨利。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小弟豈

不是箇利徒了？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小弟這數十年虛名，豈不都是假的了？還有箇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先生自思，也想這樣算計。」

說著，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一盃燒青菜，兩箇小菜碟。馬二先生道：「這沒菜的飯，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蓮公孫道：「這箇何妨？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喫不慣素飯的，我這裏帶的有銀子。」忙取出一塊來，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盤熟肉來，兩人同喫了，公孫別去。

自此，蓮公孫在家裏，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著那小兒子書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責他念到天亮，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雙紅這小丫頭在傍遞茶遞水，極其小心，他會念詩，常拏些詩來求講。公孫也略替他講講，因心裏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觀察的箇舊枕箱，把與他盛花兒針線，又無意中把

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

不想宦成這氣才小時同他有約，竟大膽走到嘉興，把這丫頭拐了去。公孫知道大怒，報了秀水縣出批文拿了回來，兩口子看守在差人家，央人來求公孫，情願出幾十兩銀子與公孫。丫頭的身價，求賞他與做老婆。公孫斷然不依，差人要帶著宦成去回官，少不得打一頓板子，把丫頭斷了回來，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宦成的銀子使完，衣服都當盡了。

那晚在差人家，兩口子商議，要把這箇舊枕箱，拏出去賣幾十箇錢來買飯喫。雙紅是箇丫頭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說道：「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想是值的銀子多。幾十箇錢買了，豈不可惜？」宦成問：「是這老爺的是魯老爺的？」

丫頭道：「都不是。說這官比這太爺的官大多著哩。我也是聽見姑爺說，這是一位王太

爺，就接這太爺南昌的任。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甯王相與。甯王日夜要想殺皇帝，皇帝先把甯王殺了，又要殺這王太爺。王太爺走到浙江來，不知怎的，又說皇帝要他這箇箱子。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走，恐怕搜出來，就交與姑爺。姑爺放在家裏閒著，借與我盛些花，不曉的我帶了出來。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不知是值多少錢。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

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箇箱子。必有別的緣故。這箱子能值幾文？」那差人一脚把門踢開，走進來罵道：「你這倒運鬼，放著這樣大財不發，還在這裏受廝罪！」宦成道：「老爹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你這癡孩子，我要傳授了，便宜你的很哩。老婆白白送你，還可以發幾百銀子財，你須要大大的請我，將來銀子同我平分，我才和你說。」宦成道：「只要

有銀子，平分了罷了，請是請不起的；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請老爹。」

差人道：「賣箱子還了得！就沒戲唱了！你沒有錢，我借錢與你。不但今日晚裏的酒錢，從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設了法來，總要加倍還我。」又道：「我竟在裏面扣除，怕我拗到那裏去。」差人即時拏出二百文，買酒買肉，同宦成兩口子喫，算是借與宦成的，記一筆帳在那裏。喫著，宦成問道：「老爹說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今日且喫酒，明日再說。」當夜猜三划五，喫了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

宦成這奴才吃了箇盡醉，兩口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差人已是清晨出門去，尋了一箇老練的差人商議，告訴他如此這般事：「還是竟弄破了好，還是「開弓不放箭」，大家弄

幾箇錢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這箇事都講破破！還有箇大風如今只是悶著同他講，不怕他不拏出錢來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利害也不曉得，遇著這樣事還要講破破你娘的頭！」

罵的這差人又羞又喜，慌跑回來。見宦成還不會起來，說道：「好快活！這一會像兩箇狗戀著快起來和你說話！」宦成慌忙起來，出了房門。差人道：「和你到外邊去說話。」兩人拉著手到街上一箇僻靜茶室裏坐下。差人道：「你這獸童子，只曉得吃酒吃飯，要同女人睡覺，放著這樣一注大財不會發，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宦成道：「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教你，你却不要。」過了廟不下雨，說著，一箇人在門首過，叫了差人一聲：「老爹，」走過去了。差人見那人出神，叫宦成坐

著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白白給他打了一頓，卻是沒有傷，喊不得冤。待要自己做出傷來，官府又會驗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磚頭，凶神似的，走上。去把頭一打，打了一箇大洞，那鮮血直流出來。那人嚇了一跳，問差人道：「這是怎的？」差人道：「你方才說沒有傷，這不是傷麼？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不怕老爺會驗，還不快去喊冤哩！」那人到著實感激，謝了他，把那血用手一抹，塗成一箇血臉，往縣前喊冤去了。

宦成站在茶室門口望，聽見這些話，又學了一箇乖。差人回來坐下，說道：「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枕箱是那王太爺的，王太爺降了寧王，又逃走了，是箇欽犯，這箱子便是箇欽賊。他家裏交結欽犯，藏著欽賊，若還首出來，就是殺頭充軍的罪，他還敢怎樣你！」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如夢方醒，說道：「

老爹，我而今就寫呈去首。」差人道：「獸兄弟，這又沒主意了。你首了，就把他一家殺箇精光，與你也無益，弄不著他一箇錢。況你又同他無仇。如今只消串出箇人來嚇他一嚇，嚇出幾百兩銀子來，把丫頭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價。這事就罷了。」宦成道：「多謝老爹費心。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當下還了茶錢，同走出來。差人囑付道：「這話到家，在丫頭跟前，不可露出一字。」宦成應諾了。從此，差人借了銀子，宦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

蘧公孫催著回官，差人只騰挪著混他，今日就說明日，明日就說後日，後日又說再遲三五日。公孫急了，要寫呈子告差人。差人向宦成道：「這事卻要動手了！」因問：「蘧小相平日可有一箇相厚的人？」宦成道：「這卻不知道。」

『回去問丫頭丫頭道：』他在湖州相與的人多，這裏卻不會見。我只聽得有箇書店裏姓馬的來往了幾次。』

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差人道：『這就容易了。』便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叛逆的呈子，帶在身邊，到大街上一路書店去問。問到文海樓，一直進去請馬先生說話。馬二先生見是縣裏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樓坐下。

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遠小相兒相與？』馬二先生道：『這是我極好的弟兄頭翁，你問他怎的？』差人兩邊一望道：『這裏沒有外人麼？』——馬二先生道：『沒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擎出這張呈子來與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這件事。我們「公門裏好修行」，所以通箇信給他，早爲料理，怎肯壞這箇良心？』

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問了備細，向

差人道：『這事斷斷破不得。既承頭翁好心，千萬將呈子捺下。他卻不在家，到墳上修理去了，等他來時商議。』差人道：『他今日就要遞。這是犯關節的事，誰人敢捺？』馬二先生慌了道：『這箇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你一箇「子曰行」的人，怎這樣沒主意？自古「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只要破些銀子，把這枕箱買了回來，這事便罷了。』

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意！』當下鎖了樓門，同差人到酒店裏，馬二先生做東，大盤大筵請差人喫著商議此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通都大邑，來了幾位選家僻壤窮鄉，出了一尊名士。

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遼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遼公孫贖枕箱。差人道：「這奴才手裏擎著一張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銀子少了，他怎肯就把這欵贓放出來？極少也要二三百兩銀子。還要我去拏話嚇他。」這事弄破了一來，與你無益；二來，欵案官司過司由院，一路衙門，你都要跟著走。你自己算計，可有這些閒錢陪著打這樣的惡官司？是這樣嚇他，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這事才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來報信。我也只願得無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妙。你先生請上裁。」

馬二先生搖頭道：「二三百兩是不能。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設法，就是他在家里，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而今也家道

中落，那裏一時拏的許多銀子出來？」差人道：「既然沒有銀子，他本人又不見面，我們不要耽誤他的事，把呈子丟遠他，隨他去罷罷了。」馬二先生道：「不是這樣說。你同他是箇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睜睜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來，這就不成箇朋友了。但是要做的來。」差人道：「可又來！你要做的來，我也要做的來！」

馬二先生道：「頭翁，我和你從長商議。實不相瞞，在此選書，東家包我幾箇月，有幾兩銀子束修，我還要留著些用。他這一件事，勞你去和宦成說，我這裏將就整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他也只當是拾到的，解了這箇冤家罷。」差人惱了道：「這箇正合著古語「瞞天討價，就地還錢」。我說二三百銀子，你就說二三十兩！戴著斗笠親嘴，差著一帽子！」怪不得人說你們「詩云子曰」的人難講話。這樣看來，你好像「老鼠尾巴上害癩子，出膿也不多」倒

是我多事，不該來惹這「婆子口舌！」

說罷，站起身來謝了擾，辭別就往外走。馬

二先生拉住道：「請坐再說。怎的我方才這些話，你道我不出本心麼？他其實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風聲，把他藏起，和你講價錢。況且你們一塊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蘧公孫是甚麼慷慨腳色，這宗銀子知道他認不認，幾時還我。只是由著他弄出事來，後日懊悔遲了。總之這件事，我也是箇傍人，你也是箇傍人。我如今認些晦氣，你也要極力幫些，一箇出力，一箇出錢，也算積下一箇莫大的陰功。若是我兩人先參差著，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

差人道：「馬老先生，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是你出，是他出，你們原是「氈襪裏腳靴」，但須要我效勞的來。老實一句，「打開板壁講亮話，」這事一些半些，幾十兩銀子的話，橫豎做不來，沒有三百也要二百兩銀子，才有商議。」

我又不送你十兩，五兩，沒來由把難題目與你做怎的？」

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心裏著急道：「頭翁，我的束修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這些時用掉了幾兩，還要畱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擠的乾乾淨淨，抖了包，只擠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一釐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處去拏與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內，聽憑你搜，若搜出一錢銀子來，你把我當人。就是這箇意思，你替我維持去，如斷然不能，我也沒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

差人道：「先生，像你這樣血心爲朋友，難道我們當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豈可人不畱箇相與？只是這行瘟的奴才頭高，不知可說的去。」又想一道：「我還有箇主意，又合著古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現今丫頭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

這些事，料想要不回來，不如趁此就寫一張婚書，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百兩，合著你這九十多，不將有二百之數？這分明是有名無實的，卻塞得住這小廝的嘴。這箇計較何如？」馬二先生道：「這也罷了，只要你做的來。這一張紙何難？我就可以做主。」當下說定了，店裏會了帳，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著。

差人假作去會宦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樓。馬二先生接到樓上。差人道：「爲這件事，不知費了多少唇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說他家值多少，就該給他多少。落後我急了，要帶他回官說。」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回過老爺，把你納在監裏，看你到那裏去出首！」他才慌了，依著我說。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現放在樓下店裏。先生快寫起婚書來，把銀子兌清，我再打一箇稟帖，銷了案，打發這奴才走。」清秋大路，一免得又生出枝葉

來。」

馬二先生道：「你這賺法甚好。婚書已經寫下了。」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差人打開看，足足九十二兩，把箱子擎上樓來，交與馬二先生，擎著婚書，銀子去了。回到家中，把婚書藏起，另外開了一篇細帳，借貸喫用，衙門使費，共開出七十多兩，只贖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宦成。

宦成嫌少，被他一頓罵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著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蓋，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了一箇老婆，又騙了許多銀子，不討你一聲知感，反問我找銀子——來！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十板子，丫頭便傳還家，領去，叫你喫不了的苦，兜著走！」宦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忙收了銀子，千恩萬謝，領著雙紅，往他州外府尋生意去了。

蘧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去問差人，催著回官，只見馬二先生來候請在書房坐下，問了些墳上的事務，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蘧公孫初時還含糊，馬二先生道：「長兄，你這事還要瞞我麼？你的枕箱現在我下處樓上。」

公孫聽見枕箱，臉便飛紅了。馬二先生便把差人怎樣來說，我怎樣商議，後來怎樣怎樣，我把選書的九十幾兩銀子給了他，才買回這箇東西來。而今幸得平安無事，就是我這一項銀子，也是爲朋友上一時激於意氣，難道就要你還？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裏把箱子擎來，或是劈開了，或是竟燒化了，不可再畱著惹事。」

公孫聽罷，大驚，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把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請他坐在書房裏，自走進去，如此這般，把方才這些話說與乃眷魯小姐，又道：「像這樣的才是斯文。」

骨肉朋友，有意氣有肝膽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妻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一箇箇出乖露醜，若聽見了這樣話，豈不羞死！魯小姐也著實感激，備飯留馬二先生喫過，叫人跟去將箱子取來毀了。

次日，馬二先生來辭別，要往杭州。公孫道：「長兄先生，才得相聚，爲甚麼便要去了？」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選書，因這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今已選完，在此就沒事了。」公孫道：「選書已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著，早晚請教？」馬二先生道：「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況且杭州各書店裏等著我選考卷，還有些未了的事，沒奈何，只得要去。到是先生得閒來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頗可以添文思。」

公孫不能相強，要畱他辦酒席餞行。馬二先生道：「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說罷，去

了。公孫送了出來。到次日，公孫封了二兩銀子，備了些薰肉小菜，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

馬二先生上船，一直來到斷河頭，問文瀚樓的書坊——乃是文海樓一家——到那裏去住。住了幾日，沒有甚麼文章選，腰裏帶了幾箇錢，要到西湖上走走。

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箇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堤，中間是金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峯塔，到了淨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賣茶的紅炭滿爐，士女遊人，絡繹不絕，真不數一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

馬二先生獨自一箇，帶了幾箇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盃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著挑鬢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著紅紬單裙子，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都是一箇大團白臉，兩箇高顴骨，也有許多疤痕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著自己的漢子，撐著一把傘，手裏擎著一箇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

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著湖沿上連接著幾箇酒店，掛著透味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著餛飩，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喉嚨裏嚙唾沫，只得走進一箇麪店，十六箇錢喫了一盃麪，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箇茶室，喫了一

盃茶，買了兩箇錢「處片」嚼嚼，到覺有些滋味。喫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著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換衣裳。一箇脫去元色外套，換了一件水田披風；一箇脫去天青外套，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圍衣服；一箇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箇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箇丫鬟，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著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珮，叮叮嚶嚶的響。

馬二先生低著頭，走了過去，不曾仰視。往前走過了六橋，轉箇灣，便像些村鄉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了一二里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著一箇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頑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頑？」馬二先生於是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

一座樓臺蓋在水中中間，隔著一道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箇茶室，喫了一盃茶裏面的門鎖著。馬二先生要進去，看管門的問他要了一箇錢，開了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大樓，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一整頭巾，理一理寶藍直裰，在靴桶裏拏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著那樓上揚塵舞蹈，拜了五拜。拜畢起來，定一定神，照舊走到茶桌子上坐下。傍邊有箇花園，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廚房卻在外面。那熱騰騰的燕窩，海參，一盤一盤在跟前捧過去。

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出來過了雷峯，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著琉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欄杆。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箇極高的山門，一箇直匾，金字上寫「敕賜淨慈禪寺」。山門傍邊一箇小門。馬二先

生走了進去，一箇大寬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磚。才進二道山門，兩邊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服。風吹過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

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挺著箇肚子，穿著一雙厚底破靴，橫著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上面一箇橫匾，金書「南屏」兩字——喫了一盃茶。櫃上擺著許多碟子：橘餅、芝麻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箇錢的，不論好歹，喫了一飽。

馬二先生也倦了，直著腳，跑進清波門。到了下處，關門睡了。因為多走了路，在下處睡了一天。

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

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腳下。望著幾十層階級，走了上去，橫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馬二先生一氣走上，不覺氣喘。看見一箇大廟門前賣茶，喫了一盃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馬二先生作了箇揖，逐細把匾聯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沒有路的一般。左邊一箇門，門上釘著一箇匾，匾上「片石居」三箇字裏面想也是箇花園，有些樓閣。

馬二先生步了進去，看見窗櫺關著。馬二先生在門外望裏張了一張，見中間放著一張桌子，擺著一座香爐，衆人圍著，像是請仙的意思。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一箇人磕頭起來。傍邊人道：「請了一箇才女來了。」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一會，一箇問道：「可

是李清照？又一箇問道：「可是蘇若蘭？」又一箇拍手道：「原來是朱淑貞！」

馬二先生道：「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又轉過兩箇灣，上了幾層階級，只見平坦的一條大街。左邊靠著山，一路有幾箇廟宇。右邊一路一間一間的房子，都有兩進。後面一進，窗子大開著，空空闊闊，一看隱隱望見錢塘江。那房子也有賣酒的，也有賣菓貨的，也有賣餃兒的，也有賣麪的，也有賣茶的，也有測字算命的。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的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

馬二先生正走著，只見茶鋪子裏一箇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喫茶。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到間壁一箇茶室泡了一盃茶。看見有賣裹衣餅的，叫打了十二箇錢的餅喫了，略覺有些意思。走上去，一箇大廟，甚是巍峨，便是城

隍廟。他便一直走進去瞻仰了一番。過了城隍廟，又是一箇灣，又是一條小街。街上酒樓麪店都有，還有幾箇簇新的書店。店裏貼著報單，上寫「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程墨持運於此發賣」。馬二先生見了歡喜，走進書店坐坐。取過一本來看，問箇價錢，又問這書可還行。書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時，那裏比得古書。」

馬二先生起身出來，因略歇了一歇腳，就又往上走。過這一條街，上面無房子了，是極高的箇山岡。一步步走去，走到山岡上，左邊望著錢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無風，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湖雷峯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裏打魚船，一箇一箇，如小鴨子浮在水面。馬二先生心曠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見一箇大廟門前擺著茶桌子賣茶。馬二先生兩腳酸了，且坐喫茶。喫著兩邊一望，一邊是江

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圍著；又遙見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馬二先生歎道：「真乃一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喫了兩盃茶，肚裏正餓，思量要回去路上喫飯，恰好一箇鄉裏人捧著許多盪麪餅來賣；又一籃子煮熟的牛肉。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喫。喫得飽了，自思趁著飽再上去，走上一箭多路，只見左邊一條小徑，荒榛蔓草，兩邊擁塞。

馬二先生照著這條路走去，見那玲瓏怪石，千奇萬狀，鑽進一箇石罅，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詠。馬二先生也不看他，過了一箇小石橋，照著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廟，又有一座石橋，甚不好走。

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過橋去，見是箇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額寫著「丁仙之祠」。馬二

先生走進去，見中間塑一箇仙人，左邊一箇仙鶴，右邊豎著一座二十箇字的碑。馬二先生見有籤筒，思量：「我困在此處，何不求箇籤問問吉凶……」

正要上前展拜，只聽得背後一人道：「若要發財，何不問我？」馬二先生回頭一看，見祠門口立著一箇人，身長八尺，頭戴方巾，身穿繭紬直裰，左手自理著腰裏絲絛，右手拄著龍頭拐杖，一部大白鬚，直垂過臍，飄飄有神仙之表。只因遇著這箇人，有分教：

慷慨仗義，銀錢去而復來；廣結

交遊，人物久而愈盛。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後面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馬二先生回頭一看，那人像箇神仙，慌忙上前施禮道：「學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與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學生姓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既遇著老夫，不必求籤了。且同到敝寓談談。」馬二先生道：「尊寓在那裏？」那人指道：「就在此處，不遠。」

當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走出丁仙祠，卻是一條平坦大路，一塊石頭也沒有。未及一刻功夫，已到了伍相國廟門口。馬二先生心裏疑惑：「原來有這近路！我方才走錯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來到廟門口，那人道：「這便是敝寓，請進去坐。」

那知道伍相國殿後有極大的地方，又有花園。園裏有五間大樓，四面窗子望江望湖。那人就住在這樓上，邀馬二先生上樓，施禮坐下。那人四箇長隨，齊齊整整，都穿著紬緞衣服，每人腳下一雙新靴，上來小心獻茶。那人吩咐備飯，一齊應諾下去了。

馬二先生舉眼一看，樓中間貼著一張素紙，上寫冰盤大的二十八箇大字，一首絕句詩道：

「南渡年來此地遊，而今不比
 舊風流。湖光山色渾無恙，揮手清
 吟過十洲。」

後面一行寫「天台洪憨仙題。」

馬二先生看過網鑑，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還在，一定是箇神仙無疑。因問道：「這佳作是老先生的？」那仙人道：「憨仙便是賤號。偶爾遣與

之作，頗不足觀。先生若愛看詩句，前時在此，有同撫臺藩臺及諸位常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取來請教。」便拈出一箇手卷來。

馬二先生放開一看，都是各當事的親筆，一遞一首，都是七言律詩，詠的西湖上的景圖書新鮮；著實贊了一回，遞過收去。捧上飯來，一大盤稀爛的羊肉，一盤糟鴨，一大盤火腿，蝦圓雜脰，又是一盤清湯，雖是便飯，卻也這般熱鬧。馬二先生腹中尚飽，不好辜負了仙人的意思，又儘力的喫了一餐，撇下傢伙去。

洪憨仙道：「先生久享大名，書坊敦請不歇，今日因甚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馬二先生道：「不瞞老先生說，晚生今年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送了幾十金，卻爲一箇朋友的事墊用去了。如今來到此處，雖住在書坊裏，卻沒有甚麼文章選。寓處盤費已盡，心裏納悶，出來開走走，要在這仙祠裏求箇籤，問問可有發財機

會，誰想遇著老先生。已經說破晚生心事，這籤也不必求了。」洪憨仙道：「發財也不難，但大財須緩一步，目今權且發箇小財，好麼？」馬二先生道：「只要發財，那論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

洪憨仙沈吟了一會，說道：「也罷，我如今將些須物件送與先生。你拈到下處去試一試，如果有效驗，再來問我取討，如不相干，別作商議。」因走進房內，牀頭邊摸出一箇包子來，打開，裏面有幾塊黑煤，遞與馬二先生道：「你將這東西拈到下處，燒起一爐火來，取箇罐子把他頓在上面，看成些甚麼東西，再來和我說。」馬二先生接著，別了憨仙，回到下處，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把罐子頓上。那火支支的響了一陣，取罐領了出來，竟是一錠絲細紋銀。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連領了六七罐，倒出六七錠大紋銀。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當夜

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錢店裏去看，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隨即換了幾千錢，拏回下處來。

馬二先生把錢收了，趕到洪愁仙下處來謝。愁仙已迎出門來道：「昨晚之事如何？」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這般，告訴愁仙，傾出多少紋銀。愁仙道：「早哩，我這裏還有些，先生再拏去試試。」又取出一箇包子來，比前有三四倍，送與馬二先生，又留著喫過飯，別了回來。

馬二先生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每日燒爐，傾銀子，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上戲子一秤，足有八九十兩重。馬二先生歡喜無限，一包一包收在那裏。

一日，愁仙來請說話。馬二先生走來，愁仙道：「先生，你是處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桑梓，今日有箇客來拜我，我和你要認作中表弟。」

兄。將來自有一番交際，斷不可誤。」馬二先生道：「請問這位尊客是誰？」

愁仙道：「便是這城裏胡尚書家三公子，名縝，字密之，尚書公遺下宦囊不少，這位公子卻有錢癖，思量多多益善，要學我這「燒銀」之法；眼下可以拏出萬金來，以為爐火藥物之費；但此事須一居間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況在書坊操選，是有蹤跡可尋的人，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會過，訂了此事，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成了「銀母」，凡一切銅錫之物，點著即成黃金，豈止數十百萬。我是用他不著，那時告別還山，先生得這「銀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

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有甚麼不信，坐在下處，等了胡三公子來。三公子同愁仙施禮，便請問馬二先生貴鄉貴姓。愁仙道：「這是舍表弟，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三科程

墨的便是。」

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禮坐下。三公子舉眼一看，見愁仙人物軒昂，行李華麗，四箇長隨輪流獻茶，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戚，歡喜放心之極，坐了一會去了。

次日，愁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府。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選的墨卷。三公子兩著談了半日，回到下處。

頃刻，胡家管家來下請帖，兩副一副寫洪太爺，一副寫馬老爺。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卮小集，候教胡纘拜訂」。持帖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太爺，席設在西湖花港御書樓旁園子裏，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愁仙收下帖子。

次日，兩人坐轎來到花港，園門大開，胡三公子先在那裏等候。兩席酒一本戲，喫了一日。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獨自一箇看著

別人喫酒席，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當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馬二先生用了一飽。胡三公子約定三四日再請到家寫立合同，央馬二先生居間，然後打掃家裏花園，以為丹室。先兌出一萬銀子，託愁仙修製藥物，請到丹室內住下。三人說定，到晚席散，馬二先生坐轎竟回文瀚樓。

一連四天，不見愁仙有人來請，便走去看他。一進了門，見那幾箇長隨不勝慌張。問其所以，愁仙病倒了，症候甚重，醫生說脈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藥。馬二先生大驚，急上樓進房內去看，已是奄奄一息，頭也擡不起來。馬二先生心好，就在這裏相伴，晚間也不回去。

挨過兩日多，那愁仙壽數已盡，氣斷身亡。那四箇人慌了手腳，寓處擄一擄，只得四五件紬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其餘一無所有，幾

箇箱子都是空的。這幾箇人也並非長隨，是一箇兒子，兩箇姪兒，一箇女婿。這時都說出來。

馬二先生聽在肚裏，替他著急。此時棺材也不夠買。馬二先生有良心，趕著下處去取了十兩銀子來，與他們料理。兒子守著哭泣，姪子上街買棺材，女婿無事，同馬二先生到間壁茶館裏談談。

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箇活神仙，今年活了三百多歲，怎麼忽然又死起來？』女婿道：『笑話！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那裏有甚麼三百歲？想著他老人家，也就是箇不守本分，慣弄玄虛，尋了錢，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這一箇收場。不瞞老先生說，我們都是買賣人，丟著生意，同他做這虛頭事。他而今直腳去了，累我們討飯回鄉，那裏說起！』

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牀頭間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燒起爐來，一傾就是紋銀。

』女婿道：『那裏是甚麼「黑煤」？那就是銀子，用煤弄黑了的！一下了爐，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那原是箇做出來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沒的用了。』

馬二先生道：『還有一說。他若不是神仙，怎的在了仙祠初見我的時候，並不會認得我，就知我姓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來，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書店問你尊姓，你說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他聽了知道的，世間那裏來的神仙！』

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騙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時運高，不得上算。』又想到：『他虧負了我甚麼？我到底該感激他。』當下回來，候著他裝殮，算還廟裏房錢，叫腳子擡到清波門外厝，著馬二先生備箇牲醴紙錢，送到厝所，看著用磚砌好了，贖的銀子，那四箇人做盤程，謝別去了。

馬二先生送殯回來，依舊到城隍山喫茶。忽見茶室傍邊添了一張小桌子，一箇少年坐著拆字。那少年雖則瘦小，卻還有些精神。卻又古怪，面前擺著字盤筆硯，手裏卻擎著一本書。看馬二先生心裏詫異，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來就是他新選的三科程墨持運。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凳上坐下。那少年丟下文章，問道：『是要測字的？』馬二先生道：『我走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請坐，我去取茶來。』即向茶室裏開了一盃茶，送在馬二先生跟前，陪著坐下。

馬二先生見他乖覺，問道：『長兄，你貴姓？可就是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見他戴著方巾，知道是學裏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溫州府樂清縣住。』

馬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身穿一件單布

衣服，甚是襤褸，因說道：『長兄，你離家數百里，來省做這件道路，這事是尋不出大錢來的，連糊口也不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這般勤學，想也是箇讀書人。』

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曾娶過妻子。家裏父母俱存，自小也上過幾年學。因是家寒無力，讀不成了，去年跟著一箇賣柴的客人來省城，在柴行裏記帳。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不得回家，我就流落在前日一箇家鄉人來，說我父親在家有病，於今不知存亡，是這般苦楚。』說著，那眼淚如豆子大掉了下來。

馬二先生著實惻然，說道：『你且不要傷心。你尊諱尊字是甚麼？』那少年收淚道：『晚生叫匡迺，號超人，還不曾請問先生仙鄉貴姓。』馬二先生道：『這不必問，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

匡超人聽了這話，慌忙作揖，磕下頭去，說

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識泰山』！」馬二先生忙還了禮，說道：「快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這測字到晚也有限了，長兄何不收了桌子，同我到下處談談？」匡超人道：「這箇最好，先生請坐，等我把東西收了。」當下將筆硯紙盤收了，做一包背著，同桌凳寄在對門廟裏，跟馬二先生到文瀚樓。

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開了房門坐下。馬二先生問道：「長兄，你此時心裏可還想著讀書上進？還想著家去看看尊公麼？」

匡超人見問這話，又落下淚來道：「先生，我現今衣食缺少，還拏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爲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不如早尋一箇死處！」馬二先生勸道：「快不要如此。只你一點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動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飯與你喫。」

當下留他喫了晚飯，又問道：「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須得多少盤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裏還講多少？只這幾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難道還想坐山轎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飯食少兩餐也罷，我只要到父親跟前，死也瞑目！」馬二先生道：「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這裏住一夜，慢慢商量。」

到晚，馬二先生又問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章可會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的。」馬二先生笑著向他說：「我如今大膽出箇題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筆下可望得進學。這箇使得麼？」匡超人道：「正要請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馬二先生道：「說那裏話，我出一題，你明日做。」

說罷，出了題，送他在那邊睡。次日，馬二先生才起來，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送了過來。馬二先生喜道：「又勤學，又敏捷，可敬可敬。」把

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氣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將文章按在桌上，拏筆點著，從頭至尾，講了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法，與他作揖謝了要去。

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終不是箇長策，我送你盤費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資助，只借出一兩銀子就好了。」馬二先生道：「不然，你這一到家，也要些須有箇本錢奉養父母，才得有功夫讀書。我這裏竟拏十兩銀子與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又尋了一件舊棉襖，一雙鞋，都遞與他，道：「這銀子，你拏家去，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

匡超人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迥何以爲報，意欲拜爲盟兄，將來諸事還求照顧——只是大膽，不知長兄可肯容納？」

馬二先生大喜，當下受了他兩拜，又同他拜了兩拜，結爲兄弟，留他在樓上，收拾菜蔬，替他餞行，喫著，向他說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爲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箇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

「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之外，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牀上，沒有東西喫，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曾子的「養志」。」

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箇廩生是掙得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少年英敏，可細聽愚兄之言，圖箇日後宦途相見。」

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部文章，塞在他棉襖裏捲著，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拿去細讀。」匡超人依依不捨，又急於要家去看父親，只得灑淚告辭。馬二先生攜著手，同他到城隍山舊下處，取了鋪蓋，又送他出清波門，一直送到江船上。看著上了船，馬二先生辭別進城去了。

匡超人過了錢塘江，要搭溫州的船。看見一隻船正走著，他就問：「可帶人？」船家道：「我們是撫院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不帶人的。」匡超人背著行李正待走，船窗裏一箇白鬚老者道：「駕長，單身客人，帶著也罷了，添著你

買酒喫。」船家道：「既然老爹吩咐客人，你上來罷。」把船撐到岸邊，讓他上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爹作了揖，看見艙裏三箇人中間，鄭老爹坐著，他兒子坐在旁邊，這邊坐著一箇外府的客人。鄭老爹還了禮，叫他坐下。

匡超人爲人乖巧，在船上不拏強拏，不動強動，一口一聲，只叫「老爹」。那鄭老爹甚是歡喜，有飯叫他同喫。飯後行船無事，鄭老爹說起：「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箇，都是秀才。兩箇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在家打吵，吵的父親急了，出首到官。他兩弟兄在府縣都用了錢，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把這事銷了案。虧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詳了我們大人衙門，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溫州提這一干人犯去。」那客人道：「這一提了來，審實，府縣的老爺不都有礙？」鄭老爹道：「審出真情，一總都

是要參的！

匡超人聽見這話，自心裏嘆息：『有錢的不孝父母，像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過了兩日，上岸起旱，謝了鄭老爹。鄭老爹取錢一箇，也不問他要。他又謝了一路，曉行夜宿，來到自己村莊，望見家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敦倫修行，終受常事之知；實至名歸，反作終身之玷。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看見道：「老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

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著極厚的棉襖，方才放下心，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箇大疙瘩，指與我看，我與你拏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著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

「我笑著說：『我一箇莊農人家，那有官做？』」傍一箇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

卻也做了官，卻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就把這句話哭著，吆喝醒了，把你爹也嚇醒了。你爹問我，我一五一十把這夢告訴你爹，說我心癡了，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得，而今睡在房裏。」

外邊說著話，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聽見兒子回來了，發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爹，兒子回來了！」上前磕了頭。

太公叫他坐在牀沿上，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自你去後，你三房裏奴子就想著我這箇屋，我心裏算計，也要賣給他，除另尋屋再贖幾兩房價，等你回來，做箇小本生意。」傍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你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

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箇毒，串出上手業主，拏原價來贖我的。

「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他倚恃尊長，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我說：『就是賣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他一箇錢不認，只要原價回贖。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他竟把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事囑託，都偏爲著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著兩』的話，我著了這口氣，回來就病倒了！」

「自從我病倒，日用益發艱難。你哥聽著人說，受了原價，寫過吐退與他，那銀子零星收來，都花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喫。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

揀自喫，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著擔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裏，終日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間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顧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閒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著一場兩場的哭！」

匡超人道：「爹，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虧遇著一箇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做起箇小生意，尋些柴米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我回他。」

母親走進來叫他喫飯，他跟了走進廚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與他喫，喫罷，又喫了飯，忙走到集上把贖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著，晚上與太公喫。買了回來，恰好他哥子挑著擔子進門。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子愁著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

「三不著兩」的。現今人家催房子，挨著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疼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著他些。」說罷，把擔子挑到房裏去。

匡超人等肉爛了，和飯拏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著。太公因兒子回家，心裏歡喜，又有些葷菜，當晚那菜和飯也喫了許多。賸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喫了晚飯。太公看著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才扶了睡下。匡超人將被單拏來在太公腳跟頭睡。

次日清早起來，拏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豬，養在圈裏，又買了斗把豆子，先把豬肩出一箇來殺了，盪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又把豆子磨了一箱豆腐，也都賣了錢，拏來放在太公牀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著。見太公煩悶，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賣的各樣的喫食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公聽。太公聽了也笑。

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進來，正要替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況每日要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了胃氣。」太公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是沒奈何！」

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箇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拏進去放在牀面前，就端了一條板凳，放在瓦盆外邊，自己睡上牀，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凳上，屁股緊對著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著，肩上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兩腿扶上牀，仍舊直過來，又出的暢快，被窩裏又沒有臭氣。他把板凳端開，瓦盆拏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著。

到晚，又扶太公坐起來，喫了晚飯，坐一會，

伏侍太公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省裏帶來的
一箇大鐵燈盞，裝滿了油，坐在太公傍邊，掣出
文章來念。太公睡不著，夜裏要吐痰，喫茶，一直
到四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
跟前。太公夜裏要出恭，從前沒人服侍，就要忍
到天亮。今番有兒子在傍伺候，夜裏要出，就出
晚飯也放心多喫幾口。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
只睡一箇更頭，便要起來殺豬磨豆腐。

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
帶了一箇小鷄子在嫂子房裏煮著，又買了一
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
爹罷。」匡超人不肯把鷄先盛了一盤送與父
母贖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喫著，恰好三房的
阿叔過來催房子，匡超人丟下酒，向阿叔作揖
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厚
敦敦的棉襖，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會打躬作

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事忙，還不曾來
看得阿叔，就請坐下，喫杯酒罷。」

阿叔坐下，喫了幾杯酒，便提到出房子的
話。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著弟兄兩人
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沒錢典房
子，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把房子讓阿叔。只是
而今我父親病著，人家說，病人移了牀，不得就
好。如今我弟兄趕緊請醫生替父親醫，若是父
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父親是長
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
只管占著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
兩箇老人家，住的也不安。」

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又委婉，又爽
快，到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箇自家人，不是
我只管要來催，因為要一總拆了修理。既是你
恁說，再耽擱些日子罷。」匡超人道：「多謝阿
叔，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那阿叔

應諾了要去。他哥道：「阿叔再喫一杯酒。」阿叔道：「我不喫了。」便辭了過去。

自此以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又燥，不到日中就賣完了，把錢拏來家伴著父親算計。那日賺的錢多，便在集上買箇鷄鴨，或是魚，來家與父親喫飯。因太公是箇痰症，十分宜喫大葷，所以要買這些東西。或是豬腰子，或是豬肚子，倒也不斷醫藥是不消說。

太公日子過得稱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膀上。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也和兩箇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倒是匡超人說：「父親的病才好些，索性等再好幾分，扶著起來走得再搬家也不遲。」那邊人來催，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

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

伴父親念文章，辛苦已極，中上得閒，還溜到門首同鄰居們下象棋。那日正是早飯過後，他看著太公喫了飯，出門無事，正和一箇本家——放牛的——在打稻場上將一箇稻籮翻過來做了桌子，放著一箇象棋盤對著，只見一箇白鬍老者，背翦著手來看看，看了半日，在傍邊說道：「啞老兄這一盤輸了！」

匡超人擡頭一看，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保正潘老爹，因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作了箇揖。潘正道：「我道是誰，方才幾乎不認得了。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你從前年出門，是幾時回來的？你老爹病在家裏？」匡超人道：「不瞞老爹說，我來家已有半年了。因為無事，不敢來上門上戶，驚動老爹。我家父親在牀上，近來也略覺好些，多謝老爹記念。請老爹到舍下奉茶。」

潘正道：「不消取擾。」因走近前替他

把帽子升一升，又擊他的手來細細看了，說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你這骨格是箇貴相。將來只到二十七歲，就交上好的運氣。妻財子祿，都是有的。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不日就有箇貴人星照命。」又把耳朵邊措著看看，道：「卻也還有箇虛驚，不大礙事。此後運氣一年好似一年哩。」

匡超人道：「老爹，我做這小生意，只望著不折了本。每日尋得幾箇錢，養活父母，便謝天地菩薩了。那裏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潘保正搖手道：「不相干。這樣事，那裏是你做的。」說罷，各自散了。

三房裏催出房子，一日緊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過，只得同他硬撐了幾句。那裏急了，發狠說：「過三日再不出，叫人來摘門下瓦！」匡超人心裏著急，又不肯向父親說出。

過了三日，天色晚了，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來，太公睡下，他把那鐵燈盞點在榜邊念文章，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有幾十人聲一齊吆喝起來。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

頃刻，幾百人聲，一齊喊來，一派紅光，把窗紙照得通紅。他叫一聲：「不好了！」忙開門出去看，原來是本村失火。一家人一齊跑出來，說道：「不好了！快些搬！」

他哥睡的夢夢銚銚，扒了起來，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擔子。擔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一芝蔴糖，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簫，打的叮嚕，女人戴的錫簪子，一擱著了這一件，又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總捧起來朝外跑。那火頭已是望見有丈把高，一箇一箇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嫂子搶了一包被褥，衣裳，鞋腳，抱著哭哭

啼啼。反往後走。老奶奶嚇得兩腳軟了，一步也挪不動。那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兩邊喊聲大震。

匡超人想，別的不打緊，忙進房去搶了一牀破在手內，從牀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兩隻手摟得緊緊的，且不顧母親，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著，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子，指與他門外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門，那時火已到門口，幾乎沒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來了！』且在空地，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蓋好，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尋他哥時，已不知嚇的躲在那裏去了。

那火轟轟烈烈，燁燁焮焮，一派紅光，如金龍亂舞，鄉間失火，又不知救法，水次又遠，足足燒了半夜，方才漸漸熄了。稻場上都是煙煤，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

匡超人沒奈何，無處存身，望見莊南頭大路上，一箇和尚庵，且把太公背到庵裏，叫嫂子扶著母親，一步一步挨到庵門口，和尚出來問了，不肯收留，說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一箇箇搬到我這庵裏時，再蓋兩進屋也住不下。況且你又有箇病人，那裏方便呢？』

只見庵內走出一箇老翁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潘保正。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就如這般訴說，被了回祿。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來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內，可憐！』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的話，和尚不肯，說了一遍。潘保正道：『師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況且這小二相公好箇相貌，將來一定發達的。你出家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權借一間屋與他住兩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錢我送與你。』

和尙聽見保正老爹吩咐，不敢違拗，才請他一家進去，讓出一間房子來。匡超人把太公背進庵裏去睡下。潘保正進來問候太公，太公謝了保正和尙，燒了一壺茶來與衆位喫。保正回家去了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壓驚。直到下午，他哥才尋了來，反怪兄弟不幫他搶東西。

匡超人見不是事，託保正就在庵傍大路，口替他租了半間房屋，搬去住下。幸得那晚原不曾睡下，本錢還帶在身邊，依舊殺豬磨豆腐，過日子，晚間點燈念文章。太公卻因著了這一嚇，病更添得重了。

匡超人雖是憂愁，讀書卻還不歇。那日讀到二更多天，正讀得高興，忽聽窗外鑼響，許多火把簇擁著一乘官轎過去，後面馬蹄一片聲音，自然是本縣知縣過，他也不曾住聲，由著他

過去了。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心中歎息道：「這樣鄉村地面，夜深時分，還有人苦功讀書，實爲可敬！只不知這人是秀才，是童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

當下傳了潘保正來，問道：「莊南頭廟門傍那一家，夜裏念文章的是甚麼人？」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這般，被火燒了，租在這裏住，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箇兒子匡迥，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箇秀才，也不是箇童生，只是箇小本生意人——一一的稟說了。知縣聽罷慘然，吩咐道：「我這裏發一箇帖子，你明日拏出去，致意這匡迥，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現今考試在即，叫他報名來應考，如果文章會做，我提拔他。」保正領命下來。

次日清早，知縣進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了回來，飛跑到匡家敲開了門，說道：「恭喜！」匡超人問是何事。保正帽子裏取出一箇單帖

來遞與他。上寫著：「侍生李本瑛拜。」

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嚇了一跳，忙問：「老爹，這帖是拜那箇的？」保正悉把如此這般，「老爺在你這裏過，聽見你念文章，傳我去問，我就說你如此窮苦，如何行孝，都稟明了老爺，老爺發這帖子與你，說不日考校，叫你去應考，是要擡舉你的意思。我前日說你氣色好，主有箇貴人星照命，今日如何？」

匡超人喜從天降，捧了這箇帖子去向父親說了，太公也歡喜。到晚，他哥回來，看見帖子，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他哥不肯信。

過了幾天，縣裏果然出告示考童生。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考過了，發出團案來，取了覆試。匡超人又買卷伺候。知縣坐了堂頭，一箇點名就是他。知縣叫住道：「今年多少年紀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歲。」知縣道：「

你文字是會做的。這回覆試，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顧你。」匡超人磕頭謝了，領卷下去。

覆試過兩次，出了長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報到鄉裏去，匡超人擎手本上來謝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問其家裏這些苦楚，便封出二兩銀子來送他。「這是我分俸些須，你擎去奉養父母。到家並發奮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時候，你再來見我，我還資助你的盤費。」

匡超人謝了出來，回家把銀子擎與父親，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太公著實感激，捧著銀子在枕上望空磕頭，謝了本縣老爺。到此時，他哥才信了。鄉下眼界淺，見匡超人取了案首，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也就在莊上，大家約著送過賀分到他家來。太公吩咐借間壁庵裏請了一天酒。

這時殘冬已過，開印後，宗師按臨溫州。匡超人去叩辭知縣，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他到

府府考過，接著院考。考了出來，恰好知縣上門見學道，在學道前下了一跪，說：「卑職這取的案首匡迥，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學道道：「士先器識而後辭章。」果然內行克敦，文辭都是末藝。但只看匡迥的文字，理法雖略有未清，才氣是極好的。貴縣請回領教便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婚姻締就，孝便衰於二親；科第

取來，心只繫乎兩榜。

未知匡超人這一考得進學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尿屎仍舊在牀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每日眼淚汪汪，望著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第二箇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不知他可有福氣，掙著進一箇學。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

說著，又哭了。老奶奶勸了一回，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一箇凶神的人，趕著他大兒子打了來，說在集上趕集，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著眼，向那人亂嚷亂叫。那人把匡大擔子奪了下來，那些零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匡大要拉他見官，口裏說道：「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

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快不要

如此！我是箇良善人家，從不曾同人口舌，經官動府。況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說，不要吵鬧，帶累我不安！」他那裏肯聽，氣很很的，又出去吵鬧，吵的鄰居都來圍著看，也有拉的，也有勸的。

正鬧著，潘保正走了來，把那人說了幾聲，那人嘴了軟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擔子裏，掙回家去哩。」匡大一頭罵著，一頭拾東西。只見大路上兩箇人，手裏拿著紅紙帖子，走來問道：「這裏有一箇姓匡的麼？」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說道：「好了，匡二相公恭喜進了學了。」便道：「匡大哥，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

匡大東西才拾完在擔子裏，挑起擔子，領兩箇門斗來家。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門斗進了門，見匡太公睡在牀上，道了恭喜，把報帖升貼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相公匡諱，蒙

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聯科及第本學公報。」

太公歡喜，叫奶奶奶燒起茶來，把匡大擔子裏的糖和豆腐乾，裝了兩盤，又煮了十來箇鷄子，請門斗喫著。潘保正又拏了十來箇鷄子來賀喜，一總煮了出來，畱著潘老爹陪門斗喫飯。飯罷，太公拏出二百文來做報錢。門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貧之人，又遭了回祿，小兒的事，勞二位來，這些須當甚麼；權爲一茶之敬。」潘老爹又說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門斗去了。

直到四五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才回家來，穿著衣巾，拜見父母。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此時只拜了哥哥。他哥見他中了箇相公，比從前更加親熱些。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擇箇日子賀學，又借在庵裏擺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十多弔錢，宰了兩箇豬和些鷄鴨之類，喫了兩三日酒，和尚也來奉承。

匡超人同太公商議，不磨豆腐了，把這騰下來的十幾弔錢，把與他哥，又租了兩間屋，開箇小雜貨店，嫂子也接了回來，也不分在兩處喫了，每日尋的錢，作家裏盤纏。忙過幾日，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畱著喫了酒飯，叫他拜做老師。事畢回家，學裏那兩箇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他請了潘老爹來陪。

門斗說：「學裏老爺要傳匡相公去見，還要進見之禮。」匡超人惱了道：「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麼？有甚麼進見之禮？」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這樣說了。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是你拜的老師，這是私情。這學裏老師是朝廷制下的，專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要認的。怎麼不去見？你是箇寒士，進見禮也不好爭，每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當下約定日子，先打發門

斗回去。

到那日，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太公又吩咐買箇牲體到祖墳上去拜奠。那日上墳回來，太公覺得身體不大爽利，從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喫了藥也不再得見效，飲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喫了。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議，把自己向日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事，店裏照舊不動。當下買了一具棺木，做了許多布衣，合著太公的頭做了一頂方巾，預備停當。

太公奄奄在牀，一日昏聩的很，一日又覺得明白些。那日，太公自知不濟，叫兩箇兒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這箇病犯得拙了，眼見得望天的日子遠，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箇無用的人，一塊土也不會丟給你們，兩間房子都沒有了。第二的僮倖進了一箇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

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極是難得，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攀高結貴。你哥是箇混帳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樣才是。」兄弟兩箇哭著聽了。太公瞑目而逝，合家大哭起來。匡超人呼天搶地，一面安排裝殮，因房屋褊窄，停放過了頭七，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滿莊的人都來弔孝送喪。兩弟兄謝過了客。匡大照常開店。匡超人逢七便去墳上哭奠。

那一日，正從墳上奠了回來，天色已黑。剛才到家，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二相公，你可知道縣裏老爺壞了今日，委了温州府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城去看。」

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進城去看。才走進城，那曉得百姓要留這官鳴鑼罷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鬧成一片。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來再聽消息。第三日，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要拏爲首的人。

又過了三四日，匡超人從墳上回來，潘保正道：『不好了！禍事到了！』匡超人道：『甚麼禍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說。』

當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來，百姓散了，上司叫這官密訪爲頭的人，已經拏了幾箇。衙門裏有兩箇沒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報了，說老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爲頭要保。是那裏冤枉的事？如今上面還要密訪。但這件事那裏定得？他若訪出是實，恐怕就有人下來拏。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沒有官事就能，若有，我替你維持。』

匡超人驚得手慌腳忙，說道：『這是那裏！』
 晦氣多承。老爹相愛，說信與我——只是我而今那裏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裏想，那處熟就往那處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卻不會有甚相與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寫一箇字與你帶去。我有箇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爺，現在布政司裏充吏。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你去尋著了他，凡事叫他照應。他是箇極慷慨的人，不得錯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我今晚就走才好。』

當下潘老爹一頭寫書，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灑淚拜別母親，拴束行李，藏了書子出門。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

匡超人背著行李，走了幾天旱路，到温州搭船。那日沒有便船，只得到飯店權宿。走進飯

店，見裏面點著燈，先有一箇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

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稀的幾根鬍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箇近視眼，不曾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客，拱一拱手，那人才立起身來爲禮，青絹直身瓦楞帽子，像箇生意人模樣。兩人敘禮坐下。

匡超人問道：『客入貴鄉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因有箇小店在省城，如今要往店裏去，因無便船，權在此住一夜。』看見匡超人戴著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貴處那裏尊姓，臺甫？』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敝處樂清。也是要往省城，沒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們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

次日，早去上船，兩人同包了一箇頭艙。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拏出一本書來看。匡

超人初時不好問他，偷眼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綠綠，是些甚麼詩詞之類。到上午同喫了飯，又拏出書來看看，一會又閒坐著喫茶。

匡超人問道：『昨晚請教老客，說有店在省城，卻開的是甚麼寶店？』景客人道：『是頭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卻看這書做甚麼？』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講八股的不瞞你匡先生說，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們唱和。』因在艙內開了一箇箱子，取出幾十箇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道：『這就是拙作，正要請教。』

匡超人自覺失言，心裏慚愧，接過詩來，雖然不懂，假做看完了，瞎贊一回。景蘭江又問：『恭喜入伴是那一位學臺？』匡超人道：『就是

現在新任宗師。」景蘭江道：「新學臺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嘉興蓮太守，公孫駝夫，還有婁中堂兩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們文字至交。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不會會面。」

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便問道：「杭城文瀚樓選書的馬二先生，諱叫做靜的，先生想也相與？」景蘭江道：「那是做時文的朋友，雖也認得，不算相與。不瞞先生說，我們杭城名壇中，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卻是有幾箇同調的人，將來到省，可以同先生相會。」

匡超人聽罷，不勝駭然。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蘭江站在船頭上，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轎裏走出一箇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手裏搖著一把白紙詩扇，扇柄上拴著一箇方象牙圖書，後面跟

著一箇人，背了一箇藥箱。那先生下了轎，正要進那人家去。

景蘭江喊道：「趙雪兄，久違了！那裏去？」那趙先生回過頭來，叫一聲：「哎呀！原來是兄弟幾時來的？」景蘭江道：「才到這裏，行李還不曾上岸。」因回頭望著船裏道：「匡先生，請出來。這是最相好的趙雪齋先生，請過來會會。」匡超人出來，同他上了岸。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

當下三人同作了揖，同進茶室。趙先生問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位是樂清匡先生，同我一船來的。」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泡了三盃茶來。

趙先生道：「老弟，你爲甚麼就去了這些時？叫我終日盼望。」景蘭江道：「正是爲些俗事纏著，這些時可有詩會麼？」趙先生道：「怎麼沒有。前月中泮，願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

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這裏住了一日，還約我們到他船上拈題分韻，著實擾了他一天。御史苟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丟著秋風不打，日日邀我們到他下處做詩。這些人都問你：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徵輓詩，送了十幾箇斗方在我那裏。我打發不清，你得正好，分兩張去做。』說著，喫了茶，問：『這位匡先生想也在庠是那位學臺手裏恭喜的？』景蘭江道：『就是現任學臺。』趙先生先微笑道：『是大小兒同案。』喫完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

景蘭江問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發到那裏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攜文瀚樓。』景蘭江道：『也罷，你攜那裏去，我且到店裏。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先生閒著，到我店裏來談。』說罷，叫人挑了行李去了。

匡超人背著行李，走到文瀚樓間馬二先生，已是回處州去了。文瀚樓主人認的他，留在樓上住。次日，舉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爺進了門，來人回道：『三爺不在家，前幾日奉差到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幾時回家？』家人道：『才去，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匡超人只得回來，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景蘭江不在店內，問左右店鄰，店鄰說道：『景大先生麼？這樣好天氣，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尋花問柳，做西湖上的詩。絕好的詩題，他怎肯在店裏坐著？』匡超人見問不著，只得轉身又走。

走過兩條街，遠遠望見景先生同著兩箇戴方巾的走，匡超人趨趨趕上，相見作揖。景蘭江指著那一箇麻子道：『這位是支劍峯先生。』指著那一箇鬍子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們詩會中領袖。』那二人問此位先生

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才在寶店奉拜先生，恰值公出。此時往那裏去？」景先生道：「無事閒遊。」又道：「良朋相遇，豈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飲三杯？」那兩位道：「最好。」

當下拉了匡超人同進一箇酒店，揀一副座頭坐下。酒保來問要甚麼菜。景蘭江叫了一賣一錢二分銀子的雜脰，兩碟小喫——那小喫一樣是齧肉皮，一樣就是黃豆芽——拏上酒來。支劍峯問道：「今日何以不去訪雪兄？」浦墨卿道：「他家今日譙一位出奇的客。」支劍峯道：「客罷了，有甚麼出奇？」浦墨卿道：「出奇的緊哩！你滿飲一杯，我把這段公案告訴你。」

當下支劍峯斟上酒，二位也陪著喫了。浦墨卿道：「這位客姓黃，是戊辰的進士，而今選了我這甯波府鄞縣知縣。他先年在京裏同楊

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卻和趙爺相好，因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趙爺那日不在家，不會會。」景蘭江道：「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會不著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日趙爺去回拜，會著彼此敘談起來。你道奇也不奇？」

衆人道：「有甚麼奇處？」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衆人一齊道：「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五十九歲，兩箇兒子，四箇孫子，兩箇老夫妻齊眉，只卻是箇布衣。黃公中了一箇進士，做任知縣，卻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支劍峯道：「這果然奇！同一箇年月日時，一箇是這般境界，一箇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見「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說著，又喫了許多的酒。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箇疑難在

此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箇中了進士，卻是孤身一人；一箇卻是子孫滿堂，不中進士。這兩箇人，還是那一箇好？我們還是願做那一箇？」三位不會言語。

浦墨卿道：「這話讓匡先生先說——匡先生，你且說一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衆人一齊拍手道：「有理有理。」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箇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箇進士。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著一箇進士。而今又想中進士，又想像趙爺的全福，天也不肯。雖然世間也有這樣人，但我們如今既設疑難，若只管說要合做兩箇人，就沒的難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麼？」

支劍峯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著一

箇進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浦墨卿笑道：「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點名，監臨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擯在地下，恨道：『爲這箇小畜生，累我戴箇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倒底當不得自己的。」

景蘭江道：「你們都說的是隔壁帳，都斟起酒來，滿滿的喫三杯，聽我說。」支劍峯道：「說的不是怎樣？」景蘭江道：「說的不是，倒罰三杯。」衆人道：「這沒的說。」當下斟上酒，喫著。

景蘭江道：「衆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爲名？是爲利？」衆人道：「是爲名。」景蘭江道：「可知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箇不曉得有箇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一齊道：「這果然說的暢快。」

一齊乾了酒。

匡超人聽得，才知得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景蘭江道：「今日我等雅集，即拈『樓』字爲韻，回去都做了詩，寫在一箇紙上，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當下同出店來，分路而別。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交遊添氣色，又結婚姻；文字發

光芒，更將進取。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話說匡超人那晚喫了酒，回來寓處睡下。次日清晨，文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商。」匡超人問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箇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賣，要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來？我如今扣著日子，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去賣。若出的遲，客人起了身，就誤了一覺睡。這書刻出來，封面上就刻了先生的名號，還多寡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不知先生可趕的來？」匡超人道：「大約是幾多日子批出來方不誤事？」主人道：「須是半箇月內有的出來，覺得日子寬些，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罷了。」

匡超人心裏算計，半箇月料想還做的來，

當面應承了。主人隨即搬了許多的考卷文章上樓來，午間又備了四樣菜，請先生坐坐，說：「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初二、十六，跟著店裏喫「牙祭肉」，茶水、燈油，都是店裏供給。」

匡超人大喜。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篇，聽聽那譙樓上，才交四鼓。匡超人喜道：「像這樣那裏要半箇月！」吹燈睡下，次早起來又批一日，搭半夜，總批得七八十篇。

到第四日，正在樓上批文章，忽聽得樓下叫一聲道：「匡先生在家麼？」匡超人道：「是那一位？」忙走下樓來，見是景蘭江，手裏拿著一箇斗方捲著，見了作揖道：「候遲有罪。」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他把斗方放開在桌上，說道：「這就是前日譙集限「樓」字韻的，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趙雪兄看見，因未得與，不勝

悵悵，因照韻也做了一首。我們要讓他寫在前面，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所以今日才得送來請教。」

匡超人見題上寫著「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樓』字」，每人一首詩，後面排著四箇名字，是趙潔雪齋手稿，景本蕙蘭江手稿，支鐸劍峯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真覺可愛，就拏來貼在樓上壁間，然後坐下。

匡超人道：「那日多擾大醉，回來晚了。」

景蘭江道：「這幾日不曾出門？」匡超人道：「因主人家託著選幾篇文章，要替他趕出來發刻，所以有失問候。」景蘭江道：「這選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會一箇人。」匡超人道：「是那一位？」景蘭江道：「你不要管，快換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

當下換了衣服，鎖了樓門，一同下來，走到

街上，匡超人道：「如今往那裏去？」景蘭江道：「是我們這裏做過冢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裏聚會。我要去祝壽，故來拉了你去。到那裏可以會得好些人，方才斗方上幾位都在那裏。」匡超人道：「我還不曾拜過胡三先生，可要帶箇帖子去？」景蘭江道：「這是要的。」一同走到香蠟店，買了箇帖子，在櫃臺上借筆寫「眷晚生匡迥拜」，寫完籠著又走。

景蘭江走著告訴匡超人道：「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卻是箇膽小不過的人。先年冢宰公去世之後，他關著門總不敢見一箇人，動不動就被人騙一頭說也沒處說，落後這幾年，全虧結交了我們，相與起來，替他幫門戶，才熱鬧起來，沒有人敢欺他。」

匡超人道：「他一箇冢宰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蘭江道：「冢宰麼？是過去的事了，他

眼下又沒人在朝，自己不過是箇諸生。俗語說得好：「死知府不如一箇活老鼠。」那箇理他！而今人情是勢利的，倒是我這雪齋先生詩名大，府司院道現任的官員，那一箇不來拜他。人只看見他大門口，今日是一把黃傘的轎子來，明日又是七八箇紅黑帽子吆喝了來——那藍傘的官不算，——就不由的怕。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力。就是三公子那門首住房子的房錢也給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還知感。」

正說得熱鬧，街上又遇著兩箇方巾闊服的人。景蘭江迎著道：「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壽去的？卻還要約那位，向那頭走？」那兩人道：「就是來約長兄。既遇著，一同行罷。」因問：「此位是誰？」景蘭江指著那兩人向匡超人道：「這位是金東崖先生。這位是嚴致中先

先。」指著匡超人向兩位道：「這是匡超人先生。」四人齊作了一箇揖，一齊同走。

走到一箇極大的門樓，知道是家宰第了，把帖子交與看門的。看門的說：「請在廳上坐。」匡超人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額，「中朝柱石」四箇字。兩邊楠木椅子，四人坐下。

少頃，胡三公子出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粉底皂靴，三絳鬚髮，約有四十多歲光景。三公子著實謙光，當下同諸位作了揖。諸位祝壽，三公子斷不敢當，又謝了諸位，奉坐金東崖首座，嚴致中二座，匡超人三座。景蘭江是本主人，同三公子坐在主位。

金東崖向三公子謝了前日的擾。三公子向嚴致中道：「一向駕在京師，幾時到的？」嚴致中道：「前日才到。一向在都門敝親家國子監司業周老先生家做居停，因與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約弟同行，順便返

舍走走。」

胡三公子道：「通政公寓在那裏？」嚴貢生道：「通政公在船上，不會進城。不過三、四日，即行，弟因前日進城，會見雪兄，說道：『三哥今日壽日，所以來奉祝，敝敝闊懷。』」三公子道：「匡先生幾時到省？貴處那裏寓在何處？」景蘭江代答道：「貴處樂清，到省不久，是和小弟一船來的。現今寓在文瀚樓選歷料考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說著，家人捧茶上來喫了。

三公子立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四位走進書房，見上面席間先坐著兩箇人，方巾白鬚，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裏，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生也不謙讓，仍舊上席坐了。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

這裏坐下，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鄉。嚴貢生代答道：「此位是建德衛體善先生，乃建德鄉榜。此位是石門隨岑庵先生，是老明經。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選的文章衣被海內的。」景蘭江著實打躬道：「其仰慕之意，那兩箇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

隨岑庵卻認得金東崖——是那年出貢進京，到監時相會的——因和他攀話道：「東翁在京一別，又是數年，因甚回府來走走？想是年滿授職，也該榮選了。」金東崖道：「不是。近來部裏來投充的人也甚雜，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寧王，後來朝裏又掣問了劉太監，常到部裏搜剔案卷，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

說著，捧出麪來喫了。喫過，那衛先生隨先生閒坐著，談起文來。衛先生道：「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隨先生道：「正是。前科我兩人該

選一部，振作一番。」衛先生估著眼道：「前科沒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問道：「請教先生，前科墨卷，到處都有刻本的，怎的沒有文章？」衛先生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先生。」

衛先生道：「所以說沒有文章者，是沒有文章的法則。」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則了。難道中式之外，又另有箇法則？」衛先生道：「長兄，你原來不知。文章是代聖賢立言，有箇一定的規矩，比不得那些雜覽，可以隨手亂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並看出國運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則，成弘有成弘的法則，都是一脈流傳，有箇元燈。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來，也有合法的，也有僥倖的，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這篇就是傳文了。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只叫做沒有文章。」

隨先生道：「長兄，所以我們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來，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醜；不然，只算做僥倖，一生抱愧。」又問衛先生道：「近來那馬靜選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見？」衛先生道：「正是他把箇選事壞了。他在嘉興蕩坦庵太守家走動，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聽見他雜覽到是好的，於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了。」

說著，胡三公子同了支劍峯、浦墨卿進來，擺桌子，同喫了飯。一直到晚，不得上席，要等著趙雪齋等到一更天，趙先生坐著一乘轎子，又兩箇轎夫跟著，前後打著四枝火把，飛跑了來，下了轎，同衆人作揖，道及：「得罪，有累諸位先生久候。」胡府又來了許多親戚，本家將兩席改作三席，大家圍著坐了。席散，各自歸家。

匡超人到寓所還批了些文章才睡。屈指

六日之內，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就把在胡家聽的這一席話敷衍起來，做了箇序文在上。又還偷著功夫去拜了同席喫酒的這幾位朋友。選本已成，書店裏拏去看了，回來說道：「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樓，三百篇文章要批兩箇月，催著還要發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拏給人看，說又快又細。這是極好的了。先生住著，將來各書坊裏都要來請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兩選金，送來說道：「刻完的時候，還送先生五十部樣書。」又備了酒在樓上喫。喫著，外邊一箇小廝送將一箇傳單來。匡超人接著開看，是一張松江箋，摺做一箇全帖的樣式，上寫道：

「謹擇本月十五日，西湖宴集，分韻賦詩。每位各出杖頭資二星。今將在會諸位先生台銜開列於後：衛體善先生，隨岑庵先生，趙雲

齊先生，嚴致中先生，浦墨卿先生，支劍峯先生，匡超人先生，胡密之先生，景蘭江先生。」

共九位。下寫「同人公具。」又一行寫道：「尊分約齊，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

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都畫了「知」字，他也畫了，隨即將選金內秤了二錢銀子，連傳單交與那小廝拏去了。到晚無事，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須要做詩，我若不會，不好看相，便在書店裏拏了一本詩法入門，點起燈來看。他是絕頂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拏起筆來就做。做出了出來，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當日又看，要已精而益求其精。到十五日早上，打點衣帽，正要出門，早見景蘭江同支劍峯來約。三人同出了清波門。只見諸位都坐在一隻小船上候。上船一看，趙雲齊還不會到。內中卻不見嚴貢生，因問胡三公

子道：「嚴先生怎的不見？」三公子道：「他因范通政昨日要開船，把分子送來，已經回廣東去了。」

當下一同上船，在西湖裏搖著。浦墨卿問三公子道：「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爲立嗣有甚麼家難官事，所以到處亂跑；而今不知怎樣了？」三公子道：「我昨日問他的那事已經平復，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這箇倒也罷了。」

一刻到了花港，衆人都倚著胡三公子，走上去借花園喫酒。胡三公子走去借，那裏竟關著門不肯。胡三公子發了急，那人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那人道：「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一箇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叫人掃掃，還說煮飯的

米贖下兩升，叫小廝背了回去。這樣大老官鄉紳，我不奉承他！」

一席話說的沒法，衆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箇和尚家坐著，和尚烹出茶來。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頑頑。」

當下走到街上，先到一箇鴨子店。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披下耳挖來戳戳肺子上肉厚，方才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因人多，多買了幾斤肉，又買了兩隻雞，一尾魚，和些蔬菜，叫跟的小廝先拏了去。還要買些肉饅頭，中上當點心。於是走進一箇饅頭店，看了三十箇饅頭。那饅頭三箇錢一箇，三公子只給他兩箇錢一箇，就同那饅頭店裏吵起來。景蘭江在傍勸解，勸了一回，不買饅頭了，買了些索麪，去下了喫，就是景蘭江拏著，又去買了些筍乾，鹽蛋，熟栗子，瓜子之類，以爲下酒之物。匡超人也幫著拏些來。

到廟裏，交與和尚收拾。

支劍峯道：「三老爺，你何不叫箇廚役伺候？爲甚麼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廚役就費了。」又秤了一塊銀，叫小廝去買米。忙到下午，趙雪齋轎子才到了，下轎就叫取箱來。轎夫把箱子捧到，他開箱取出一箇藥封來，二錢四分，遞與三公子收了。廚下酒菜已齊，捧上來衆位喫了。喫過飯，擎上酒來。趙雪齋道：「吾輩今日雅集，不可無詩。」

當下拈鬪分韻。趙先生拈的是「四支」，衛先生拈的是「八齊」，浦先生拈的是「一東」。胡先生拈的是「二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隨先生拈的是「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刪」。支先生拈的是「三江」，分韻已定。又喫了幾杯酒，各散進城。

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把贖下來的骨頭骨腦和些菓子裝在裏面，果然又問和尚

查贖下的米共幾升，也裝起來，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香資，自己押家人挑著也進城去。

匡超人與支劍峯、浦墨卿、景蘭江同路。四人高興，一路說笑，勾留頑耍，進城遲了，已經昏黑。景蘭江道：「天已黑了，我們快些走！」支劍峯已是酒大醉，口發狂言道：「何妨！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況且李太白穿著宮錦袍，夜裏還走，何況才晚！放心走，誰敢來！」

正在手舞足蹈高興，忽然前面一對高燈，又是一對提燈，上面寫的字是「鹽捕分府」。那分府坐在轎裏，一眼看見，認得是支鏗，叫人傳過他來，問道：「支鏗，你是本分府鹽務裏的巡商，怎麼黑夜喫得大醉，在街上胡鬧？」支劍峯醉了，把腳不穩，前跌後撞，口裏還說：「李太白宮錦夜行！」

那分府看見他戴了方巾，說道：「衙門巡

商，從來沒有生監充當的！你怎麼戴這箇帽子！左右的！搥去了一條鏈子鎖起來！浦墨卿走上，去幫了幾句分府怒道：「你既是生員，如何黑夜酗酒帶著送到儒學裏去！」景蘭江見不是事，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內，兩人溜了。轉到下處，打開了門，上樓去睡。

次日，出去訪訪，兩人也不會大受累，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匡超人也就做了。及看那衛先生隨先生的詩，「且夫」，「嘗謂」，「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探下來的幾箇字眼，拏自己的詩比比，也不見得不如他衆人。把這詩寫在一箇紙上，共寫了七八張。匡超人也貼在壁上。

又過了半箇多月，書店考卷刻成，請先生那晚喫得大醉，次早睡在牀上，只聽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來拜。」只因會著這箇人，有分教：

婚姻就處，知爲夙世之因名譽
隆時，不比時流之輩。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話說匡超人睡在樓上，聽見有客來拜，慌忙穿衣起來下樓，見一箇人坐在樓下，頭戴吏巾，身穿元緞直裰，腳下蝦蟆頭厚底卓靴，黃鬍子，高顴骨，黃黑面皮，一雙直眼。那人見匡超人下來，便問道：「此位是匡二相公麼？」匡超人道：「賤姓匡，請問尊客貴姓？」那人道：「在下姓潘，前日看見家兄書子，說你二相公來省。」匡超人道：「原來就是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禮，請到樓上坐下。

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賜顧，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見家兄的書信，極贊二相公爲人聰明，又行過多少好事，著實可敬。」匡超人道：「小弟來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公出。今日會見，歡喜之極。」說罷，自己下去拏茶，又託書店買了兩盤點心，拏上樓來。

潘三正在那裏看斗方，看見點心到了，說道：「哎呀！這做甚麼？」接茶在手，指著壁上道：「二相公，你到省裏來，和這些人相與做甚麼？」匡超人問是怎的。

潘三道：「這一班人是有名的馱子。這姓景的開頭巾店，本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一頓詩做的精光。他每日在店裏，手裏拏著一箇刷子，刷頭巾口裏還哼的是「清明時節雨紛紛，一把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錢，只借這做詩爲由，遇著人就借銀子。人聽見他都怕。那一箇姓支的是鹽務裏一箇巡商，我來家在衙門裏聽見說，不多幾日，他喫醉了，在街上吟詩，被府裏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把巡商都革了，將來只好窮的淌屎。」二相公，你在客邊要做些有想頭的事，這樣人同他混纏做甚麼？」

當下喫了兩箇點心，便丟下，說道：「這點

心喫他做甚麼，我和你到街上去喫飯。」叫匡超人鎖了門，同到街上司門口一箇飯店裏。潘三叫切一隻整鴨脰，一賣海參雜脰，又是一大盤白肉，都擎上來。飯店裏見是潘三爺，屁滾尿流，鴨和肉都揀上好的極肥的切來，海參雜脰，加味用作料。兩人先斟兩壺酒，酒罷用飯，臍下就給了店裏人出來也不算帳，只吩咐得一聲：「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爺請便，小店知道。」

走出店門，潘三道：「二相公，你而今往那去？」匡超人道：「正要回三哥府上。」潘三道：「也罷，到我家去坐坐。」同著一直走到一箇巷內，一帶青牆兩扇半截板門，又是兩扇重門。進到廳上，一夥人在那裏圍著一張桌子賭錢。潘三罵道：「你這一班狗才無事便在我這裏胡鬧！」衆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幾日了，送

幾箇頭錢來與老爹接風。」潘三道：「我那裏要你甚麼頭錢接風？」又道：「也罷，我有箇朋友在此，你們弄出幾箇錢來熱鬧熱鬧。」

匡超人要同他施禮，他攔住道：「方才見過罷了，又作揖怎的？你且坐著。」當下走了進去，擎出兩千錢來，向衆人說道：「兄弟們，這箇是匡二相公的兩千錢，放與你們。今日打的頭錢都是他的。」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這裏坐著，看著這一箇管子。這管子滿了，你就倒出來收了，讓他們再丟。」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他也在傍邊看。

看了一會，外邊走進一箇人來，請潘三爺說話。潘三出去看時，原來是開賭場的王老六。潘三道：「老六，久不見你尋我怎的？」老六道：「請三爺在外邊說話。」

潘三同他走了出來，一箇僻靜茶室裏坐下。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發箇小財，

「徑來和三爺商議。」潘三問是何事。老六道：「昨日錢塘縣衙門裏快手拏著一班光棍在茅家鋪輪姦，姦的是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箇使女，叫做荷花。這班光棍正姦得好，被快手拾著了，來報了官。縣裏王太爺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放了，出了差，將這荷花解回樂清去。我這鄉下有箇財主，姓胡，他看上了這箇丫頭，商量若想箇方法，購的下這箇丫頭來，情願出幾百銀子買他。這事可有箇主意？」

潘三道：「差人是那箇？」王老六道：「是黃球。」潘三道：「黃球可會自己解去？」王老六道：「不會去，是兩箇副差去的。」潘三道：「幾時去的？」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潘三道：「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王老六道：「怎麼不知道，他也想在這裏面發幾箇錢的財，只是沒有方法。」潘三道：「這也不難，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

那人應諾去了，潘三獨自坐著喫茶，只見又是一箇人，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說道：「三老爹！我那裏不尋你，原來獨自坐在這裏喫茶。」潘三道：「你尋我做甚麼？」

那人道：「這離城四十里外，有箇鄉裏人施美卿，賣弟媳婦與黃祥甫，銀子都兌了，弟媳婦要守節，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議著要捨。媒人說：「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你須是說出箇記認。」施美卿說：「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婦出來屋後抱柴，你明日衆人伏在那裏，遇著就搶罷了。」衆人依計而行，到第二日搶了家去。」

「不想那一日早，弟媳婦不會出來，是他乃眷抱柴，衆人就搶了去。隔著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施美卿來要討他的老婆，這裏不肯。施美卿告了狀，如今那邊要訴，卻因講親的時節，不會寫過婚書，沒有憑據，而今要寫一箇

鄰裏人不在行，來同老爹商議，還有這衙門裏事，都託老爹料理，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

潘三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也這般大驚小怪！你且坐著，我等黃頭說話哩。」

須臾，王老六同黃球來到。黃球見了那人道：「原來郝老二也在這裏。」潘三道：「不相干，他是說別的話。」因同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桌。黃球道：「方才這件事，三老爹是怎箇施爲？」潘三道：「他出多少銀子？」黃球道：「胡家說，只要得這丫頭荷花，他連使費一總乾淨，出二百兩銀子。」潘三道：「你想得他多少？」黃球道：「只要三老爹把這事辦的妥當，我是好處，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難道我還同你老人家爭？」

潘三道：「既如此罷了。我家現住著一位樂清縣的相公，他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我託

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批來，只說荷花已經解到，交與本人領去了。我這裏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箇硃籤來，到路上將荷花趕回，把與胡家。這箇方法何如？」黃球道：「這好的很了。只是事不宜遲，老爹就要去辦。」潘三道：「今日就有硃籤，你叫他把銀子作速取來。」黃球應諾，同王老六去了。潘三叫郝老二：「跟我家去。」

當下兩人來家，賭錢的還不會散。潘三看著賭完了，送了衆人出去，留下匡超人來道：「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說話。」當下留在後面樓上，起了一箇婚書稿，叫匡超人寫了，把與郝老二看，叫他明日掣銀子來取。打發郝老二去了，喫了晚飯，點起燈來，念著回批，叫匡超人寫了家裏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又取銀硃筆，叫匡超人寫了一箇趕回文書的硃籤。辦畢，掣出酒來對飲，向匡超人道：「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也不枉費一番精神和那

些獸糞穢甚麼？是夜留他睡下。

次早兩處都送了銀子來。潘三收進去，隨即奉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叫他帶在寓處做盤費。匡超人歡喜接了，遇便人也帶些家去與哥添本錢。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潘三一切事都帶著他分幾兩銀子，身上漸漸光鮮。果然聽了潘三的話，和那邊的名士來往稀少。

不覺住了將及兩年。一日，潘三走來道：「二相公，好幾日不會，同你往街上喫三杯。」匡超人鎖了樓門，同走上街。才走得幾步，只見潘家一箇小廝尋了來說：「有客在家裏等三爺說話。」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當下同他到家，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座裏坐下。潘三同那人在外邊。潘三道：「李四哥，許久不見，一向在那裏？」李四道：「我一向在

學道衙門前。今有一件事，回來商議，怕三爺不在家，而今會著三爺，這事不愁不妥了。」潘三道：「你又甚麼事，擣鬼話？同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錢來。」李四道：「這事是有錢的。」潘三道：「你且說是甚麼事？」

李四道：「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有箇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箇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躍，卻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尋一箇替身。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須是想出一箇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

潘三道：「他願出多少銀子？」李四道：「紹興的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箇。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箇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樣裝一箇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共是

多少？騰下的你我怎樣一箇分法？」

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箇分子，這事就不必講了。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這裏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是怎箇做法？」

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門裏打點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舖裏，另外掣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箇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麼？」李四道：「這沒的說了。」當下說定，約著日子來封銀子。

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來向匡超人說道：「二相公，這箇事用的著你了。」匡超人道：「我方才聽見的，用著我，只好替考。但是我還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還是竟進去替他考？」若要進去替他考，我竟沒有這樣的膽子。」潘三道：「不妨有我哩。我怎肯害你？且等他

封了銀子來，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當晚別了回寓。

過了幾日，潘三果然來搬了行李同行。過了錢塘江，一直來到紹興府，在學道門口尋了一箇僻靜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帶了那童生來會一會。

潘三打聽得宗師掛牌考會稽了，三更時分，帶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門口，擊出一頂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條紅搭包來，叫他除了方巾，脫了衣裳，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擊著衣帽去了。

交過五鼓，學道三敲升堂，超人手執水火棍，跟了一班軍牢夜役，吆喝了進去，排班站在二門口，學道出來點名，點到童生金躍，匡超人遞箇眼色與他，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便不歸

號悄悄站在黑影裏。匡超人就退下幾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著，衣服也彼此換過來。那童生執了水火棍，站在那裏。匡超人捧卷歸號，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處，神鬼也不知覺。發案時候，這金躍高高進了。

潘三同他回來，掣出二百兩銀子，以爲筆資。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這一注橫財，這就不要花費了，做些正經事。」匡超人道：「甚麼正經事？」潘三道：「你現今服也滿了，還不會娶箇親事。我有一箇朋友，姓鄭，在撫院大人衙門裏。這鄭老爹是箇忠厚不過的人，父子都當衙門。他有第三箇女兒，託我替他做箇媒。我一向也想著你，年貌也相當，一向因你沒錢，我就不曾認真的替你說。如今只要你情願，我一說就是妥的。你且落得招在他家，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我還另外幫你些。」

匡超人道：「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我有甚麼不情願？只是現有這銀子在此，爲甚又要你費錢？」潘三道：「你不曉得，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招進去，料想也不久，要畱些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將來添一箇人喫飯，又要生男育女，卻不比得在客邊了。我和你是一箇人，再幫你幾兩銀子，分甚麼彼此？你將來發達了，愁爲不著我的情也怎的？」

匡超人著實感激。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爹說，取了庚帖來，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二兩銀子，去換幾件首飾，做幾件衣服，過了禮去，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到了那日，潘三備了幾盞菜，請他來喫早飯。喫著，向他說道：「二相公，我是媒人，我今日送你過去。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匡超人聽了，也笑。喫過，叫匡超人洗了澡，裏外都換了一身新衣服，頭上新方巾，腳下新靴。

潘三又拏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吉時已到，叫兩乘轎子，兩人坐了轎前一對燈籠，竟來入贅。

鄭老爹家住巡撫衙門傍一箇小巷內，一間門面，到底三間。那日新郎到門，那裏把門關了。潘三拏出二百錢來做開門錢，然後開了門。鄭老爹迎了出來，翁婿一見，才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這一番結親，真是夙因。

當下匡超人拜了丈人，又進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頭。鄭家設席款待。潘三喫了一會，辭別去了。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見新娘端端正正，好箇相貌，滿心歡喜。合卺成親，不必細說。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鄭家請了潘三來陪，喫了一日。

荏苒滿月，鄭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價銀四十兩，又買了

些桌椅傢伙之類，搬了進去。請請鄰居，買兩石米，所存的這項銀子，已是一空。還虧事事都是潘三幫襯，辦的便宜，又還虧書店尋著選了兩部文章，有幾兩選金，又有樣書，賣了些將就度日。到得一年又餘，生了一箇女兒，夫妻相得。

一日，正在門首開站，忽見一箇青衣大帽的人一路問來，問到跟前，說道：「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駕那裏來的？」那人道：「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有書帶與匡相公。」

匡超人聽見了這話，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取書出來看了，才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審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未及數月，行取進京，授了給事中。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要照着他。匡超人留來人喫了酒飯，寫了稟啓，說：「蒙老師呼喚，不日整理行裝，卽來趨教……」

打發去了，隨即接了他哥匡大的書子，說宗師按臨溫州，齊集的牌已到，叫他回來應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渾家說了一面，接丈母來做伴。他便收拾行裝，去應歲考。考過，宗師著實稱贊，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他歡喜謝了宗師。宗師起馬，送過，依舊回省。和潘三商議，要回樂清鄉裏去掛匾，豎旗杆。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自己一件，母親一件，妻子一件，製備停當，又在各書店裏約了一箇會，每店三兩，各家又另外送了賀禮。

正要擇日回家，那日景蘭江走來問候，就在酒店裏喫酒。喫酒中間，匡超人告訴他這些話。景蘭江著實羨了一回。落後講到潘三身上來。景蘭江道：『你不曉得麼？』匡超人道：『甚麼事我不曉得？』景蘭江道：『潘三昨晚拏了，已是下在監裏。』匡超人大驚道：『那有此

！事我昨日午間才會著他，怎麼就拏了？』

景蘭江道：『千真萬確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箇舍親在縣裏當刑房，今早是舍親小生日，我在那裏祝壽，滿座的人都講這話，我所以聽見，竟是撫臺訪牌下來，縣尊刻不敢緩三天出差去拏，還恐怕他走了，將前後門都圍起來，登時拏到縣尊，也不會問甚麼，只把訪的款單攢了下來，把與他看。他看了也沒的辯，只朝上磕了幾箇頭，就送在監裏去了。才走得幾步，到了堂口，縣尊叫差人回來吩咐寄內號，同大盜在一處。這人此後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舍親家去看看款單。』匡超人道：『這箇好極。費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

當下兩人會了帳，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那刑房姓蔣，家裏還有些客坐著，見兩人來，請在書房裏坐下，問其來意。景蘭江說：『這敵

友要借縣裏昨日拏的潘三那人款單看看。」
刑房拏出款單來，這單就貼在訪牌上。那訪牌上寫道——

「訪得潘自業——卽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毒害良民，無所不爲。如此惡棍，豈可一刻容留於光天化日之下爲此牌仰該縣卽將本犯拏獲，嚴審呈報，以便按律治罪。毋違火速！火速！」

那款單上開著十幾款：一包攬欺隱錢糧若干兩；一私和人命幾案；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顆；一拐帶人口幾案；一重利剝民，威逼平人身死幾案；一勾串提學衙門買囑槍手代考幾案……不能細述。

匡超人不看便罷，看了這款單，不覺聽的一聲，魂從頂門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師生有情意，再締絲蘿朋友各分張，難言蘭臭。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登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冰澆下來。」口裏說不出，自心下想道：「這些事，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倘若審了，根究起來，如何了得！」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回到街上，景蘭江作別去了。

匡超人到家，躊躇了一夜，不曾睡覺。娘子問他怎的，他不好真說，只說：「我如今貢了，要到京裏去做官，你獨自在這裏住著不便，只好把你送到樂清家裏去，你在我母親跟前，我便往京裏去做官。做的興頭，再來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罷了，我自在這裏，接了我媽來做伴。你叫我到鄉裏去，我那裏住得慣？這是不能的！」

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我在家裏，日逐

有幾箇活錢。我去之後，你日食從何而來？老爹那邊也是艱難日子，他那有閒錢養活女兒？要我把你送在娘家住，那裏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誥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體面，不如還是家去好。現今這房子轉的出四十兩銀子，我拏幾兩添著進京，贖下的，你帶去。在我哥店裏，你每日支用。我家那裏東西又賤，鷄魚鴨肉，日日有的，有甚麼不快活？」

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他終日來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鬧了幾次。他不管娘子肯與不肯，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了，拏了銀子回來。娘子到底不肯去，他請了丈人丈母來勸。丈母也不肯。那丈人鄭老爹見女婿就要做官，責備女兒不知好歹，著實教訓了一頓。女兒拗不過，方才允了。叫一隻船，把些傢伙什物都搬在船上。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家，寫字與他哥，說將本錢添在店裏，逐日支銷，擇箇日子動身。娘

子哭哭啼啼，拜別父母，上船去了。

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諫給諫大喜，問著他又補了廩，以優行貢入太學，益發喜極，向他說道：「賢契，目今朝廷考取教習，學生料理，包管賢契可以取中。你且將行李搬在我寓處來盤桓幾日。」匡超人應諾，搬了行李來。

又過了幾時，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師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恐惹他看輕了笑，只得答道：「還不曾。」給諫道：「恁大年紀，尚不曾娶，也是男子漢標梅之候了。但這事也在我身上。」

次晚，遣一箇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匡爺。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曾恭喜取過夫人，家老爺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今年十九歲，才

貌出衆，現在署中，家老爺意欲招匡爺爲婿。一切恭喜費用，俱是家老爺備辦，不消匡爺費心。所以著小的來向匡爺叩喜。」

匡超人聽見這話，嚇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說已經娶過的前日，卻說過不曾，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礙，又轉一念道：「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爲佳話，這有何妨！」即便應允了。

給諫大喜，進去和夫人說下，擇了吉日，張燈結綵，倒賠數百金妝奩，把外甥女嫁與匡超人。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紗帽圓領，金帶卓靴，先拜了給諫公夫婦，一派細樂，引進洞房。揭去方巾，見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標致，嫁裝又齊整。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瑤宮仙子」，「月下嫦娥」，那魂靈都飄在九霄雲外去了。自此珠圍翠繞，燕爾新婚，享了幾箇月的天

福。

不越教習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結。匡超人沒奈何，含著一包眼淚，只得別過了辛小姐。回浙江來。一進杭州城，先到他原舊丈人鄭老爹家來。進了鄭家門，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鄭老爹兩眼哭得通紅，對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裏邊丈母噙天喊地的哭。

匡超人嚇癡了，向丈人作了揖，便問：「哥幾時來的？老爹家爲甚事這樣哭？」匡大道：「你且搬行李來，洗臉喫茶，慢慢和你說。」

匡超人洗了臉，走進去看見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凳，哭著一場數說：「總是你這天災人禍的，把我一箇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

匡超人此時才曉得鄭氏娘子已是死了，忙走出來問他哥。匡大道：「自你去後，弟婦到

了家裏，爲人最好，母親也甚歡喜。那想他省裏人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況且你嫂子們在鄉下做的事，弟婦是一樣也做不來，又沒有箇白白坐著，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因此心裏著急，吐起血來，靠大娘的身子還好，倒反照顧他，他更不過意。一日兩，兩日三，鄉裏又沒箇好醫生，病了不到一百天，就不在了。我也是才到，所以鄭老爹，鄭太太，聽見了哭。」

匡超人聽見這些話，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便問：「後事是怎樣辦的？」匡大道：「弟婦一倒了頭，家裏一箇錢也沒有，我店裏是騰不出來，——就算騰出些須來，也不濟事。——無計奈何，只得把預備著娘的衣衾棺木都把他用了。」匡超人道：「這也罷了。」匡大道：「裝殮了，家裏又沒處停，只得權厝在廟後，等你回來下土，你如今來得正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

匡超人道：「還不是下土的事哩。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銀子，大哥擊回去，在你弟婦厝基上替他多添兩層厚磚，砌的堅固些，也還過得幾年。方才老爹說的，他是箇誥命夫人，到家請會畫的替他追箇像，把鳳冠補服畫起來，逢時遇節，供在家裏，叫小女兒燒香，他的靈魂也歡喜。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衆人不同。哥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將來有了地方，少不得連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

匡大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眼花瞭亂，渾身都酥了，一總都依他說。晚間，鄭家備了箇酒，喫過，同在鄭家住下。

次日，上街買些東西。匡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

又過了三四日，景蘭江同著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見鄭家房子淺，要邀到茶室裏去坐。匡超人近日口氣不同，雖不說，意思不肯到茶室。景蘭江揣知其意，說道：「匡先生在此取結赴任，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風，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罷，還冠冕些。」

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斟上酒來。景蘭江問道：「先生，你這教習的官，可是就有得選的麼？」匡超人道：「怎麼不選？像我們這正途出身，考的是內廷教習，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景蘭江道：「也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麼？」匡超人道：「不然，不然！我們在裏面也和衙門一般公座，硃墨筆，硯的停當。我早上進去，陞了公座，那學生們送書上來，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他就下去了。學生都是蔭襲的三

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像這國子監的祭酒，是我的老師。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中堂是太老師。前日太老師有病，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單只請我進去，坐在牀沿上，談了一會出來。」

蔣刑房等他說完了，慢慢提起來，說：「潘三哥在監裏，前日再三和我說，聽見尊駕回來了，意思要會一會，敝敝苦情，不知先生你意下如何？」超匡人道：「潘三哥是箇豪傑，他不會遇事，會著我們，到酒店裏坐坐，鴨子是一定兩隻，還有許多羊肉、豬肉、雞、魚，像這店裏錢數一賣的菜，他都是不喫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該竟到監裏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諸生的時候。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依著朝廷的賞罰，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

蔣刑房道：「這本城的官，並不是你先生

做著。你只算去看看朋友，有甚麼賞罰不明？」匡超人道：「二位先生，這話我不該說。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拏他的。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是？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況且我在這裏取結院裏，司裏都知道的。如今設若走一走，傳的上邊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這箇如何行得？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僥倖，這回去就得箇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載，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到不值甚麼。」

兩人見他說得如此，大約沒得辯他，喫完酒，各自散訖。蔣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了。

匡超人取定了結，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時先包了一隻淌板船的頭艙，包到揚州，在斷

河頭上船。上得船來，中艙先坐著兩個人，——一箇老年的，繭紬直裰，絲絛朱履；一箇中年的，寶藍直裰，粉底皂靴。——都戴著方巾。

匡超人見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問起姓名。那老年的道：「鄙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便道：「久仰。」又問那一位。牛布衣答道：「此位馮先生，尊字琢菴，乃此科新貴，往京師會試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進京麼？」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邊蕪湖縣地方尋訪幾個朋友。因與馮先生相好，偶爾同船。只到揚州，弟就告別，另上南京船，走長江去了。先生仙鄉貴姓？今往那裏去的？」

匡超人說了姓名。馮琢菴道：「先生是浙江選家，尊選有好幾部，都是見過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夠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

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本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箇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奉著「先儒匡子之神位。」

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著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

馮琢菴又問道：「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選手何如？」匡超人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上，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選本總以行為主，若是不行，書店

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
彼此談著，過了數日，不覺已到揚州。馮琢菴，匡超人，換了淮安船，到王家營起旱，進京去了。

牛布衣獨自搭江船，過了南京，來到蕪湖，尋在浮橋口一箇小菴內作寓。這菴叫做甘露菴，門面三間，中間供著一尊韋馱菩薩。左邊一間鎖著，堆些柴草；右邊一間做走路，進去一箇大院落，大殿三間，殿後兩間房，一間是本菴一箇老和尚自己住著，一間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

牛布衣日間出去尋訪朋友，晚間點了一盞燈，吟哦些甚麼詩詞之類。老和尚見他孤蹤，時常煨了茶，送在他房裏，陪著說話。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今的事務，甚是相得。不想一日，牛布

衣病倒了，請醫生來一連喫了幾十帖藥，總不見效。

那日，牛布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牀沿上，說道：「我離家一千餘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師父照顧，不想而今得了這箇拙病，眼見得不濟事了。家中並無兒女，只有一箇妻子，年紀還不上四十歲。前日和我同來的一箇朋友，又進京會試去了。而今老師父就是至親骨肉一般。我這牀頭箱內，有六兩銀子。我若死去，卽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還有幾件粗布衣服，拏去變賣了，請幾衆師父替我念一卷經，超度我生天。棺柩便尋那裏一塊空地，把我寄放著，材頭上寫「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不要把我燒化了。倘得遇著箇故鄉親戚，把我的喪帶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師父的！」

老和尚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紛紛的落了下來，說道：「居士，你但放心。」說凶得吉。

「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

牛布衣又掙起來，朝著牀裏面席子下，拏出兩本書來，遞與老和尚道：「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雖沒有甚麼好，卻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我捨不得湮沒了，也交與老師父。有幸遇著箇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我死也瞑目！」

老和尚雙手接了，見他一絲兩氣，甚不過意，連忙到自己房裏，煎了些龍眼蓮子湯，拏到牀前，扶起來與他喫，已是不能喫了，勉強呷了兩口湯，仍舊面朝牀裏睡下。挨到晚上，痰響了一陣，喘息一回，嗚呼哀哉，氣斷身亡。老和尚大哭了一場。

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天氣尚熱。老和尚忙取銀子去買了一具棺木來，拏衣服替他換上，央了幾箇庵鄰，七手八腳，在房裏入

殮。百忙裏，老和尚還走到自己房裏，披了袈裟，拏了手擊子，到他柩前來念「往生咒」。

裝殮停當，老和尚想：「那裏去尋空地？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出來與他停柩。」和鄰居說了，脫去袈裟，同鄰居把柴搬到天井中堆著，將這屋安放了靈柩，取一張桌子，供奉香爐，燭臺，魂旛，俱各停當。老和尚伏著靈桌，又哭了一場，將衆人安在大天井裏坐著，煮起幾壺茶來，喫著。老和尚煮了一頓粥，打了一二十斤酒，買些麪筋，豆腐乾，青菜之類，到巷，央及一箇鄰居燒鍋。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拜了幾拜，便拏到後邊與衆人打散。

老和尚道：「牛先生是箇異鄉人，今日回首在這裏，一些甚麼也沒有，貧僧一箇人支持不來。阿彌陀佛！卻是起動衆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備箇甚麼肴饌，只得一杯

水酒，和些素菜，與列位坐坐。列位只當是做好事罷了，休嫌怠慢。」衆人道：「我們都是煙火鄰居，遇著這樣大事，理該效勞，卻還要破費老師父，不當人子。我們衆人心裏都不安，老師父怎的反說這話？」當下衆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喫完了，各自散訖。

過了幾日，老和尚果然請了吉祥寺八衆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懺」。自此之後，老和尚每日早晚課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灑幾點眼淚。

那日定更時分，老和尚晚課已畢，正要關門，只見一箇十七八歲的小廝，右手擎著一本書，左手擎著一本書，進門來坐在韋馱腳下，映著琉璃燈便念。老和尚不好問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關門睡下。

次日這時候，他又來念，一連念了四五日。

老和尚忍不住了，見他進了門，上前問道：「小檀越，你是誰家子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庵裏來讀書？這是甚麼緣故？」那小廝作了一箇揖，叫聲「老師父」，叉手不離方寸，說出姓名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無

意整家園，創業者成難守。

畢竟這小廝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話說牛浦郎在甘露庵裏讀書，老和尚問他姓名，他上前作了一箇揖，說道：「老師父，我姓牛，舍下就在這前街上住。因當初在浦口外婆家長的，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只得有箇家祖，年紀七十多歲，開箇小香蠟店，胡亂度日，每日叫我拏這經摺去討些賒帳。我打從學堂門口過，聽見念書的聲音好聽，因在店裏偷了錢買這本書來念，卻是吵鬧老師父了。」

老和尚道：「我方才不是說的，人家拏大錢請先生教子弟，還不肯讀；像你小檀越偷錢買書念，這是極上進的事。但這裏地下冷，且琉璃燈不甚明亮，我這殿上有張桌子，又有箇燈掛兒，你何不就著那裏去念，也覺得爽快些。」

浦郎謝了老和尚，跟了進來，果然一張方

桌，上面一箇油燈掛，甚是幽靜。浦郎在這邊廂讀書，老和尚在那邊打坐，每晚要到三更天。

一日，老和尚聽見他念書，走過來問道：「小檀越，我只道你是想應考，要上進的念頭，故買這本文章來念，而今聽見你念的是詩，這箇卻念他則甚？」浦郎道：「我們經紀人家，那裏還想甚麼應考上進？只是念兩句詩破破俗罷了。」

老和尚見他出語不俗，便問道：「你看這詩，講的來麼？」浦郎道：「講不來的也多，若有一兩句講的來，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老和尚道：「你既然歡喜，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你看，包你更歡喜哩。」浦郎道：「老師父有甚麼詩何不與我看？」老和尚笑道：「且慢，你再想幾時看。」

又過了些時，老和尚下鄉到人家去念經，

有幾日不回來，把房門鎖了，殿上託了浦郎。浦郎自心裏疑猜：「老師父有甚麼詩，卻不肯就與我看，哄我想的慌……」仔細算來，「三討不如一偷。」趁老和尚不在家，到晚把房門撥開，走了進去，見桌上擺著一座香爐，一箇燈盞，一串念珠，桌上放著些廢殘的經典，翻了一交，那有箇甚麼詩。

浦郎疑惑道：「難道老師父哄我……」又尋到牀上，尋著一箇枕箱，一把銅鎖鎖著。浦郎把鎖揆開，見裏面重重包裹，兩本錦面線裝的書，上寫「牛布衣詩稿」。浦郎喜道：「這箇是了！」慌忙拿了出來，把枕箱鎖好，走出房來，房門依舊關上，將這兩本書擎到燈下一看，不覺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來。

是何緣故？他平日讀的詩是唐詩，文理深奧，他不甚懂，這箇是時人的詩，他看著就有五六分解的來，故此歡喜。

又見那題目上都寫著「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婁公子偕遊蠶脰湖分韻，兼呈令兄通政」、「與魯太史話別」、「寄懷王觀察」、「其餘某太守、某司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自想：「這相國、督學、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馬、明府，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因想：「他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並不會有箇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著他的號，刻起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這兩本詩可不算了我的了！我從今就號做牛布衣。」

當晚回家盤算，喜了一夜；次日，又在店裏偷了幾十箇錢，走到吉祥寺門口一箇刻圖書的郭鐵筆店裏櫃外，和郭鐵筆拱一拱手，坐下說道：「要費先生的心，刻兩方圖書。」郭鐵筆

遞過一張紙來道：「請寫尊銜。」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箇「郎」字，寫道「一方陰文圖書，刻『牛浦之印』」一方陽文，刻『布衣』二字。」

郭鐵筆接在手內，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說道：「先生便是牛布衣麼？」浦郎答道：「布衣」是賤字。郭鐵筆慌忙走出櫃臺來重新作揖，請坐奉過茶來，說道：「久已聞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容易不肯會人，相交的都是貴官長者，失敬失敬，尊章即鐫上獻醜，筆資也不敢領。此處也有幾位朋友仰慕先生，改日同到貴寓拜訪。」

浦郎恐他走到庵裏，看出交象，只得順口答道：「極承先生見愛，但目今也因鄰那一位當事約去做詩，還有幾時耽擱，只在明早就行。先生且不必枉駕，索性回來相聚罷。圖書也是小弟明早來領。」郭鐵筆應諾了。

浦郎次日討了圖書，印在上面，藏的好好的，每晚仍在庵裏念詩。

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那日午後，沒有生意，閒壁開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過來，坐著說閒話。牛老兒店裏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燙一壺，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笋乾，大頭菜，擺在櫃臺上，兩人喫著。

卜老爹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罷了。生意這幾年也還興。你令孫長成人了，著實伶俐去得你老人家有了接代，將來就是福人了。」牛老道：「老哥，告訴你不得！我老年不幸把兒子媳婦都亡化了，丟下這箇孽障種子，還不會娶得一箇孫媳婦，今年已十八歲了，每日叫他出門討賒帳，討到三更半夜不來家，說著也不信，不是一日了。恐怕這廝知識開了，在外沒脊骨，鑽狗洞淘淥壞了身子，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

卻是叫何人送終！說著，不覺悽惶起來。

卜老道：「這也不甚難擺劃的事。假如你焦他沒有房屋，何不替他娶上一箇孫媳婦，一家一計過日子？這也前後免不得要做的。」牛老道：「老哥！我這小生意，日用還餬不過來，那得這一項銀子做這一件事？」卜老沈吟道：「如今到有一頭親事，不知你可情願若情願時，一箇錢也不消費得。」

牛老道：「卻是那裏有這一頭親事？」卜老道：「我先前有一箇小女嫁在運漕買家。不幸我小女病故了，女婿又出外經商，遺下一箇外甥女，是我領來養在家裏，倒大令孫一歲，今年十九歲了。你若不棄嫌，就把與你做箇孫媳婦。你我愛親做親，我不爭你的財禮，你也不爭我的妝奩，只要做幾件布素衣服，況且一牆之隔，打開一箇門就搗了過來，行人錢都可以省得的。」

牛老聽罷，大喜道：「極承老哥相愛。明日就央媒到府上來求。」卜老道：「這箇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孫女兒，我和你這些客套做甚麼？如今主親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費得你兩箇帖子。我那裏把庚帖送過來，你請先生擇一箇好日子，就把這事完成了。」

牛老聽罷，忙斟了一杯酒送過來，出席作了一箇揖。當下說定了，卜老過去。到晚，牛浦回來，祖父把卜老爹這些好意告訴了一番。牛浦不敢違拗，次早寫了兩副紅全帖，一副拜卜老為媒，一副拜姓賈的小親家。那邊收了發過庚帖來。牛老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牛老把囤下來的幾石糧食變賣了，做了一件綠布棉襖，紅布裙子，青布上蓋，紫布褲子，共是四件暖衣，又換了四樣首飾，三日前送了過去。

到了二十七日，牛老清晨起來，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櫃臺上去睡。他家只得一間半房子，半間安著櫃臺，一間做客座，客座後半間就是新房。當日牛老讓出牀來，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帳子，被褥，鋪疊起來，又勻出一張小桌子，端了進來，放在後簷下有天窗的所在，好趁著亮放鏡子梳頭。房裏停當，把後面天井內搭了箇蘆蓆的厦子做廚房。忙了一早晨，交了錢與牛浦出去買東西。

只見那邊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鏡子，燈臺，茶壺，和一套盆桶，兩箇枕頭，叫他大兒子卜誠做一擔挑了來。挑進門放下，和牛老作了揖。牛老心裏著實不安，請他坐下，忙走到櫃裏面一箇罐內倒出兩塊橋餅，和些蜜餞，天茄，斟了一杯茶，雙手遞與卜誠，說道：「卻是有勞的緊了，使我老漢坐立不安。」卜誠道：「老伯快不要如此，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說罷，坐下喫茶。

只見牛浦戴了新瓦楞帽，身穿青布新直裰，新鞋淨襪，從外面走了進來。後邊跟著一箇人，手裏提著幾大塊肉，兩箇鷄，一大尾魚，和一些閩笋，芹菜之類。他自己手裏捧著油鹽作料，走了進來。牛老道：「這是你舅丈人快過來見禮。」

牛浦丟下手裏東西，向卜誠作揖下跪，起來數錢打發那擎東西的人，自捧著作料，送到廚下去了。隨後卜家第二箇兒子卜信，端了一箇箱子，內裏盛的是新娘的針線鞋面，又一箇大捧盤，十杯高菓子茶，送了過來，以爲明早拜堂之用。牛老留著喫茶，牛浦也拜見過了。

卜家兄弟兩箇坐了一回，拜辭去了。牛老自到廚下收拾酒席，足足忙了一天，到晚上，店裏擎了一對長枝的紅蠟燭，點在房裏，每枝上插了一朶通草花，央請了鄰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攙了過來，在房裏拜了花燭。

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裏，與新人和攬新人的奶奶，自己在客座內擺了一張桌子，點起蠟燭來，杯筯安排停當，請得卜家父子三位來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再滿滿斟上一杯，捧在手裏，請卜老轉上，說道：「這一門親，蒙老哥親家相愛，我做兄弟的，知感不盡，卻是窮人家，不能備箇好席面，只得這一杯水酒，又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凡事總是海涵了罷。」說著，深深作下揖去。卜老還了禮，牛老又要奉卜誠卜信的席，兩人再三辭了，作揖坐下。

牛老道：「實是不成箇酒饌。至親面上，休要笑話。只是還有一說，我家別的沒有，茶葉和炭還有些須。如今煨一壺好茶，留親家坐著談談，到五更天，讓兩口兒出來，磕箇頭，也盡我兄弟一點窮心。」卜老道：「親家，外甥女年紀幼，不知箇禮體，他父親又不在跟前，一些賠嫁的

東西也沒有，把我羞的要不的。若說坐到天亮，我自恁要和你老人家談談哩，爲甚麼要去？」當下卜誠卜信，喫了酒，先回家去。

卜老坐到五更天，兩口兒打扮出來，先請牛老在上，磕下頭去。牛老道：「孫兒，我不容易看養你到而今，而今多虧了你這外公替你成就了親事，你已是有了房屋了。我從今日起，就把店裏的事，即交付與你，一切買賣，賒欠存賬，都是你自己主張。我也老了，累不起了，只好坐在店裏幫你照顧，你只當尋箇老夥計罷了。孫媳婦是好的，只願你們夫妻百年偕老，多子多孫。」

磕了頭起來，請卜老爹轉上受禮，兩人磕下頭去。卜老道：「我外孫女兒有甚不到處，姑爺，你指點他——敬重上人，不要違拗夫主的言語。家下沒有多人，凡事勤慎些，休惹老人家著急。」兩箇禮罷，說著，扶了起來。牛老又留親

家喫早飯。卜老不肯辭別去了。

自此牛家嫡親三口兒度日。

牛浦自從娶親，好些時不會到庵裏去。那日出去討除帳，順路往庵裏走走。才到浮橋口，看見庵門外拴著五六匹馬，馬上都有行李，馬牌子跟著走近前去，看見章馱殿西邊凳上坐著三四箇人，頭戴大氈帽，身穿細絹衣服，左手擎著馬鞭子，右手撚著鬚子，腳下尖頭粉底皂靴，蹺得高高的坐在那裏。牛浦不敢進去，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慌忙招手道：「小檀越，你怎麼這些時不來，我正要等你說話哩。快些進來。」

牛浦見他叫，大著膽走了進去，見和尚已經將行李收拾停當，恰待起身，因喫了一驚道：「老師父，你收拾了行李，要往那裏去？」老和尚道：「這外面坐的幾箇人，是京裏九門提督

齊大人那裏差來的。齊大人當時在京，曾拜在我名下。而今他陞做大官，特地打發人來請我到京裏報國寺去做方丈。我本不願去，因前日有箇朋友死在我這裏，他卻有箇朋友到京會試去了，我今借這箇便到京尋著他這箇朋友，把他的喪奔了回去，也了我這一番心願。我前日說有兩本詩要與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內。我此時也不得功夫了，你自開箱擎了去看。還有一牀褥子不好帶去，還有些零碎器用，都把與小檀越，你替我照應著，等我回來。」

牛浦正要問話，那幾箇人走進來說道：「今日天色甚早，還趕得幾十里路，請老師父快上馬，休誤了我們走道兒。」說著，將行李搬出，把老和尚簇擁上馬。那幾箇人都上了牲口。牛浦送了出來，只向老和尚說得一聲：「前途保重。」那一羣馬，潑喇喇的，如飛一般也似去了。牛浦望不見老和尚，方才回來，自己查點

一查點東西，把老和尚鎖房門的鎖開了，取了下來，出門反鎖了庵門，回家歇宿。

次日，又到庵裏走走，自想：「老和尚已去，無人對證，何不就認做牛布衣……」因取了一張白紙，寫下五箇大字道：「牛布衣寓內。」自此每日來走走。

又過了一箇月，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開著，把帳盤一盤，見欠帳上人欠的也有限了；每日賣不上幾十文錢，又都是柴米上支銷去了；合共算起，本錢已是十去其七。這店漸漸的撐不住了，氣的眼睜睜說不出話來。到晚，牛浦回家，問著他，總歸不出一箇清帳，口裏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葉。牛老氣成一病，七十歲的人，元氣衰了，又沒有藥物補養，病不過十日，壽數已盡，歸天去了。

牛浦夫妻兩口，放聲大哭起來。卜老聽了，

慌忙走過來，見屍首停在門上，叫著「老哥」，眼淚如雨的哭了一場。哭罷，見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語不得，說道：「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吩咐外甥女兒看好了老爹，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牛浦揩淚，謝了卜老。

當下回到卜老相熟的店裏，除了一具棺材，又拏了許多的布，叫裁縫趕著做起衣裳來。當晚入殮。次早，雇了八箇腳子，擡往祖墳安葬。卜老又還替他請了陰陽徐先生，自己騎驢子，同陰陽下去點了穴。看著親家入土，又哭了一場。同陰陽先生回來，畱著牛浦在墳上過了三日。

卜老一到家，就有各項的人來要錢。卜老都許著。直到牛浦回家，歸一歸店裏的本錢，只抵得棺材店五兩銀子，其餘布店，裁縫腳子的錢，都沒處出。無計奈何，只得把自己住的間半房子，典與浮橋上抽閘板的開牌子，得典價十

五兩。除還清了帳，還贖四兩多銀子。卜老叫他留著些，到開年清明替老爹成墳。牛浦兩口子沒處住，卜老把自己家裏出了一間房子，叫他兩口兒搬來住下，把那房子交與鬧牌子去了。那日搬來，卜老還辦了幾盃菜替他暖房。卜老也到他房裏坐了一會，只是想著死的親家，就要哽哽咽咽的哭。

不覺已是除夕。卜老一家過年，兒子媳婦房中，都有酒席炭火。卜老先送了幾斤炭，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又送了一桌酒菜，叫他除夕在房裏立起牌位來祭奠老爹。新年初一日，叫他到墳上燒紙錢去，又說道：『你到墳上去，向老爹說我年紀老了，這天氣冷，我不能親自來與親家拜年。』說著，又哭了。牛浦應諾了去。

卜老直到初三才出來賀節。在人家喫了幾杯酒和些菜，打從浮橋口過，見那鬧牌子家

換了新春聯，貼的花花綠綠的，不由的一陣心酸，流出許多眼淚來。待要家去，忽然遇著姪女婿，一把拉了家去。姪女兒打扮著出來拜年。拜過了，畱在房裏喫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團子來。喫了兩箇，已經不喫了，姪女兒苦勸著，又喫了兩箇。回來一路迎著風，就覺得有些不好。到晚頭疼發熱，就睡倒了。請了醫生來看，有說是著了氣，氣裏了痰的，也有說該發散的，也有說該用溫中的，也有說老年人該用補藥的，紛紛不一。卜誠卜信慌了，終日看著牛浦，一早一晚的進房來問安。

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爹睡在牀上，見窗眼裏鑽進兩箇人來，走到牀前，手擎了一張紙，遞與他看，問別人都說不曾看見有甚麼人。卜老爹接紙在手，看見一張花邊批文，上寫著許多人的名字，都用硃筆點了，一單共有三十四五箇。頭一名牛相，他知道是他親家的名字，末

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禮。再要問那人時，把眼一眨，人和票子都不見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結交官府，致令親戚難依；遨遊

仕途，幸遇宗誼可靠。

不知卜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畱客

話說卜老爹睡在床上，親自看見地府勾牌，知道要去世了，即把兩箇兒子媳婦叫到跟前，都吩咐了幾句遺言，又把方才看見勾批的話說了道：『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我立刻就去了！』

兩箇兒子哭哭啼啼，忙取衣服來穿上。穿著衣服，他口裏自言自語道：『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他是頭一箇，我是末一箇，他已是去得遠了，我要趕上他去！』

說著，把身子一掙，一頭倒在枕頭上。兩箇兒子都扯不住，忙看時，已沒了氣了。後事都是現成的，少不得修齋理七報喪開弔，都是牛浦陪客。

這牛浦也就有幾箇念書的人和他相與，乘著人亂，也夾七夾八的來往。初時卜家也還

覺得新色，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一箇生意人家，只見這些「之乎者也」的人來講談話，覺得可厭，非止一日。

那日，牛浦走到庵裏，庵門鎖著，開了門，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上面許多字，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拾起一看，上面寫道——

「小弟董瑛，在京師會試，于馮
琢菴年兄處得讀大作，渴欲一晤，
以得識荆，奉訪尊寓，不值，不勝悵
恨！明早幸駕少畱片刻，以便趨教。
至禱至禱！」

看畢，知道是訪那箇牛布衣的，但見帖子上有「渴欲識荆」的話，是不曾會過，「何不就認作牛布衣，和他相會……」又想到：「他說在京會試，定然是一位老爺，且叫他竟到卜家來會我，嚇他一嚇，卜家弟兄兩箇有何不可……」

主意已定，即在庵裏取紙筆寫了一箇帖子，說道——

「牛布衣近日館於舍親卜宅。

尊客過問，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

家米店便是。」

寫畢，帶了出來，鎖好了門，貼在門上；回家向卜誠卜信說道：「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他就是要做官的人，我們不好輕慢。如今要借重大爺，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還要借重大爺，捧出兩杯茶來。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輝的事，須幫襯一幫襯。」卜家弟兄兩箇，聽見有官來拜，也覺得喜出望外，一齊應諾了。

第二日清早，卜誠起來，掃了客堂裏的地，把圓米的摺子搬在窗外廊檐下，取六張椅子，對面放著叫渾家生起炭爐子，煨出一壺茶來；尋了一箇捧盤，兩箇茶杯，兩張茶匙，又剝了四

箇圓眼，一杯裏放兩箇，伺候停當。直到早飯時候，一箇青衣人，手持紅帖，一路問了來，道：「這裏可有一位牛相公董老爺來拜？」卜誠道：「在這裏。」按了帖，飛跑進來說。

牛浦迎了出去，見轎子已落在門首。董孝廉下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淺藍色緞圓領，腳下粉底皂靴，三縷鬚，白淨面皮，約有三十多歲光景，進來行了禮，分賓主坐下。董孝廉先開口道：「久仰大名，又讀佳作，想慕之極。只疑先生老師宿學，原來還這般青年，更加可敬。」牛浦道：「晚生山鄙之人，胡亂筆墨，蒙老先生同馮琢翁過獎，抱愧實多。」董孝廉道：「不敢。」

卜信捧出兩杯茶，從上面走下來，送與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不知禮體，老先生休要見笑。」董孝廉笑道：「先生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計論？」

卜信聽見這話，頸脖子都飛紅了，接了茶盤，骨都著嘴進去。

牛浦又問道：「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

董孝廉道：「弟已授職縣令，今發來應天候缺行李，尚在舟中，因渴欲一啜，故此兩次奉訪。今既已接教過，今晚即要開船赴蘇州去矣。」牛浦道：「晚生得蒙青目，一日地主之誼，也不會盡得，如何便要？」董孝廉道：「先生，我們文章氣誼，何必拘這些俗情？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請教。」說罷，起身要去。

牛浦攀留不住，說道：「晚生即刻就來船上奉送。」董孝廉道：「這倒也不敢勞了，只怕弟一出去，船就要開，不得奉候。」當下打躬作別，牛浦送到門外，上轎去了。

牛浦送了回來，卜信氣得滿臉通紅，迎著

他一頓數說道：「姑爺，我至不濟，也是你的舅丈人，長親你叫我捧茶去，這是沒奈何也罷了，怎麼當著董老爺，我這是那裏來的話？」牛浦道：「但凡官府來拜，規矩是該換三遍茶，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見了，我不說你也罷了，你還來問我這些話，這也可笑！」

卜誠道：「姑爺，不是這樣說，雖則我家老二捧茶，不該從上頭往下走，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跟前灑出來，不惹的董老爺笑？」牛浦道：「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也就夠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才笑？」卜誠道：「我們生意人家，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沒有借了多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說一箇大膽的話，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箇老爺走進這屋裏來！」

卜誠道：「沒的扯淡，就算你相與老爺，你

到底不是箇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箇說去？還是坐著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喫，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惡心！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牛浦道：『不希罕麼？明日向董老爺說，拏帖子，送到蕪湖縣，先打一頓板子！』兩箇人一齊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我家養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就和他到縣裏去講講，看是打那箇的板子！』牛浦道：『那箇怕你就和你去！』

當下兩人把牛浦扯著，扯到縣門口。知縣才發二梆，不曾坐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好遇著郭鐵筆走來，問其所以。卜誠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養箇恩人，一石米養箇仇人」，這是我們養他的，不是了！』郭鐵筆也著實說牛浦的不是，道：『尊卑長幼，自然之理，這話卻行不得。但至親間見官，也不雅相。』

當下扯到茶館裏，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卜誠道：『牛姑爺，倒也不是這樣說！如今我家老爹去世了，家裏人口多，我弟兄兩箇，招攬不來，難得當著郭先生在此，我們把這話說一說。外甥女少不的是我們養著，牛姑爺也該自己做出一箇主意來。只管不慙不恥住著，也不是事。』牛浦道：『你爲這話麼？這話倒容易。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自己過日，不纏擾你們就是了。』

當下喫完茶，勸開這一場鬧，三人又謝郭鐵筆，郭鐵筆別過去了。卜誠卜信回家。

牛浦賭氣，來家拏了一牀被，搬在庵裏來住。沒的喫用，把老和尚的鑊鉢叮嚀都當了開著無事，去望望郭鐵筆。鐵筆不在店裏，櫃上有他家寄的一部「新繒紳」，賣牛浦揭開一看，看見淮安府安東縣新補的知縣董瑛，字彥芳，

浙江仁和人，說道：「是了！我何不尋他去？」忙走到庵裏，捲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一架磬，拏去當了二兩多銀子，也不到卜家告說，竟搭了江船。恰好遇順風，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要搭揚州船，來到一箇飯店裏。店主人說道：「今日頭船已經開了，沒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後上船。」

牛浦放下行李，走出店門，見江沿上繫著一隻大船，問店主人道：「這隻船可開的？」店主人笑道：「這隻船你怎上的起？要等箇大老官來包了才走哩。」說罷，走了進來。走堂的拏了一雙筷子，兩箇小菜碟，又是一碟臘豬頭肉，一碟子蘆蒿鑿豆腐乾，一盤湯，一大盤飯，一齊搬上來。牛浦問：「這菜和飯是怎算？」走堂的道：「飯是二盞，一盤葷菜，一分素的一半。」

牛浦把這菜和飯都喫了，又走出店門，只見江沿上歇著一乘轎，三擔行李，四箇長隨。那

轎裏走出一箇人來，頭戴方巾，身穿沈香色夾袖直裰，粉底皂靴，手拏白紙扇，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一雙刺蝟眼，兩箇鵝骨腮。那人走出轎來，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裏去說話的，你們小心伺候。我到揚州，另外賞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拏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船家唯唯連聲，搭扶手，請上了船。船家都幫著搬行李。

正搬得熱鬧，店主人向牛浦道：「你快些搭去！」牛浦捫著行李，走到船尾上，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搖手叫他不要則聲，把他安在煙篷底下坐。牛浦見他們衆人把行李搬上了船，長隨在艙裏拏出「兩淮公務」的燈籠來，掛在艙口，叫船家把爐銚拏出來，在船頭上生起火來，煨了一壺茶，送進艙去。天色已黑，點起燈籠來，四箇長隨都到船後來辦盤子，爐子上頓酒料，理停當，都捧到中艙裏，點起一隻紅蠟

燭來。

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對了蠟燭，——桌上擺著四盤菜。——左手擎著酒杯，右手按著一本書在那裏點頭細看。看了一回，擎進飯去喫了少頃，吹燈睡了。牛浦也悄悄睡下。是夜東北風緊，三更時分，瀟瀟颯颯的下起細雨。那煙篷蘆蓆上，漏下水來。牛浦翻身打滾的睡不著。到五更天，只聽得艙裏叫道：『船家，爲甚麼不開船？』船家道：『這大獸的頂頭風，前頭就是黃天蕩，昨晚一號幾十隻船都灣在這裏，那一箇敢開？』

少停，天色大亮，船家燒起臉水，送進艙去，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候著他們洗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只見兩箇長隨，打傘上岸去了一箇長隨，取了一隻金華火腿，在船邊上向著港裏洗。洗了一會，那兩箇長隨買了一

尾時魚，一隻燒鴨，一方肉，和些鮮笋，芥菜，一齊擎上船來。船家量米煮飯，幾箇長隨過來收拾這幾樣肴饌，整治停當，裝做四大盤，又燙了一壺酒，捧進艙去與那人喫。早飯喫過，臍下的四箇長隨擎到艙後板上齊坐著。喫了一會，喫畢，打抹船板乾淨，才是船家在煙篷底下取出一碟蘿蔔乾和一盤飯與牛浦喫。牛浦也喫了。

那雨雖略止了些，風卻不會住。到晌午時分，那人把艙後開了一扇板，一眼看見牛浦問道：『這是甚麼人？』船家陪著笑臉說道：『這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那人道：『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艙來坐坐？』

牛浦巴不得這一聲，連忙從後面鑽進艙來，便向那人作揖，下跪。那人舉手道：『船艙裏窄，不必行這箇禮。你且坐下。』牛浦道：『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那人道：『我麼？姓牛，名瑤。草字叫做玉圃。我本是徽州人。你姓甚麼？』牛

浦道：『小生也姓牛。祖籍本來也是新安。』牛玉圃不等他說完，便接著道：『你既然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和你祖孫相稱罷。我們徽州人稱叔祖是「叔公」，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公罷了。』

牛浦聽了這話，也覺愕然；因見他如此體面，不敢違拗，因問道：『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牛玉圃道：『我不瞞你說，我八轎的官也不不知相與過多少。那箇不要我到衙門裏去，我是懶出門。而今在這東家萬雪齋家，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人。他圖我相與的官府多，有些聲勢，每年請我在這裏，送我幾百兩銀，留我代筆代筆，也只是箇名色。我也不奈煩住在他家那箇俗地方，我自子午宮住。你如今既認了我，我自有的著你處。』當下向船家說：『把他的行李拏進艙來，船錢也在我這裏算。』船家道：『老爺又認著了一箇本家，要多賞小的。』

們幾箇酒錢哩。』這日晚飯，就在艙裏陪著牛玉圃喫。

到夜風住，天已晴了。五更鼓已到儀徵。進了黃泥灘，牛玉圃起來洗了臉，攜著牛浦上岸走走；走上岸，向牛浦道：『他們在船上收拾飯費事，這裏有箇大觀樓，素菜甚好，我和你喫素飯罷。』回頭吩咐船上道：『你們自料理喫早飯，我們往大觀樓喫飯就來。不要人跟隨了。』

說著，到了大觀樓。上得樓梯，只見樓上先坐著一箇戴方巾的人。那人見牛玉圃，嚇了一跳，說道：『原來是老弟！』牛玉圃道：『原來是老哥。』兩箇平磕了頭。那人問：『此位是誰？』牛玉圃道：『這是舍姪孫。』向牛浦道：『你快過來叩見。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衙門裏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快來叩見。』

牛浦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橫頭。

走堂的搬上飯來，一盤鷓鴣筋，一盤膾腐皮，三人喫著。牛玉圃道：「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大老爺衙門裏相別，直到而今。」王義安道：「那箇齊大老爺？」牛玉圃道：「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王義安道：「齊大老爺待我兩箇人是沒的說的了！」

正說得稠密，忽見樓梯上又走上兩箇戴方巾的秀才來。前面一箇穿一件繭紬直裰，背後油了一塊，後面一箇穿一件元色直裰，兩箇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走了上來。兩箇秀才一眼看見王義安，那穿繭紬的道：「這不是我們這裏豐家巷姨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那穿元色的道：「怎麼不是他？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裏胡鬧！」

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臉就是一箇大嘴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

頭如搗蒜，兩箇秀才越發威風。

牛玉圃走上去扯勸，被兩箇秀才啐了一口，說道：「你一箇衣冠中人，同這烏龜坐著一桌子喫飯，你不知道罷了！既知道，還要來替他勸鬧，連你也該死了！還不快走，在這裏討沒臉！」牛玉圃見這事不好，悄悄拉了牛浦，走下樓來會了帳，急急走回去了。

這裏兩箇秀才把烏龜打了箇臭死。店裏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不是。兩箇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後打的烏龜急了，在腰裏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才罷了，放他下去。

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開到揚州，一直攏了子午宮下處，道士出來接著，安放行李，當晚睡下。次日早晨，擧出一頂舊方巾和一件藍紬

直襖來，遞與牛浦道：「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齋先生家，你穿了這箇衣帽去。」

當下叫了兩乘轎子，兩人坐了，兩箇長隨跟著，一箇抱著氈包，一直來到河下，見一箇大高門樓，有七八箇朝奉坐在板凳上，中間夾著一箇奶媽，坐著說閒話。轎子到了門首，兩人下轎，走了進去。那朝奉都是認得的，說道：「牛老爺回來了？請在書房坐。」

當下走進了一箇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到了廳上。舉頭一看，中間懸著一箇金字大匾，是「慎思堂」三字。傍邊一行，「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荀玖書」。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著一軸倪雲林的畫，書案上擺著一大塊不曾琢過的璞，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鵝卵石砌成的地，循著塘

沿走，一路的朱紅欄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樞子中間，懸著斑竹簾，有兩箇小兒在那裏伺候，見兩箇走來，揭開簾子，讓了進去。舉眼一看，裏面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間懸著一箇白紙墨字小匾，是「課花摘句」四箇字。

兩人坐下，喫了茶。那主人萬雪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頭戴方巾，手搖金扇，身穿澄鄉繭紬直裰，腳下朱履，出來同牛玉圃作揖。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說道：「這是舍姪孫。」見過了老先生，三人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下面，又捧出一道茶來，喫了。

萬雪齋道：「玉翁爲甚麼在京耽擱這許多時？」牛玉圃道：「只爲我的名聲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許多人來求，也有送斗方來的，也有送扇子來的，也有送冊頁來的，都要我寫字，做詩，還有那分了題，限了韻來，要求教的，晝日晝夜打發不清，才打發清了，國公府

裏徐二公子，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兩回打發管家來請。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到我下處來了幾次，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天。臨行再三不肯放，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著，才勉強辭了來。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的。因在袖口裏，拏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萬雪齋接詩在手，便問：「這一位令姪孫，一向不曾會過。多少尊庚了？」大號是甚麼？」牛浦答應不出來。牛玉圃道：「他今年才二十歲，年幼還不會有號。」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只見一箇小廝飛跑進來稟道：「宋爺請到了。」萬雪齋起身道：「玉翁，本該奉陪，因第七箇小妾有病，請醫家宋仁老來看，弟要去同他斟酌，暫且告過。你竟請在我這裏寬坐了飯，坐到晚去。」說罷去了。

管家捧出四箇小菜碟，兩雙盃筷來，擡桌

子擺飯。牛玉圃向牛浦道：「他們擺飯還有一會功夫，我和你且在那邊走走。那邊還有許多齊整房子好看。」當下領著牛浦走過了一箇小橋，循著塘沿走，望見那邊高高低低許多樓閣。那塘沿略窄，一路栽著十幾顆柳樹。

牛玉圃走著，回過頭來向他說道：「方才主人問著你話，你怎麼不答應？」牛浦眼瞪瞪望著牛玉圃的臉說，不覺一腳蹉了箇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牛玉圃慌忙來扶，虧有柳樹攔著，拉了起來。鞋襪都溼透了，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牛玉圃惱了，沈著臉道：「你原來是上不得臺盤的人！」忙叫小廝氈包裏拏出一件衣裳來與他換了，先送他回下處。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旁人閒話，說破財主行蹤；小子無良，弄得老生掃興。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不成模樣，叫小廝叫轎子先送他回去。牛浦到了下處，惹了一肚子的氣，把嘴骨都著坐在那裏。坐了一會，尋了一雙乾鞋襪換了，道士來問可會喫飯，又不好說是沒有，只得說喫了，足足的餓了半天。牛玉圃在萬家喫酒，直到更把天才回來，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牛浦不敢回言，彼此住下。

次日，一天無事。第三日，萬家又有人來請。牛玉圃吩咐牛浦看著下處，自己坐轎子去了。牛浦同道士喫了早飯。道士道：『我要到舊城裏木蘭院一箇師兄家走走。牛相公，你在家裏坐著罷。』牛浦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頑頑。』當下鎖了門，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一箇茶館內坐下。

茶館裏送上一壺乾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來。喫著，道士問道：『牛相公，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向他老人家在這裏，不見你相公來。牛浦道：『也是路上遇著，敘起來聯宗的。』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那董老爺好不好客，記得我起初到他那裏時候，才送了帖子進去，他就連忙叫兩箇差人出來請我的轎，我不曾坐轎，卻騎的是箇驢。我要下驢，差人不肯，兩箇人牽了我的驢頭，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閣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響。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自己迎了出來，同我手挽手，走了進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辭他回來，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著我騎上了驢，口裏說道：『你別處若是得意，就罷了；若不得意，再來尋我。』這人真是難得！我如今還要到他那裏去。』牛道士道：『這位老爺，果然就難得了。』牛

浦道：「我這東家萬雪齋老爺，他是甚麼前程？將來幾時有官做？」道士鼻子裏笑了一聲道：「萬家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罷了。若說做官，只怕紗帽滿天飛，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撫了他的去哩。」

牛浦道：「這又奇了！他又不是娼優，隸卒爲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撫了去？」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我說與你，卻都不可說出來。萬家他自小是我們這河下萬有旗程家的書童，自小跟在書房伴讀。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到十八九歲上就叫他做小司客。」

牛浦道：「怎麼樣叫做「小司客」？」道士道：「我們這裏鹽商人家，比如託一箇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會官拜客，每年幾百銀子辛俸，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發一箇家人去打聽料理，這就叫做「小

司客」了。

「他做小司客的時候，極其停當，每年聚幾兩銀子，先帶小貨，後來就弄窩子。不想他時運好，那幾年窩價陡長，他就尋了四五萬銀子，便贖了身出來，買了這所房子，自己行鹽生意，又好，就發起十幾萬來。萬有旗程家已經折了本錢，回徽州去了，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

「去年萬家娶媳婦，他媳婦也是箇翰林的女兒，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那日大吹大打，執事燈籠就擺了半街，好不熱鬧。到第三日，親家要上門做朝，家裏就唱戲擺酒。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轎子擡了來，坐在他那廳房裏。萬家走了出來，就由不的自己跪著，作了幾箇揖，當時兌了一萬兩銀子出來，才餉的去了，不曾破相。」

正說著，木蘭院裏走出兩箇道士來，把這道士約了去喫齋，道士告別去了。

牛浦自己喫了幾杯茶，走回下處來。進了子午宮，只見牛玉圃已經回來，坐在樓底下，桌上擺著幾封大銀子，樓門還鎖著。牛玉圃見牛浦進來，叫他快開了樓門，把銀子搬上樓去，抱怨牛浦道：「適才我叫看著下處，你爲甚麼街上胡撞？」牛浦道：「適才我站在門口，遇見敝縣的二公在門口過，他見我就下了轎子，說道：『許久不見，』要拉到船上談談，故此去了一會。」

牛玉圃見他會官，就不說他不是了，因問道：「你這位二公姓甚麼？」牛浦道：「他姓李，是北直人——便是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牛玉圃道：「他們在官場中，自然是聞我的名。」牛浦道：「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牛玉圃道：「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因指著這箇銀子道：「這就是雪齋家拏來的，因他第七

位如夫人有病，醫生說是寒症，藥裏要用一箇「雪蝦蟆。」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他拏三百兩銀子託我去買。我沒的功夫，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你如今去走一走罷，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牛浦不敢違拗。

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鷄和些酒，替他餞行，在樓上喫著。牛浦道：「方才有一句話正要向叔公說，是敝縣李二公說的。」牛玉圃道：「甚麼話？」牛浦道：「萬雪齋先生算同叔公是極好的了，但只是筆墨相與，他家銀錢大事，還不肯相託。李二公說，他生平有一箇心腹的朋友，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箇人相好，他就諸事放心，一切都託叔公。不但叔公發財，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牛玉圃道：「他心腹朋友是那箇？」牛浦道：「是徽州的程明卿先生。」牛玉圃笑道：「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

朋友，我怎麼不認的。我知道了。」喫完了酒，各自睡下。

次日，牛浦帶了銀子，告辭叔公，上船往蘇州去了。

次日，萬家又來請酒，牛玉圃坐轎子去了。到了萬家，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裏，一箇姓顧，一箇姓汪，相見作過了揖，那兩箇鹽商說都是親戚，不僭僭牛玉圃的坐，讓牛玉圃坐在首席。喫過了茶，先講了些窩子長跌的話，擡上席來，兩位一桌奉過酒，頭一盤上的「冬蟲夏草」。

萬雪齋請諸位喫着，說道：「像這樣東西，也是外方來的。我們揚州城裏偏生多，一箇「雪蝦蟆」就偏生尋不出來！」顧鹽商道：「還不會尋著麼？」萬雪齋道：「正是揚州沒有，昨日才託玉翁令姪孫到蘇州尋去了。」汪鹽商道：「這樣希奇東西，蘇州也未必有，只怕還要

到我們徽州舊家人家尋去，或者尋出來。」萬雪齋道：「這話不錯，一切的東西，是我們徽州出的好。」顧鹽商道：「不但東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

牛玉圃忽然想起，問道：「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麼？」萬雪齋聽了，臉就緋紅，一句也答不出來。牛玉圃道：「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前日還有書子與我，說不日就要到揚州，少不的要與雪翁敘一敘。」萬雪齋氣的兩手冰冷，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顧鹽商道：「玉翁，自古「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我們今日且喫酒，那些舊話也不必談他罷了。」當晚勉強終席，各自散去。

牛玉圃回到下處，幾天不見萬家來請。那日在樓上睡中覺，一覺醒來，長隨擎封書子上來，說道：「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來的，不等回書去了。」牛玉圃拆開來看——

『刻下儀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大親母七十大壽，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並求大筆書寫，望即命駕往伊處至囑至囑！』

牛玉圃看了這話，便叫長隨叫了一隻「草上飛」往儀徵去。當晚上船，次早到丑壩上岸，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米店人說道：「是做埠頭的王漢家，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箇新門樓子裏面住。」

牛玉圃走到王家，一直進去，見三間敞廳，廳中間椅子上亮著一幅一幅的金字壽文，左邊窗子口一張長桌，一箇秀才低著頭在那裏寫，見牛玉圃進廳，丟下筆，走了過來。牛玉圃見他穿著繭紬直裰，臂前油了一塊，就喫了一驚。那秀才認得牛玉圃，說道：「你就是大觀樓同烏龜一桌喫飯的，今日又來這裏做甚麼？」

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向那秀才道：「先生請坐，這箇不與你相干。」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也不作揖，彼此坐下，問道：「尊駕就是號玉圃的麼？」牛玉圃道：「正是。」王漢策道：「我這裏就是萬府下店。雪翁昨日有書子來，說尊駕爲人，不甚端方，又好結交匪類，自今以後，不敢勞尊了。」因向帳房裏稱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說道：「我也不留了，你請尊便罷。」

牛玉圃大怒，說道：「我那希罕這一兩銀子！我自去和萬雪齋說！」把銀子擲在椅子上。王漢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強。我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雪齋也不能會。」牛玉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王漢策道：「恕不送了。」把手一拱，走了進去。

牛玉圃只得帶著長隨在丑壩尋一箇飯

店住下，口口聲聲只念著『萬雪齋這狗頭，如此可惡！』走堂的笑道：『萬雪齋老爺是極肯相與人的，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才不尷尬。』說罷，走過去了。

牛玉圃聽在耳朵裏，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走堂的方如此這般說出：『他是程明卿家管家，最怕人挑揭他這箇事，你必定說出來，他才惱的。』長隨把這箇話回覆了牛玉圃。牛玉圃才省悟道：『罷了！我上了這小畜生的當了！』當下住了一夜。

次日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上船之後，盤纏不足，長隨又辭去了兩箇，只贖兩箇粗夯漢子跟著，一直來到蘇州，找到虎邱藥材行內。牛浦正坐在那裏，見牛玉圃到，迎了出來，說道：『叔公來了！』牛玉圃道：『雪蝦蟆可有？』牛浦道：『還不會有。』牛玉圃道：『近日鎮江有一箇人家有了，快把銀子拏來同著買去。我的

船就在閘門外。』

當下押著他拏了銀子同上了船，一路不說出；走了幾天，到了龍袍洲地方，是箇沒人煙的所在。是日，喫了早飯，牛玉圃圓睜兩眼，大怒道：『你可曉的我要打你哩！』牛浦嚇慌了道：『做孫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爲甚麼要打我呢？』牛玉圃道：『放你的狗屁！你弄的好乾坤哩！』當下不由分說，叫兩箇夯漢把牛浦衣裳剝盡了，帽子鞋襪都不畱，拏繩子細起來，臭打了一頓，擡著往岸上一擡，他那一隻船就扯起篷來去了。

牛浦被他攢的發昏，又攢倒在一箇糞窖子跟前，滾一滾就要滾到糞窖子裏面去，只得忍氣吞聲，動也不敢動。

過了半日，只見江裏又來了一隻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箇客人走上來糞窖子裏面出

恭牛浦喊他救命。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樣人？被甚人剝了衣裳，細倒在此？』牛浦道：『老爹，我是蕪湖縣的一箇秀才。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做館，路上遇見強盜，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只饒的一命在此。我是落難的人，求老爹救我一救！』

那客人驚道：『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去的麼？我就是安東縣人，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看見他精赤條條，不像模樣，因說道：『相公且站著，我到船上取箇衣帽鞋襪來，與你穿著，好上船去。』當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雙鞋，一頂瓦楞帽，與他穿戴起來，說道：『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權戴著到前熱鬧所在，再買方巾罷。』

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謝那客人，扶了起來，同到船裏。滿船客人聽了這話，都喫一驚，問這位相公尊姓。牛浦道：『我姓牛。』因拜問這位

恩人尊姓。那客人道：『在下姓黃，就是安東縣人家裏做箇小生意，是戲子行頭經紀。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裏人買些添的行頭，從這裏過，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位相公——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裏去的，且同我到安東，在舍下住著，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門裏去。』牛浦深謝了。從這日就喫這客人的飯。

此時天氣甚熱，牛浦被剝了衣服，在日頭下細了半日，又受了糞窖子裏薰蒸的熱氣，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來。那痢疾又是禁口，痢裏急後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清，只得坐在船尾上，兩手抓著船板，由他痢。痢到三四天，就像一箇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船沿坐成兩條溝，只聽得艙內客人悄悄商議道：『這箇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還是趁他有口氣，送上去若死了，就費力了。』那位黃客人不肯。

他痢到第五天上，忽然鼻子裏聞見一陣

菘豆香，向船家道：『我想口菘豆湯喫。』滿船人都不肯，他說道：『我自家要喫，我死了也無怨！』衆人沒奈何，只得攏了岸，買些菘豆來煮了一盆湯，與他喫過。肚裏響了一陣，痢出一拋大屎，登時就好了。扒進艙來謝了衆人，睡下安息。養了兩天，漸漸復元。到了安東，先住在黃客人家。黃客人替他買了一頂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雙靴，穿著去拜董知縣。董知縣果然歡喜，當下留了酒飯，要留他在衙門裏面住。牛浦道：『晚生一箇親戚在貴治，還是住在他那裏便意思。』董知縣道：『這也罷了。』先生住在令親家，早晚常進來走走，我好請教。』

牛浦辭了出來，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爺相與，十分敬重。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借著講詩爲名，順便「撞兩處木鐘」，弄起幾箇錢來。黃家又把第四箇女兒招他做箇女婿，在安東快活過日子。

不想董知縣就陞任去了，接任的是箇姓向的知縣，也是浙江人。交代時候，向知縣問董知縣可有甚麼事託他。董知縣道：『倒沒甚麼事，只有箇做詩的朋友，住在貴治，叫做牛布衣。老寅臺青目一二，足感盛情。』向知縣應諾了。董知縣上京去，牛浦送在一百里外，到第三日才回家。渾家告訴他道：『昨日有箇人來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舅，路過在這裏看你。我留他喫了箇飯去了。他說下半年回來，再來看你。』牛浦心裏疑惑：『並沒有這箇舅舅……不知是那一個……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

董知縣一路到了京師，在吏部投了文，次日過堂掣籤。這時馮琢菴已中了進士，散了部屬，寓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董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馮主事迎著坐下，敘了寒溫。董知縣只

說得一句「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庵裏，」不會說這一番交情，也不會說到安東縣曾會著的一番話，只見長班進來跪下稟道：「部裏大人升堂了。」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到部就掣了一箇貴州知州的籤，恩恩東裝赴任去了，不會再會馮主事。

馮主事過了幾時，打發一箇家人寄家書回去，又掣出十兩銀子來，問那家人道：「你可認得那牛布衣和公家？」家人道：「小的認得。」馮主事道：「這是十兩銀子，你帶回去送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裏住。寄箇的信與他，不可有誤。這銀子說是我帶與牛奶奶盤纏的。」

管家領了主命，回家見了主母，辦理家務事畢，走到一箇僻巷內，一扇籬笆門關著。管家走到門口，只見一箇小兒開門出來，手裏掣了一箇筭箕出去買米。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

爺差來的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座內，小兒就走進去了。又走了出來，問道：「你有甚話說？」管家問那小兒道：「牛奶奶是你甚麼人？」那小兒道：「是大姑娘。」管家把這十兩銀子遞在他手裏，說道：「這銀子是我老爺帶與牛奶奶盤纏的，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甘露庵內，寄箇的信與你，免得懸望。」小兒請他坐著，把銀子接了進去。

管家看見中間懸著一軸稀破的古畫，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六張破丟不落的竹椅，天井裏一箇土臺子，臺子上一架藤花，藤花旁邊就是籬笆門，坐了一會，只見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手裏又掣了一箇包子，包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道：「我家大姑娘說，『有勞你，這箇送給你買茶喫。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爺，多謝說的話，我知道了。』」管家承謝過去了。

牛奶奶接著這箇銀子，心裏悽惶起來，說：「他恁大年紀，只管在外頭，又沒箇兒女，怎生是好？我不如趁著這幾兩銀子，走到蕪湖去尋他回來，也是一場事。」

主意已定，把這兩間破房子鎖了，交與鄰居看守。自己帶了姪子，搭船一路來到蕪湖。找到浮橋口甘露庵，兩扇門掩著，推開進去。韋駝菩薩面前，香爐燭臺，都沒有了。又走進去，大殿上榻子倒的七橫八豎，天井裏一箇老道人坐著纔衣裳，問著他，只打手勢，原來又啞。又問他這裏面可有一箇牛布衣，他拏手指著前頭一間屋裏。

牛奶奶帶著姪子，復身走出來，見韋駝菩薩旁邊一間屋，又沒有門，走了進去，屋裏停著一具大棺材，面前放著一張三隻腿的桌子，歪在半邊。棺材上頭的魂旛也不見了，只賸了一

根棍。棺材頭上有字，又被那屋上沒有瓦，雨淋下來，把字跡都剝落了，只有「大明」兩字，第三字只得一橫。

牛奶奶走到這裏，不覺心驚肉顫，那寒毛根根都豎起來，又走進去問那道人道：「牛布衣莫不是死了？」道人把手搖兩搖，指著門外。他姪子道：「他說姑爺不會死，又到別處去了。」

牛奶奶又走到庵外，沿街細問，人都說不聽見他死，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裏。郭鐵筆道：「他麼？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了。」牛奶奶此番得著實信，立意往安東去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錯中有錯，無端更起波瀾；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結。

不知牛奶奶會到安東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黃家把門面一帶三四間房都與他住。他就把門口貼了一箇帖，上寫道：「牛布衣代做詩文。」那日早上，正在家裏閒坐。只聽得有人敲門，開門讓了進來，原來是蕪湖縣的一箇舊鄰居。這人叫做石老鼠，是箇有名的無賴，而今卻也老了。

牛浦見是他來，嚇了一跳，只得同他作揖坐下，自己走進去取茶。渾家在屏風後張見，迎著他告訴道：「這就是去年來的你長房舅舅，今天又來了。」牛浦道：「他那裏是我甚麼舅舅！」接了茶出來，遞與石老鼠喫。

石老鼠道：「相公，我聽見你恭喜，又招了親在這裏，甚是得意。」牛浦道：「好幾年不會會見老爹，而今在那裏發財？」石老鼠道：「我也只在淮北山東各處走走，而今打從你這裏

過，路上盤纏用完了，特來拜望你，借幾兩銀子用用。你千萬幫我一箇忙！」牛浦道：「我雖則同老爹是箇舊鄰居，卻從來不會通過財帛。況且我又是客邊，借這親家住著，那裏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爹？」

石老鼠冷笑道：「你這小孩子就沒有良心了！想著我當初「揮金如土」的時節，你用了我不知多少，而今看見你在人家招了親，照你箇臉面，不好就說，你倒回出這樣話來！」牛浦發了急道：「這是那裏來的話，你就「揮金如土」，我幾時看見你金子，幾時看見你的土？你一箇尊年人，不想做些好事，只要在「光水頭上鑽眼騙人！」

石老鼠道：「牛浦郎，你不要說嘴！想著你小時做的些醜事，瞞的別人可瞞的過我？況且你停妻娶妻，——在那裏騙了卜家女兒，在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該當何罪？你不乖乖

的掣出幾兩銀子來，我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講！
『牛浦跳起來道：』那箇怕你就同你到安東縣去！

當下兩人揪扭出了黃家門，一直來到縣門口，遇著縣裏兩箇頭役，認得牛浦，慌忙上前勸住，問是甚麼事。石老鼠說他小時不成人的事，說騙了卜家女兒，到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又冒名頂替，多少混帳事。牛浦道：『他是我們那裏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而今越發老而無恥，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裏，他冒認是我舅舅，騙飯喫，今年又憑空走來問我要銀子，那有這樣無情無理的事！』

幾箇頭役道：『也能，牛相公。他這人年紀老了，雖不是親戚，到底是你的。一箇舊鄰居，想是真正沒有盤費了。自古道：『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此時有錢，也不服氣掣出來給他，我們衆人替你墊幾百文，送他去罷。』石老

鼠還要爭。衆頭役道：『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好，你一箇尊年人，不要討沒臉面，喫了苦去。』石老鼠聽見這話，方才不敢多言了，接著幾百錢，謝了衆人自去。

牛浦也謝了衆人回家，才走得幾步，只見家門口一箇鄰居迎著來道：『牛相公，你到這裏說話。』當下拉到一箇僻靜巷內，告訴他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牛浦道：『同誰吵？』鄰居道：『你剛才出門，隨即一乘轎子一擔行李，一箇堂客來到，你家娘子接了進去。這堂客說他就是你的前妻，要你見面，在那裏同你家黃氏娘子吵的很，娘子託我帶信，叫你快些家去。』

牛浦聽了這話，就像提在冷水盆裏一般，自心裏明白：『自然是石老鼠這箇老奴才把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也

奈何，只得硬著膽走了來家。到家門口，站住腳聽一聽，裏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是箇浙江人，便敲門進去，和那婦人對了面，彼此不認得。黃氏道：『這便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

牛奶奶問道：『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

牛浦道：『我怎不是牛布衣？但是我認不得你這位奶奶。』牛奶奶道：『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你這廝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掛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我怎肯同你開交！』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也最多，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這又出奇了！』牛奶奶道：『怎麼不是我從蕪湖縣問到甘露庵，一路問來，說在安東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須要還我丈夫！』

當下哭喊起來，叫跟來的姪子將牛浦扭著，牛奶奶上了轎，一直喊到縣前去了。正值向

知縣出門，就喊了冤。知縣叫補詞來，當下補了詞，出差拘齊了人，掛牌，第三日午堂聽審。

這一天，知縣坐堂，審的是三件。第一件，爲活殺父命事，告狀的是箇和尚。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見人家放的許多牛內中，有一條牛見這和尚，把兩眼睜睜的只望著他。和尚覺得心動，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牛伸出舌頭來舐他的頭，舐著，那眼淚越發多了。和尚方才知道是他的父親轉世，因向那人家哭著求告，施捨在庵裏供養著。不想被庵裏鄰居牽去殺了，所以來告狀，就帶施牛的這箇人做干證。

向知縣取了和尚口供，叫上那鄰居來問。鄰居道：『小的三四日前，是這和尚牽了這箇牛來賣與小的，小的買到，就殺了。和尚昨日又來向小的說，這牛是他父親變的，要多賣幾

兩銀子，前日銀子賣少了，要來找價。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吵起來。小的聽見人說：「這牛並不是他父親變的，這和尚積年剃了光頭，把鹽擦在頭上，走到放牛所在，見那極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來，舐他的頭。牛但凡舐著鹽，就要淌出眼水來。他就說是他父親，到那人家哭著求施捨。施捨了來，就賣錢用，不是一遭了。」這回又拏這事告小的，求老爺做主。」

向知縣叫那施牛的人問道：「這牛果然是你施與他家的，不會要錢？」施牛的道：「小的白送與他，不會要一箇錢。」向知縣道：「輪迴之事，本屬渺茫，那有這箇道理？況既說父親轉世，不該又賣錢用。這禿奴可惡極了！」即丟下籤來，重責二十，趕了出去。

第二件，為毒殺兄命事，告狀人叶做胡賴，告的是醫生陳安。向知縣叫上原告來問道：「他怎樣毒殺你哥哥？」胡賴道：「小的哥哥害

病，請了醫生陳安來看。他用了一劑藥，小的哥哥次日就發了跑躁，跳在水裏淹死了。這分明是他毒死的。」向知縣道：「平日有讎無讎？」胡賴道：「沒有讎。」

向知縣叫上陳安來問道：「你替胡賴的哥哥治病，用的是甚麼湯頭？」陳安道：「他本來是箇寒症，小的用的是荊防發散藥，藥內放了八分細辛。當時他家就有箇親戚——是箇團臉矮子——在傍多嘴，說是細辛用到三分，就要喫死了人。本草上那有這句話。落後他哥過了三四日，才跳在水裏死了，與小的甚麼相干？青天老爺在上，就是把四百味藥，藥性都查遍了，也沒有見那味藥是喫了該跳河的。這是那裏說起？醫生行著道，怎當得他這樣誣陷求老爺做主！」

向知縣道：「這果然也胡說極了！醫家有割股之心，況且你家有病人，原該看守好了，爲

甚麼放他出去跳河與醫生何干？這樣事也來告狀！一齊趕了出去。」

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狀，爲謀殺夫命事。向知縣叫上牛奶奶去問。牛奶奶悉把如此這般，從浙江尋到蕪湖，從蕪湖尋到安東，「他現掛著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問他要，問誰要？」向知縣道：「這也怎麼見得……？」

向知縣問牛浦道：「牛生員，你一向可認得這箇人？」牛浦道：「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並認不得他丈夫。他忽然走到生員家，要起丈夫來，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事！」向知縣向牛奶奶道：「眼見得這牛生員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的蹤跡。你到別處去尋訪你丈夫去罷。」

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定要求向知縣替他伸冤。纒的向知縣急了，說道：「也罷，我這

裏差兩箇衙役把這婦人解回紹興。你到本地告狀去！我那裏管這樣無頭官事——牛生員，你也請回去罷。」說罷，便退了堂。兩箇衙役把牛奶奶解往紹興去了。

自因這一件事，傳的上司知道，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放著人命大事都不問，要把向知縣訪問參處。按察司具揭到院。這按察司姓崔，是太監的姪兒，蔭襲出身，做到按察司。這日叫幕客敍了揭帖稿，取來燈下自己細看，「爲特參昏庸不職之縣令以肅官方事。」內開安東縣知縣向鼎許多事故。自己看了又念，念了又看。燈燭影裏，只見一箇人雙膝跪下。崔按察舉眼一看，原來是他門下的一箇戲子，叫做鮑文卿。

按察司道：「你有甚麼話，起來說。」鮑文卿道：「方才小的看見大老爺要參處的這位

是安東縣向老爺。這位老爺，小的也不會認得。但自從七八歲學戲，在師父手裏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這老爺是箇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箇知縣，好不可憐。如今又要因這事參處了。況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參處麼？」

按察司道：「不想你這一箇人倒有愛惜才人的念頭。你倒有這箇意思，難道我倒不肯？只是如今免了他這一箇革職，他卻不知道是你救他。我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箇書子，把你送到他衙門裏去，叫他謝你幾百兩銀子，回家做箇本錢。」鮑文卿磕頭謝了。按察司吩咐書房小廝去向幕賓說：「這安東縣不要參了。」

過了幾日，果然差一箇衙役，擎著書子，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向知縣把書子拆開一看，大驚，忙叫快開宅門，請這位鮑相公進來。向知

縣便迎了出去。鮑文卿青衣小帽，走進宅門，雙膝跪下，便叩老爺的頭，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向知縣雙手來扶，要同他敘禮。他道：「小的何等，敢與老爺施禮？」向知縣道：「你是上司衙門裏的人，況且與我有恩，怎麼拘這箇禮？快請起來，好讓我拜謝！」他再三不肯。向知縣拉他坐，他斷然不敢坐。

向知縣急了，說：「崔大老爺送了 you 來，我若這般待你，崔大老爺知道，不便。」鮑文卿道：「雖是老爺要格外擡舉小的，但這箇關係朝廷體統，小的斷然不敢。」立著垂手，回了幾句話，退到廊下去了。向知縣託家裏親戚出來陪他，也斷不敢當。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才歡喜了，坐在管家房裏，有說有笑。

次日，向知縣備了席，擺在書房裏，自己出來陪，斟酒來奉。他跪在地下，斷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縣沒奈何，只得把酒席發

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喫了。他還上來謝賞。向知縣寫了謝按察司的稟帖，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他一釐也不敢受，說道：『這是朝廷頒與老爺們的俸銀，小的乃是賤人，怎敢用朝廷的銀子？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養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爺天恩，畱小的一條狗命。』

向知縣見他說到這田地，不好強他，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箇稟帖，稟按察司。又畱他住了幾天，差人送他回京。按察司聽見這些話，說他是箇獸子，也就罷了。

又過了幾時，按察司陞了京堂，把他帶進京去。不想一進了京，按察司就病故了。

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來。

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裏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

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裏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臺。城裏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那一箇僻巷裏面，總有一箇地方懸著燈籠賣茶，插著時鮮花朵，烹著上好的雨水。茶社裏坐滿了喫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

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淒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

龍涎沈速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裏的月色煙光合成一片，望著如閨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妝炫服，招接四方遊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這聚寶門當年說，每日進來有百牛千豬萬擔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箇牛，一萬箇豬糧，食更無其數。鮑文卿進了水西門，到家和妻子見了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如今仍舊做這戲行營業。他這戲行裏，淮清橋是三箇總寓，一箇老郎庵；水西門是一箇總寓，一箇老郎庵。總寓內都掛著一班一班的戲子牌。凡要定戲，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箇日子。

鮑文卿卻是水西門總寓掛牌。他戲行規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齊上了庵，燒過香，坐在總寓那裏，品出不是來，要打

就打，要罰就罰，一箇字也不敢拗的。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一班十幾箇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裏，十幾箇人共刻在一座碑上。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碑上的，子孫出來學戲，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幾歲年紀，就稱爲「老道長」。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長說了，方纔敢行。

鮑文卿祖父的名字卻在那第一座碑上。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裏笙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點了出來，也有斷了弦的，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壅。他查出來放在那裏，到總寓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才走進茶館，只見一箇人坐在那裏，頭戴高帽，身穿寶藍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獨自坐在那裏喫茶。鮑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錢麻子見了他來，說道：「文卿，你從幾時回來的？請坐喫茶。」鮑文卿道：「我方才遠遠看見你，只

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走到我這裏來喫茶，原來就是你這老屁精！當下坐了喫茶。

錢麻子道：「文卿，你在京裏走了一回，見過幾箇做官的，回家就拏翰林科道來嚇我！」鮑文卿道：「兄弟，不是這樣說。像這衣服，靴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這樣衣裳，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錢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南京這些鄉紳人家，壽誕或是喜事，我們只拏一副蠟燭去，他就耍畱我們坐著一桌喫飯。憑他甚麼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幾箇學裏酸子，我眼角裏還不會看見他哩！」鮑文卿道：「兄弟，你說這樣不安本分的話，豈但來生還做戲子，連變驢變馬都是該的！」錢麻子笑著打了他一下。茶館裏拏上點心來喫。

喫著，只看外面又走進一箇人來，頭戴浩

然巾，身穿醬色袖直裰，腳下粉底皂靴，手執龍頭拐杖，走了進來。錢麻子道：「黃老爹，到這裏來喫茶。」黃老爹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二位到跟前才認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眼睛該花了。文卿，你幾時來的？」鮑文卿道：「到家不多幾日，還不會來看老爹。日子好的快，相別已十四年。記得我出門那日，還在國公府徐老爺裏面看著老爹扮了一齣「茶博士」才走的。老爹而今還在班裏麼？」

黃老爹搖手道：「我久已不做戲子了。」坐下添點心來喫。向錢麻子道：「前日南門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你怎麼不到？」錢麻子道：「那日我班裏有生意，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定了我徒弟的戲，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鮑文卿道：「那箇薛鄉紳？」黃老爹道：「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和我同鄉，今年八十二歲，朝廷請他做「鄉飲大賓」了。」

鮑文卿道：「像老爹拄著拐杖，緩步細搖，依我說這『鄉飲大賓』就該是老爹做。」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爹這箇體統，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尙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老爹這箇排場罷了！」那老畜生不曉得這話是笑他，反忤忤得意。當時喫完了茶，各自散了。

鮑文卿雖則因這些事看不上眼，自己卻還要尋幾箇孩子起箇小班，因在城裏到處尋人說話。那日走到鼓樓坡上，遇著一箇人，有分教：

邂逅相逢，舊交更添氣色；

有分，子弟亦被恩光。

畢竟不知鮑文卿遇的是箇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覓孩子學戲。走到鼓樓坡上，他才上坡，遇著一箇人下坡。鮑文卿看那人時，頭戴破氈帽，身穿一件破黑袖直裰，腳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手裏擎著一張破琴，琴上貼著一條白紙，紙上寫著四箇字道：「修補樂器。」鮑文卿趕上幾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麼？」那人道：「正是。」鮑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館裏坐坐。」

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泡了一壺茶來。喫著。鮑文卿道：「老爹尊姓？」那人道：「賤姓倪。」鮑文卿道：「尊府在那裏？」那人道：「遠哩，舍下在三牌樓。」鮑文卿道：「倪老爹，你這修補樂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麼？」倪老爹道：「都可以修得的。」

鮑文卿道：「在下姓鮑，舍下住在水西門，原是梨園行業，因家裏有幾件樂器壞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還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倪老爹道：「長兄，你共有幾件樂器？」鮑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拿來，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也不過一兩日功夫，我只擾你一頓早飯，晚裏還回來家。」鮑文卿道：「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見怪。」又道：「幾時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閒，後日來罷。」

當下說定了。門口挑了一擔茯苓糕來，鮑文卿買了半斤，同倪老爹喫了，彼此告別。鮑文卿道：「後日清晨，專候老爹。」倪老爹應諾去了。

鮑文卿回來和渾家說下，把樂器都揩抹乾淨了，搬出來擺在客座裏。

到那日清晨，倪老爹來了，喫過茶點心，拏這樂器修補。修了一回，家裏兩個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鮑文卿陪著倪老爹喫了。到下午時候，鮑文卿出門回來，向倪老爹道：『卻是怠慢老爹的緊，家裏沒箇好菜蔬，不恭我而今約老爹去酒樓上坐坐，這樂器丟著，明日再補罷。』倪老爹道：『爲甚麼又要取擾？』

當下兩人走出來，到一箇酒樓上，揀了一箇僻靜座頭坐下。堂倌過來問：『可還有客？』倪老爹道：『沒有客了。你這裏有些甚麼菜？』走堂的疊著指頭數道：『肘子，鴨子，黃魚，醉白魚，雞脰，單鷄，白切肚子，生燻肉，京燻肉，燻肉片，煎肉圓，悶青魚，羹鮑頭，還有便碟白切肉。』倪老爹道：『長兄，我們自己人，喫箇便碟罷。』鮑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倌先拏賣鴨子來喫酒，再燻肉片帶飯來，堂倌應下去了。須臾，捧著一賣鴨子，兩壺酒上來。鮑文卿

起身斟倪老爹一杯，坐下喫酒，因問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箇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那倪老爹嘆一口氣道：『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拏不得輕負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糊口，原是沒奈何的事。』鮑文卿道：『原來老爹是學校中人，我大膽的很了，請問老爹幾位相公，老太太可是齊眉？』倪老爹道：『老妻還在，從前倒有六箇小兒，而今說不得了。』倪文卿道：『這是甚麼原故？』

倪老爹說到此處，不覺悽然垂下淚來。鮑文卿又斟一杯酒，遞與倪老爹，說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倪老爹道：『這話不說罷，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鮑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老爹？老爹只管說。』倪老爹道：『不瞞你說，我是

六箇兒子，死了一箇，而今只得第六箇小兒子在家裏，那四箇——說著，又忍著不說了。鮑文卿道：「那四箇怎的？」倪老爹被他問急了，說道：「長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我不瞞你說，那四箇兒子，我都因沒有的喫用，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

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住的眼裏流下淚來，說道：「這是箇可憐了！」倪老爹垂淚道：「豈但那四箇賣了這一箇小的，將來也畱不住，也要賣與人去！」鮑文卿道：「老爹，你和我家老太太怎的捨得？」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畱他在家，跟著餓死，不如放他一條生路！」

鮑文卿著實傷感了一會，說道：「這件事，我到有箇商議，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說。」倪老爹道：「長兄，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有何妨？」鮑文卿正待要說，又忍住道：「不說罷，這話說

了，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道：「豈有此理！任憑你說甚麼，我怎肯怪你？」鮑文卿道：「我大膽說了罷。」倪老爹道：「你說你說。」

鮑文卿道：「老爹，比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若是賣到他州別府，就和那幾箇相公一樣不見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多歲，生平只得一箇女兒，並不會有箇兒子。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爹，我撫養他成人。平日逢時遇節，可以到老爹家裏來，後來老爹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爹，這可以使得的麼？」

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兒子恩星照命。我有甚麼不肯？但是既過繼與你，累你撫養，我那裏還收得你的銀子？」鮑文卿道：「說那裏話，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說罷，彼此又喫了一回，會了帳，出得店門，趁天色未黑，倪老爹回家去了。鮑文卿回來把

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乃眷也歡喜。

次日，倪老爹清早來補樂器，會著鮑文卿說：「昨日商議的話，我回去和老妻說，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爲定，擇箇好日，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鮑文卿大喜，自此兩人呼爲親家。

過了幾日，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爹，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憑著左鄰開絨線店張國重，右鄰開香蠟店王羽秋，兩箇鄰居都到了，那文書上寫道——

『立過繼文書倪霜峯，今將第六子倪廷璽，年方一十六歲，因日食無措，夫妻商議，情願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爲義子，改名鮑廷璽。此後成人婚娶，俱係鮑文卿撫養，立嗣承祧，兩無異說。如有天年不測，

各聽天命。今欲有憑，立此過繼文書，永遠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過繼文書倪霜峯憑中鄰張國重，王羽秋。』

都畫了押。鮑文卿拿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鮑文卿又謝了衆人，自此兩家來往不絕。

這倪廷璽——改名鮑廷璽——甚是聰明伶俐。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不肯叫他學戲，送他讀了兩年書，幫著當家管班。到十八歲上，倪老爹去世了，鮑文卿又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

自此以後，鮑廷璽著實得力。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婿。鮑文卿說他是正經人家兒女，比親生的還疼些，每日

喫茶喫酒，都帶著他；在外攬生意，都同著他，讓他賺幾箇錢，添衣帽鞋襪；又心裏算計，要替他娶箇媳婦。

那日早上，正要帶著鮑廷璽出門，只見門口一箇人騎了一匹騾子，到門口下了騾子進來。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爺，你幾時過江來的？」邵管家道：「特過江來尋鮑師父。」鮑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請他坐下，擎水洗臉，擎茶來喫。喫著，問道：「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了，想是過來定戲的？你家大老爺在府安？」邵管家笑道：「正是爲此。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鮑師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鮑文卿道：「我家現有一箇小班，自然該去伺候。只不知要幾時動身？」邵管家道：「就在出月動身。」

說罷，邵管家叫跟騾的人把行李搬了進

來，騾子打發回去。邵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這是五十兩定銀。鮑師父，你且收了其餘的，領班子過去再付。」文卿收了銀子，當晚整治酒席，大盤大盃，留邵管家喫了半夜。

次日，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買了四五天，僱了船，先過江去了。鮑文卿也就收拾，帶著鮑廷璽，領了班子，到天長杜府去做戲，做了四十多天回來，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父子兩箇，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那一班十幾箇小戲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襖，一雙鞋襪。各家父母知道，也著實感恩，又來謝了鮑文卿。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裏做戲。

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戲，五更天散了戲，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他父子兩箇在上河

澡堂子裏洗了一箇澡，喫了些茶點心，慢慢走回來。到了家門口，鮑文卿道：「我們不必攜家了。內橋有箇人家，定了明日的戲，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

當下鮑廷璽跟著兩箇人走到坊口，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兩對紅黑帽，一柄遮陽，一頂大轎。知道是外府官過，父子兩箇站在房檐下看，讓那傘和紅黑帽過去了。遮陽到了跟前，上寫著「安慶府正堂」。鮑文卿正仰臉看著，遮陽轎子已到。那轎子裏面的官看見鮑文卿，喫了一驚。鮑文卿回過臉來看那官時，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爺。他原來陞了。

轎子才過去，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鮑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陞了來的？」那人道：「是。太老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

家河房裏，請鮑師父到那裏去相會。」說罷，飛跑趕著轎子去了。

鮑文卿領著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裏買了一箇手本，上寫「門下鮑文卿叩」。走到張家河房門口，知道向太爺已經回寓了，把手本遞與管門的，說道：「有勞太爺稟聲，我是鮑文卿，來叩見太老爺。」門上人接了手本，說道：「你且伺候著。」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凳上，坐了一會，裏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門上的，太爺問有箇鮑文卿可曾來？」門上人道：「來了，有手本在這裏。」慌忙傳進手本去。只聽得裏面道：「快請！」

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候著，自己跟了管門的進去，進到河房來，向知府已是紗帽便服，迎了出來，笑著說道：「我的老友到了！」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向知府雙手扶住，說道：「老友，你若只管這樣拘禮，我們就難相與了。」再

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
一箇凳子上坐了。

向知府坐下說道：「文卿，自同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你的鬍子卻也白了許多。」鮑文卿立起來道：「太老爺高陞，小的多不知道，不會叩得大喜。」向知府道：「請坐下，我告訴你。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箇二府，今年才陞到這裏。你自從崔大人死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鮑文卿道：「小的本是戲子出身，回來沒有甚事，依舊教一小班子過日。」向知府道：「你方才同走的那少年是誰？」鮑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兒子，帶在公館門口，不敢進來。」向知府道：「爲甚麼不進來？」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

當下一箇小廝，領了鮑廷璽進來。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頭，向知府親手扶起，問：「你

今年十幾歲了？」鮑廷璽道：「小的今年十七歲了。」向知府道：「好箇氣質，像正經人家的兒女。」叫他坐在他父親傍邊。向知府道：「文卿，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麼？」鮑文卿道：「小的不會教他學戲，他念了兩年書，而今跟在班裏記帳。」向知府道：「這箇也好，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這裏喫了飯，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說罷，換了衣服，起身轎去了。

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家們房裏，管宅門的王老爹本來認得，彼此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看見王老爹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滿嘴有鬍子了。王老爹極其歡喜，鮑廷璽拿出一箇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裏頭裝著一錠銀子，送與他。鮑廷璽作揖謝了，坐著說些閒話，喫過了飯。

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來，換去了大衣服，仍舊坐在河房裏，請鮑文卿父子兩箇進來，坐下說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不得和你細談。』因叫小廝在房裏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且收著。我去之後，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託與人領著，你在半箇月內，同令郎到我衙門裏來，我還有話和你說。』鮑文卿接著銀子，謝了太老爺的賞，說道：『小的總在半箇月內，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裏來請安。』

當下又畱他喫了酒。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爺的行，回家同渾家商議，把班子暫託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著。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頭繩，肥阜之類，一帶與衙門裏各位管家。

又過了幾日，在水西門搭船，到了池口，只

見又有兩箇人搭船，艙內坐著。彼此談及，鮑文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裏去的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裏的書辦，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箇買酒買肉，請他喫著。晚上候別的客人睡著了，便悄悄向鮑文卿說：『有一件事，只求太爺批一箇「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又有一件事，縣裏詳上來，只求太爺駁下去，這件事竟可以送你三百兩。你鮑大爺在我們太老爺跟前懇箇情罷。』

鮑文卿道：『不瞞二位老爹說，我是箇老戲子，乃下賤之人，蒙太老爺擡舉，叫到衙門裏來，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

那兩箇書辦道：『鮑大爺，你疑惑我這話是說慌麼？只要你肯說這情，上岸先兌五百兩銀子與你。』

鮑文卿笑道：『我若是歡喜銀子，當年在安東縣曾賞過我五百兩銀子，我不敢受自己

知道是箇窮命，須是骨頭裏掙出來的錢才做得肉。我怎肯瞞著太老爺拏這項錢？況且他若有理，斷不肯拏出幾百兩銀子來尋人情。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就要叫那邊受屈，豈不喪了陰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門裏好修行。」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也要各人保著自己的身家性命。」幾句說的兩箇書辦毛骨悚然，一場沒趣，扯了一箇淡罷了。

次日早晨，到了安慶，宅門上投進手本去，向知府叫將他父子兩人行李搬在書房裏面住，每日同自己親戚一桌喫飯，又拏出許多綉和布來替他父子兩箇裏裏外外做衣裳。

一日，向知府走來書房坐著，問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鮑文卿道：「小的，是窮人，這件事還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

有一句話，若說出來，恐怕得罪你。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箇心願。」鮑文卿道：「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小的怎敢不依？」

向知府道：「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他有一箇小女兒，生得甚是乖巧，老婆著實疼愛他，帶在房裏梳頭裹腳，都是老婆親手打扮。今年十七歲了，和你令郎是同年。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我把「投身紙」都查了賞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兒子小王，我又替他買了一箇部裏書辦名字，五年考滿，便選一箇典史雜職。你若不棄嫌，便把你令郎招給他做箇女婿。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這箇你可肯麼？」

鮑文卿道：「太老爺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盡。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說了，他極歡喜你令郎的。這事不要你費一箇錢。你只

明日擎一箇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牀帳、被褥、衣服、首飾、酒席之費，都是我備辦齊了。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箇現成公公罷了。『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向知府雙手扶起來，說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將來我還要爲你的情哩。』

次日，鮑文卿擎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回拜了。到晚上三更時分，忽然撫院一箇差官，一匹馬，同了一位二府，擡了轎子，一直走上堂來，叫請向太爺出來。滿衙門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榮華富貴，享受不過片時潦倒

摧頹波瀾，又興多少。

不知這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娶妻
鮑廷璽喪父娶妻

話說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忙將刑名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查查細些，不可移漏了事。」說罷，開了宅門，急急出去了。出去會見那二府，拏出一張牌票來看了，附耳低言了幾句，二府上轎去了，差官還在外候著。

向太守進來，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著問。向知府道：「沒甚事，不相干，是寧國府知府壞了，委我去摘印。」當下料理馬夫，連夜同差官住寧國去了。

衙門裏打首飾，縫衣服，做牀帳被褥，糊房，打點王家女兒招婿，忙了幾日，向知府回來了，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門外傳了一班吹手，兩箇儂相進來。鮑廷璽插著花，披著紅，身穿綉緞衣服，腳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著

迎過那邊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著補服，出來陪妹婿，喫過三遍茶，請進洞房裏和新娘交拜合卺，不必細說。

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衙裏擺了三天喜酒，無一箇人不喫。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才回來。

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裏，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

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箇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些小廝門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作弊。你父子兩箇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料幾天。」

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箇在察院裏巡場

查號——安慶七學共考三場——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爲。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箇童生，推著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土牆挖箇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揪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箇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裏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箇童生送進號去。

考事已畢，發出案來，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萑。他父親是箇武兩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選守備。發案過了幾日，季守備進來拜謝，向知府設席相留。席擺在書房裏，叫鮑文卿同著出來坐坐。

當下季守備首席，向知府主位，鮑文卿坐

在橫頭。季守備道：「老公祖這一番考試，至公至明，合府無人不服。」向知府道：「年先生，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疎了；到是前日考場裏，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還不曾有甚麼弊竇。」

此時季守備才曉得這人姓鮑。後來漸漸說到他是一箇老梨園腳色，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多君子之行。」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季守備也就肅然起敬。酒罷，辭了出來。過三四日，倒把鮑文卿請到他家裏，喫了一餐酒。考案首的兒子季萑，也出來陪坐。鮑文卿見他是一箇美貌少年，便道：「少爺尊號？」季守備道：「他號叫做葦蕭。」當下喫

完了酒，鮑文卿辭了回來，向向知府著實稱贊這季少爺好箇相貌，將來不可限量。

又過了幾箇月，那王家女兒懷著身子，要分婉，不想養不下來，死了。鮑文卿父子兩箇慟哭，向太守倒反勸道：「也罷，這是他各人的壽數，你們不必悲傷了。你小小年紀，我將來少不得再替你娶箇媳婦。你們若只管哭時，惹得夫人心裏越發不好過了。」

鮑文卿也吩咐兒子，叫不要只管哭；但他自己也添了箇痰火疾，不時舉動，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意思要辭了向太守回家去，又不敢說出來。恰好向太守陞了福建汀漳道，鮑文卿向向太守道：「太老爺又恭喜高陞，小的本該跟隨太老爺去，怎奈小的老了，又得了病在身上下，小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丟下兒子跟著太老爺伏侍罷。」

向太守道：「老友，這樣遠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兒子，你畱在身邊奉侍你，我帶他去做甚麼？我如今就要進京陞見。我先送你回南京去。我自有的道理。」次日封出一千兩銀子，叫小廝捧著，擎到書房裏來，說道：「文卿，在我這裏一年多，並不曾見你說過半箇字的人情。我替你娶箇媳婦，又沒命死了。我心裏著實過意不去。而今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擎回家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再接你相會。」鮑文卿又不肯受。

向道臺道：「而今不比當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窮在這一千兩銀子。你若不受，把我當做甚麼人？」鮑文卿不敢違拗，方才磕頭謝了。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備酒替他餞行，自己送出宅門。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灑淚告辭。向道臺也揮淚和他分手。

鮑文卿父子兩箇，帶著銀子，一路來到南京，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舉家感激。鮑文卿扶著病出去尋人，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兩副行頭，租與兩箇戲班子穿著，贖下的家裏盤纏。

又過了幾箇月，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臥牀不起，自己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渾家兒子，女兒，女婿，都叫在跟前，吩咐他們：『同心同意，好過日子，不必等我滿服，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說罷，瞑目而逝。闔家慟哭，料理後事，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開了幾日喪。四箇總窩的戲子都來弔孝。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擇箇日子出殯，只是沒人題銘旌。

正在躊躇，只見一箇青衣人飛跑來了，問道：『這裏可是鮑老爹家？』鮑廷璽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

老爺來了，轎子已到了門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門外去跪接。向道臺下了轎，看見門上貼著白，問道：『你父親已是死了？』鮑廷璽哭著應道：『小的父親死了。』向道臺道：『沒了幾時了？』鮑廷璽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臺道：『我陸見回來，從這裏過，正要會會你父親，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

鮑廷璽哭著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著『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作了四箇揖。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向道臺走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臺道：『誰人題的銘旌？』鮑廷璽道：『小的和人商議，說銘旌上不好寫。』向道臺道：『有甚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

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臺取筆在手，

寫道：

「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

有九之柩。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

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

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著這箇送到亭彩店內去做。」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了。還有些少助喪之費，今晚送來與你。」說罷，喫了一杯茶，上轎去了。

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晚上，向道臺又打發一箇管家，拏著一百兩銀子，送到鮑家。那管家茶也不會喫，恩恩回船去了。

這裏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尙，道士，歌郎，替鮑老爹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同行的人，都出來送殯，在南門外酒樓上擺

了幾十桌齋喪事已畢。

過了半年有餘，一日，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說話。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裏坐著，進去和母親說了。鮑老太走了出來，說道：「金師父，許久不見，今日甚麼風吹到此？」金次福道：「正是好久不曾來看老太太，老太太在家享福，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著了？」老太太道：「因為班子在城裏做戲，生意行得細，而今換了一箇文元班，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盱眙，天長，這一帶走。他那裏鄉紳財主多，還賺的幾箇大錢。」金次福道：「這樣，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

當下喫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廷璽，娶過來倒又可以發箇大財。」鮑老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兒？」金次福道：「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

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這堂客才得二十一歲，出奇的人才，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因他年紀小，又沒兒女，所以娘家主張著嫁人。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大牀一張，涼牀一張，四箱四櫥箱子裏的衣裳，盛的滿滿的，手也插不下去。金手鐲有兩三副，赤金冠子兩頂，真珠寶石，不計其數。還有兩箇丫頭——一箇叫做荷花，一箇叫做探蓮——都跟著嫁了來。你若娶了他與廷璽，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這是極好的事。」

一番話說得老太滿心歡喜，向他說道：「金師父，費你的心，我還要託我家姑爺出去訪訪訪的確了，來尋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這是不不要訪的——也罷訪訪也好，我再來討回信。」說罷去了。鮑廷璽送他出去。

到晚，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老太一五一十，把這些話告訴他，託他出去訪歸姑爺。又問

老太要了幾十箇錢帶著，明日早上去喫茶。次日走到一箇做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箇媒婆，有名的沈大腳。

歸姑爺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來，在茶館裏喫茶，就問起這頭親事。沈天孚道：「哦！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他的故事長著哩！你買幾箇燒餅來，等我喫飽了和你說。」

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箇燒餅，拏進茶館來，同他喫著，說道：「你說這故事罷。」沈天孚道：「慢些，待我喫完了說。」當下把燒餅喫完了，說道：「你問這箇人怎的莫不是那家要娶他？這箇堂客是娶不得的。若要進門，就要一把天火。」歸姑爺道：「這是怎的？」

沈天孚道：「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偏頭死了，他跟著哥們過日子。他哥不成人，賭錢喫酒，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因他

分顏色，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他就罵，要人稱呼他是「太太」，被大娘子知道，一頓嘴巴子，趕了出來。復後嫁了王三胖。王三胖是一箇候選州同，他真正是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把大獸的兒子媳婦，一天要罵三場家人，婆娘，兩天要打八頓。這些人都恨如頭醋。

「不想不到一年，三胖死了。兒子疑惑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裏，那日進房來搜，家人婆娘又幫著，圖出氣。這堂客有見識，預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飾，一總倒在馬桶裏。那些人在房裏搜了一遍，搜不出來，又搜太太身上，也搜不出銀錢來。他借此就大哭大喊，喊到上元縣堂上去了，出首兒子。上元縣傳齊了審，把兒子責罰了一頓，又勸他道：「你也是嫁過了兩箇丈夫的了，還守甚麼節？看這光景，兒子也不能和你

一處同住；不如叫他分箇產業給你，另在一處。你守著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當下處斷出來，他另分幾間房子，在胭脂巷住。就爲這胡七喇子的名聲，沒有人敢惹他。這事有七八年了。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他對人只說二十一歲。」

歸姑爺道：「他手頭有千把銀子的話，可是有的？」沈天孚道：「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他的金珠首飾，錦緞衣服，也還值五六百銀子。這是有的。」歸姑爺心裏想道：「果然有五六百銀子，我丈母心裏也歡喜了。若說女人會撒潑，我那怕磨死倪家這小孩子！」因向沈天孚道：「天老，這要娶他的人就是我丈人抱養這箇小孩子。這親事是他家教師金次福來說的。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替他撮合成了，自然重重的得他幾箇媒錢。你爲甚麼不做？」沈天孚道：「這有何難？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

一說，包管成就——只是謝媒錢在你。」歸姑爺道：「這箇自然，我且去罷，再來討你的回信。」當下付了茶錢，出門來，彼此散了。

沈天孚回家來和沈大腳說。沈大腳搖著頭道：「天老爺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他又要是箇官，又要有錢，又要人物齊整——又要上無公婆，下無小叔姑子。他每日睡到日中才起來，「橫草不拏，豎草不拈。」每日要喫八分銀子藥，他又不喫大葷，頭一日要鴨子，第二日要魚，第三日要菱兒菜鮮筍做湯，閒著沒事，還要橋餅，圓眼，蓮米搭嘴，酒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鹽水蝦，喫三斤「百花酒。」上牀睡下，兩箇丫頭輪流著捶腿，捶到四更鼓盡才歇。我方才聽見你說的，是箇戲子家——戲子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去！」

沈天孚道：「你替他架些空罷了！」沈大腳商議道：「我如今把這做戲子的話藏起不

要，說也並不必說他家弄行頭。只說他是箇舉人，不日就要做官，家裏又開著字號店，廣有田地。這箇說法好麼？」沈天孚道：「最好，最好，你就這麼說去！」

當下沈大腳喫了飯，一直走到胭脂巷，敲開了門。丫頭荷花迎著出來問：「你是那裏來的？」沈大腳道：「這裏可是王太太家？」荷花道：「便是，你有甚麼話說？」沈大腳道：「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荷花道：「請在堂屋裏坐。太太才起來，還不曾停當。」沈大腳說道：「我在堂屋裏坐怎的，我就進房裏去見太太。」當下揭開門簾進房，只見王太太坐在牀沿上裹腳，採蓮在傍邊捧著簪盒子。王太太見他進來，曉得他爲媒婆，就叫他坐下，叫拏茶與他喫。看著太太兩隻腳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才裹完了，又慢慢梳頭，洗臉，穿衣服，直弄到日

頭趨西才清白。因問道：「你貴姓？有甚麼話來說？」沈大腳道：「我姓沈。因有一頭親事來效勞，將來好喫太太喜酒。」

王太太道：「是箇甚麼人家？」沈大腳道：「是我們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人都叫他鮑舉人家。家裏廣有田地，又開著字號店，足足有千萬貫家私。本人二十三歲，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兒女，要娶一箇賢慧太太當家，久已說在我肚裏了。我想這箇人家，除非是你這位太太才去得，所以大膽來說。」王太太道：「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沈大腳道：「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他家那還有第二箇？」王太太道：「是文舉武舉？」沈大腳道：「他是箇武舉，扯的動十箇力氣的弓，端的起三百斤的制子，好有力氣！」

王太太道：「沈媽，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不比別人。想著起初到王府上，才滿

了月，就替大女兒送親，送到孫鄉紳家。那孫鄉紳家三間大敞廳，點了百十枝大蠟燭，擺著糖斗糖仙，「喫一看二眼觀三」的席戲子，細吹細打，把我迎了進去。孫家老太太，戴著鳳冠，穿著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臉朝下坐了。我頭上戴著黃豆大珍珠的拖掛，把臉都遮滿了一邊一箇丫頭，擎手替我分開了，才露出嘴來，喫他的蜜餞茶。唱了一夜戲，喫了一夜酒。第二日回家，跟了去的四箇家人婆娘，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我要把他一箇箇都處死了。他四箇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裏，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腳響，我還不開恩饒他哩。沈媽，你替我說這事，須要十分的實，若有半些差池，我手裏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

沈大腳道：「這箇何消說？我從來是「一點水一箇泡」的人，比不得媒人嘴。若扯了一字謊，明日太太訪出來，我自己把這兩箇臉巴

子送來給太太掌嘴。』王太太道：『果然如此，好了，你到那人家說去，我等你回信。』當下包了幾十箇錢給他，又包了些黑棗、青餅之類，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忠厚子弟，成就了惡姻緣；骨肉分張，又遇著親兄弟。

不知這親事說成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妻反目
鮑廷璽兄弟相逢

話說沈大腳問定了王太太的話，回家向丈夫說了。次日，歸姑爺來討信，沈天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我家堂客過去，著實講了一番，這堂客已是千肯萬肯。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不要叫鮑老太太自己來下插定。到明日，拏四樣首飾來，仍舊叫我家堂客送與他，擇箇日子就擡人便了。』

歸姑爺聽了這話，回家去告訴丈母，說道：『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話是真的，只是性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口子的事，我們管他怎的？』鮑老太太道：『這管他怎的？現今這小廝做頭傲腦，也要娶箇燥粹些的媳婦來制著他才好。』

老太太張著要娶這堂客，隨即叫了鮑廷璽來，叫他去請沈天孚，金次福，兩箇人來為媒。

鮑廷璽道：『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箇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這樣堂客，要了家來，恐怕淘氣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開口就說要窮將來，少不的要窮斷你的筋！像他有許多箱籠，娶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你這奴才，知道甚麼？』

罵的鮑廷璽不敢回言，只得央及歸姑爺同著去拜媒人。歸姑爺道：『像娘這樣費心，還不討他說箇是，只要揀精揀肥，我也犯不著要效他這箇勞。』老太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道：『他不知道好歹，姐夫不必計較他。』姑爺方才肯同他去拜了兩箇媒人。

次日，備了一席酒請媒。鮑廷璽有生意，領著班子出去做戲了，就是姑爺作陪客。老太太裏拏出四樣金首飾，四樣銀首飾來——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交與沈天孚去下插。

定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只拏四樣首飾，叫沈大腳去下插定。

那裏接了，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到十二日，把那四箱，四櫥，和盆桶，錫器，兩張大牀，先搬了來。兩箇丫頭坐轎子跟著，到了鮑家，看見老太，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又不好問，只得在房裏鋪設齊整，就在房裏坐著。

明早，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這裏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箇攬親。到晚，一乘轎子，四對燈籠，火把，娶進門來。進房撒帳，說四言八句，拜花燭，喫交杯盞，不必細說。五更鼓出來拜堂，聽見說有婆婆，就惹了一肚氣，出來使性，擲氣，磕了幾箇頭，也沒有茶，也沒有鞋，拜畢，就往房裏去了。

丫頭一會出來，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喝；一會出來，叫拏炭燒著了進去，與太太添著燒；速香一會出來，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做湯，挈進

房來，與太太喫。兩箇丫頭，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叫的太太一片聲響。鮑老太聽見道：「在我這裏，叫甚麼太太連奶奶也叫不的！只好叫箇相公罷了！」丫頭走進房去，把這話對太太說了，太太就氣了箇發昏。

到第三日，鮑家請了許多的戲子，的老婆來做朝。南京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天就要到廚下去收拾一樣菜，發箇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餘」的意思。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燒起鍋，請相公娘上鍋。王太太不保，坐著不動。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這使不得，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這些規矩是要還他的。」

太太忍氣吞聲，脫了錦緞衣服，繫上圍裙，走到廚下，把魚接在手內，拏刀刮了三四刮，撿著尾巴，望滾湯鍋裏一擲。錢麻子老婆正站在鍋臺傍邊，看他收拾魚，被他這一擲，便濺了一

臉的熱水，連一件二色金的緞衫子都弄溼了，嚇了一跳，走過來道：『這是怎說？』忙取出一塊汗巾子來揩臉。王太太丟了刀，骨都著嘴，往房裏去了。當晚堂客上席，他也不曾出來坐。

到第四日，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進房來穿衣服。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並無紗帽，心裏疑惑他不像箇舉人。這日見他戴帽子出去，問道：『這晚間你往那裏去？』

鮑廷璽道：『我做生意去。』說著就去了。太太心裏越發疑惑：『他做甚麼生意？』又想道：『想是在字號店裏算帳。』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他才回來。太太問道：『你在字號店裏算帳，爲甚麼算了這一夜？』鮑廷璽道：『甚麼字號店？我是戲班子裏管班的，領著戲子去做夜戲才回來。』

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聽了這一句

話，怒氣攻心，大叫一聲，望後便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鮑廷璽慌了，忙叫兩箇丫頭，擎盞湯灌了半日，灌醒過來，大哭大喊，滿地亂滾，滾散頭髮，一會又要扒到牀頂上去，大聲哭著，唱起曲子來。原來氣成了一箇「失心瘋」。嚇的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了這般模樣，又好惱，又好笑。

正鬧著，沈大腳手裏擎著兩包點心，走到房裏來賀喜。才走進房，太太一眼看見，上前就一把揪住，把他揪到馬子跟前，揭開馬子，抓了一把屎，抹了他一臉一嘴。沈大腳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衆人來扯開了沈大腳，走出堂屋裏，又被鮑老太太指著臉罵了一頓。沈大腳沒情沒趣，只得討些水洗了臉，悄悄的出了門，回去了。

這裏請了醫生來。醫生說：『這是一肚子

的痰，正氣又虛，要用人參、琥珀。』每劑藥要五錢銀子。自此以後，一連害了兩年，把些衣服、首飾、都花費完了。兩箇丫頭也賣了。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太商議道：『他本是螟蛉之子，又沒中用，而今又弄了這箇瘋女人來，在家鬧到這箇田地，將來我們這房子和本錢還不够他喫人參、琥珀，喫光了，這箇如何來得？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離門離戶，我們才得乾淨，一家一計過日子。』

鮑老太聽信了女兒女婿的話，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鮑廷璽慌了，去求鄰居王羽秋、張國重來說。張國重、王羽秋走過來說道：『老太太這使不得。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況且又幫著老爹做了這些年生意，如何趕得他出去？』老太把他怎樣不孝，媳婦怎樣不賢，著實數說了一遍，說道：『我是斷斷不能要他的了。他若要在這裏，我只好帶著女兒女婿搬出去讓

他！』

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只得說道：『就是老太要趕他出去，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叫他兩口子光光的怎樣出去過日子？』老太太道：『他當日來的時候，只得頭上幾莖黃毛，身上還是光光的，而今我養活的他恁大，又替他娶過兩回親。況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他不能補報我罷了，我還有甚麼貼他！』那兩人道：『雖如此說，「恩從上流，」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

說來說去，說的老太轉了口，許給他二十兩銀子，自己去住。鮑廷璽接了銀子，哭哭啼啼，不日搬了出來，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只得這二十兩銀子，要圍班子弄行頭，是弄不起。要想做箇別的小生意，又不行，只好「坐喫山空。」把這二十兩銀子喫的將光，太太的人參、琥珀藥也沒得喫了，病也不大發了，只是

在家坐著哭泣呢，罵非止一日。

那一日，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王羽秋迎著問道：『你當初有箇令兄在蘇州麼？』鮑廷璽道：『我老爹只得我一箇兒子，並沒有哥哥。』王羽秋道：『不是鮑家的，是你那三牌樓倪家的。』鮑廷璽道：『倪家雖有幾箇哥哥，聽見說都是我老爹自小賣出去了，後來一總都不知箇下落，卻也不會聽見是在蘇州。』王羽秋道：『方才有箇人，一路找來，找在隔壁鮑老太太說，』倪老太太找倪六太爺的。』鮑老太太不招應，那人就問到我這裏，我就想到你身上。你當初在倪家可是第六？』鮑廷璽道：『我正是第六。』王羽秋道：『那人找不到，又到那邊找去了，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你在我店裏坐了候著。』

少頃，只見那人又來找問。王羽秋道：『這

便是倪六爺，找他怎的？』鮑廷璽道：『你是那裏來的？是那箇要找我？』那人在腰裏拿出一箇紅紙帖子來，遞與鮑廷璽看，鮑廷璽接著，只見上寫道——

『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本名倪廷璽，乃父親倪霜峯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做倪廷璽，找著是我的兄弟，就同他到公館裏來相會要緊要緊！』

鮑廷璽道：『這是一點也不錯，你是甚麼人？』那人道：『我是跟大太爺的，叫做阿三。』鮑廷璽道：『大太爺在那裏？』阿三道：『大太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裏做相公，每年一千兩銀子，而今現在大老爺公館裏，既是六太爺，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大太爺相會。』

鮑廷璽喜從天降，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

清橋撫院公館前。阿三道：『六太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著。我去請大太爺來會。』一直去了。

鮑廷璽自己坐著，坐了一會，只見阿三跟了一箇人進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三絳髷，有五十歲光景。那人走進茶館，阿三指道：『便是六太爺了。』鮑廷璽忙走上前，那人一把拉住道：『你便是我六兄弟了！』鮑廷璽道：『你便是我大哥哥！』兩箇抱頭大哭，哭了一場坐下。

倪廷璽道：『兄弟，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我在京裏，全然不知道。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箇幕道，在各衙裏做館。在各省找尋幾箇弟兄，都不會找。著五年前，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在三牌樓找著一箇舊時老鄰居，問才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父母俱已去世了！』說著，又哭起來。

鮑廷璽道：『我而今鮑門的事……』倪廷璽道：『兄弟，你且等我說完了。我這幾年，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賓主相得，每年送我東修一千兩銀子。那幾年在山東，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這是故鄉了，我所以著緊來找賢弟。找著賢弟時，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拏出來弄一所房子，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

鮑廷璽道：『大哥在上……』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怎樣蒙鮑老爹恩養，怎樣在老爺衙門裏招親，怎樣前妻王氏死了，又娶了這箇女人，而今怎樣被鮑老太趕出來了，都說了一遍。倪廷璽道：『這箇不妨，而今弟婦現在那裏？』鮑廷璽道：『現在鮑老太隔壁一箇人家借住著。』倪廷璽道：『我且和你同到家裏去看看，我再作道理。』

當下會了茶錢，一同走到王羽秋店裏。王羽秋也見了禮。鮑廷璽請他在後面，王太太拜見大伯，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只穿著家常打扮。倪廷珠荷包裏拏出四兩銀子來，送與弟婦做拜見禮。王太太看見有這一箇體面大伯，不覺憂愁減了一半，自己捧茶上來。鮑廷璽接著，送與大哥。倪廷珠喫了一杯茶，說道：「兄弟，我且暫回公館裏去，我就回來和你說話，你在家等著我。」說罷，去了。

鮑廷璽在家和太太商議：「少刻大哥來，我們須備箇酒飯候著。如今買一隻板鴨，和幾斤肉，再買一尾魚來，託王羽秋老爹來收拾，做箇四樣才好。」王太太說：「呸！你這死不見識面的貨！他一箇撫院衙門裏住著的人，他沒有見箇板鴨和肉！他自然是喫了飯才來。他希罕你這樣東西！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到果子店裏裝十六箇細巧圍碟子來，打幾斤陳百

花酒候著他，才是箇道理！」

鮑廷璽道：「太太說的是。」當下秤了銀子，把酒和碟子都備齊，捧了來家。

到晚，果然一乘轎子，兩箇「巡撫部院」的燈籠，阿三跟著，他哥來了。倪廷珠下了轎，進來說道：「兄弟，我這寓處沒有甚麼，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叫阿三在轎櫃裏拏出來，一包一包，交與鮑廷璽道：「這箇你且收著。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蘇州去。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價銀或是二百兩，三百兩，都可以。你同弟婦搬進去住著，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裏來。我和姬大人說，把今年束脩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拏到南京來做箇本錢，或是買些房產過日。」

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畱著他哥喫酒。喫著，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說著又哭，哭著又說。直喫到二更多天，方才去了。

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叫了房牙子來，要買房子。自此家門口人都曉得倪大老爺來找兄弟，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裏，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六老爺。太太是不消說。

又過了半箇月，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在下浮橋施家巷三間門面，一路四進，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著典與人住，價銀二百二十兩。成了議約，付押議銀二十兩。擇了日子搬進去，再兌銀子。搬家那日，兩邊鄰居都送著盒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分子。

鮑廷璽請了兩日酒，又替太太贖了些頭面衣服。太太身子裏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來，隔幾日要請箇醫生，要喫八分銀子的藥。那幾十兩銀子，漸漸要完了。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上了蘇州船。那日風不順，船家盪在江北走了一夜，到了儀徵，船住在黃泥灘。風

更大，過不得江。

鮑廷璽走上岸要買箇茶點心喫，忽然遇見一箇少年，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紬直裰，腳下大紅鞋。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問道：「你不是鮑姑老爺麼？」鮑廷璽驚道：「在下姓鮑，相公尊姓大名？怎麼這樣稱呼？」那少年道：「你可是安慶府向太爺衙門裏王老爹的女婿？」鮑廷璽道：「我便是。相公怎的知道？」那少年道：「我便是王老爹的孫女婿，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麼？」鮑廷璽笑道：「這是怎麼說，且請相公到茶館坐坐。」

當下兩人走進茶館，擎上茶來。儀徵有的是肉包子，裝上一盤來喫著。鮑廷璽問道：「相公尊姓？」那少年道：「我姓季，姑老爺，你認不得我。我在府裏考童生，看見你巡場，我就認得了。後來你家老爹還在我家喫過了酒。這些事，你難道都記不的了？」鮑廷璽道：「你原來是

季老太爺府裏的季少爺。你卻因甚麼做了這門親？」季葦蕭道：「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王老爹不會跟了去，就在安慶住著。後來我家岳選了典史，安慶的鄉紳人家，因他老人家爲人盛德，所以同他來往起來，我家就結了這門親。」

鮑廷璽道：「這也極好。你們太老爺在家好麼？」季葦蕭道：「先君見背，已三年多了。」

鮑廷璽道：「姑爺，你卻爲甚麼在這裏？」季葦蕭道：「我因鹽運司苟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我故此來看看年伯。姑老爹，你卻往那裏去？」

鮑廷璽說：「我到蘇州去看一箇親戚。」季葦蕭道：「幾時才得回來？」鮑廷璽道：「大約也得二十多日。」季葦蕭道：「若回來無事，到揚州來頑頑。若到揚州，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便知道我的下處。我那時做東請姑老爹。」

鮑廷璽道：「這箇一定來奉候。」說罷，彼此分別

走了。

鮑廷璽上了船，一直來到蘇州，才到閘門上岸，劈面撞著跟他哥的小廝阿三。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榮華富貴，依然一旦成空，奔走

道途，又得無端聚會。

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話說鮑廷璽走到閨門，遇見跟他哥的小廝阿三。阿三前走後面跟了一箇奔漢，挑了一擔東西，是些三牲和些銀錠紙馬之類。鮑廷璽道：「阿三，倪大老爺在衙門裏麼？你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裏去？」阿三道：「六老爺來了。大老爺自從南京回來，進了大老爺衙門，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說，太太已於前月去世。大老爺著了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幾日就歸天了。大老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著，小的便搬在飯店裏住。今日是大老爺頭七，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

鮑廷璽聽了這話，兩眼大睜著，話也說不出來，慌問道：「怎麼說大老爺死了？」阿三道：「是大老爺去世了。」鮑廷璽倒在地，阿三扶了起來。當下不進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哥

厝基的所在，擺下牲體，澆奠了酒，焚起紙錢，哭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兄弟來遲一步，就不能再見大哥一面！」說罷，又慟哭了一場。阿三勸了回來，在飯店裏住下。

次日，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體紙錢，去上了哥哥墳，回來一連在飯店裏住了幾天，盤纏也用盡了，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思量沒有主意，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紬直裰當了兩把銀了，且到揚州尋尋季姑爺再處。

常下搭船，一直來到揚州，往道門口去問季葦蕭的下處。門簿上寫著「寓在興教寺」，忙找到興教寺和尙道：「季相公麼？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你到那裏去尋。」

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見那家門口掛著

彩子三間做廳，坐了一做廳的客，正中書案上，點著兩枝通紅的蠟燭，中間懸著一軸「百子圖」的畫，兩邊貼著硃箋紙的對聯，上寫道：「清風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葦蕭戴著新方巾，穿著銀紅袖直裰，在那裏陪客，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同他作了揖，請他坐下，說道：「姑老爹才從蘇州回來的？」鮑廷璽道：「正是，恰又遇著姑爺恭喜，我來喫喜酒。」

座上的客問此位尊姓，季葦蕭代答道：「這舍親姓鮑，是我的賤內的姑爺，是小弟的姑丈人。」衆人道：「原來是姑太爺，失敬失敬。」鮑廷璽問各位太爺尊姓，季葦蕭指著上首席坐的兩位道：「這位是辛東之先生，這位是金寓劉先生，二位是揚州大名士，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又且書法絕妙，天下沒有第三箇。」

說罷，擺上飯來。二位先生首席，鮑廷璽三

席，還有幾箇人，都是尤家親戚，坐了一桌子，喫過了飯，那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裏面料理事去了。鮑廷璽坐著，同那兩位先生攀談。

辛先生道：「揚州這些有錢的鹽販子，其實可惡，就如河下興盛旂馮家，他有十幾萬銀子，他從徽州請了我出來，住了半年，我說：『你要爲我的情，就一總送我二三千銀子。』他竟一毛不拔，我後來向人說：『馮家他這銀子該給我的，他將來死的時候，這十幾萬銀子，一箇錢也帶不去，到陰司裏是箇窮鬼。閻王要蓋『森羅寶殿』，這四箇字的匾，少不的是請我寫，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用也不可如何，何必如此計較。』」說罷，笑了。

金先生道：「這話一絲也不錯，前日不多時，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共是二十二箇字，他叫小廝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我叫

他小廝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爺，說金老爺的字，是在京師王爺府裏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箇，大字十兩一箇。我這二十箇字，平買平賣，時價值二百二十兩銀子。你若是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也不必來取對聯。」那小廝回家去說了，方家這畜生，賣弄有錢，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我把對聯遞與他，他——兩把把對聯扯碎了！我登時大怒，把這銀子打開，一總都攢在街上，給那些挑鹽的，拾糞的去了！列位，你說這樣小人，豈不可惡！」

正說著，季葦蕭走了出來，笑說道：「你們在這裏講鹽獸子的故事？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六精』，『辛東之道』，是『五精』罷了，那裏『六精』？」季葦蕭道：「是『六精』的，很！我說與你聽。他轎裏是坐的債精，擡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說精，家裏藏著

的是妖精；這是『五精』了；而今時作，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箇水晶結子，合起來是『六精』。」說罷，一齊笑了。

捧上麪來喫。四人喫著，鮑廷璽問道：「我聽見說鹽務裏這些有錢的到麪店裏，八分一盃的麪，只呷一口湯就拏下去賞與轎夫喫。這話可是有的麼？」辛先生道：「怎麼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裏當真喫不下！他本是在家泡了一盃鍋巴喫了，才到麪店去的！」

當下說著笑話，天色晚了下來，裏面吹打著，引季葦蕭進了洞房。衆人上席喫酒，喫罷各散。

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店裏住了一夜，次日來賀喜，看新人看罷出來，坐在廳上，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姑爺，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會聽見怎的，你怎麼又做這件事？」季葦蕭指

著對聯與他看道：「你不見「才子佳人信有之」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爲奇？」

鮑廷璽道：「這也罷了，你這些費用是那裏來的？」季葦蕭道：「我一到揚州，苟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又把我在瓜洲管關稅，只怕還要在這裏過幾年，所以又娶一箇親姑老爹，你幾時回南京去？」鮑廷璽道：「姑爺不瞞你說，我在蘇州去投奔一箇親戚不著，來到這裏，而今並沒有盤纏回南京。」季葦蕭道：「這箇容易。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爹做盤費，還要託姑老爹帶一箇書子到南京去。」

正說著，只見那辛先生、金先生和一箇道士，又有一箇人，一齊來吵房。季葦蕭讓了進去，新房裏吵了一會，出來坐下。辛先生指著這兩位向季葦蕭道：「這位道友尊姓來，號霞士，也是我們揚州詩人。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鐫

的圖書最妙。今日也趁著喜事來奉訪。」季葦蕭問了二位的下處，說道：「即日來答拜。」辛先生和金先生道：「這位令親鮑老爹，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卻幾時回南京去？」季葦蕭道：「也就在這這一兩日間。」那兩位先生道：「這等，我們不能同行了。我們同在這箇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將來也要到南京去。」說了一會話，四人作別去了。

鮑廷璽問道：「姑爺，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季葦蕭道：「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和我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我如今在這裏不得回去，他是沒用的人，寄箇字叫他回家。」鮑廷璽道：「姑爺，你這字可會寫下？」季葦蕭道：「不會寫下。我今晚寫了，姑老爹明日來取這字和盤纏，後日起身去罷。」鮑廷璽應諾去了。

當晚季葦蕭寫了字，封下五錢銀子，等鮑

廷璽次日來學。次日早晨，一箇人坐了轎子來拜，傳進帖子，上寫「年家眷同學弟宗姬頓首拜」。季葦蕭迎了出去，見那人方巾闊服，古貌古心。進來坐下，季葦蕭動問仙鄉尊字。那人道：「賤字穆菴，敝處湖廣。一向在京，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裏。因返舍走走，在這裏路過，聞知大名，特來進謁。有一箇小照行樂，求大筆一題。將來還要帶到南京去，遍請諸名公題詠。」季葦蕭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獻醜，真是「弄斧班門」了。」

說罷，喫了茶，打恭上轎而去。恰好鮑廷璽走來，取了書子和盤纏，謝了季葦蕭。季葦蕭向他說：「姑老爹到南京，千萬尋到狀元境，勸我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的，萬不可久住！」說畢，送了出來。

鮑廷璽拿著這幾錢銀子，搭了船，回到南

京，進了家門，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遍。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施御史又來催他兌房價，他沒銀子兌，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干罰。沒處存身，太太只得在內橋娘家——胡姓——借了一間房子，搬進住著。

住了幾日，鮑廷璽拿著書子來到狀元境尋著了季恬逸。季恬逸接書看了，請他喫了一壺茶，說道：「有勞鮑老爹。這些話，我都知道了。」鮑廷璽別過自去了。

這季恬逸因缺少盤纏，沒處尋寓所住，每日裏拿著八箇錢買四箇「吊桶底」作兩頓喫，晚裏在刻字店一箇案板上睡覺。這日見了書子，知道季葦蕭不來，越發慌了；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終日喫了餅，坐在刻字店裏出神。

那一日早上，連餅也沒的喫，只見外面走

進一箇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走了進來，和他拱一拱手。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姓？」季恬逸道：「賤姓季。」那人道：「請問先生這裏可有選文章的名士？」季恬逸道：「多的很，衛體善、隨岑菴、馬純上、蘧駝夫、匡超人，我都認得，還有前日同我在這裏的季葦蕭，這都是大名士。你要那一箇？」那人道：「不拘那一位。我小弟有二三百銀子，要選一部文章，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我同他好合選。」季恬逸道：「你先生尊姓貴處，也說與我，我好去尋人。」那人道：「我覆姓諸葛，盱眙縣人。說起來，人也還知道的。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

季恬逸請他坐在那裏，自己先上街來，心裏想道：「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裏，卻是散在各處，這一會沒頭沒腦，往那裏去捉……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裏……」又想道：「不必管他！」

我如今只望著水西門一路大街走，遇著那箇就捉了來，且混他些東西喫再處。」

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門口，只見一箇人，押著一擔行李進城。他舉眼看時，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鉉。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著，說道：「金兄你幾時來的？」蕭金鉉道：「原來是恬兄，你可同葦蕭在一處？」季恬逸道：「葦蕭久已到揚州去了。我如今在一箇地方，你來的恰好。如今有一樁大生意作成你，你却不可忘了我。」蕭金鉉道：「甚麼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你只同著我走，包你有幾天快活日子過。」

蕭金鉉聽了，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季恬逸高聲道：「諸葛先生，我替你約了一位大名士來。」那人走了出來，迎進刻字店裏，作了揖，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三人

同到茶館裏，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覆姓諸葛，名佑，字天申。』蕭金鉉道：『小弟姓蕭，名鼎，字金鉉。』

季恬逸就把方才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諸葛天申道：『這選事，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驥尾。今得見蕭先生，如魚之得水了！』蕭金鉉道：『只恐小弟非材，不堪勝任。』季恬逸道：『兩位都不必謙，彼此久仰，今日一見如故。諸葛先生且做箇東，請蕭先生喫箇下馬飯，把這話細細商議。』諸葛天申道：『這話有理，客邊只好假館坐坐。』

當下三人會了茶錢，一同出來，到三山街一箇大酒樓上。蕭金鉉首席，季恬逸對坐，諸葛天申主位。堂倌上來問菜。季恬逸點了一賣肘子，一賣板鴨，一賣醉白魚。先把魚和板鴨拏來，酒，留著肘子，再做三分銀子湯，帶飯上來。堂

倌送上酒來，斟了喫酒。季恬逸道：『先生，這件事我們先要尋一箇僻靜些的去處；又要寬大些，選定了文章，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著他刻。』蕭金鉉道：『要僻地方，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裏好，又不吵鬧，房子又寬，房錢又不十分貴。我們而今喫了飯，竟到那裏尋寓所。』

當下喫完了幾壺酒，堂倌拏上肘子，湯和飯來。季恬逸儘力喫了一飽，下樓會帳，又走到刻字店，託他看了行李，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那南門熱鬧轟轟，真是車如游龍，馬如流水，三人擠了半日，才擠了出來，望著報恩寺，走了進去。季恬逸道：『我們就在這門口尋下處罷。』蕭金鉉道：『不好，還要再向裏面些去，方才僻靜。』

當下又進了許多路，走過老退居，到一箇和尚家，敲門進去。小和尚開了門，問做什麼事，說是來尋下處的，小和尚引了進去。當家的老

和尚出來見，頭戴玄色緞僧帽，身穿繭緇僧衣，手裏擎著數珠，鋪眉蒙眼的走了出來。打箇問訊，請諸位坐下，問了姓名，地方。三人說要尋一箇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現任老爺常來做寓的。三位施主請自看，聽憑揀那一處。」

三入走進裏面，看了三間房子，又出來問和尚坐著，請教每月房錢多少。和尚一口價定要一兩一月。講了半天，一釐也不肯讓。話葛天申已是出二兩四了，和尚只是不點點。一會又罵小和尚：「不掃地！明日下浮橋施御史老爺來此擺酒，看見成什樣模樣！」

蕭金鉉見他可厭，向季恬逸說道：「下處好是好，只是買東西遠些。」老和尚呆著臉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買辦和廚子是一箇人做，就住不的了。須要廚子是一箇人，在廚下收拾著買辦，又是一箇人，同候著買東西才趕的

來。」蕭金鉉笑道：「將來我們在這裏住，豈但買辦廚子是用兩箇人，還要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著來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罵的白瞪著眼，三人便起身道：「我們且告辭，再來商議罷。」和尚送出來。

又走了二里路，到一箇僧官家敲門。僧官迎了出來，一臉都是笑，請三位廳上坐，便煨出新鮮茶，擺上九箇茶盤——上好的蜜橙糕，核桃酥——奉過來與三位喫。三位講到租寓處的話，僧官笑道：「這箇何妨，聽憑三位老爺喜歡那裏，就請了行李來。」三人請問房錢。僧官說：「這箇何必計較？三位老爺來住，請也請不到。隨便見惠些須香資，僧人那裏好爭論。」

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便道：「在老師父這裏打攪，每月送銀二金，休嫌輕意。」僧官連忙應承了。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逸進城去發行李。僧官叫道：人打掃房間，鋪設牀鋪。

桌椅傢伙，又換了茶來，陪二位談，

到晚行李發了來，僧官告別進去了，蕭金鉉叫諸葛天申先秤出二兩銀子來，用封袋封了，貼了簽子，送與僧官。僧官又出來謝過，三人點起燈來，打點夜消。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託季恬逸出去買酒。季恬逸出去了一會，帶著一箇走堂的，捧著四壺酒，四箇碟子來——一碟香腸，一碟鹽水蝦，一碟水鴻，一碟海蜇。

擺在桌上

諸葛天申是鄉裏，認不的香腸，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好像豬鳥。」蕭金鉉道：「你只喫罷了，不要問他。」諸葛天申喫著，說道：「這就是臘肉！」蕭金鉉道：「你又來了！臘肉有箇皮長在一轉的，這是豬肚內的小腸！」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蜇，說道：「這迷脆的是甚麼東西？倒好喫！再買些迷脆的來喫喫！」

蕭季二位又又喫一會。常晚喫完了酒，打

點各自歇息。季恬逸沒有行李，蕭金鉉勻出一條褥子來，給他在脚頭蓋著睡。

次日清早，僧官走進來說道：「昨日三位老爺駕到，貧僧今日備箇腐，屈三位坐坐，就在我們這寺裏各一頑頑。」三人說了「不敢當。」僧官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著，辦出四大盤菜，喫早飯。喫，同三位出來閒步，說道：「我們就到三藏禪林裏頑頑罷。」

當下走進三藏禪林，頭一殿是極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額，「天下第一祖庭。」一直走過座間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走上一阿樓去，只道是沒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叫三人進去看，那知還有一片平地，在極高的所在，四處都望著，內中又有參天的大木，幾萬竿竹子，那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中間便是唐玄奘法師的衣鉢塔。

頑了一會，僧官又邀到家裏。晚上九箇盤子，酒喫酒中間，僧官說道：「貧僧到了僧官任，還不會請客。兒子家裏擺酒唱戲，請三位老爺看戲，不要出分子。」三位子：「我們一定奉賀。」當夜喫完了酒。

到第三日，僧官家請的客，從應天府尹衙門的人到縣衙門的人，約有五六十。客還未到，廚子看茶的老早的來了，戲子也發了箱來了。僧官正在三人房裏閒談，忽見道人走來說：「師公，那人又來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平地風波，天女下維摩之室空。

堂宴集，鷄羣來皎鶴之翔。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閒坐，道
人慌忙來報：「那箇人又來了。」僧官就別了
三位，同道人出去，問道：「可又是龍三那奴
才？」道人道：「怎麼不是他這一回來的把戲
更出奇老爺，你自去看。」

僧官走到樓底下，看茶的正在門口擲著
爐子。僧官走進去，只見椅子上坐著一箇人，一
副烏黑的臉，兩隻黃眼珠子，一嘴鬍子，頭戴一
頂紙翦的鳳冠，身穿藍布女褂，白布單裙，腳底
下大腳花鞋，坐在那裏。兩箇轎夫站在天井裏
要錢。

那人見了僧官，笑容可掬，說道：「老爺，你
今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你且把
轎錢替我打發去著。」僧官愁著眉道：「龍老
三，你又來做甚麼？這是箇甚麼樣子？」慌忙把

轎錢打發了去，又道：「龍老三，你還不把那些
衣服脫了！人看著怪模樣！」

龍三道：「老爺，你好沒良心！你做官到任，
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不做大紅補服與我
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己戴了一箇紙鳳冠，不怕
人笑也罷了，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僧官
道：「龍老三，頑是頑，笑是笑，雖則我今日不會
請你，你要上門怪我也只該好好走來，為甚麼
妝這箇樣子？」

龍三道：「老爺，你又說錯了。」夫妻無隔
宿之仇，我怪你怎的？」僧官道：「我如今自
己認不是罷了，是我不會請你，得罪了你，你好
好脫了這些衣服，坐著喫酒，不要妝瘋做癡，惹
人家笑話！」龍三道：「這果然是我不是我做
太太的人，只該坐在房裏，替你裝圍碟，剝果子，
當家料理，那有箇坐在廳上的，惹的人說你家
沒內外？」說著，就往房裏走。僧官拉不住，竟走

到房裏去了。

僧官跟到房裏，說道：「龍老三！這喇夥的事，而今行不得，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大家都便！」龍三道：「老爺，你放心。自古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僧官急得亂跳。

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吩咐小和尚，叫茶上壺茶來與太太喫。僧官急得走進走出，恰走出房門，遇著蕭金鉉三位走來，僧官攔不住。三人走進房，季恬逸道：「噫，那裏來的這位太太！」那太太站起來說道：「三位老爺請坐。」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三箇人忍不住的笑。

道人飛跑進來說道：「府裏尤太爺到了。」僧官只得出去陪客。那姓尤姓郭的兩箇書辦進來作揖，坐下喫茶，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就要走進去。僧官又攔不住。二人走進房，見了這箇人，嚇了一跳道：「這是怎的？」止不住

就要笑。當下四五箇人一齊笑起來。

僧官急得沒法，說道：「諸位太爺，他是箇喇子。他屢次來騙我。」尤書辦笑道：「他姓甚麼？」僧官道：「他叫作龍老三。」郭書辦道：「龍老三，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你怎麼到這裏胡鬧？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到別處去。」龍三道：「太爺，這是我們私情事，不要你管。」尤書辦道：「這又胡說了！你不過是想騙他，也不是這箇騙法。」蕭金鉉道：「我們大家拿出幾錢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那龍三那裏肯去。

大家正講著，道人又走進來說道：「司裏董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說著，董書辦同金東崖走進房來。東崖認得龍三，一見就問道：「你是龍三？你這狗頭，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怎麼今日又在這裏妝這箇模樣？分明是騙人，其實可惡！」——叫跟的小

子——「把他的鳳冠抓掉了，衣服扯掉了，趕了出去！」

龍三見是金東崖，方才慌了，自己去了鳳冠，脫了衣服，說道：「小的在這裏伺候。」金東崖道：「那箇要你伺候，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改日我勸他賞你些銀子，作箇小本錢，倒可以；你若這樣胡鬧，我即刻送你到縣裏處你！」龍三見了這一番，才不敢鬧，謝了金東崖，出去了。

僧官才把衆位拉到樓底下，從新作揖奉坐，向金東崖謝了，又謝看茶的捧上茶來，喫了。郭書辦道：「金太爺一向在府上，幾時到江南來的？」金東崖道：「我因近來賠累的事不成，話說所以決意返舍到家，小兒僥倖進了一箇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雖然「真的假不得，」卻也丟了幾兩銀子，在家無聊，因運司苟老先生是京師舊交，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承他

情，薦在閣上，送了幾百兩銀子。」

董書辦道：「金太爺，你可知道苟大人的事？」金東崖道：「不知道。苟大人怎的？」董書辦道：「苟大人因貪賊擊問了，就是這三四日的事。」金東崖道：「原來如此，可見「旦夕禍福！」」郭書辦道：「尊寓而今在那裏？」董書辦道：「太爺已是買了房子，在利涉橋河房。」衆人道：「改日再來拜訪。」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名，三位俱各說了。金東崖道：「都是名下先生，小弟也注有些經書，容日請教。」

當下陸陸續續到了幾十位客，落後來了三箇戴方巾的和一箇道士，走了進來，衆人不認得，內中一箇戴方巾的道：「那位是季恬逸先生？」季恬逸道：「小弟便是。先生有何事見教？」那人袖子裏擎出一封書子來，說道：「季葦兄多多致意。」

季恬逸接著，拆開同蕭金鉉諸葛天申看

了才曉得是辛東之、金寓劉、郭鐵筆、來霞士；便道：『請坐。』四人見這裏有事，就要告辭。僧官拉著他道：『四位遠來，請也請不到，便桌坐坐。』斷然不放了去。四人只得坐下。

金東崖就問起荀大人的事來，『可是真的！』郭鐵筆道：『是我們下船那日拏問的。』當下唱戲、喫酒。

喫到天色將晚，辛東之同金寓劉趕進城，在東花園庵裏歇去。這坐客都散了。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次日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開圖書店。

季恬逸這三箇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箇經摺，每日賒米買菜和酒喫。一日要喫四五錢銀子文章已經選定，叫了七八箇刻字匠來刻，又賒了百十桶紙來，準備刷印。到四五箇

月後，諸葛天申那二百多兩銀子所賸也有限了，每日仍舊在店裏賒著喫。

那日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閒走。季恬逸道：『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到欠下這些債，將來這箇書不知行與不行，這事怎處？』蕭金鉉道：『這原是他情願的事，又沒有那箇強他。他用完了銀子，他自然家去再討，管他怎的！』

正說著，諸葛天申也走來了，兩人不言語了。三箇同步了一會，一齊回寓，卻迎著一乘轎子，兩擔行李。三箇人跟著進寺裏來，那轎揭開簾子，轎裏坐著一箇戴方巾的少年，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那轎來的快，如飛的就過去了。諸葛天申道：『這轎子裏的人，我有些認得他。』因趕上幾步，扯著他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是天長杜十七老爺。』諸葛天申回來，同兩人賒著那轎和行李。

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諸葛天申向兩人道：「方才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我認得他是我們那邊的名士，不知他來做甚麼，我明日去會他。」

次日，諸葛天申去拜，那裏回不在家。一直到三日，才見那杜公孫來回拜。三人迎了出去。那正是春暮夏初，天氣漸暖。杜公孫穿著是鶯背色的夾紗直裰，手搖詩扇，腳踏絲履，走了進來。三人近前一看，面如傅粉，眼若點漆，溫恭儒雅，飄然有神仙之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進來與三人相見，作揖坐。

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名姓，籍貫，自己又說道：「小弟賤名倩，賤字慎卿。」說過，又向諸葛天申道：「天申兄，還是去年考校時相會，又早半載有餘了。」諸葛天申向二位道：「去歲申學臺在徽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是杜十七

先生的首卷。」杜慎卿笑道：「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蕭金鉉道：「先生尊府王謝風流，各郡無不欽佩先生大才，又是尊府「白眉」今日幸會，一切要求指教。」杜慎卿道：「各位先生一時名宿，小弟正要請教，何得如此倒說？」

當下坐著，喫了一杯茶，一同進到房裏。見滿桌堆著都是選的刻本文章，紅筆對的樣，花梨胡哨的，杜慎卿看了，放在一邊，忽然翻出一首詩來，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春遊之作。杜慎卿看了，點一點頭道：「詩句是清新的。」便問道：「這是蕭先生大筆？」蕭金鉉道：「是小弟拙作，要求先生指教。」

杜慎卿道：「如不見怪，小弟也有一句狂警之言，詩以氣體為主，如曾作這兩句——「桃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青可憐。」——豈

非加意做出來的。但上一句詩，只要添一箇字，「問」桃花何苦紅如此，便是賀新涼中間一句好詞。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詩，下面又強對了一句，便覺索然了。」幾句話把蕭金鉉說的透身冰冷。

季恬逸道：「先生如此談詩，若與我家輩蕭相見，一定相合。」杜慎卿道：「輩蕭是同宗麼？我也曾見過他的詩，才情是有些的。」坐了一會，杜慎卿辭別了去。次日，杜慎卿寫箇請帖來道——

「小寓牡丹盛開，薄酒杯茗，屈三兄到寓一餞。」

三人忙換了衣裳，到那裏去。只見寓處先坐著一箇人，三人進來，同那人作揖讓坐。杜慎卿道：「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帶信來的鮑老爹，因向二位先生道：「這位老爹就

是輩蕭的姑岳。」因問：「老爹在這裏爲甚麼？」鮑廷璽大笑道：「季相公，你原來不曉得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我父子兩箇受太老爺多少恩惠，如今十七老爺到了，我怎敢不來問安？」杜慎卿道：「不必說這閒話，且叫人擎上酒來。」

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擡桌子。杜慎卿道：「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時魚櫻筍下酒之物，與先生們揮塵清談。」當下擺上來，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箇盤子。買的是永寧坊上好的橘酒，斟上酒來。杜慎卿極大的酒量，不甚喫菜。當下舉筋讓衆人喫菜，他只揀了幾片筍和幾箇櫻桃下酒。傳杯換盞，喫到午後，杜慎卿叫取點心來，便是豬油餃餌，鴨子肉包的燒賣，鵝油酥，軟香糕，每樣一盤，擎上來。衆人喫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盃。杜慎卿自己只喫了一片軟香糕和一盃茶，便叫收

下去了，再斟上酒來。

蕭金鉞道：『今日對名花，聚良朋，不可無詩。我們即席分韻，何如？』杜慎卿笑道：『先生，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的是這樣俗，還是清談爲妙。』說著，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鮑廷璽笑道：『還是門下效勞。』便走進房去，拏出一隻笛子來，去了錦套，坐在席上，嗚嗚咽咽，將笛子吹著一箇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站著，拍著手，唱李太白清平調。真乃穿雲裂石之聲，引商刻羽之奏。三人停杯細聽。杜慎卿又自飲了幾杯。

喫到月上時分，照耀得牡丹花色越發精神。又有一樹大繡球，好像一堆白雪。三箇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杜慎卿也頹然醉了。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手裏拏著一箇錦盒子，打開來，裏面拏出一串祁門小燎竹，口裏說道：『貧僧來替老爺醒酒。』就在席上點著，燂燂淋

淋響起來。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和尚去了，那確黃的煙氣還繚繞酒席左右。三人也醉了，站起來，把腳不住，告辭要去。杜慎卿笑道：『小弟醉了，恕不能奉送。——鮑師父，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去。你回來在我這裏住。』鮑廷璽拏著燭臺，送了三位出來，關門進去。

三人回到下處，恍惚如在夢中。次日，賣紙的客人來要錢，這裏沒有，吵鬧了一回。隨即就是聚昇樓來討酒帳，諸葛天申稱了兩把銀子給他收著再算。三人商議要回杜慎卿的席，算計寓處不能備辦，只得拉他到聚昇樓坐坐。

又過了一兩日，天氣甚好，三人在寓處喫了早點心，走到杜慎卿那裏去。走進門，只見一箇大腳婆娘同他家一箇大小子坐在一箇板凳上說話。那小子見是三位，便站起來。季恬逸拉著他問道：『這是甚麼人？』那小子道：『做

媒的沈大腳。季恬逸道：「他來做甚麼？」那小子道：「有些別的事。」三人心裏就明白，想是他要娶小，就不再問，走進去，只見杜慎卿正在廊下閒步，見三人來，請進坐下。小小子拏茶來喫了。諸葛天申道：「今日天氣甚好，我們來約先生寺外頑頑。」

杜慎卿帶著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來，被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杜慎卿不能推辭，只得坐下。季恬逸見他不喫大葷，點了一賣板鴨，一賣魚，一賣豬肚，一賣雞脰，拏上酒來。喫了兩杯酒，衆人奉他喫菜。杜慎卿勉強喫了一塊板鴨，登時就嘔吐起來。衆人不好意思。因天氣尚早，不大用酒，搬上飯來。杜慎卿拏茶來泡了一盤飯，喫了一會，還喫不完，遞與那小小子拏下去喫了。

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都喫完了，下樓會帳。蕭金鉉道：「慎卿兄，我們還到雨花臺崗兒

上走走。」杜慎卿道：「這最有趣。」一同步上崗子，在各廟宇裏見方景諸公的祠，甚是巍峨。又走到山頂上，望著城內萬家煙火，那長江如一條白練，琉璃塔金碧輝煌，照人眼目。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

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跑去看看了回來，坐下說道：「那碑上刻的是『夷十族處。』」杜慎卿道：「列位先生，這『夷十族』的話是沒有的。漢法最重『夷三族』，是父黨，母黨，妻黨。這方正學所說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孫，曾元只是一族，母黨妻黨還不曾及，那裏誅的到門生？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著建文軟弱，久已弄成箇『齊梁世界』了！」

蕭金鉉道：「先生，據你說，方先生何如？」杜慎卿道：「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

講那皋門雉門怎麼這人朝服斬於市不爲冤枉的？」

坐了半日，日色已經西斜。只見兩箇挑糞桶的挑了兩擔空桶，歇在山上。這一箇拍那一箇肩頭道：「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和你到永寧泉喫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一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一點也不差！」

當下下了崗子回來，進了寺門，諸葛天申道：「且到我們下處坐坐。」杜慎卿道：「也好。」一同來到下處，才進了門，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季恬逸一見了，歡喜道：「葦兄你來了？」季葦蕭道：「恬逸兄，我在刻字店裏找問，知道你搬在這裏。」便問此三位先生尊姓。季恬逸道：「此位是盱眙諸葛天申先生，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你難道不認得？」季葦蕭道：「先生是住在北門的。」蕭金鉉道：「正是。」

季葦蕭道：「此位先生？」季恬逸道：「這位先生，說出來你更歡喜哩。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公孫，杜十七先生，諱倩，字慎卿的。你可知道他麼？」季葦蕭驚道：「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小弟渴想久了，今日才得見面。」倒身拜下去。杜慎卿陪他磕了頭起來。

衆位多見過了禮，正待坐下，只聽得一箇人笑著吆喝了進來，說道：「各位老爺今日喫酒賞夜。」季葦蕭舉眼一看，原來就是他姑丈人，忙問道：「姑老爺，你怎麼也來在這裏？」鮑廷璽道：「這是我家十七老爺，我是他門下人，怎麼不來姑爺，你原來也是好相與。」蕭金鉉道：「真是「眼前一笑皆知己，不是區區陌路人。」」一齊坐下。

季葦蕭道：「小弟雖年少，浪遊江湖，閱人

多矣，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真乃天上仙班！
今對著先生，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杜慎卿
道：「小弟得會先生，也如『成連先生刺船海
上』令我移情。」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高會，江南又見奇蹤；卓犖

英姿，海內都傳雅韻。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極其投合。當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看天黑，趕進城去了。鮑廷璽跟著杜慎卿回寓，杜慎卿買酒與他喫，就問他：「這季葦兄爲人何如？」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首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便是小的內姪女兒。今年又是鹽運司荀大老爺照顧了他幾百兩銀子，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杜慎卿聽了，笑了一笑，記在肚裏，就留他在寓處歇。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杜慎卿不勝嘆息。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疙瘡事，杜慎卿大笑了一番歇過了一夜。

次早，季葦蕭同著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進來作揖坐下，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

府裏同王李七子唱和。杜慎卿道：「鳳洲于鱗都是敵世叔。」又說到宗子相。杜慎卿道：「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還是弟兄輩。杜慎卿不答應。

小廝捧出茶來喫了。宗先生別了去。留季葦蕭在寓處談談。杜慎卿道：「葦兄，小弟最厭的人，開口就是紗帽方才這一位宗先生說到敵年伯，他便說同他是弟兄，只怕而今敵年伯也不要這一箇潦倒的兄弟。」

說著，就捧上飯來。正待喫飯，小廝來稟道：「沈媒婆在外回老爺話。」慎卿道：「你叫他進來何妨？」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腳進來，杜慎卿叫端一張凳子與他在底下坐著。沈大腳問道：「我託你的怎樣了？」沈大腳道：「正是十七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我把一箇南京城走了大半箇，因老爺人物生得太齊整了，料想

那將就些的姑娘配不上，不敢來說。如今虧我雷神打聽，打聽得這位姑娘，在花牌樓住，家裏開著機房，姓王。姑娘十二分的人才，還多著半分。今年十七歲，不要說姑娘標致，這姑娘有箇兄弟，小他一歲，若是妝扮起來，淮河橋有十班的小旦，也沒有一箇賽的過他！也會唱支把曲子，也會串箇戲。這姑娘再沒有說的，就請老爺去看。」杜慎卿道：「既然如此，也罷，你叫他收拾，我明日去看。」沈大腳應諾去了。

季葦蕭道：「恭喜納寵。」杜慎卿愁著眉道：「先生，這也爲嗣續大計，無可奈何。不然，我做這樣事怎的？」季葦蕭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先生怎反如此說？」杜慎卿道：「葦兄，這話可謂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婦人都殺盡！』婦人那有一箇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

季葦蕭又要問，只見小廝手裏擎著一箇帖子，走了進來，說道：「外面有箇郭姓的蕪湖人來拜。」杜慎卿道：「我那裏認得這箇姓郭的？」季葦蕭接過帖子來看了，道：「這就是寺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想他是刻了兩方圖書來拜先生，叫他進來坐坐。」

杜慎卿叫小廝請他進來。郭鐵筆走進來，作揖，道了許多仰慕的話，說道：「尊府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門生故吏，天下都散滿了。督撫司道，在外頭做，不計其數。管家們出去做的是九品雜職官。——季先生，我們自小聽見說的天長杜府老太太，這位太老爺，是天下第一箇才子，轉眼就是一箇狀元。」說罷，袖裏擎出一箇錦盒子，裏面盛著兩方圖書，上寫著「台印」，雙手遞將過來。杜慎卿接了，又說了些閒話，起身送了出去。

杜慎卿回來，向季葦蕭道：「他一見我偏

生有這些惡談，卻虧他訪得的確！」季葦蕭道：「尊府之事，何人不知？」

當下收拾酒，留季葦蕭坐。擺上酒來，兩人談心。季葦蕭道：「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杜慎卿道：「小弟無濟勝之具，就登山臨水，也是勉強。」季葦蕭道：「絲竹之好有的？」杜慎卿道：「偶一聽之，可也聽久了，也覺嘈雜難聽，聒耳得緊。」

又喫了幾杯酒，杜慎卿微醉上來，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葦兄自古及今，人都打不破的是箇「情」字。」季葦蕭道：「人情無過男，女方才吾兄說非其所好。」杜慎卿笑道：「長兄，難道人情只有男女朋友之情，更勝於男女，你不看別的，只有「鄂君繡被」的故事，據小弟看來，千古只有一箇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這箇獨得情之正，便堯舜揖讓，也不過如此，可惜無人能解。」

季葦蕭道：「是了，吾兄生平可曾遇著一箇知心情人麼？」杜慎卿道：「假使天下有這樣一箇人，又與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只爲緣慳分淺，遇不著一箇知己，所以對月傷懷，臨風灑淚。」

季葦蕭道：「要這一箇，還當梨園中求之。」杜慎卿道：「葦兄，你這話更外行了。比如要在梨園中求知己，便是愛女色的要於青樓中求一箇情種，豈不大錯？這事要相遇於心腹之間，相感於形骸之外，方是天下第一等人！」又拍膝嗟嘆道：「天下終無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一身俠骨！」說著，掉下淚來。

季葦蕭暗道：「他已經著了魔了，待我且耍他一耍。」因說道：「先生，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箇人，小弟曾遇見一箇少年，不是梨園，也不是我輩，是一箇黃冠，這人生得飄逸風流，

確又是箇美男，不是像箇婦人。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動不動說像箇婦人。這最是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種美男，只是人不知道。」

杜慎卿拍著案道：「這一句話該圈了你！且說這人怎的？」季葦蕭道：「他如此妙品，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他卻輕易不肯同人一笑。卻又愛才的緊，小弟因多了幾歲年紀，在他面前，自覺形穢，所以不敢癡心想著相與他。長兄，你會這箇人，看是如何？」

杜慎卿道：「你幾時去同他來？」季葦蕭道：「我若叫得他來，又不作爲奇了。須是長兄自己去訪著他。」杜慎卿道：「他住在那裏？」季葦蕭道：「他在神樂觀。」杜慎卿道：「他姓甚麼？」季葦蕭道：「姓名此時還說不得。若泄漏了機關，傳的他知道，躲開了，你還是會不著。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包在一箇紙包子裏，

外面封好，交與你；你到了神樂觀門口，才許拆開來看。看過就進去找，一找就找著的。」杜慎卿笑道：「這也罷了。」

當下季葦蕭走進房裏，把房門關上了，寫了半日，封得結結實實，封面上草箇「勅令」二字，拏出來遞與他，說道：「我且別過罷。俟明日會過了妙人，我再來賀你。」說罷，去了。

杜慎卿送了回來，向大小廝道：「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腳，明日不得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要到後日才去。明早叫轎夫，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吩咐已畢，當晚無事。次早起來，洗臉，擦肥皂，換了一套新衣服，偏身多熏了香，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坐轎子，一直來到神樂觀，將轎子落在門口，自己步進山門，袖裏取出紙包來，拆開一看，上寫道：

『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

一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
 杜慎卿叫轎夫伺候著，自己曲曲折折，走到裏面，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就在前面一箇斗姆閣，那閣門大開，裏面三間敞廳，中間坐著一箇看陵的太監，穿著蟒袍，左邊一路板凳，上坐著十幾箇唱生旦的戲子，右邊一路板凳，上坐著七八箇少年的小道士，正在那裏吹唱取樂。

杜慎卿心裏疑惑：「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因把小道士一箇箇都看過來，不見一箇出色的，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也平常，又自心裏想道：「來霞士他既是自己愛惜，他斷不肯同了這般人在此……我還到桂花院裏去問。」來到桂花道院，敲開了門，道人請到樓下坐著。杜慎卿道：「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道人道：「來爺在樓上，老爺請坐，我去請他下來。」

道人去了一會，只見樓上走下一箇肥胖的道士來，頭戴道冠，身穿沈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箇大鼻子，滿腮鬍鬚，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請問老爺尊姓貴處。杜慎卿道：「敝處天長，賤姓杜。」那道士道：「我們桃源旗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就是老爺尊府？」杜慎卿道：「正是。」道士滿臉堆下笑來，連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爺到省，就該先來拜謁，如何反勞老爺降臨？」忙叫道人快煨新鮮茶來，捧出菓碟來。

杜慎卿心裏想：「這自然是來霞士的師父。」因問道：「有位來霞士，是令徒令孫？」那道士道：「小道就是來霞士！」杜慎卿喫了一驚，說道：「哦，你就是來霞士！」自己心裏忍不住，拈衣袖掩著口笑。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擺上菓碟來，殷勤奉茶，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請教慎卿沒奈何，只得勉強看了一看，喫了兩

杯茶，起身辭別。道士定要拉著手送出大門，問明了老爺下處，在報恩寺，「小道明日要到尊寓，著實盤桓幾日。」送到門外，看著上了轎子，方才進去了。

杜慎卿上了轎，一路忍笑不住，心裏想：「季葦蕭這狗頭，如此胡說。」回到下處，只見小廝說：「有幾位客在裏面。」杜慎卿走進去，卻是蕭金鉉同辛東之、金寓劉、金東崖來拜。辛東之送了一幅大字金寓劉送了一幅對子，金東崖把自己纂的「四書講章」送來請教。作揖坐下，各人敘了來歷。喫過茶，告別去了。杜慎卿鼻子裏冷笑了一聲，向大小廝說道：「一箇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

正說著，宗老爺家一箇小廝擎著一封書子送一幅行樂圖來求題。杜慎卿只覺得可厭。

也只得收下，寫回書打發那小廝去了。次日便去看定了妾，下了插定，擇三日內過門，便忙著搬到河房裏娶妾去了。

次日，季葦蕭來賀，杜慎卿出來會。他說道：「昨晚如夫人進門，小弟不會來鬧房，今日賀遲有罪。」杜慎卿道：「昨晚我也不會備席，不會奉請。」季葦蕭笑道：「前日你得見妙人麼？」杜慎卿道：「你這狗頭該記著一頓肥打！但你的事還做得不俗，所以饒你。」季葦蕭道：「怎的該打我原說是美男，原不是箇女人。你難道看的不是？」杜慎卿道：「這就真正該打了！」

正笑著，只見來道士同鮑廷璽一齊走進來賀喜，兩人越發忍不住笑。杜慎卿搖手叫季葦蕭不要笑了。四人作揖坐下，杜慎卿留著喫飯。喫過了飯，杜慎卿說起那日在神樂觀看見斗姆閣一箇太監，左邊坐著戲子，右邊坐著道

士在那裏吹唱作樂。季葦蕭道：『這樣快活的事，偏與這樣人受用，好不可恨！』杜慎卿道：『葦蕭兄，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和你商議。』季葦蕭道：『甚麼希奇事？』

杜慎卿問鮑廷璽道：『你這門上和橋上共有多少戲班子？』鮑廷璽道：『一百三十多班。』杜慎卿道：『我心裏想做一箇勝會，擇一箇日子，擇一箇極大的地方，把這一百幾十班做旦角的，叫了來，一箇人做一齣戲，我和葦蕭兄在旁邊看著，記清了他們身段模樣，做箇暗號，過幾日評他箇高下，出一箇榜，把那色藝雙絕的取在前列，貼在通衢，但這些人不好白傳他，每人酬他五錢銀子，荷包一對，詩扇一把，這頑法好麼？』

季葦蕭跳起來道：『有這樣妙事，何不早說，可不要把我樂死了！』鮑廷璽笑道：『這些人讓門下去傳，他每人又得五錢銀子，將來老

爺們替他取了出來，寫在榜上，他又出了名。門下不好說，那取在前面的，就是相與大老官，也多相與出幾箇錢來。他們聽見這話，那一箇不滾來做戲！』來道士拍著手道：『妙！妙！妙！』好見箇識面不知老爺們那日可許道士來看？杜慎卿道：『怎麼不許？但凡朋友相知，都要請了到席。』

季葦蕭道：『我們而今先商議是箇甚麼地方。』鮑廷璽道：『門下在水西門住，水西門外最熟門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那裏又寬敞，又涼快。』葦蕭道：『這些人是鮑姑老爹去傳，不消說了，我們也要出一箇知單，定在甚日子？』道士道：『而今是四月二十頭，鮑老爹去傳幾日，及到傳齊了，也得十來天功夫。——竟是五月初三罷。』

杜慎卿道：『葦蕭兄，取過一箇紅全帖來，我念著，你寫。』季葦蕭取過帖來，拈筆在手，慎卿

念道：

「安慶季葦蕭，天孫杜慎卿，擇於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會。通省梨園子弟，各班願與者，書名畫一知。」屆期齊集湖亭，各演雜劇。每位代轎馬五星，荷包詩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藝雙絕，另有表禮獎賞。風雨無阻，特此預傳。」

寫畢，交與鮑廷璽收了。

又叫小廝到店裏取了百十把扇子來。季葦蕭、杜慎卿、來道士，每人分了幾十把去寫。便商量請這些客。季葦蕭擎一張紅紙鋪在面前，開道宗先生、辛先生、金東崖先生、金寓劉先生、蕭金鉉先生、諸葛先生、季先生、郭鐵筆、僧官老爺、來道士老爺、鮑老爺連兩位主人，共十三位。就用這兩位名字寫起十一副帖子來。

料理了半日，只見娘子的兄弟王雷歌，帶

了一箇人挑著一擔東西——兩隻鴨、兩隻雞、一隻鵝、一方肉、八色點心、一瓶酒——來看。姐姐杜慎卿道：「來的正好！」他向杜慎卿見禮。杜慎卿拉住了細看他時，果然標致。他姐姐著實不如他，叫他進去見了姐姐就出來坐。吩咐把方才送來的鷄鴨收拾出來喫酒。他見過姐姐出來坐著。杜慎卿就把湖亭做會的話告訴了他。

雷歌道：「有趣！那日我也串一齣！」季葦蕭道：「豈但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我們聽聽。」王雷歌笑了一笑。到晚捧上酒來，喫了一會。鮑廷璽吹笛子，來道士打板，王雷歌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餞別」，音韻悠揚，足唱了三頓飯時候才完。衆人喫得大醉，然後散了。

到初三那日，發了兩班戲箱在莫愁湖。季葦蕭二位主人先到，衆客也漸漸的來了。鮑廷璽

領了六七十箇唱旦的戲子，都是單上畫「知」字的，來叩見杜少爺。杜慎卿叫他們先喫了飯，都裝扮起來，一箇箇都在亭子前走過，細看一番，然後登場做戲。衆戲子應諾去了。

諸名士看這湖亭時，軒窗四起，一轉都是湖水圍繞，微微有點薰風，吹得波紋如縠。亭子外一條板橋，戲子裝扮了進來，都從這橋上過。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門，讓戲子走過橋來，一路從迴廊內轉去，進東邊的格子，一直從亭子中間走出西邊的格子去，好細細看他們身軀形容。

當下戲子喫了飯，一箇箇裝扮起來，都是簇新的包頭，極新鮮的褶子，一箇箇過了橋來，打從亭子中間走去。杜慎卿同季葦蕭二人，手內暗藏紙筆，做了記認。少刻，擺上酒席，打動鑼鼓，一箇人上來做一齣戲。也有做「請宴」的，也有做「窺醉」的，也有做「借茶」的，也有

做「刺虎」的，紛紛不一。後來王畱歌做了一齣「思凡」。

到晚上，點起幾百盞明角燈來，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聲縹緲，直入雲霄。城裏那些做衙門的，開行的，開字號的，有錢的人，聽見莫愁湖大會，都來雇了湖中打魚的船，打了涼篷，掛了燈，都撐到湖中左右來看。看到高興的時候，一箇箇齊聲喝采，直鬧到天明才散。那時城門已開，各自進城去了。

過了一日，水西門口掛出一張榜來，上寫：第一名，芳林班小旦鄭魁官；第二名，靈和班小旦葛來官；第三名，王畱歌。其餘合共六十多人，都取在上面。鮑廷璽拉了鄭魁官到杜慎卿寓處來見，當面叩謝。杜慎卿又稱了二兩金子，託鮑廷璽到銀匠店裏打造一隻金杯，上刻「豔奪櫻桃」四箇字，特爲獎賞鄭魁官。別的都把

荷包，銀子，汗巾，詩扇，領了去。

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與的大老官來，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喫酒的，也有買了酒在酒店裏喫酒慶賀的。這箇喫了酒，那箇又來喫，足喫了三四天的賀酒。

自此傳遍了水西門，鬧動了淮清橋。這位杜十七老爺，名震江南，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酒。

陶情之餘，復多韻事。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話說杜慎卿做了這箇大會，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心裏驚了一驚，暗想：「這人慷慨，我何不取箇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仍舊圍起一箇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裏效勞。杜慎卿著實不過意。他那日晚間談到密處，夜已深了，小廝們多不在眼前。杜慎卿問道：「鮑師父，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過還該尋箇生意才好？」

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就雙膝跪在地下。杜慎卿就嚇了一跳，扶他起來，說道：「這是怎的？」鮑廷璽道：「我在老爺門下，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真乃天高地厚之恩，但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除了這事，不會做第二樣。如今老爺照看門下，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門下，尋了錢，少不

得報效老爺。」

杜慎卿道：「這也容易。你請坐下，我同你商議。這教班子弄行頭，不是數百金做得來的，至少也得千金。這裏也無外人，我實不瞞你說，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我卻收著不敢動。爲甚麼不敢動？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中了那裏沒有使喚處？我卻要畱著做這一件事。而今你這班子的話，我轉說出的一人來與你，也常常是我幫你一般，你卻不可說是我說的。」

鮑廷璽道：「除了老爺，那裏還有這一箇人？」杜慎卿道：「莫慌。你聽我說。我家共是七大房。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後來一位大老爺，做江西贛州府知府，這是我的伯父。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箇兄弟。他名叫做儀，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也是一箇秀才。我那伯父是箇清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伯

父去世之後，他不一萬銀子家私，他是箇狀子，自己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到秋涼些，我送你些盤纏，投奔他去，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拏來。」

鮑廷璽道：「到那時候，求老爺寫箇書子與門下去。」杜慎卿道：「不相干，這書斷然寫不得，他做大的官是要獨做，自照顧人，並不要人幫著照顧，我若寫了書子，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如今先去投奔一箇人。」鮑廷璽道：「卻又投那一箇？」杜慎卿道：「他家當初有箇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也該認得。」鮑廷璽想起來道：「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他家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贛州府太老爺門下也曾見過。」

杜慎卿道：「這就是得很了。如今這邵奶

公已死，他家有箇管家王鬍子，是箇壞不過的奴才，他偏生聽信我。這兄弟有箇毛病，但凡說是見過他太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這奴才好酒，你買些酒與他喫，叫他在主子跟前說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你只叫他「少爺」。他又有箇毛病，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說人有錢，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總不要在他跟前說。總說天下只有他一箇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

一番話，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在這裏又效了兩箇月勞。

到七月盡間，天氣涼爽起來，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收拾衣服行李，過江往

天長進發。第一日過江，歇了六合縣。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到了一箇地方，叫作四號墩。鮑廷璽進去坐下，正待要水洗臉，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轎子裏走出一箇老者來，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綴，腳下大紅絨鞋。一箇通紅的酒糟鼻，一部大白鬚鬚，就如銀絲一般。那老者走進店門，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說道：「韋四太爺來了，請裏面坐。」

那韋四太爺走進堂屋，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那韋四太爺還了禮，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他坐在下面，問道：「老太爺上姓是韋，不敢拜問，貴處是那裏？」韋四太爺道：「賤姓韋，敝處滁州烏衣鎮。長兄尊姓貴處今往那裏去的？」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是南京人。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的，看杜少爺。」韋四太爺道：「是那一位是慎卿是少卿？」鮑廷璽道：「是少卿。」

韋四太爺道：「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箇，只有這兩箇人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著田園做舉業。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箇人，兩箇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尙帶著些姑娘氣。少卿是箇豪傑，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長兄喫了飯一同走。」鮑廷璽道：「太爺和杜府是親戚？」韋四太爺道：「我同他家做贛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極相好的。」鮑廷璽聽了，更加敬重。當下同喫了飯，韋四太爺上轎，鮑廷璽又雇了一箇驢子，騎上同行。到了天長縣城門口，韋四太爺落下轎，說道：「鮑兄，我和你一同進府裏去罷。」鮑廷璽道：「請太爺上轎先行，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再去見少爺。」

韋四太爺道：「也罷。」上了轎子，一直來到杜府門上，人傳了進來。杜少卿慌忙迎出來，請到廳上拜見，說道：「老伯，相別半載，不會到

得鎖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向好。『章四太爺道：「託庇粗安。新秋在家無事，想著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世兄要杯酒喫。」杜少卿道：「奉過茶，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

小廝捧過茶來，杜少卿吩咐：『把章四太爺行李請進來，送到書房裏。』轎錢付與他。轎子打發回去罷。『請章四太爺從廳後一箇走廊內，曲曲折折走進去，才到一箇花園。』

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左邊一箇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樓前一箇大院落，一座牡丹臺，一座芍藥臺。兩樹極大的桂花，正開的好。合面又是三間敞榭，橫頭朝南三間書房，一箇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條橋，過去又是三間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讀書之處。

當下請章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這兩樹桂花就在窗櫺外。章四太爺坐下問道：『

『婁翁尚在尊府？』杜少卿道：『婁老伯近來多病，請在內書房住，方才喫藥睡下，不能出來。』老伯。』章四太爺道：『老人家既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杜少卿道：『小姪已經把他令郎令孫都接在此侍奉湯藥。小姪也好早晚問候。』章四太爺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還有積蓄家裏置些產業？』

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贛州，把舍下田地房產的帳目，都交付與婁老伯。每銀錢出入，俱是婁老伯做主，先君并不曾問。婁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兩，其餘並不沾一文。每收租時候，親自到鄉裏佃戶家，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喫，老人家退去一樣，才喫一樣。凡他令郎令孫來看，只許住得兩天，就打發回去，盤纏之外，不許多有一文錢。臨行還要搜身上，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著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婁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

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婁老伯見他還不起，婁老伯便把借券盡行燒去了。到而今，他老人家兩箇兒子，四箇孫子，家裏仍然赤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

韋四太爺歎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又問道：「慎卿兄在家好麼？」杜少卿道：「家兄自別後，就往南京去了。」

正說著，家人王鬍子，手裏擎著一箇紅手本，站在窗子外，不敢進來。杜少卿看見他，說道：「王鬍子，你有甚麼麼話？手裏擎的甚麼東西？」王鬍子走進書房，把手本遞上來，稟道：「南京一箇性鮑的，他是領戲班出身，他這幾年是在外路生意，才回來家。他過江來叩見少爺。」杜少卿道：「他既是領班子的，你說我家裏有客，不得見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罷。」

王鬍子說道：「他說受過先老太爺多少

恩德，定要當面叩謝少爺。」杜少卿道：「這人是先太爺擡舉過的麼？」王鬍子道：「是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老太爺著實喜歡這鮑廷璽，曾許著要照顧他的。」杜少卿道：「既如此說，你帶了他進來。」韋四太爺道：「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兄，我才在路上遇見的。」

王鬍子出去領著鮑廷璽，捏手捏腳，一路走進來，看見花園寬闊，一望無際，走到書房門口，一望見杜少卿陪著客坐在那裏，頭戴方巾，身穿玉色夾紗直裰，腳下珠履，面皮微黃，兩眉劍豎，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王鬍子道：「這便是我家少爺，你過來見。」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杜少卿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禮？」起來作揖，作揖過了，又見了韋四太爺，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

鮑廷璽道：「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粉身碎骨難報。又因這幾年窮忙，在外做小生意，

不得來叩見少爺。今日才來請少爺的安，求少爺恕門下的罪。」杜少卿道：「方才我家人王鬍子說，我家太老爺極其喜歡你，要照顧你。你既到這裏，且住下了，我自有的道理。」

王鬍子道：「席已齊了，稟少爺，在那裏坐？」章四太爺道：「就在這裏好。」杜少卿躊躇道：「還要請一箇客來。」因叫那跟書房的小廝加爵：「去後門外請張相公來罷。」加爵應諾去了。

少刻，請了一箇大眼疍黃鬍子的人來，頭戴瓦楞帽，身穿大闊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進來作揖坐下，問了章四太爺姓名。章四太爺說了，便問：「長兄貴姓？」那人道：「晚生姓張，字俊民，久在杜少爺門下。晚生略知醫道，連日蒙少爺相約在府裏看婁太爺。」因問：「婁太爺今日喫藥如何？」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了回來道：「婁太爺喫了藥，睡了一

覺，醒了。這會覺得清爽些。」張俊民又問：「此位上姓？」杜少卿道：「是南京一位鮑朋友。」說罷，擺上席來，奉席坐下。章四太爺首席，張俊民對坐，杜少卿主位，鮑廷璽坐在底下。斟上酒來，喫了一會，那肴饌都是自己家裏整治的，極其精潔。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半劬一箇的竹蟹，都剝出來膾了蟹羹。

衆人喫著。章四太爺問張俊民道：「你這道藝，自然著實高明的？」張俊民道：「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胡鬧，不曾讀過甚麼醫書，卻是看的症不少。近來蒙少爺的教訓，才曉得書是該念的。所以我有一箇小兒，而今且不教他學醫，從先生讀著書，做了文章，就掣來給杜少爺看。少爺往常賞箇批語，晚生也掣了家去讀熟了，學些文理。將來再過兩年，叫小兒出去考箇府縣考，騙兩回粉湯包子喫，將來掛招牌，就可以稱「儒

醫。」韋四太爺聽他說這話，哈哈大笑。王鬚子又擎這簡帖子進來，稟道：「北門汪鹽商家明日酌生日，請縣主老爺，請少爺去做陪客，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裏有客，不得到席——這人也可笑得緊！你要做這熱鬧事，不會請縣裏暴發的舉人進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鬚子應諾去了。

杜少卿向韋四太爺說：「老伯酒量極高的，當日同先君喫半夜，今日也要盡醉才好。」韋四太爺道：「正是世兄，我有一句話，不好說。你這着饌是精極的了，只是這酒是市上買來的，身分有限。府上有一罇酒，今年該有八九年了，想是收著還在。」杜少卿道：「小姪竟不知道。」韋四太爺道：「你不知道，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上，尊大人說：『我家裏埋下一罇酒，等我做了官回來，同你

老痛飲。」我所以記得。你家裏去問。」張俊民笑說道：「這話，少爺真正該不知道。」

杜少卿走了進去。韋四太爺道：「杜公子雖則年少，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傑。」張俊民道：「少爺爲人好極，只是手太鬆些，不管甚麼人求著他，大捧的銀與人用。」鮑廷璽道：「便是門下也從不曾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方舉動的人。」

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罇酒，娘子說不知道。遍問這些家人，婆娘，都說不知道。後來問到邵老，邵老想了想，道：「是有的。是老爺上任那年做了一罇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說是留著韋四太爺同喫的。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二十斤釀，又對了二十斤燒酒，一點水也不撻。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這酒醉得死人的，弄

出來，爺不要喫！」

杜少爺道：「我知道了。」就叫邵老丫拏鑰匙開了酒房門，帶了兩箇小廝進去，從地下取了出來，連鑊擡到書房裏，叫道：「老伯，這酒尋出來了！」韋四太爺和那兩箇人都起身來看，說道：「是了！」打開鑊頭，舀出一杯來，那酒和曲餲一般，堆在杯子裏，聞著噴鼻香。

韋四太爺道：「有趣！這箇不是這樣喫法。世兄，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攪一攪，方可喫得。今日已是喫不成了，就放在這裏，明日喫他一天，還是二位同享。」張俊民道：「自然來奉陪。」鮑廷璽道：「門下何等的人，也來喫太老爺遺下的好酒，這是門下的造化！」

說罷，教加爵擎燈籠送張俊民回家去。鮑廷璽就在書房裏陪著韋四太爺歇宿。杜少卿候著韋四太爺睡下，方才進去了。

次日，鮑廷璽清晨起來，走到王鬚子房裏去。加爵又和一箇小廝在那裏坐著。王鬚子問加爵道：「韋四太爺可曾起來？」加爵道：「起來了，洗臉哩。」王鬚子又問那小廝道：「少爺可曾起來？」那小廝道：「少爺起來多時了，在婁太爺房裏看著弄藥。」

王鬚子道：「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一箇婁老爹，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他既害了病，不過送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去，爲甚麼養在家裏，當做祖宗看待，還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

那小廝道：「王叔，你還說這話哩！婁太爺喫的粥和菜，我們煨了他兒子孫子看過，還不算，少爺還要自己看過了才送與婁太爺喫。人參、麝子自放在奶奶房裏，奶奶自己煨人參，藥是不消說。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就是奶奶親自送人參與他喫。你要說這樣話，只

好惹少爺一頓罵！」

說著，門上人走進來道：「王叔，快進去說聲，臧三爺來了，坐在廳上要會少爺。」王鬍子叫那小廝道：「你妻老爹房裏去請少爺，我是不去問安。」鮑廷璽道：「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

那小廝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作揖坐下。杜少卿道：「三哥，好幾日不見，你文會做的熱鬧？」臧三爺道：「正是，我聽見你門上說，到了遠客，慎卿在南京，樂而忘返了。」杜少卿道：「是烏衣章老伯在這裏，我今日請他，你就在這裏坐坐，我和你到書房裏去罷。」臧三爺道：「且坐著，我和你說話。縣裏王父母是我的老師，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仰慕你的大才，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

杜少卿道：「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只好讓三哥你們做，不要說先曾祖，先祖，就先君。」

在日，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他果然仰慕我，他為甚麼不先來拜我，倒叫我拜他？況且倒運做秀才，見了本處知縣，就要稱他老師，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我會他怎的？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我也不去。」

臧三爺道：「正是為此。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師說明是請你做陪客，王老師才肯到他家來，特為要會你。你若不去，王老師也掃興。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裏，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就替你陪著客，你就到汪家走走。」杜少卿道：「三哥，不要倒熟話。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麼尊賢愛才，不過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他想著我叫他把夢做醒些，況我家今日請客，煨的有七斤重出的老鴨，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喫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裏去頑。」拉著就走。

臧三爺道：「站著你亂怎的？這章老先生不會會過，也要寫箇帖子。」杜少卿道：「這倒使得。」叫小廝擎筆硯帖子出來。臧三爺擎帖子寫了箇「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茶。」先叫小廝擎帖子到書房裏，隨即同杜少卿進來。章四太爺迎著房門，作揖坐下。那兩人先在那裏，一同坐下。章四太爺問臧三爺尊字。杜少卿道：「臧三哥尊字蓼齋，是小姪這學裏翹楚，同慎卿家兄也是同會的好友。」章四太爺道：「久慕久慕。」臧三爺道：「久仰老先生，幸遇。」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臧蓼齋又問：「這位尊姓？」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方才從南京回來的。」臧三爺道：「從南京來，可曾認得府上的慎卿先生？」鮑廷璽道：「十七老爺也是見過的。」當下喫了早飯，章四太爺就叫把這罈酒擎出來，兌上十斤新酒，就叫燒許多紅炭，堆在桂花樹邊，把酒罈頓在炭上過一頓飯時，漸漸

熱了。張俊民領著小廝，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把桌子擡到檐內，大家坐下。又備的一席新鮮菜。杜少卿叫小廝擎出一箇金杯子來，又是四箇玉杯，罈子裏舀出酒來。章四太爺捧著金杯，喫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

喫了半日，王鬍子領著四箇小廝，擡到一箇箱子來。杜少卿問是甚麼。王鬍子道：「這是少爺與奶奶大相公新做的秋衣一箱子。才做完了，送進來與少爺查件數。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杜少卿道：「放在這裏，等我喫完了酒。」才把箱子放下，只見那裁縫進來。王鬍子道：「楊裁縫回少爺的話。」杜少卿道：「他又說甚麼？」站起身來，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裏，雙膝跪下，磕下頭去，放聲大哭。

杜少卿大驚道：「楊司務這是怎的？」楊裁縫道：「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今卓領

了工錢去，不想才過了一會，小的母親得箇暴病死了。小的拏了工錢家去，不想到有這一變，把錢還了柴米店裏，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沒有。沒奈何，只得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小的慢慢做著工算。」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銀子？」裁縫道：「小戶人家怎敢望多少爺若肯，多則六兩，少則四兩罷了。小的也要算著除工錢夠還。」

杜少卿慘然道：「我那裏要你還。你雖是小本生意，這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草將來。就是終身之恨，幾兩銀子如何使得？至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衣服雜貨，共須二十金。我這幾日一箇錢也沒有——也罷，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二十多兩銀子。王鬍子，你就拏去同楊司務當了，一總把與楊司務去用。」又道：「楊司務，這事你卻不可記在心裏，只當忘記了的。你不是拏了我的銀子去喫酒賭錢。」

這母親身上大事，人孰無母？這是我該幫你的。」楊裁縫同王鬍子擡著箱子哭哭啼啼去了。杜少卿入席坐下，章四太爺道：「世兄，這事真是難得！」鮑廷璽吐著舌道：「阿彌陀佛！天下那有這樣好人！」當下喫了一天酒，臧三爺酒量小，喫到下午就吐了，扶了回去。章四太爺這幾箇直喫到三更，把一罇酒都喫完了，方才散。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輕財好士，一鄉多濟友朋；月地

花天，四海又聞豪傑。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話說衆人喫酒散了，韋四太爺直睡到次日。上午才起來，向杜少卿辭別要去，說道：『我還打算到你令叔令兄各家走走。昨日擾了世兄這一席酒，我心裏快活極了！別人家料想也沒這樣有趣。我要去了，連這賊朋友也不能回拜，世兄替我致意他罷。』

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次日，雇了轎夫，擎了一隻玉杯和贛州公的兩件衣服，親自送在韋四太爺房裏，說道：『先君拜盟的兄弟，只有老伯一位了，此後要求老伯常來走走。小姪也常到鎮上請老伯安。這一箇玉杯，送老伯帶去喫酒。這是先君的兩件衣服，送與老伯穿著，如看見先君的一般。』韋四太爺歡喜受了。鮑廷璽陪著又喫了一壺酒，喫了飯。杜少卿拉著鮑廷璽，陪著送到城外，在轎前作了揖。韋四太爺

去了。

兩人回來，杜少卿就到婁太爺房裏去問候。婁太爺說：『身子好些，要打發他孫子回去，只留著兒子在這裏伏侍。』

杜少卿應了，心裏想著沒有錢用，叫王鬍子來商議道：『我墟裏那一宗田，你替我賣給那人罷了。』王鬍子道：『那鄉人他想要便宜，少爺要一千五百兩銀子，他只出一千三百兩銀子，所以小的不敢管。』杜少卿道：『就是，一千三百兩銀子也罷。』王鬍子道：『小的要寫明少爺才敢去賣的賤了，又惹少爺罵小的。』杜少卿道：『那箇罵你你快些去賣。我等著要銀子用。』王鬍子道：『小的還有一句話，若要稟少爺賣了銀子，少爺要做兩件正經事，若是幾千幾百的白白的給人用，這產業賣了也可惜。』杜少卿道：『你看見我自把銀子給那箇用的？你要賺錢罷了，說這許多鬼話快些替

我去！王鬍子道：『小的稟過就是了。』出來悄悄向鮑廷璽道：『好了，你的事有指望了。而今我到墟裏去賣田，賣了田回來，替你定主意。』

王鬍子就去了幾天，賣了一千幾百兩銀子，擎稍袋裝了來家，稟少爺道：『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又是市平，比錢平小一錢三分半。他內裏又扣了他那邊，中用二十三兩四錢銀子，畫字去了二三十兩，這都是我們本家要去的。而今這銀子在這裏，擎天平來請少爺當面兌。』杜少卿道：『那箇耐煩你算這些疙瘡帳？既擎來，又兌甚麼？收了進去就是了。』王鬍子道：『小的也要稟明。』

杜少卿收了這銀子，隨即叫了婁太爺的孫子到書房裏，說道：『你明日要回去？』他答應道：『是老爹叫我回去。』杜少卿道：『我這

裏有一百兩銀子給你，你瞞著不要向你老爹說。你是寡婦母親，你擎著銀子回家去做小生意，養活著。你老爹若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兩銀子。』

婁太爺的孫子歡喜接著，把銀子藏在身邊，謝了少爺。次日辭回家去。婁太爺叫只稱三錢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去了。

杜少卿送了回來，一箇鄉裏人在敞廳上站著，見他進來，跪下就與少爺磕頭。杜少卿道：『你是我們公祠堂裏看祠堂的黃大，你來做甚麼？』

黃大道：『小的住的祠堂旁邊一所屋，原是太老爺買與我的。而今年代多，房子倒了。小的該死，把墳山的死樹搬了幾顆回來，添補梁柱，不想被本家這幾位老爺知道了，就說小的偷了樹，把小的打了一箇臭死，叫十幾箇管家到小的家來搬樹，連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小

的沒處存身，如今來求少爺向本家老爺說聲，公中弄出些銀子來，把這房子收拾收拾，賞小的住。」

杜少卿道：「本家向那箇說你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爺買與你的，自然該是我修理。如今一總倒了，要多少銀子重蓋？」黃大道：「要蓋須得百兩銀子，如今只好修補，將就些住，也要四五十兩銀子。」杜少卿道：「也罷，我沒銀子，且拏五十兩銀子與你去，你用完了再來與我說。」拏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黃大，黃大接著去了。

門上拏了兩付帖子走進來，稟道：「臧三爺明日請少爺喫酒。這一副帖子，說也請鮑師父去坐坐。」杜少卿道：「你說拜上三爺，我明日必來。」

次日，同鮑廷璽到臧家。臧蓼齋辦了一桌

齊整菜，恭恭敬敬，奉坐請酒，席間說了些閒話，到席將終的時候，臧三爺斟了一杯酒，高高奉著，走過席來，作了一箇揖，把酒遞與杜少卿，便跪了下去，說道：「老哥，我有一句話奉求！」

杜少卿嚇了一跳，慌忙把酒丟在桌上，跪下去拉著他，說道：「三哥你瘋了？這是怎說？」臧蓼齋道：「你喫了這杯酒，應允我的話，我才起來。」杜少卿道：「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話，你起來說。」鮑廷璽也來幫著拉他起來。臧蓼齋道：「你應允了？」杜少卿道：「我有甚麼不應允？」臧蓼齋道：「你喫了這杯酒。」杜少卿道：「我就喫了這杯酒。」臧蓼齋道：「候你乾了。」站起來坐下。

杜少卿道：「你有甚話說罷。」臧蓼齋道：「目今宗師考廬州，下一棚就是我們。我前日替人管著買了一箇秀才，宗師有人在這裏攬這箇事，我已把三百兩銀子兌與了他，後來他

又說出來：「上面嚴緊，秀才不敢賣，到是把考等第的開箇名字來補了廩罷。」我就把我的名字開了去。今年這廩是我補，但是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退這三百兩銀子，我若沒有還他，這件事就要破身家性命關係，我所以和老哥商議，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與我打發了這件事，我將來慢慢的還你。你方才已是依了。」

杜少卿道：「呸！我當你說甚麼話，原來是這箇事也要大驚小怪，磕頭禮拜的甚麼要緊？我明日就把銀子送來與你。」鮑廷璽拍著手道：「好爽快好爽快，快拏大杯來再喫幾杯。」當下拏大杯來喫酒。

杜少卿醉了，問道：「臧三哥，我且問你：你一定要這廩生做甚麼？」臧蓼齋道：「你那裏知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髻結底的靴，坐堂，灑籤，打人，像你這樣大老官

來打秋風，把你關在一間房裏，給你一箇月豆腐喫，蒸死了你！」杜少卿笑道：「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鮑廷璽又笑道：「笑談笑談二位老爺都該罰一杯！」當夜席散。

次早，叫王鬍子送了這一項銀子去。王鬍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回來在鮮魚麪店裏喫麪，遇著張俊民在那裏喫，叫道：「鬍子老官，你過來，請這裏坐。」王鬍子過來坐下，拏上麪來喫。張俊民道：「我有一件事託你。」王鬍子道：「甚麼事，醫好了婁老爹要謝禮？」張俊民道：「不相干，婁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王鬍子道：「還有多少時候？」張俊民道：「大約不過一百天——這話也不必講他，我有一件事託你。」王鬍子道：「你說罷了。」

張俊民道：「而今宗師將到，我家小兒要出來應考，怕學裏人說是我冒籍，託你家少爺向學裏相公們講講。」王鬍子搖手道：「這事

共總沒中用；我家少爺，從不曾替學裏相公講一句話，他又不喜歡人家說要出來考。你去求他，他就勸你不考！」

張俊民道：「這是怎樣？」王鬍子道：「而今倒有箇方法，等我替你回少爺說，說你家的確是冒考不得的，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爺出錢蓋的，少爺要送一箇人去考，誰敢不依？這樣激著他，他就替你用力，連貼錢都是肯的。」張俊民道：「鬍子老官，這事在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一言身寸。」王鬍子道：「我那箇要你謝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小姪。人家將來進了學，穿戴著簇新的方巾，藍衫，替我老叔子多磕幾箇頭，就是了。」說罷，張俊民還了麪錢，一齊出來。

王鬍子回家，問小子們道：「少爺在那裏？」小子們道：「少爺在書房裏。」他一直走進書房，見了杜少卿，稟道：「銀子已是小的送與

臧三爺收了，著實感激著少爺，說又替他免了一場是非，成全了功名，其實這樣事別人也不肯做的。」

杜少卿說：「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只管聽了來倒熟話！」王鬍子道：「小的還有話稟少爺，像臧三爺的廩，是少爺替他補，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爺蓋，眼見得學院不日來考，又要尋少爺修理考棚，我家太老爺拏幾千銀子蓋了考棚，白白便益衆人，少爺就送一箇人去考，衆人誰敢不依？」

杜少卿道：「童生自會去考的，要我送怎的？」王鬍子道：「假使小的有兒子，少爺送去考，也沒有人敢說。」杜少卿道：「這也何消說？這學裏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王鬍子道：「後門口張二爺，他那兒子讀書，少爺何不叫他考一考？」杜少卿道：「他可要考？」王鬍子道：「他是箇冒籍，不敢考。」杜少卿道：「你和他

說，叫他去考。若有廩生多話，你就向那廩生說，是我叫他去考的。」王鬍子道：「是了。」應諾了去。

這幾日，婁太爺的病漸漸有些重起來了，杜少卿又換了醫生來看，在家心裏憂愁。

忽一日，臧三爺走來，立著說道：「你曉得有箇新聞？縣裏王公壞了。昨晚摘了印，新官押著他就要出衙門，縣裏人都說他是箇混帳官，不肯借房子給他住，在那裏急的要死。」杜少卿道：「而今怎樣了？」臧蓼齋道：「他昨晚還賴在衙門裏，明日再不出，就要討沒臉面。那箇借屋與他住，只好搬在孤老院。」杜少卿道：「這話果然麼？」叫小廝喚王鬍子來，向王鬍子道：「你快到縣前向工房說，叫他進去稟王老爺，說王老爺沒有住處，請來我家花園裏住。他要房子甚急，你去。」王鬍子連忙去了。

臧蓼齋道：「你從前會也不肯會他，今日爲甚麼自己借房子與他住？況且他這事有拖累，將來百姓要鬧他，不要把你花園都拆了！」杜少卿道：「先君有大功德在於鄉里，人人知道，就是我家藏了強盜，也是沒有人家來動我的房子。這箇老哥放心。至於這王公，他既知道仰慕我，就是一點造化了。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縣知縣，而今他官已壞了，又沒有屋子住，我就該照應他。他聽見這話，一定就來。你在我這裏候他來，同他談談。」

說著，門上人進來稟道：「張二爺來了。」只見張俊民走進來，跪下磕頭。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張俊民道：「就是小兒要考的事，蒙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說過了。」張俊民道：「各位廩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都沒的說，只要門下捐一百二十兩銀子修學宮，門下那裏捐的起，故此又來求少爺商議。」杜少

卿道：『只要一百二十兩？此外可還再要？』張俊民道：『不要了。』

杜少卿道：『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寫一箇願捐修學宮求入籍的呈子來——』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學裏去，銀子在我這裏來取。』臧三爺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罷。』張俊民謝過，去了。正迎著王鬍子飛跑來道：『王老爺來拜，已到門下轎了。』杜少卿臧三爺迎了出去。

那王知縣紗帽便服，進來作揖再拜，說道：『久仰先生，不得一面。今弟在困厄之中，蒙先生慨然以尊齋相借，令弟感愧無地，所以先來謝過，再細細請教。恰好臧年兄也在此。』杜少卿道：『老父臺些小之事，不足介意。荒齋原是空閒，竟請搬過來便了。』臧三爺道：『門生正要同敝友來候老師，不想返勞老師先施。』王知縣道：『不敢，不敢。』打恭上轎而去。

杜少卿留下臧三爺，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遞與他，叫他明日去做張家這件事。臧三爺帶著銀子去了。

次日，王知縣搬進來住。又次日，張俊民備了一席酒，送在杜府，請臧三爺同鮑師父陪。王鬍子私向鮑廷璽道：『你的話也該發動了。我在這裏算著，那話已有箇完的意思，若再遇箇人來求些去，你就沒帳了。你今晚開口。』

當下客到齊了，把席擺到廳旁書房裏，四人上席。張俊民先捧著一杯酒謝過了杜少卿，又斟酒作揖謝了臧三爺，入席坐下。席間談話許多事故。

鮑廷璽道：『門下在這裏大半年了，看見少爺用銀子像淌水，連裁縫都是大捧掣了去；只有門下是七八箇月的養在府裏，白渾些酒肉喫喫，一箇大錢也不見面。我想這樣，「乾蔑

片」也。做不來，不如揩揩眼淚，別處去哭罷。門下明日告辭。」

杜少卿道：「鮑師父，你也不會向我說過，我曉得你甚麼心事？你有話說不是？」鮑廷璽忙斟一杯酒遞過來，說道：「門下父子兩箇都是教戲班子過日，不幸父親死了。門下消折了本錢，不能替父親爭口氣。家裏有箇老母親，又不能養活。門下是該死的人，除非少爺賞我箇本錢，才可以回家養活母親。」杜少卿道：「你一箇梨園中的人，卻有思念父親孝敬母親的念，這就可敬的很了，我怎麼不幫你？」鮑廷璽站起來道：「難得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坐著，你要多少銀子？」

鮑廷璽看見王鬍子站在底下，把眼望著王鬍子。王鬍子走上來道：「鮑師父，你這銀子要用的多哩，連叫班子買行頭，怕不要五六百兩。少爺這裏沒有，只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

你過江，舞起幾箇猴子來，你再跳。」杜少卿道：「幾十兩銀子不濟事。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你拿過去教班子用完了，你再來和我說話。」鮑廷璽跪下來謝。杜少卿拉住道：「不然，我還要多給你些銀子，因我這婁太爺病重，要料理他的光景。我早晚再打發你回去。」當晚臧張二人都贊杜少卿的慷慨，喫罷散了。

自此之後，婁太爺的病，一日重一日。那日，杜少卿坐在他跟前，婁太爺說道：「大相公，我從前挨著，只望病好，而今看這光景，病是不得好了，你要送我回家去。」杜少卿道：「我一日不會盡得老伯的情，怎麼說要回家？」婁太爺道：「你又厭了，我是有子有孫的人，一生出門在外，今日自然要死在家裏，難道說你不留我？」杜少卿垂淚道：「這樣說，我就不留了。老伯的壽器是我備下的，如今用不著，是不好帶去

了，另拏幾十兩銀子，合具壽器。衣服、被褥，是做停當的，與老伯帶去。」

婁太爺道：「這棺木、衣服，我愛你的，你不要又拏銀子給我家兒子孫子。我只在三日內就要回去，坐不起來了。只好用牀擡了去。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太老爺神主前祝告，說婁太爺告辭回去了。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一箇知心的朋友。令先尊去世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我還有甚麼話？你的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你生的箇小兒子，尤其不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箇正經人物。但是，你不會當家，不會相與朋友，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的！」

「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我心裏喜歡；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箇甚麼樣人。像你這樣做法，都是被人騙了去，沒人報答你的。雖說「施恩不望報」，卻也不可這般「賢否不明」。你相與這臧三爺、張俊民，都是沒良心的。」

人。近來又添一箇鮑廷璽。他做戲的，有甚麼好人？你也要照顧他。若管家王鬍子，就更壞了！」

「銀錢也是小事，我死之後，你父子兩人事事學你令先尊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沒有飯喫，也不妨。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慎卿雖有才情，也不是甚麼厚道人。你只學你令先尊，將來斷不喫苦。你眼裏又沒有官長，又沒有本家，這本地方也難住。南京是箇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裏去，或者還遇著箇知己，做出些事業來。這贖下的家私，是靠不住了。了！大相公，你聽信我言，我死也瞑目！」

杜少卿流淚道：「老伯的好話，我都知道。了。」忙出來吩咐雇了兩班腳子，擡婁太爺過南京到陶紅鎮，又拏出百十兩銀子來，付與婁太爺的兒子回去辦後事。第三日，送婁太爺起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京師池館，又看俊傑來遊；江北

家鄉，不見英賢豪舉。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婁太爺回家之後，自此沒有人勸他，越發放著膽子用銀子。前項已完，叫王鬍子又去賣了一分田來，二千多銀子，隨手亂用。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王知縣事體已清，退還了房子，告辭回去。

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銀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併與本家，要到南京去住，和娘子商議，娘子依了人勸著他，總不肯聽。足足鬧了半年，房子歸併妥了，除還債贖當，還落了有千把多銀子，和娘子說道：『我先到南京會過盧家表姪，尋定了房子，再來接你。』

當下收拾了行李，帶著王鬍子，同小廝加

爵過江。王鬍子在路見不是事，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杜少卿付之一笑，只帶了加爵過江。

到了倉巷裏外祖盧家，表姪盧華士出來迎請表叔進去，到廳上見禮。杜少卿又到樓上拜了外祖外祖母的神主，見了盧華士的母親，叫小廝擎出火腿茶葉土儀來送過。盧華士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出一位先生來，是華士今年請的業師。

那先生出來見禮，杜少卿讓先生首席坐下。杜少卿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遲，名均，字衡山。請問先生貴姓？』盧華士道：『這是學生天長杜家表叔。』遲先生道：『是少卿先生？』是海內英豪，千秋快士，只道聞名不能見面，何圖今日邂逅高賢！』站起來，重新見禮。杜少卿看那先生細瘦通眉，長爪，雙眸炯炯，知他不是庸流，便也一見如故。

喫過了飯，說起要尋房子來住的話。遲衡

山喜出望外，說道：「先生何不竟尋幾間河房住！」杜少卿道：「這也極好。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遲先生隨叫華士在家好好坐著，便同少卿步了出來。

走到狀元境，只見書店裏貼了多少新封面。內有一箇寫道：「歷科程墨持運。處州馬純上，嘉興選駝夫，同選。」杜少卿道：「這選駝夫是南昌選太守之孫，是我做世兄。既在此，我何不進去會會他？」便同遲先生進去。選駝夫出來，敘了世誼，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話。馬純上出來，敘禮，問先生貴姓。選駝夫道：「此乃天長殿元公孫杜少卿先生。這位是句容遲衡山先生。皆江南名壇領袖小弟，輩恨相見之晚。」

喫過了茶，遲衡山道：「少卿兄要尋居停，此時不能久談，要相別了。」同走出來，只見櫃臺上伏著一箇人在那裏看詩，指著書上道：「這一首詩就是我的。」四箇人走過來，看見他

傍邊放著一把白紙詩扇。選駝夫打開一看，款上寫著「蘭江先生」。選駝夫笑道：「是景蘭江。」景蘭江擡起頭來，看見二人，作揖問姓名。杜少卿拉著遲衡山道：「我們且去尋房子再來會這些人。」

當下走過淮清橋，遲衡山路熟，找著房子，一路看了幾處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東水關。這年是鄉試年，河房最貴。這房子每月要八兩銀子的租錢。杜少卿道：「這也罷了，先租了住著，再買他的。」南京的風俗是要付一箇進房，一箇押月。當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倉巷盧家寫定租約，付了十六兩銀子。盧家擺酒，請遲衡山同杜少卿坐坐。到夜深，遲衡山也在這裏宿了。

次早才洗臉，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杜少卿先生在那裏？」杜少卿正要出去看，那人已走進來說道：「且不要通姓名，且等

我猜一猜看！定了一會神，走上前，一把拉着少卿道：『你便是杜少卿。』杜少卿笑道：『我便是杜少卿。』這位是遲衡山先生，這是舍表姪先生，你貴姓？那人道：『少卿天下豪士，英氣逼人，小弟一見喪膽，不似遲先生老成尊重，所以認得不錯。』小弟便是季葦蕭。遲衡山道：『是定「梨園榜」的季先生久仰久仰。』季葦蕭坐下，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北行了。』杜少卿驚道：『幾時去的？』季葦蕭道：『才去了三四日。』小弟送到龍江關，他加了貢進京鄉試去了。少卿兄揮金如土，爲甚麼躲在家裏用，不拏來這裏我們大家頑頑？杜少卿道：『我如今來了，現看定了河房，到這裏來居住。』季葦蕭拍手道：『妙妙！我也尋兩間河房，同你做鄰居，把賤內也接來同老嫂作伴。這買河房的錢，就出在你。』杜少卿道：『這箇自然。』

須臾，盧家擺出飯來，留季葦蕭同喫。喫飯中間，談及哄慎卿看道士的這一件事，衆人大笑，把飯都噴了出來。才喫完了飯，便是馬純上、蘧駝夫、景蘭江來拜，會著談了一會，送出去才進來，又是蕭金鉉、諸葛天巾、季恬逸來拜。季葦蕭也出來同坐，談了一會，季葦蕭同三人一路去了。杜少卿寫家書，打發人到天長接家眷去了。

次日清晨，正要回拜季葦蕭這幾箇人，又是郭鐵筆同來道士來拜。杜少卿迎了進來，看見道士的模樣，想起昨天的話，又忍不住笑道：『士足恭了一回，拏出一卷詩來。』郭鐵筆也送了兩方圖書。杜少卿都收了，喫過茶，告別去了。杜少卿方才出去回拜這些人。

一連在盧家住了七八天，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甚是相合。家眷到了，共是四隻船，攬了河房。杜少卿辭別盧家，搬了行李去。

次日，衆人來賀。這時三月初旬，河房漸好，也有簫管之聲。杜少卿備酒請這些人，共是四席。那日，季葦蕭、馬純上、蘧駪夫、季恬逸、遲衡山、盧華士、景蘭江、諸葛天申、蕭金鉉、郭鐵筆，來道士都。在席。金東崖是河房鄰居，拜往過了，也請了來。本日茶廚先到，鮑廷璽打發新教的三元班小戲子來磕頭，見了杜少卿，杜娘子賞了許多菓子去了。隨即房主人家薦了一箇賣花堂客——叫做姚奶奶——來見。杜娘子留他坐著。

到上晝時分，客已到齊，將河房窗子打開了。衆客散坐，或憑欄看水，或啜茗閒談，或據案觀書，或箕踞自適，各隨其便。只見門外一頂轎子，鮑廷璽跟著，是送了他家王太太來。問安。王太太下轎進去了。姚奶奶看見他，就忍笑不住，向杜娘子道：「這是我們南京有名的王太太，他怎肯也到這裏來！」

王太太見杜娘子，著實小心，不敢抗禮。杜娘子也留他坐下。杜少卿進來，姚奶奶、王太太又叩見了少爺。鮑廷璽在河房見了衆客，口內打諢說笑。

鬧了一會，席面已齊，杜少卿出來奉席坐下，喫了半夜酒，各自散訖。鮑廷璽自己打著燈籠，照王太太坐了轎子，也回去了。

又過了幾日，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這箇使得。」當下叫了幾乘轎子，約姚奶奶做陪客。兩三箇家人婆娘都坐了轎子，跟著廚子挑了酒席，借清涼山一箇桃園。這桃園是箇極大的園子，進去一座籬門，籬門內是鵝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紅欄杆，兩邊綠柳掩映過去三間廳，便是他賣酒的地方。在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過廳，便是一路山徑。上到山頂，便是一箇八角亭子。席擺在亭子

上。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觀看景致。一邊是清涼山，高高下下的竹樹；一邊是靈隱觀，綠樹叢中，露出紅牆來，十分好看。

坐了一會，杜少卿也坐轎子來了，轎裏帶了一隻赤金杯子，擺在桌上，斟起酒來，拏在手內，趁著這春光融融，和氣習習，憑倚在欄杆上，盪連痛飲。

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攜著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擎著金杯，大笑著，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後三四箇婦女，嘻嘻笑笑，跟著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杜少卿夫婦兩箇上了轎子去了。姚奶奶和這幾箇婦女，採了許多桃花，插在轎子上，也跟上去了。

杜少卿回到河房，天色已晚，只見盧華士還在那裏坐著，說道：『北門橋莊表伯聽見表叔來了，急於要會，明日請表叔在家坐，一時不要出門，莊表伯來拜。』杜少卿道：『紹光先生

是我所師事之人。我因他不耐同這一班詞客相聚，所以前日不會約他。我正要去看他，怎反勞他到來看我？賢姪，你作速回去，打發人致意。我明日先到他家有去。』華士應諾去了。

杜少卿送了出去，才開了門，又聽得打的門響。小廝開門出去，同了一人進來，稟道：『婁大相公來了。』杜少卿舉眼一看，見婁煥文的孫子穿著一身孝，哭拜在地，說道：『我家老爹去世了，特來報知。』杜少卿道：『幾時去世的？』婁大相公道：『前月二十六日。』杜少卿大哭了一場，吩咐連夜置備祭禮。次日清晨，坐了轎子，往陶紅鎮去了。季葦蕭打聽得姚園的事，絕早走來訪問，知道已往陶紅，悵悵而返。

杜少卿到了陶紅，在婁太爺柩前大哭了幾次，拏銀子做了幾天佛事，超度婁太爺生天。婁家把許多親戚請來陪。杜少卿一連住了四

五日，哭了又哭。陶紅一鎮上的人，人人歎息，說：『天長杜府厚道！』又有人說：『這老人家爲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才如此尊重報答他。爲人須像這箇老人家，方爲不愧！』

杜少卿又拏了幾十兩銀子交與他兒子孫子買地安葬。妻太爺、妻家一門男男女女都出來拜謝。杜少卿又在柩前慟哭了一場，方才回來。到家，娘子向他說道：『自你去的第二天，巡撫一箇差官，同天長縣的一箇門斗，拏了一角文書來尋我，他不在家。他住在飯店裏，日來問，不知爲甚事。』杜少卿道：『這又奇了！』

正疑惑間，小廝來說道：『那差官和門斗在河房裏要見。』杜少卿走出去，同那差官見禮坐下。差官道了『恭喜』，門斗送上一角文書來。那文書是拆開過的。杜少卿拏出來看，只見上寫道——

『巡撫部院李，爲舉薦賢才事，欽奉聖旨，採訪天下儒修。本部院訪得天長縣儒學生員杜儀，品行端醇，文章典雅，爲此飭知該縣儒學教官，卽致請該生卽日束裝赴院，以便考驗。申奏朝廷，引見擢用。毋違，速速！』

杜少卿看了道：『李大人是先祖的門生，原是我的世叔，所以薦舉我。我怎麼敢當？但大人如此厚意，我卽刻料理起身，到轅門去謝。』

那差官喫了酒飯，送他幾兩銀子作盤程，門斗也給了他二兩銀子，打發先去了。在家收拾，沒有盤纏，把那一隻金杯當了三十兩銀子，帶一箇小廝上船往安慶去了。

到了安慶，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過了幾日才回來。杜少卿投了手本，那裏開門請進去，請到書房裏。李大人出來，杜少卿拜見，請過大

人的安。李大人請他坐下。李大人道：「自老師去世之後，我常念諸位世兄。久聞世兄才品過人，所以朝廷仿古『徵辟大典』，我學生要借光，萬勿推辭。」

杜少卿道：「小姪非才寡學，大人誤採虛名，恐其有玷薦牘。」李大人道：「不必太謙，我便向府縣取結。」杜少卿道：「大人垂愛，小姪豈不知？但小姪麋鹿之性，草野慣了，近又多病，還求大人另訪。」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說得不肯做官？我訪的不差，是要薦的。」杜少卿就不敢再說了。

李大人留著住了一夜，拏出許多詩文來請教。次日辭別出來。他這番盤程帶少了，又多住了幾天，在轅門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錢去，叫了一隻船回南京，船錢三兩銀子也欠著。一路又遇了逆風，走了四五天，才走到蕪湖。到了蕪湖，那船真走不動了，船家要錢買米煮飯。杜

少卿叫小廝尋一尋，只贖了五箇錢。

杜少卿算計要拏衣服去當，必裏悶，且到岸上去走走，見是吉祥寺，因在茶桌上坐著，喫了一開茶，又肚裏餓了，喫了三箇燒餅，到要六箇錢，還走不出茶館門。只見一箇道士在面前走過去。杜少卿不會認得清。

那道士回頭一看，忙走近前道：「杜少爺，你怎麼在這裏？」杜少卿笑道：「原來是來霞兄，你且坐下喫茶。」來霞士道：「少老爺，你爲甚麼獨自在此？」杜少卿道：「你幾時來的？」來霞士道：「我自叨擾之後，因這蕪湖縣張老父臺寫書子接我來做詩，所以在這裏。我就寓在識舟亭，甚有景致，可以望江。少老爺到我下處去坐坐。」杜少卿道：「我也是安慶去看一箇朋友，回來從這裏過，阻了風，而今和你到尊寓頑頑去。」

來霞士會了茶錢，兩人同進識舟亭。廟裏

道士走了出來問那裏來的尊客。來道士道：「是天長杜狀元府裏杜少老爺。」道士聽了，著實恭敬，請坐拜茶。杜少卿看見牆上貼著一箇斗方，一首識舟亭懷古的詩，上寫「霞士道兄教正。」下寫「燕里章闡思玄稿。」杜少卿道：「這是滁州烏衣鎮章四太爺的詩，他幾時在這裏的？」道士道：「章四太爺現在樓上。」

杜少卿向來霞士道：「這樣，我就同你上樓去。」便一同上樓來。道士先喊道：「章四太爺，天長杜少老爺來了！」章四太爺答應道：「是那箇？」要走下樓來看。杜少卿上來道：「伯伯小姪在此！」章四太爺兩手抹著鬍子，哈哈大笑，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少卿，你怎麼走到這荒江地面來，且請坐下，待我烹起茶來，敘敘闊懷，你到底從那裏來？」

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話告訴幾句，又道：「小姪這回盤程帶少了，今日只贖的五箇錢。」

方才還喫的是來老爺的茶，船錢飯錢都無！章四太爺大笑道：「好好今日大老官畢了，但你是箇豪傑，這樣事何必焦心？且在我下處坐著喫酒。我因有教的一箇學生住在蕪湖，他前日進了學，我來賀他，他謝了我二十四兩銀子。你在我這裏喫了酒，看風轉了，我拏十兩銀子給你去。」

杜少卿坐下，同章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喫酒。直喫到下午，看著江裏的船在樓窗外過去，船上的定風旗漸漸轉動。章四太爺道：「好了！風雲轉了！」大家靠著窗子看那江裏，看了一回，太陽落了下去，返照著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杜少卿道：「天色已晴，東北風息了，小姪告辭，伯伯下船去。」

章四太爺拏出十兩銀子遞與杜少卿，同來霞士送到船上。來霞士又託他致意南京的諸位朋友，說罷別過，兩人上岸去了。

杜少卿在船歇宿。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西南風。船家扯起蓬來，乘著順風，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杜少卿付了船錢，搬行李上岸，坐轎來家。娘子接著，他就告訴娘子前日路上沒有盤程的這一番笑話。娘子聽了也笑。

次日便到北門橋去拜莊紹光先生。那裏回說：『浙江巡撫徐大人請了遊西湖去了，還有些日子才得來家。』杜少卿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盧家留著喫飯。遲衡山閒話說起：『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箇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著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卻全然不會制作禮樂。少卿兄，你此番徵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杜少卿道：『這徵辟的事，小弟已是辭了。正爲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徒惹高人』

一笑，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

遲衡山又在房裏拈出一箇手卷來，說道：『這一件事，須是與先生商量。』杜少卿道：『甚麼事？』遲衡山道：『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箇賢人是吳泰伯，卻並不會有箇專祠。那文昌殿，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建造這祠，須數千金，我裒了箇手卷在此，願捐的寫在上面。少卿兄，你願出多少？』

杜少卿大喜道：『這是該的。』接過手卷，放開寫道：『天長杜儀捐銀三百兩。』遲衡山道：『也不少了。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節省出來，也捐二百兩。』就寫在上面，又叫：『華士，你也勉力出五十兩。』也就寫在卷子上。

遲衡山捲起收了，又坐著閒談，只見杜家

一箇小廝走來稟道：「天長有箇差人在河房裏要見少爺，請少爺回去。」杜少卿辭了遲衡山回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一時賢士同辭爵祿之糜，兩省名流重修禮樂之事。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話說杜少卿別了遲衡山出來，問小廝道：『那差人他說甚麼？』小廝道：『他說少爺的文書已經到了，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爺到京裏去做官。鄧老爺現住在承恩寺。差人說，請少爺在家裏，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杜少卿道：『既然如此說，我不走前門家去了，你快叫一隻船，我從河房欄杆上上去。』

當下小廝在下浮橋雇了一隻涼篷，杜少卿坐了來家，忙取一件舊衣服，一頂舊帽子，穿戴起來，拏手帕包了頭，睡在牀上，叫小廝：『你向那差人說，我得了暴病，請鄧老爺不用來，我病好了，慢慢來謝鄧老爺。』

小廝打發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爲甚麼妝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獸！放著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畱著我在

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喫酒，好不快活，爲甚麼要送我到京裏去？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裏，京裏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陣風吹得凍死了，也不好，還是不去的妥當。』

小廝進來說：『鄧老爺來了，坐在河房裏，定要會少爺。』杜少卿叫兩箇小廝攙扶著，做箇十分有病的模樣，路也走不全，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下，就不得起來。知縣慌忙扶了起來，坐下就道：『朝廷大典，李大人專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狼狽至此，不知幾時可以勉強就道。』杜少卿道：『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難保，這事斷不能了。總求老父臺代我懇辭。』袖子裏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知縣。

知縣看這般光景，不好久坐，說道：『弟且別了先生，恐怕勞神。這事，弟也只得備文書詳覆上去，看大人意思何如。』杜少卿道：『極蒙台愛，恕治晚不能躬送了。』

知縣作別上轎而去，隨即備了文書，說：『杜生委係患病，不能就道。』申詳了李大入，恰好李大入也調了福建巡撫，這事就罷了。杜少卿聽見李大入已去，心裏歡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

杜少卿因託病辭了知縣，在家有許多時，不會出來。這日，鼓樓街薛鄉紳家請酒。杜少卿辭了不到，遲衡山先到了。那日在座的客是馬純上、蘧駪夫、季葦蕭，都在那裏坐定。又到了兩位客：一箇是揚州蕭柏泉，名樹滋；一箇是采石余蘧，字和聲。是兩箇少年名士。這兩入面如傅粉，唇若塗硃，舉止風流，芳蘭竟體。這兩箇名士獨有兩箇綽號：一箇叫「余美人」，一箇叫「蕭姑娘」。兩位會了衆人，作揖坐下。

薛鄉紳道：『今日奉邀諸位先生小坐，淮

清橋有一箇姓錢的朋友，我約他來陪諸位頑頑，他偏生的今日有事，不得到。』季葦蕭道：『老伯，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薛鄉紳道：『是。』遲衡山道：『老先生同士大夫宴會，那梨園中人也可以許他一席同坐的麼？』

薛鄉紳道：『此風也久了。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所以約他。』遲衡山道：『是那高老先生？』季葦蕭道：『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

說著，門上人進來稟道：『高大老爺到了。』薛鄉紳迎了出去。高老先生紗帽蟒衣，進來與衆人作揖，首席坐下。認得季葦蕭，說道：『季年兄，前日枉顧，有失迎迓，承惠佳作，尚不會捧讀。』便問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余美人、蕭姑娘，各道了姓名。又問馬蘧二人，馬純上道：『書坊裏選歷科程墨持運的便是晚生兩箇。』余美人道：『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先父

曾在南昌做府學，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問完了，才問到遲先生。遲衡山道：『賤姓遲，字衡山。』季葦蕭道：『遲先生有制禮作樂之才，乃是南邦名宿。』

高先生聽罷，不言語了；喫過了三遍茶，換去大衣服，請在書房裏坐。這高老先生雖是一箇前輩，卻全不做身分，最好頑耍，同衆位說說笑笑，並無顧忌，才進書房，就問道：『錢朋友怎麼不見？』薛鄉紳道：『他今日回了不得來。』高老先生道：『沒趣沒趣！今日滿座欠雅矣！』

薛鄉紳擺上兩席，奉席坐下。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以及西湖上的風景，婁氏弟兄兩箇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余美人道：『這些事我還不愛；我只愛晚夫家的雙紅姐，說著還齒頰生香。』季葦蕭道：『怪不得，你是箇美人，所以就愛美人了。』蕭柏泉道：『小弟生平最喜修補紗帽，可惜魯編修公不會會著。聽見他

那言論丰采，倒底是箇正經人。若會著，我少不得著實請教他。可惜已去世了。』

蘧駝夫道：『我妻家表叔那番豪舉，而今再不可得了。』季葦蕭道：『駝兄，這是甚麼話？我們天長杜氏弟兄，只怕更勝於令表叔的豪舉。』遲衡山道：『兩位中是少卿更好。』高老先生道：『諸位才說的，可就是贛州太守的乃郎？』遲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相與。』

高老先生道：『我們天長六合是接壤之地，我怎麼不知道？諸公莫怪學生說，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箇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裏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卻不會尋一箇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箇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箇馱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馱話。這些

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他竟拏著當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歡，把箇官弄掉了！

「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喫，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著相與，卻不肯相與一箇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裏，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喫酒，手裏拏著一箇銅鑿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

遲衡山聽罷，紅了臉道：「近日朝廷徵辟他，他都不就。」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這話又錯了。他果然肚裏通，就該中了去！」又笑道：「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蕭柏泉道：「老先生說的是。」向衆人道：「我們後生晚輩，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爲法。」

當下又喫了一回酒，說了些閒話，席散。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衆位一路走，遲衡山道：「方才高老先生這些話，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衆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難得的一箇奇人。」馬二先生道：「方才這些話，也有幾句說的是。」季葦蕭道：「總不必管他，他河房裏有趣。我們幾箇人，明日一齊到他家，叫他買酒給我們喫。」余和聲道：「我們兩箇人也去拜他。」當下約定了。

次日，杜少卿才起來，坐在河房裏，鄰居金東崖拏了自己做的一本四書講章來請教，擺桌子在河房裏看，看了十幾條，落後金東崖指著一條問道：「先生，你說這『羊裘』是甚麼？」羊裘卽羊腎也。俗語說：「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所以曾子不喫。」杜少卿笑道：「古人解經，也有穿鑿的，先生這話就太不倫了。」

正說著，遲衡山，馬純上，蘧駝夫，蕭柏泉，季葦蕭，余和聲，一齊走了進來，作揖坐下。杜少卿道：『小弟許久不曾出門，有疎諸位先生的教。今何幸羣賢畢至！』便問：『二位先生貴姓？』余蕭二人各道了姓名。杜少卿道：『蘭江怎的不見？』蘧駝夫道：『他又在三山街開了箇頭巾店做生意。』

小廝捧出茶來。季葦蕭道：『不是喫茶的事，我們今日要酒。』杜少卿道：『這箇自然，且閒談著。』遲衡山道：『前日承見賜詩說極其佩服，但吾兄說詩大旨，可好請教一二。』蕭柏泉道：『先生說的可單是擬題？』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樂大全上說下來的。』遲衡山道：『我們且聽少卿說。』

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註。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覽諸儒

之說，也有一二私見請教。即如凱風一篇，說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裏不安。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箇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那有想嫁之禮？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這話前人不曾說過。』遲衡山點頭道：『有理。』

杜少卿道：『女曰鷄鳴一篇，先生們說他怎麼樣好？』馬二先生道：『這是鄭風，只是說他不淫，還有甚麼別的說。』遲衡山道：『便是，也還不能得其深味。』

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橫了一箇做官的念頭在心裏，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箇，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這箇前人不曾說過。』

蓮脫夫道：「這一說果然妙了！」杜少卿道：「據小弟看來，湊湊之詩，也只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季葦蕭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園大樂，這就是你「彈琴飲酒，采蘭贈芍」的風流了！」衆人一齊大笑。

遲衡山道：「少卿妙論，令我聞之如飲醍醐。」余和聲道：「那邊醒醐來了！」衆人看時，見是小廝捧出酒來，當下擺齊酒肴，八位坐下小飲。

季葦蕭多喫了幾杯，醉了，說道：「少卿兄，你真是絕世風流。據我說，鎮日同一箇三十多歲的老嫂子看花飲酒，也覺得掃興。據你的才名，又住在這樣的好地方，何不娶一箇標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時行樂？」

杜少卿道：「葦兄，豈不聞晏子云：「今雖老而醜，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

箇人占了幾箇婦人，天下必有幾箇無妻之客。小弟爲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箇，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

蕭柏泉道：「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遲衡山歎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當下喫完了酒，衆人歡笑，一同辭別去了。

過了幾日，遲衡山獨自走來，杜少卿會著遲衡山道：「那泰伯祠的事，已有箇規模了。將來行的禮樂，我草了一箇底稿在此，來和你商議，替我斟酌起來。」杜少卿接過底稿看了道：「這事還須尋一箇人斟酌。」遲衡山道：「你說尋那箇？」杜少卿道：「莊紹光先生。」遲衡山道：「他前日浙江回來了。」杜少卿道：「我

正要去。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

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到了北門橋，上了岸，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遲衡山道：「這便是他家了。」兩人走進大門，門上的人進去稟了主人，那主人走了出來。這人姓莊，名尚志，字紹光，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

這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此時已將及四十歲，名滿一時。他卻閉戶著書，不肯妄交一人。這日聽見是這兩箇人來，方才出來相會，只見頭戴方巾，身穿寶藍夾紗直裰，三絡髭鬚，黃白面皮，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

莊紹光道：「少卿兄，相別數載，卻喜卜居秦淮，爲三山二水生色。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你卻也辭的爽快。」杜少卿道：「前番正要來相會，恰遇故友之喪，只得去了幾時。回來時，先生已浙江去了。」莊紹光道：「衡山兄

常在家裏，怎麼也不常會？」遲衡山道：「小弟爲秦伯祠的事，奔走了許多日子，今已略有規模，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袖裏拿出一箇本子來遞了過去。

莊紹光接過，從頭細細看了，說道：「這千秋大事，小弟自當贊助效勞。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門幾時。多則三月，少則兩月便回。那時我們再細細考訂。」遲衡山道：「又要到那裏去？」莊紹光道：「就是浙撫徐穆軒先生，今陞少宗伯，他把賤名薦了，奉旨要見，只得去走一遭。」遲衡山道：「這是不就得回來的。」莊紹光道：「先生放心，小弟就回來的，不得誤了秦伯祠的大祭。」杜少卿道：「這祭祀的事，少了先生不可專候早回。」遲衡山叫將邸鈔借出來看，小廝取了出來。兩人同看，上寫道——

「禮部侍郎徐爲薦舉賢才事。
奉聖旨，莊尚志著來京引見。欽此。」

兩人看了，說道：「我們且別候入都之日，再來奉送。」莊紹光道：「相晤不遠，不勞相送。」說罷，兩人去了。

莊紹光晚間置酒與娘子作別。娘子道：「你往常不肯出去，今日怎的開命就？」莊紹光道：「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傲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來，斷不爲「老萊子之妻」所笑。」

次日，應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門來催迫。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帶了一箇小廝，腳子挑了一擔行李，從後門老早就出漢西門去了。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雇了一輛車，曉行夜宿，一路來到山東地方，過兗州府四十里，地名叫做辛家驛，住了車子喫茶。這日天色未晚，催著車夫還要趕幾十里地。店家說道：「不

瞞老爺說，近來咱們地方上「響馬」甚多，凡過往的客人，須要遲行早住。老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但是也要小心些。」莊紹光聽了這話，便叫車夫：「竟住下罷。」

小廝揀了一間房，把行李打開，鋪在炕上，拏茶來喫著。只聽得門外驟鈴亂響，來了一起銀鞘，有百十箇牲口。內中一箇解官，武員打扮，又有同伴的一箇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外歲年紀，花白鬚鬚，頭戴一頂氈笠子，身穿箭衣，腰插彈弓一張，腳下黃牛皮靴。兩人下了牲口，拏著鞭子，一齊走進店來，吩咐店家道：「我們是四川解餉進京的，今日天色將晚，住一宿，明日早行。你們須要小心伺候。」店家連忙答應。那解官督率著腳夫將銀鞘搬入店內，牲口趕到槽上，掛了鞭子，同那人進來，向莊紹光施禮坐下。莊紹光道：「尊駕是四川解餉來的？此位想是貴友，不敢拜問尊姓大名。」解官道：

『在下姓孫，叨任守備之職。敝友姓蕭，字吳軒，成都府人。』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莊紹光道：『姓名，并赴召進京的緣故。』蕭吳軒道：『久聞南京有位莊紹光先生是當今大名士，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極道其傾倒之意。

莊紹光見蕭吳軒氣宇軒昂，不同流俗，也就著實親近。因說道：『國家承平日久，近來的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這盜賊橫行，全不肯講究一箇弭盜安民的良法。聽見前路「響馬」甚多，我們須要小心防備。』蕭吳軒笑道：『這事先生放心。小弟生平有一薄技，百步之內，用彈子擊物，百發百中。』響馬「來時，只消小弟一張彈弓，叫他來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箇不留！」

孫解官道：『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可以當面請教一二。』莊紹光道：『急要請教，不知可好驚動？』蕭吳軒道：『這有何妨？正要獻醜。』

『遂將彈弓拏了，走出天井來，向腰間錦袋中取出兩箇彈丸，拏在手裏。莊紹光同孫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只見他把彈弓舉起，向著空闊處先打一丸彈子，拋在空中，續將一丸彈子打去，恰好與那一丸彈子相遇，在半空裏打得粉碎。莊紹光看了讚歎不已。連那店主人都嚇一跳。蕭吳軒收了彈弓，進來坐下，談了一會，各自喫了夜飯住下。』

次早天色未明，孫解官便起來催促驛夫。腳子搬運銀鞘，打發房錢上路。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叫小廝拴束行李，會了帳，一同前行。一羣人衆行了有十多里路——那時天色未明，曉星猶在——只見前面林子裏黑影中有人走動。那些趕鞴的驛夫一齊叫道：『不好了！前面有賊！』把那百十箇驛子都趕到道傍坡子下去。

蕭吳軒聽得，疾忙把彈弓拏在手裏，孫解官也拔出腰刀拏在馬上，只聽得一枝響箭飛了出來，響箭過處，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裏奔出來。蕭吳軒大喝一聲，扯滿弓，一彈子打去，不想刮的一聲，那條弓弦迸為兩段。那響馬賊數十人，齊聲打了一箇忽哨，飛奔前來。解官嚇得撥回馬頭便跑。那些騾夫，腳子，一箇箇爬伏在地，儘著響馬賊趕著百十箇牲口，馱了銀鞘，往小路上去了。莊紹光坐在車裏，半日也說不出話來，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麼勾當。

蕭吳軒因弓弦斷了，使不得力量，撥馬往原路上跑，跑到一箇小店門口，敲開了門。店家看見，知道是遇了賊，因問：『老爺昨晚住在那箇店裏？』蕭吳軒說了店家道：『他原是賊頭趙大一路做線的，老爺的弓弦必是他昨晚弄壞了。』

蕭吳軒省悟悔之無及；一時人急智生，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綰，登時把弓弦續好。飛馬回來，遇著孫解官，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而去了。那時天色已明，蕭吳軒策馬飛奔，來了不多路，望見賊衆擁護著銀鞘慌忙的前走。他便加鞭趕上，手執彈弓，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打的那些賊人一箇箇抱頭鼠竄，丟了銀鞘，如飛的逃命去了。他依舊把銀鞘同解官慢慢的趕回大路，會著莊紹光，述其備細。莊紹光又讚歎了一會。

同走了半天，莊紹光行李輕，遂辭了蕭孫二人，獨自一輛車子先走。走了幾天，將到盧溝橋，只見對面一箇人，騎了騾子來，遇著車子，問：『車裏這位客官尊姓？』車夫道：『姓莊。』那人跳下騾子，說道：『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麼？』莊紹光正要下車，那人拜倒在地。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朝廷有道，修大禮以尊賢；
儒者愛身，遇高官而不受。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話說莊徵君看見那人跳下騾子，拜在地上，慌忙跳下車來，跪下，扶住那人，說道：「足下是誰？我一向不會認得。」那人拜罷起來，說道：「前面三里之遙，便是一箇村店，老先生請上了車，我也奉陪了回去，到店裏談一談。」莊徵君道：「最好。」上了車子，那人也上了騾子，一到店裏，彼此見過了禮坐下。

那人道：「我在京師裏算著徵辟的旨意，到南京去，這時候該是先生來的日子了，所以出了彭儀門，遇著騾轎車子，一路問來，果然問著。今幸得接大教。」莊徵君道：「先生尊姓大名？貴鄉何處？」

那人道：「小弟姓盧，名德，字信侯，湖廣人氏。因小弟立了一箇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尋遍了，藏在家裏，二十年了，也尋的不差。」

甚麼的了。只是國初四大家，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禍的，文集人家是沒有，只有京師一箇人家收著。小弟走到京師，用重價買到，手正要回家去，却聽得朝廷徵辟了先生。我想前輩已去之人，小弟尚要訪他文集，况先生是當代一位名賢，豈可當面錯過？因在京候了許久，一路問的出來。」

莊徵君道：「小弟堅臥白門，原無心於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來一走。却喜邂逅中得見先生，真是快事！但是我兩人才得相逢，就要分手，何以爲情？今夜就在這店裏權住一宵，和你連牀談談。」

又談到名人文集上，莊徵君向盧信侯道：「像先生如此讀書好古，豈不是箇極其求學問的？但國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邱文字，雖其中並無毀謗朝廷的言語，既然太祖惡其爲人，且現在又是禁書，先生就不看他的。」

著作也罷。小弟的愚見：讀書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約，總以心得為主。先生如回貴府，便道枉駕過合，還有些拙著慢慢的請教。」

盧信侯應允了，次早分別。盧信侯先到南京等候。

莊徵君進了彰儀門，寓在護國寺。徐侍郎即刻打發家人來候，便親自來拜。莊徵君會著徐侍郎道：「先生路途辛苦。」莊徵君道：「山野鄙性，不習車馬之勞，兼之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長途不覺委頓，所以不曾便來晉謁，反勞大人先施。」徐侍郎道：「先生速為料理，恐三五日內就要召見。」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過了三日，徐侍郎將內閣鈔出聖旨送來。上寫道：——

「十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朕

承祖宗鴻業，寤寐求賢，以資治道。朕聞「師臣者王」，古今通禮也。今禮部侍郎徐基所薦之莊尚志，著於初六日入朝引見，以光大典。

欽此。」

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衛士擺列在午門外，鹵蕪全副設了，用的傳臚的儀制。各官都在午門外候著。只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門大開，各官從掖門進去。過了奉天門，進到奉天殿裏面，一片天樂之聲，隱隱聽見鴻臚寺唱排班。淨鞭響了三下，內官一隊隊捧出金鑪，焚了龍涎香。宮女們持了宮扇，簇擁著天子，陞了寶座。一箇箇嵩呼舞蹈。莊徵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嵩呼舞蹈，朝拜了天子。

當下樂止朝散。那二十四箇馱寶瓶的象，不牽自走，真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

露未乾！各官散了。

莊徵君回到下處，脫去衣服，徜徉了一會，只見徐侍郎來拜。莊徵君便服出來會著。茶罷，徐侍郎問道：「今日皇上陛殿，真乃曠典。先生要到寓靜坐，恐怕不日又要召見。」過了三日，又送了一箇鈔的上諭來——

「莊尙志著於十一日便殿朝

見，特賜禁中乘馬。欽此。」

到了十一那日，徐侍郎送了莊徵君到了午門。徐侍郎別過，在朝房候著。莊徵君獨自走進午門去。只見兩箇太監牽著一匹御用的馬，請莊徵君上去騎著。兩箇太監跪著墜蹬，候莊徵君坐穩了。兩箇太監籠著韁繩——那扯手都是赭黃顏，——慢慢的走過了乾清門。到了宣政殿的門外，莊徵君下了馬。那殿門口又有兩箇太監傳旨出來，宣莊尙志進殿。

莊徵君屏息進去，天子便服坐在寶座。莊

徵君上前朝拜了。天子說：「朕在位三十五年，幸託天地祖宗，海宇昇平，邊疆無事，只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福樂。這教養之事，何者爲先？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由間，望先生悉心爲朕籌畫，不必有所隱諱。」

莊徵君正要奏對，不想難頂心裏一點疼痛，著實難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問，一時不能條奏，容臣細思，再爲啓奏。」天子道：「既如此也罷。先生務須爲朕加意，只要事事可行，宜於古而不戾於今罷了。」說罷，起駕回宮。

莊徵君出了勤政殿，太監又籠了馬來，一直送出午門。徐侍郎接著同出朝門。徐侍郎別過去了。

莊徵君到了下處，除下頭巾，見裏面有一箇蠅子。莊徵君笑道：「一臧倉小人，原來就

是此物！看來我道不行了！」欲日起來，焚香盥手，自己撰了一箇香，簪得「天山懸」。莊徵君道：「是了。」便把教養的事，細細做了十策，又寫了一道懇求恩賜還山的本從通政司送了進去。

自此以後，九卿六部的官，無一箇不來拜望請教。莊徵君會的不耐煩，只得各衙門去回拜。大學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來的莊年兄，皇上頗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裏走走，我欲收之門牆，以為桃李。」侍郎不好唐突，把這談婉婉向莊徵君說了。莊徵君道：「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况太保公屢主體園，翰苑門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這一箇野人，這就不敢領教了。」侍郎就把這談回了太保，太保不悅。

又過了幾天，天子坐便殿，問太保道：莊

尙志所上的十策，朕細看，學問淵深，這人可用為輔弼麼？」太保奏道：「莊尙志東係出羣之才，蒙皇上曠典殊恩，朝野胥悅，但不由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倖進之心，伏候聖裁。」天子歎息了一回，隨教大學士傳旨——

「莊尙志允令還山，賜內帑銀

四百兩，將南京元武湖賜與莊尙

志著書立說，鼓吹休明。」

傳出聖旨來，莊徵君又到午門謝了恩，辭別徐侍郎，收拾行李，回南滿朝官員都來餞送。莊徵君都辭了，依舊叫了一輛車，出彰儀門來。那日天氣寒冷，多走了幾里路，投不著宿頭，只得走小路到一箇人家去借宿。那人家住著一間草房，裏面點著一盞燈，一箇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站在門首。莊徵君上前和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要借老爹這裏住

一夜，明早拜納房金。」

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的人，誰家頂著房子走？」借住不妨，只是我家只得一間屋，夫妻兩口住著，都有七十多歲，不幸今早又把箇老妻死了，沒錢買棺材，現停在屋裏。客官卻在那裏住？況你又有車子，如何拏得進來？」莊徵君道：「不妨，我只須一席之地，將就過一夜，車子叫他在門外罷了。」那老爹道：「這等，只有同我一牀睡。」莊徵君道：「也好。」當下走進屋裏，見那老婦人屍首直僵僵停著，傍邊一張土炕，莊徵君鋪下行李，叫小廝同車夫睡在車上，讓那老爹睡在炕裏邊。

莊徵君在炕外睡下，翻來覆去睡不著，到三更半後，只見那死屍漸漸動起來。莊徵君嚇了一跳，定睛細看，只見那手也動起來了，竟有一箇坐起來的意思。莊徵君道：「這人活了！」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徵君道：

「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他口裏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老婦人，已站起來了，直著腿，白瞪著眼。原來不是活，是走了屍。莊徵君慌了，跑出門來，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令他出去。

莊徵君獨自在門外徘徊，心裏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裏，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又想道：「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義禮不深，故此害怕。」定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那走的屍也倒了，一間屋裏，只橫著兩箇屍首。莊徵君感傷道：「這兩箇老人家就窮苦到這箇地步，我雖則在此一宿，我不殯葬他，誰人殯葬？」因叫小廝車夫前去尋了一箇市井。莊徵君拏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市上雇了些人，擡到這裏，把兩人殮了，又尋了一塊地，也是左近人家的，莊徵君拏出銀子去買，買了，看

著掩埋了這兩箇老人家。掩埋已畢，莊徵君買了些性體紙錢，又做了一篇文。莊徵君灑淚祭奠了一市上的人，都來羅拜在地下，謝莊徵君。

莊徵君別了臺兒莊，叫了一隻「馬溜子」船，船上頗可看書。不日來到揚州，在鈔關住了一日，要換江船回南京。次早才上了江船，只見岸上有二十多乘齊整轎子歇在岸上，都是兩淮總商來候莊徵君，投進帖子來。莊徵君因船中窄小，先請了十位上船來。內中幾位本家，也有稱叔公的，有稱尊兄的，有稱老叔的，作揖奉坐。

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蕭柏泉。衆鹽商都說是「皇上要重用台翁，台翁不肯做官，真乃好品行！」蕭柏泉道：「晚生知道老先生意思，老先生抱負大才，要從正途出身，不屑這徵辟，今日回來，豈待下科掄元？」皇上既然知道，將

來鼎甲可望。」莊徵君笑道：「徵辟大典，怎麼說不屑？若說掄元，來科一定是長兄。小弟堅臥煙霞，靜聽好音。」蕭柏泉道：「在此還見見院道麼？」莊徵君道：「弟歸心甚急，就要開船。」說罷，這十位作別上去了。

又做兩次會了那十幾位。莊徵君甚不耐煩，隨卽是鹽院來拜，鹽道來拜，分司來拜，揚州府來拜，江都縣來拜，把莊徵君鬧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叫作速開船。當晚總商湊齊六百銀子到船上送盤纏，那船已是去的遠了，趕不著銀子掙了回去。

莊徵君遇著順風，到了燕子磯，自己歡喜道：「我今日復見江上佳麗了！」叫了一隻涼篷船，載了行李，一路蕩到漢西門，叫人挑著行李，步行到家，拜了祖先，與娘子相見，笑道：「我說多則三箇月，少則兩箇月便回來，今日如何？」

我不說說麼？」娘子也笑了，當晚備酒洗塵。

次早起來，才洗了臉，小廚進來稟道：「合高大老爺來拜。」莊徵君出去會才，會了回來，又是布政司來拜，應天府來拜，驛道來拜，上江二縣來拜，本城鄉紳來拜，哄莊徵君穿了靴，又脫了靴，又穿。莊徵君惱了，向娘子道：「我好沒來由，朝廷既把元武湖賜了我，我爲甚麼住在這裏和這些人纏？我們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

當下商議料理，和娘子連夜搬到元武湖

去住。

這湖是極寬闊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邊臺城望見鷄鳴寺，那湖中菱藕蓮芡，每年出幾千石。湖內七十二隻打魚船，南京滿城每早賣的都是這湖魚。湖中間五座大洲，四座洲貯了園籬，中間洲上一所大花園，賜與莊徵君住，有幾十間房子。園裏合抱的老樹，梅花桃

李，芭蕉，桂，菊，四時不斷的花；又有一園的竹子，有數萬竿。園內軒窗四啓，看著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門口繫了一隻船，要往那邊，在湖裏渡了過去，若把這船收過，那邊飛也飛不過來。

莊徵君就住在花園。

一日，同娘子憑欄看水，笑說道：「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我們日日可以遊玩，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壺帶了清涼山去看花。」閒著無事，又斟一尊酒，把杜少卿做的詩說：「叫娘子坐在榜邊，念與他聽。念到有趣處，啜一大杯，彼此大笑。」

莊徵君在湖中著實自在。忽一日，有人在那邊岸上叫船。這裏放船去渡了過來，莊徵君迎了出去。那人進來拜見，便是盧信侯。莊徵君大喜道：「途間一別，渴想到今。今日怎的到這裏？」盧信侯道：「昨日在尊府，今日我方到這

裏，你原來在這裏做神仙，令我羨殺。」莊徵君道：「此間與人世絕遠，雖非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住些時，只怕再來就要迷路了。」

當下備酒同飲。喫到三更時分，小廝走進來，慌忙說道：「中山王府裏發了幾百兵，有千把枝火，把七十二隻魚船都擊了，渡過兵來，把花園圍圍住。」莊徵君大驚，又有一箇小廝進來道：「有一位總兵大老爺進廳上來了。」莊徵君走了出去，那總兵見莊徵君施禮。

莊徵君道：「不知舍下有甚麼事？」那總兵道：「與尊府不相干。」便附耳低言道：「因盧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京裏說這人有武勇，所以發兵來拏他。今日尾著他在大老爺這裏，所以來要這箇人，不要使他知覺走了。」莊徵君道：「總爺，找我罷了。我明日叫他自己投監，走了都在我。」那總兵聽見這話，道：「大老爺說了，有甚麼說，我便告辭。」

莊徵君送他出門，總兵號令一聲，那些兵一齊渡過河去了。盧信侯已聽見這事，道：「我是硬漢，難道肯走了帶累先生？我明日自投監去。」莊徵君笑道：「你只去權坐幾天，不到一箇月，包你出來，逍遙自在。」盧信侯投監去了。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打發人進京去，遍託朝裏大老，從部裏發出文書來，把盧信侯放了，反把那出首的人問了罪。盧信侯謝了莊徵君，又畱在花園住下。

過兩日，又有兩箇人在那邊叫渡船渡過湖來。莊徵君迎出去，是遲衡山、杜少卿。莊徵君歡喜道：「有趣！正欲清談聞客至。」邀在湖亭上去坐。遲衡山說要訂泰伯祠的禮樂，莊徵君畱二位喫了一天的酒，將泰伯祠所行的禮樂商訂的端端正正，交與遲衡山拏去了。

轉眼過了年，到二月半間，遲衡山約同馬純上，蘧駝夫，季葦蕭，蕭金鉉，金東崖，在杜少卿河房裏商議祭泰伯祠之事。衆人道：『卻是尋那一位做箇主祭？』遲衡山道：『這所祭的是箇大聖人，須得是箇聖賢之徒來主祭，方爲不。』如今必須尋這一箇人。衆人道：『是那一位？』遲衡山盪著指頭，說出這箇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千流萬派，同宗碧海之波；玉振

金聲，盡入黃鐘之管。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秦伯祠名賢主祭

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箇鄉村，叫做麟紱鎮。鎮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務農爲業。只有一位姓虞，在成化年間，讀書進了學，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這鎮上教書。這鎮離城十五里。虞秀才除應考之外，從不到城裏去走一遭，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就去世了。

他兒子不曾進過學，也是教書爲業，到了中年，尙無子嗣。夫婦兩箇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夢見文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上寫著「易經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當下就有了娠。到十箇月滿足，生下這位虞博士來。太翁去謝了文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字果行。

這虞博士三歲上就喪了母親，太翁在人家教書，就帶在館裏，六歲就替他開了蒙。虞博士長到十歲，鎮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

虞太翁家去教兒子的書，賓主甚是相得。教了四年，虞太翁得病去世了，臨危把虞博士託與祁太公。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祁太公道：「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請他做先生教兒子的書。」當下寫了自己——祁連——的名帖到書房裏來拜，就帶著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虞博士自此總在祁家教書。

常熟是極出人文的地方。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古文詩詞，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歲，就隨著他學詩文。祁太公道：「虞相公，你是箇寒士，單學這些詩文，無益，須要學兩件尋飯喫的本事。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選擇。我而今都教了你，畱著以爲救急之用。」虞博士盡心聽受了。祁太公又道：「你還該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讀，將來出去應考，進箇學館，也好坐些。」

虞博士聽信了祁太公，果然買些考卷看了。到二十四歲上出去應考，就進了學。次年，二十里外楊家村一箇姓楊的包了去教書，每年三十兩銀子。正月裏到館，到十二月仍舊回祁家來過年。

又過了兩年，祁太公說：『尊翁在日，當初替你定下黃府上的親事，而今也該娶了。』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來就娶了親。夫婦兩箇，仍舊借住在祁家。滿月之後，就去到館。又做了兩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搬進去住，只雇了一箇小小廝。虞博士到館去了，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生兒育女，身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喫三頓白粥。後來身子也漸漸結實起來。

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這年沒有了館。娘子道：『今年怎樣？』虞博士道：『不妨。我自從出來坐館，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假使那年正月裏說定只得二十幾兩，我心裏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少不得又添兩箇學生，或是來看文章，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箇數。假使那年正月多講得幾兩銀子，我心裏歡喜道：『好了！今年可有餘了！』』偏家裏遇著事情出來，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可見有箇一定，不必管他。』

過了些時，果然祁太公來說，遠村上有一箇姓鄭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虞博士帶了羅盤，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過了墳，那鄭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那時正是三月半天氣，兩邊岸上，有些桃花、柳樹，又吹著微微的順風。虞博士心裏舒暢，又走到一箇僻靜的所在，一船魚鷹，在河裏捉

魚。虞博士伏著船窗子看，忽見那邊岸上一箇人跳下河裏來。虞博士嚇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救上了船，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幸得天氣尚暖，虞博士叫他脫了溼衣，叫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請進船來坐著，問他因甚尋這短見。

那人道：「小人就是這裏莊農人家，替人家做著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親得病，死在家裏，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麼，不如尋箇死路。」虞博士道：「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我這裏有十二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總給你，我還要留著做幾箇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拏去和鄰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幫你去殯葬了你父親，就罷了。」當下在行李裏拏出銀子，秤了四兩，遞與那人。那人接著銀子，拜謝道：「恩人尊姓大名？」

「虞博士道：『我姓虞，在隣絨村住。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不必只管講話了。』那人拜謝去了。」

虞博士回家，這年下半年又有了館。到底生了箇兒子，因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取名叫做感祁。一連又坐了五六年的館。

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祁太公來送他，說道：「虞相公，你今年想是要高中了。」虞博士道：「這也怎見得？」祁太公道：「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虞博士道：「老伯那裏見得，我有甚陰德？」祁太公道：「就如你替人葬墳，真心實意；我又聽見人說，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人，這都是陰德。」虞博士笑道：「陰騭就像耳朵裏響，只是自己曉得，別人不曉得。而今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裏還是陰德？」祁太公道：「到底是陰德，你今年要中。」

當下來南京鄉試過回家，虞博士受了些

風寒，就病起來。放榜那日，報錄人到了鎮上，祁太公便同了來，說道：「虞相公，你中了。」虞博士病中聽見，和娘子商議，拏幾件衣服當了，託祁太公打發報錄的人。過幾日，病好了，到京去填寫親供回來，親友東家都送些賀禮。料理去上京會試，不會中進士。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東巡撫，便約了虞博士一同出京，住在衙門裏，代做些詩文，甚是相得。

衙門裏同事有一位姓尤，名滋，字資深，見虞博士文章品行，就願拜爲弟子，和虞博士一房同住，朝夕請教。那時正值天子求賢，康大人也要推薦一箇人。尤資深道：「而今朝廷大典，門生意思想求康大人薦了老師去。」虞博士笑道：「這徵辟之事，我也不敢當。況大人要薦人，但憑大人的主意。我們若去求他，這就不是品行了。」尤資深道：「老師就是不願，等他薦到皇上面前去，老師或是見皇上，或是不見皇

上，辭了官爵回來，更見得老師的高處。」

虞博士道：「你這話又說錯了。我又求他薦我，薦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辭了官不做。這便求他薦，不是真心。辭官又不是真心。這叫做甚麼？」說罷，哈哈大笑。在山東過了兩年多，看看又進京會試，又不曾中，就上船回江南來，依舊教館。

又過了三年，虞博士五十歲了，借了楊家一箇姓嚴的管家跟著，再進京去會試。這科就中了進士，殿試在二甲，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那知這些進士，也有五十歲的，也有六十歲的，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五十歲。天子看見，說道：「這虞育德年紀老了，著他去做一箇閒官罷。」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

虞博士歡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

又和我家鄉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團圞著，強如做箇窮翰林！當下就去辭別了房師、座師，和同鄉這幾位大老。翰林院侍讀有位王老先生，託道：『老先生到南京去，國子監有位貴門人，姓武，名書，字正字，這人事母至孝，極有才情。老先生到彼，照顧照顧他。』

虞博士應諾了，收拾行李，來南京到任，打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跟隨母親一同到南京。虞博士去參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回來陞堂坐公座。監裏的門生紛紛來拜見。虞博士看見帖子，有一箇「武書」。虞博士出去會著，問道：『那一位是武年兄諱書的？』只見人叢裏走出一箇矮小人，走過來答道：『門生便是武書。』

虞博士道：『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孝行，又有大才。』從新同他見了禮，請衆位坐下。武書道：『老師文章山斗，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

實爲僥倖。』虞博士道：『弟初到此間，凡事俱望指教。年兄在監幾年了？』武書道：『不瞞老師說，門生少孤，奉事母親，在鄉下住，隻身一人，又無弟兄，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己整理。所有先母在日，並不能讀書應考，及不幸先母見背，一切喪葬大事，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門生便隨著少卿學詩。』

虞博士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資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果是奇才。少卿就在這裏麼？』武書道：『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裏。』虞博士道：『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天子賜他元武湖的，他在湖中住著麼？』武書道：『他就住在湖裏，他卻輕易不會人。』虞博士道：『我明日就去求見他。』

武書道：『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因是後來窮之無奈，求箇館也，沒得做，沒奈何，只得尋兩篇念念，也學做兩篇，隨便去考，就進了學。』

後來這幾位宗師，不知怎的，看見門生這箇名字，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補了廩。門生那文章，其實不好。屢次考詩賦，總是一等第一。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八學門生，又是八學的一等第一，所以送進監裏來。門生覺得自己時文到底不在行。」

虞博士道：「我也不耐煩做時文。」武書道：「所以門生不掣時文來請教。平日考的詩賦，還有所作的古文易解，以及各樣的雜說，寫齊了來請教老師。」

虞博士道：「足見年兄才名，令人心服。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容日細細捧讀。令堂可會旌表過了麼？」武書道：「先母是合例的。門生因家寒，一切衙門使費無出，所以遲至今日。門生實是有罪。」虞博士道：「箇如何遲得？」便叫人取了筆硯來，說道：「年兄，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節略來。」即傳書辦到面前，吩咐道：「

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你作速辦妥了，以便備文申詳。上房使用，都是我這裏出。」

書辦應諾下去。武書叩謝老師。衆人多替武書謝了，辭別出去。虞博士送了回來，次日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莊徵君不會會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杜少卿會著，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曾收虞博士的祖父爲門生。殿元乃少卿曾祖，所以少卿稱虞博士爲「世叔」。彼此談了些往事。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今日無緣，不會會著。杜少卿道：「他不知道，小姪和他說去。」

虞博士告別去了。次日，杜少卿走到元武湖，尋著了莊徵君，問道：「昨日虞博士來拜，先生怎麼不會他？」莊徵君笑道：「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他雖是小官，也懶和他相見。」杜少卿道：「這人大是不同，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他襟懷沖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

靖節一流人物，你會見了他便知。」

莊徵君聽了，便去回拜。兩人一見如故。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兩人結爲性命之交。

又過了半年，虞博士要替公子畢姻。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孫女，本是虞博士的弟子，後來連爲親家，以報祁太公相愛之意。祁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又賠了一箇丫頭來。自此孺人才得有使女聽用。喜事已畢，虞博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管家掣進十兩銀子來，交使女的身價。虞博士道：「你也要備些牀帳衣服。這十兩銀子，就算我與你的，你拿去備辦罷。」嚴管家磕頭謝了下去。

轉眼新春二月，虞博士去年到任後，自己親手栽的一樹紅梅花，今已開了幾枝。虞博士歡喜，叫家人備了一席酒，請了杜少卿來，在梅

花下坐，說道：「少卿，春光已見幾分，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幾時我和你攜尊去探望一回。」杜少卿道：「小姪正有此意，要約老叔同莊紹光兄作竟日之遊。」

說著，又走進兩箇人來。這兩人就在國子監門口住——一箇姓儲，叫做儲信；一箇姓伊，叫做伊昭——是積年相與學博的。虞博士見二人走了進來，同他見禮，讓坐。那二人不僭杜少卿的坐，坐下擺上酒來，喫了兩杯。儲信道：「荒春頭上，老師該做箇生日，收他幾分禮，過春天。」伊昭道：「稟明過老師，門生就出單去傳。」虞博士道：「我生日是八月，此時如何做得？」伊昭道：「這箇不妨。二月做了，八月可以又做。」虞博士道：「豈有此理！這就是笑話了。二位且請喫酒。」杜少卿也笑了。

虞博士道：「少卿，有一句話和你商議。前日中山王府裏，說他家有箇烈女，託我作一篇

碑文，折了箇杯緞表禮銀八十兩在此。我轉託了你。你把這銀子拿去，看花買酒之資。」杜少卿道：「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爲甚？轉託我。」虞博士笑道：「我那裏如你的才情？你拿去，做做。」因在袖裏掣出一箇節略來，遞與杜少卿。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帶去。家人掣了銀子出來，又稟道：「湯相公來了。」虞博士道：「請到這裏來坐。」家人把銀子遞與杜家小廝去，進去了。虞博士道：「這來的是我一箇表姪。我到南京的時候，把幾間房子託他住著，他所以來看看我。」

說著，湯相公走了進來，作揖坐下，說了一會閒話，便說道：「表叔那房子，我因這半年沒有錢用，是我拆賣了。」虞博士道：「怪不得你今年沒有生意，家裏也要喫用，沒奈何賣了，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嘍？」湯相公道：「我拆了房子，就沒處住，所以來同表叔商量，借些銀

子去當幾間屋住。」虞博士又點頭道：「是了，你賣了，就沒處住。我這裏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明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湯相公就不言語了。

杜少卿喫完了酒，告別了去。那兩人還坐著，虞博士進來陪他。伊昭問道：「老師與杜少卿是甚麼的相與？」虞博士道：「他是我們世交，是箇極有才情的。」伊昭道：「門生也不好說，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箇有錢的人，而今弄窮了，在南京躲著，專好扯謊，騙錢。他最沒有品行。」虞博士道：「他有甚麼沒品行？」伊昭道：「他時常同乃眷上酒館喫酒，所以人都笑他。」虞博士道：「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

儲信道：「這也罷了；倒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不要尋他做。他是箇不應考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好也有限，恐怕壞了老師的

名。我們這監裏有多少考的起來的朋友，老師託他們做，又不要錢，又好。」虞博士正色道：「這到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來的詩文，人無有不服。每常人在我這裏託他做詩，我還沾他的光。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我還留下二十兩給我表姪。」兩人不言語了，辭別出去。

次早應天府送下一箇監生來，犯了賭博，來討收管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裏。進來稟過問：「老爺將他鎖在那裏？」虞博士道：「你且請他進來。」

那監生姓端，是箇鄉裏人，走進來，兩眼垂淚，雙膝跪下，訴說這些冤枉的事。虞博士道：「我知道了。」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裏，同他一桌喫飯，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次日，到府尹面前替他辯明白，了這些冤枉的事，將那監生釋放。那監生叩謝，說道：「門生雖粉身碎骨，也難報

老師的恩。」虞博士道：「這有甚麼要緊？你既然冤枉，我原該替你辯白。」

那監生道：「辯白固然是老師的大恩，只是門生初來收管時，心中疑惑，不知老師怎樣處置，門斗怎樣要錢，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怎想老師把門生待作上客，門生不是來收管，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這箇恩典，叫門生怎麼感激的盡！」虞博士道：「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事，作速回家看看罷，不必多講閒話。」那監生辭別去了。

又過了幾日，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上寫道：「晚生遲均、馬靜、季萑、邈來旬、門生武書、余夔、世姪杜儀、同頓首拜。」虞博士看了道：「這是甚麼緣故？」慌忙出去會這些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先聖祠內，共觀大禮之光；國子

監中，同仰斯文之主。
畢竟這幾箇人來做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箇人，大家見禮坐下。遲衡山道：「晚生們今日因泰伯祠大祭，商議主祭之人，公中說，祭的是大聖人，必要簡賢者主祭，方為不愧，所以特來公請老先生。」虞博士道：「先生這箇議論，我怎麼敢當？只是禮樂大事，自然也願觀光，請問定在幾時？」遲衡山道：「四月初一日，先一日就請老先生到來祠中齋戒一宿，以便行禮。」

虞博士應諾了，拏茶與衆位喫。喫過，衆人辭了出來，一齊到杜少卿河房裏坐下。遲衡山道：「我們司事的人，只怕還不足。」杜少卿道：「恰好敝縣來了一箇敵友。」便請出臧茶與衆位相見。一齊作了揖。遲衡山道：「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臧蓼齋道：「願觀盛典。」說罷，作別去了。

到三月二十九日，遲衡山約齊杜儀、馬靜、季萑、金東崖、盧華士、辛東之、遼來旬、余夔、盧德、虞感祁、諸葛祐、景本薰、郭鐵筆、蕭鼎、儲信、伊昭、季恬逸、金寓、劉宗姬、武書、臧茶一齊出了南門，隨即莊尙志也到了。

衆人看那泰伯祠時，幾十層高坡上去，一座大門，左邊是省牲之所，大門過去，一箇天井，又幾十層高坡上去，三座門，進去一座丹墀，左右兩廊，奉著從祀歷代先賢神位。中間是五間大殿，殿上泰伯神位，面前供桌、香爐、燭臺。殿後又一箇丹墀，五間大樓，左右兩傍，一邊三間書房。

衆人進了大門，見高懸著金字一匾，「泰伯之祠。」從二門進東角門走，循著東廊一路走過大殿，擡頭看樓上懸著金字一匾，「習禮樓。」三箇大字。衆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

遲衡山同馬靜，武書，遽來旬，開了樓門，同上樓去，將樂器搬下樓來，堂上的擺在堂上，堂下的擺在堂下。堂上安了祝版，香案傍樹了廳，堂下樹了庭燎，二門傍擺了盥盆盥帨。

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祝的，司敵的，司笙的，司簫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箇佾舞的孩子，進來見了衆人。遲衡山把「籥翟」交與這些孩子。

下午時分，虞博士來了。莊紹光，遲衡山，馬純上，杜少卿，迎了進來。喫過了茶，換了公服，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衆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

次日五鼓，把祠門大開了，衆人起來，堂上堂下，門裏門外，兩廊都點了燈燭。庭燎也點起來。遲衡山先請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請到三獻的衆人推讓，說道：「

不是遲先生，就是杜先生。」遲衡山道：「我兩人要做引贊。馬先生係浙江人，請馬純上先生三獻。」

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衆人扶住了馬二先生，同二位老先生一處，遲衡山，杜少卿，先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到省牲所拱立。遲衡山，杜少卿，回來請金東崖先生大贊，請武書先生，司廳，請臧茶先生，司祝，請季萑先生，辛東之先生，余夔先生，司尊，請遽來旬先生，盧德先生，虞感祁先生，司玉，請諸葛祐先生，景本蕙先生，郭鐵筆先生，司帛，請蕭鼎先生，儲信先生，伊昭先生，司稷，請季恬逸先生，金寓劉先生，宗姬先生，司饌，請完，命盧華士跟著大贊金東崖先生，將諸位一齊請出二門外。

當下祭鼓發了三通，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著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祝的，司敵的，司笙的，司簫的，司簫的，司

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箇僮舞的孩
子都立在堂上堂下。

金東崖先進來到堂上，盧華士跟著。金東崖站定，贊道：「執事者，各司其事。」這些司樂的都將樂器擎在手裏。金東崖贊：「排班。」司樂的武書引著司尊的季萑，辛束之，余慶，司玉的蘧來旬，盧德，虞感，祁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入了位，立在丹墀東邊，引司祝的臧茶，上殿立在祝版跟前，引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入了位，立在丹墀西邊。武書捧了麾，也立在西邊衆人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俱起。金東崖贊：「迎神。」遲均，杜儀，各捧香燭，向門外躬身迎接。金東崖贊：「樂止。」堂上堂下一齊止了。

金東崖贊：「分獻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莊徵君，馬純上，進來立在丹墀裏拜位。左邊金東崖贊：「主祭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

引虞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拜位中間。遲均，杜儀，一左一右，立在丹墀裏香案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主祭者盥洗了上來。遲均贊：「主祭者，詣香案前。」香案上一箇沈香筒，裏邊插著許多紅旗。杜儀抽一枝紅旗在手，上有一「拈香」二字。虞博士走上香案前。遲均贊道：「跪升香灌地拜，與拜，與拜，與拜，與復位。」杜儀又抽出一枝旗來，「奏樂。」金東崖贊：「奏樂神之樂。」金次福領著堂上的樂工，奏起樂來。奏了一會，樂止。金東崖贊：「行初獻禮。」盧華士在殿裏抱出一箇牌子來，上寫「初獻」二字。遲均，杜儀，引著主祭的虞博士，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季萑，司玉的蘧來旬，司帛的諸葛祐，一路同走，引著主祭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蕭鼎，司饌的季恬逸，引著主祭的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

於香案左右。季萑捧著尊，蘧來旬捧著玉，諸葛祐捧著帛，立在左邊。蕭鼎捧著稷，季恬逸捧著饌，立在右邊。

遲均贊「就位跪。」虞博士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季萑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蘧來旬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帛。」諸葛祐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稷。」蕭鼎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季恬逸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

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與拜；拜，與拜。」金東崖贊「一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箇孩子，手持籥，齊上來舞。

樂舞已畢，金東崖贊「塔下與祭者，皆跪讀祝文。」臧茶跪在祝版前，將祝文讀了。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

均，杜儀，季萑，蘧來旬，諸葛祐，蕭鼎，季恬逸，引著主祭的虞博士，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虞博士復歸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

金東崖贊「行亞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箇牌子來，上寫「亞獻」二字。遲均，杜儀，引著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著莊徵君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辛東之，司玉的盧德，司帛的景本蕙，一路同走，引著亞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儲信，司饌的金寓劉，引著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辛東之捧著尊，盧德捧著玉，景本蕙捧著帛，立在左邊。儲信捧著稷，金寓劉捧著饌，立在右邊。

遲均贊「就位跪。」莊徵君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辛東之跪著，遞與莊徵君獻

上去。遲均贊：「獻玉。」盧德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帛。」景本蕙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稷。」儲信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饌。」金寓劉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

各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與拜，與拜，與拜，與。」金東崖贊：「二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箇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

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辛東之、盧德、景本蕙、儲信、金寓劉，引著亞獻的莊徵君，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

金東崖贊：「行終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箇牌子上，寫「終獻」二字。遲均、杜儀，引著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遲均

贊：「盥洗。」同杜儀引著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余夔、司玉的虞感、司帛的郭鐵筆，一路同走，引著終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伊昭、司饌的宗姬，引著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余夔捧著尊，虞感捧著玉，郭鐵筆捧著帛，立在左邊。伊昭捧著稷，宗姬捧著饌，立在右邊。

遲均贊：「就位跪。」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余夔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虞感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帛。」郭鐵筆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稷。」伊昭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宗姬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

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與拜，

與拜，與拜，與。」金東崖贊：「三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箇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

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余夔，虞感，郭鐵筆，伊昭，宗姬，引著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馬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

金東崖贊：「行侑食之禮。」遲均，杜儀，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從東邊上來，香案前跪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一齊大作。樂止，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

金東崖贊：「徹饌。」杜儀抽出一枝紅旗來，上有「金奏」二字。當下樂聲又一齊大作。

起來。遲均，杜儀，從主位上引了虞博士，奏著樂，從東邊走上殿去，香案前跪下。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杜儀又抽出一枝紅旗來，「止樂。」

金東崖贊：「飲福受胙。」遲均，杜儀，引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都跪在香案前，飲了福酒，受了胙肉。金東崖贊：「退班。」三人退下去了。金東崖贊：「焚帛。」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薰，郭鐵筆，一齊焚了帛。金東崖贊：「禮畢。」衆人撤去了祭器，樂器，換去了公服，齊往後面樓下來。金次福，鮑廷璽，帶著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侑舞的三十六箇孩子都到後面兩邊書房裏來。

這一回大祭，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共三位大贊的金東崖，司

祝的臧茶，盧華士，共三位；引贊的遲均，杜儀，共二位；司麾的武書一位；司尊的季萑，辛東之，余夔，共三位；司玉的邁來旬，盧德，虞感，共三位；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共三位；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共三位；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共三位；金次福，鮑廷璽，二人領著司球的二人，司琴的二人，司瑟的二人，司管的一人，司鼗鼓的一人，司柷的一人，司敔的一人，司笙的一人，司鏞的一人，司簫的一人，司編鐘的司編磬的二人，和佾舞的孩子，共是三十六人——通共七十四人。

當下廚役開剝了一條牛，四副羊，和祭品的肴饌菜蔬，都整治起來，共備了十六席樓底下，擺了八席，二十四位同坐，兩邊書房擺了八席，款待衆人。喫了半日的酒，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

這裏衆位，也有坐轎的，也有走的，見兩邊

百姓，扶老攜幼，挨擠著來看，歡聲雷動。馬二先生笑問：「你們這是爲甚麼事？」衆人都道：「我們生長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從不曾看見這樣的禮體，聽見這樣的吹打！」老年人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所以都爭著出來看，衆人都歡喜，一齊進城去了。」

又過了幾日，季萑，蕭鼎，辛東之，金寓劉，來辭了虞博士回揚州去了。馬純上同蘧駝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要回浙江。二人走進河房，見杜少卿，臧茶，又和一個人在那裏。蘧駝夫一見，就嚇了一跳，心裏想道：「這人便是在我妻表叔家弄假人頭的張鐵臂，他如何也在此？」彼此作了揖，張鐵臂見蘧駝夫，也不好意思，臉上出神。

喫了茶，說了一回辭別的話，馬純上，蘧駝夫，辭了出來。杜少卿送出大門，蘧駝夫問道：「

這姓張的，世兄因如何和他相與？」杜少卿道：「他叫做張俊民，他在徽縣天長住。」蘧駝夫笑著把他本來叫做張鐵臂，在浙江做的這些事，略說了幾句，說道：「這人是相與不得的，少卿須要留神。」杜少卿道：「我知道了。」兩人別過自去。

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俊老，你當初曾叫做張鐵臂麼？」張鐵臂紅了臉道：「是小時有這箇名字。」別的事含糊說不出來。杜少卿也不再問了。張鐵臂見人看破了相，也存身不住，過幾日，拉著臧蓼齋回天長去了。蕭金鉉三箇人欠了店帳和酒飯錢，不得回去，來尋杜少卿耽帶。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三人也各回家去了。宗先生要回湖廣去，掣行樂來求杜少卿題。杜少卿當面題罷，送別了去，恰好遇著武書走了來。

杜少卿道：「正字兄，許久不見，這些時在

那裏？」武書道：「前日監裏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杜少卿道：「這也有趣的緊。」武書道：「倒不說有趣，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杜少卿道：「甚麼奇事？」

武書道：「這一回朝廷奉旨要甄別在監讀書的人，所以六堂合考。那日上頭吩咐下來，解懷脫腳，認真搜檢，就和鄉試場一樣。考的是兩篇四書文，一篇經文。有箇習春秋的朋友，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他帶了也罷，上去告出恭，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裏，送上堂去。天幸遇著虞老師值場。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虞老師揭卷子看見這文章，忙拿了藏在靴桶裏。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虞老師說：「不相干。」等那人出恭回來，悄悄遞與他。你拿去寫。但是你方才不該夾在卷子裏，掣上來。幸得是我看見，若是別人看見，怎了？」那人嚇了箇臭死，發案考在二等，走來謝虞老師。虞老

師推不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你想是昨日錯認了，並不是我。」

「那日小弟恰好在那裏謝考，親眼看見那人去了，我問虞老師：『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虞老師道：『讀書人全要養其廉恥，他沒奈何來謝我，我若再認這話，他就無容身之地了。』小弟卻認不的，這位朋友彼時問他姓名，虞老師也不肯說。先生，你說這一件奇事可是難得？」

杜少卿道：「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

武書道：「還有一件事，更可笑的緊！他家世兄賠嫁來的一箇丫頭，他就配了姓嚴的管家了。那奴才看見衙門清淡，沒有錢尋，前日就辭了要去。虞老師從前並不會要他一箇錢，白白把丫頭配了他，他而今要領丫頭出去，要是別人就要問他要丫頭身價，不知要多少。虞老師聽了這話，說道：『你兩口子出去也好，只是出去，

房錢，飯錢，都沒有。」又給了他十兩銀子。打發出去，隨即又把他薦在一箇知縣衙門裏做長隨。你說好笑不好笑？」杜少卿道：「這些做奴才的有甚麼良心，但老人家兩次賞他銀子，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所以難得。」當下留武書喫飯。

武書辭了出來，才走到利涉橋，遇見一箇人，頭戴方巾，身穿舊布直裰，腰繫絲絛，腳下芒鞋，肩上擱著行李，花白鬚鬚，憔悴枯槁，那人丟下行李，向武書作揖。武書驚道：「郭先生，自江寧鎮一別，又是三年，一向在那裏奔走？」那人道：「一言難盡。」武書道：「請到茶館裏坐。」當下兩人到茶館裏坐下。那人道：「我向因尋父親，走遍天下，從前有人說是在江南，所以我到江南，這番是三次了。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已到四川山裏削髮爲僧去了。我如

今就要到四川去。」武書道：「可憐！可憐！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非同容易。我想西安府裏有一箇知縣，姓尤是我們國子監虞老先生的同年。如今託虞老師寫一封書子去，是先生順路，倘若盤纏缺少，也可以幫助些須。」

那人道：「我草野之人，我那裏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武書道：「不妨。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著，我去討這一封書。」那人道：「杜少卿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武書道：「正是。」那人道：「這人我到要會他。」便會了茶錢，同出了茶館，一齊來到杜少卿家。

杜少卿出來相見，作揖，問：「這位先生尊姓？」武書道：「這位先生姓郭，名力，字鐵山，二十年走遍天下，尋訪父親有名的郭孝子。」杜少卿聽了這話，從新見禮，奉郭孝子上坐，便問：「太老先生如何數十年不知消息？」

郭孝子不好說。武書附耳低言，說：「曾在江西做官，降過寧王，所以逃竄在外。」

杜少卿聽罷，駭然因見這般舉動，心裏敬他，說道：「畱下行李，先生權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傑，天下共聞，我也不做客套，竟住一宵罷。」

杜少卿進去和娘子說，替郭孝子漿洗衣服，治辦酒肴款待他，出來陪著郭孝子。武書說起要問虞博士要書子的話來，杜少卿道：「這箇容易。郭先生在我這裏坐著，我和正字兄去要書子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用勞用力，不辭虎窟之中；

遠山，又入蠶叢之境。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讎

話說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裏喫酒飯，自己同武書到虞博士署內，說如此這樣一箇人求老師一封書子去到西安。虞博士細細聽了，說道：「這書我怎麼不寫？但也不是只寫書子的事。他這萬里長途，自然盤費也難。我這裏拏十兩銀子，少卿你去送與他，不必說是我的。」慌忙寫了書子和銀子拏出來交與杜少卿。杜少卿接了，同武書拏到河房裏。杜少卿自己尋衣服當了四兩銀子，武書也到家去當了二兩銀子來，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莊徵君聽得有這箇人，也寫了一封書子，連四兩銀子送來與杜少卿。

第三日，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喫，武書也來陪著。喫罷，替他拴束了行李，拏著這二十兩銀子和兩封書子，遞與郭孝子。郭孝子不肯

受。杜少卿道：「這銀子是我們江南這幾箇人的，並非盜跖之物，先生如何不受？」郭孝子方才受了，喫飽了飯，作辭出門。杜少卿同武書送到漢西門外，方才回去。

郭孝子曉行夜宿，一路來到陝西，那尤公是同官縣知縣，只得迂道往同官去會他。這尤公名扶徠，字瑞亭，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去年才到同官縣。一到任之時，就做了一件好事。是廣東一箇人充發到陝西邊上來，帶著妻子是軍妻，不想這人半路死了。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人和他說話，彼此都不明白，只得把他領到縣堂上來。尤公看那婦人是要回故鄉的意思，心裏不忍，便取了俸金五十兩，差一箇老年的差人，自己取一塊白綾，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親筆寫了自己的名字，尤扶徠用了一顆同官縣的印，吩咐差人：「你領了這婦人，拏我這

一幅綾子，遇州遇縣，送與他地方官看，求都要用一箇印信，你直到他本地方討了回信來見我。」差人應諾了，那婦人叩謝，領著去了。

將近一年，差人回來說：「一路各位老爺看見老爺的文章，一箇箇都悲傷這婦人，也有十兩的，也有八兩的，六兩的，這婦人到家，也有二百多銀子，小的送他到廣東家裏，他家親戚本家有百十人，都望空謝了老爺的恩典，又都磕小的的頭，叫小的的「菩薩。」這箇小的都是沾老爺的恩。」

尤公歡喜，又賞了他幾兩銀子，打發差人出去了。門上傳進帖來，便是郭孝子擎著虞博士的書子進來拜。尤公拆開書子看了這些話，著實欽敬，當下請進來行禮坐下，即刻擺出飯來。

正談著，門上傳進來：「請老爺下鄉相驗。」尤公道：「先生，這公事我就要去的，後日才

得回來。但要屈留先生三日，等我回來，有幾句話請教。況先生此去往成都，我有箇故人在成都，也要帶封書子去。先生萬不可推辭。」

郭孝子道：「老先生如此說，怎好推辭？只是賤性山野，不能在衙門裏住。貴治若有甚麼庵堂，送我去住兩天罷。」尤公道：「庵雖有也，窄我這裏有箇海月禪林，那和尚是箇善知識，送先生到那裏去住罷。」便吩咐衙役：「把郭老爺的行李搬著，送在海月禪林，你拜上和尙，說是我送來的。」衙役應諾伺候。郭孝子別了，尤公直送到大門外，方才進去。

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禪林客堂裏，知客進去說了，老和尚出來打了問訊，請坐奉茶。那衙役自回去了。郭孝子問老和尚：「可是一向在這裏方丈的麼？」老和尚道：「貧僧當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蕪湖縣甘露庵裏的，後在京師

報國寺做方丈。因厭京師熱鬧，所以到這裏居住。尊姓是郭。如今卻往成都，是做甚麼事？」

郭孝子見老和尚清癯面貌，顏色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講的。」就把要尋父親這些話，苦說了一番。老和尚流淚嘆息，就畱在方丈裏住，備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箇梨，送與老和尚受下，謝了郭孝子，便叫火工道人擡兩隻缸在丹墀裏，一口缸內放著一箇梨，每缸挑上幾擔水，擎杠子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齊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喫一盃水。郭孝子見了，點頭歎息。

到第三日，尤公回來，又備了一席酒，請郭孝子，喫過酒，擎出五十兩銀子，一封書來，說道：「先生，我本該畱你住些時，因你這尋父親大事，不敢相畱。這五十兩銀子，權爲盤費。先生到成都，擎我這封書子去尋蕭吳軒先生。這是一位古道人，他家離成都二十里住，地名叫做東

山。先生去尋著他，凡事可以商議。」

郭孝子見尤公的意思十分懇切，不好再辭，只得謝過，收了銀子和書子，辭了出來。到海月禪林辭別老和尚要走走。老和尚合掌道：「居士到成都尋著了尊大人，是必寄箇信與貧僧，的貧僧懸望。」郭孝子應諾。老和尚送出禪林，方才回去。

郭孝子自肩著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箇地方，天色將晚，望不著一箇村落。那郭孝子走了一會，遇著一箇人。郭孝子作揖問道：「請問老爹，這裏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客人，你要著急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

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著走。天色全黑，卻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

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郭孝子乘著月色走，走進一箇樹林中，只見劈面起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奇颼颼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見郭孝子閉著眼，只道是已經死了，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箇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裏，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

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到那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才一直去了。郭孝子從坑裏爬了上來，自心裏想道：「這孽障雖然去了，必定是還要回來喫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眼前，郭孝子爬上樹去，又心裏焦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要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裏腳解了下來，自己縛在樹上。

等到三更盡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箇東西來。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著身走來。

郭孝子認不得是箇甚麼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著樹枝頭上有箇人，就很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

郭孝子道：「我今番卻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幹，恰好對著那東西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幹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幹越搖越戳的深進去。那東西使盡力氣，急了半夜，掛在樹上死了。

到天明時候，有幾箇獵戶，手裏擎著鳥槍，又棍來，看見這兩箇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戶接了孝子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人，天可憐見，得保全了性命，我要趕路去了。這兩件東西，你們擎到地方去請賞罷。」

衆獵戶擎出些乾糧來，和獐子鹿肉，讓郭孝子喫了一飽。衆獵戶替郭孝子擎了行李，送了五六里路。衆獵戶辭別回去。

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又走了幾天路程，在山凹裏一箇小庵裏借住。那庵裏和尚問明來歷，就擎出素飯來，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著喫。

正喫著，中間只見一片紅光，就如失了火的一般。郭孝子慌忙丟了飯盃道：「不好！火起了。」老和尚笑道：「居士請坐，不要慌。這是我

「雪道兄」到了。」喫完了飯，收過盃盞，去推開窗子，指與郭孝子道：「居士，你看麼？」

郭孝子舉眼一看，只見前面山上蹲著一箇異獸，頭上一隻角，只有一隻眼睛，卻生在耳後。那異獸名爲「熊丸」，任你堅冰凍厚幾尺，聲響亮，叫他登時粉碎。和尚道：「這便是「雪道兄」了。」

當夜紛紛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有三尺多厚。郭孝子走不的，又住了一日。到第三日，雪晴，郭孝子辭別了老和尚，又行，找著山路，一步一滑，兩邊都是澗溝，那冰凍的支稜著，就和刀劍一般。郭孝子走的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著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掛著，半里路前，只見一箇人走，走到那東西面前，一交跌下澗去。

郭孝子就立住了腳，心裏疑惑道：「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跌下澗去……？」定睛

細看，只見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箇人，把那人行李拿了，又鑽了下去。郭孝子心裏猜著了幾分，便急走上前去看。只見那樹上吊的是箇女人，披散了頭髮，身上穿了一件紅衫子，嘴跟前一片大紅猩猩氈，做箇舌頭拖著腳底下埋著一箇缸，缸裏頭坐著一箇人。

那人見郭孝子走到跟前，從缸裏跳上來；因見郭孝子生的雄偉，不敢下手，便叉手向前道：「客人，你自走你的路罷了，管我怎的？」郭孝子道：「你這些做法，我已知道了，你不要惱，我可以幫襯你。這妝弔死鬼的是你甚麼人？」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郭孝子道：「你且將他解下來。你在那裏住？我到你家去和你說。」

那人把渾家腦後一箇轉珠繩子解了，放下來。那婦人把頭髮結起來，嘴跟前拴的假舌頭去掉了，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鐵也拿

下來，把紅衫子也脫了。那人指著路旁，有兩間草屋道：「這就是我家了。」

當下夫妻二人跟著郭孝子走到他家，請郭孝子坐著，烹出一壺茶。郭孝子道：「你不過短路營生，爲甚麼做這許多惡事，嚇殺了人的性命，這箇卻傷天理。我雖是苦人，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箇田地，越發可憐的很了！我有十兩銀子在此，把與你夫妻兩人，你做箇小生意度日，下次不要做這事了。你姓甚麼？」

那人聽見這話，向郭孝子磕頭，說道：「謝客人的周濟。小人姓木，名耐。夫妻兩箇，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不過，所以才做這樣的。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從此就改過了。請問恩人尊姓？」郭孝子道：「我姓郭，湖廣人，而今到成都府去的。」

說著，他妻子也出來拜謝，收拾飯盃。郭孝子道：「郭孝子喫著飯，向他說道：『你既有膽子短

路，你自然還有些武藝。只怕你武藝不高，將來做不得大事。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

那木耐歡喜，一連留郭孝子住了兩日。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他備了些乾糧，燒肉，裝在行李裏，替郭孝子背著行李，直送到三十里外，方才告辭回去。

郭孝子接著行李，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著西北風，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絕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喫人，要等人怕的，今見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下，竟不敢喫他，把嘴合著他臉上來。聞一莖鬚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裏去，戳出一箇大噴嚏來，那老虎到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前面。

一座山頭，跌在一箇澗溝裏，那澗極深，被那稜撐像刀劍的冰凌橫攔著，竟凍死了。

郭孝子爬起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慚愧！我又經了這一番！背著行李再走走，到成都府，訪著父親在四十里外一箇庵裏做和尚，訪知的了，走到庵裏去敲門。老和尚開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下，慟哭。老和尚道：「施主請起來，我是沒有兒子的。你想是認錯了。」郭孝子道：「兒子萬里程途，尋到父親跟前來，父親怎麼不認我？」老和尚道：「我方才說過，貧僧是沒有兒子的。施主，你有父親，你自己去尋，怎的望著貧僧哭？」郭孝子道：「父親雖則幾十年不見，難道兒子就認不得了？」跪著不肯起來。老和尚道：「我貧僧自小出家，那裏來的這箇兒子？」郭孝子放聲大哭道：「父親不認兒子，兒子到底是要認父親的！」

三番五次，纏的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敢來鬧我們快出去，我要關山門！』郭孝子跪在地下慟哭，不肯出去。和尚道：『你再不出去，我就拏刀來殺了你！』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父親就殺了兒子，兒子也是不出去的。』老和尚大怒，雙手把郭孝子拉起來，提著郭孝子的領子，一路推搡出門，便關了門進去，再也叫不應。

郭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又哭一場，又不敢敲門，見天色將晚，自己想道：『罷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擡頭看了，這庵叫做竹山庵，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房屋住下。次早在庵門口看見一箇道人出來，買通了這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不到半年之上，身邊這些銀子用完了，思量要到東山去尋蕭吳軒，又恐怕尋不著，耽擱了父親的飯食，只得左近人家傭工，——替人家挑土打柴——每日尋幾

分銀子，養活父親。遇著有箇鄰居露宿西去，他就把這尋父親的話，細細寫了一封書帶與海月禪林的老和尚。

老和尚看了書，又歡喜，又欽敬他。不多幾日，禪林裏來了一箇掛單的和尚。那和尚便是響馬賊頭趙大，披著頭髮，兩隻怪眼，凶像未改。老和尚慈悲，容他住下。不想這惡和尚在禪林喫酒行凶，打人，無所不爲。首座領著一般和尚來稟老和尚道：『這人畱在禪林裏，是必要壞了清規。』求老和尚趕他出去。老和尚教他去，他不肯去。後來首座叫知客向他說：『老和尚叫你不去，你去，老和尚說：『你若再不去，就照依禪林規矩，擡到後面院子裏，一把火，就把你燒了！』』

惡和尚聽了，懷恨在心，也不辭老和尚，次日，收拾衣單去了。

老和尚又住了半年，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順便去成都會會郭孝子，辭了衆人，挑著行李衣鉢，風餐往陝，一路來到四川，離成都都有百十里多路，那日下店早，老和尚出去看看山景，走到那一箇茶棚內喫茶。那棚裏先坐著一箇和尚，老和尚忘記不得他了。那和尚卻認得老和尚，便上前打箇問訊道：「和尚，這裏茶不好，前邊不多幾步就是小庵，何不請到小庵裏去喫杯茶？」老和尚歡喜道：「最好。」

那和尚領著老和尚，曲曲折折，走了七八里路，才到一箇庵裏。那庵一進三間，前邊一尊迦藍菩薩，後一進三間殿，並沒有菩薩，中間放著一箇榻牀。那和尚同老和尚走進庵門，才說道：「老和尚，你認得我麼？」

老和尚方才想起是禪林裏趕出去的惡和尚，喫了一驚，說道：「是方才偶然忘記，而今認得了。」惡和尚竟自己走到牀上坐下，睜開

眼道：「你今日既到我這裏，不怕你飛上天去！我這裏有箇葫蘆，你擎了，在半里路外山岡上，一箇老婦人開的酒店裏替我打一葫蘆酒來，你快去！」

老和尚不敢違拗，捧著葫蘆出去，找到山岡上，果然有箇老婦人在那裏賣酒。老和尚把這葫蘆遞與他。那婦人接了葫蘆，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止不住眼裏流下淚來，便要擎葫蘆去打酒。老和尚嚇了一跳，便打箇問訊道：「老菩薩，你怎見了貧僧就這般悲慟起來？這是甚麼原故？」

那婦人含著淚，說道：「我方才看見老師父是箇慈悲面貌，不該遭這一難。」老和尚驚道：「貧僧是遭的甚麼難？」那老婦人道：「老師父，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庵裏來的？」老和尚道：「貧僧便是，你怎麼知道？」老婦人道：「我認得他這葫蘆，他但凡要喫人的腦子，就擎

這葫蘆來打我店裏藥酒。老師父，你這一打了酒去，沒有活的命了！」

老和尚聽了，魂飛天外，慌了道：「這怎麼處？我如今走了罷！」老婦人道：「你怎麼走得這四十里內都是他舊日的響馬黨羽，他庵裏走了一人，一聲梆子響，即刻有人搥翻了你在庵裏去！」

老和尚哭著跪在地下，求老菩薩救命。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我若說破了，我的性命也難保。但看你老師父慈悲，死的可憐，我指一條路給你去尋一箇人。」老和尚道：「老菩薩！你指我去尋那箇人？」老婦人慢慢說出這一箇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熱心救難，又出驚天動地之人；

仗劍立功，無非報國忠臣之事。

畢竟這老婦人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話說老和尚聽了老婦人這一番話，跪在地下哀告。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只好指你一條路去尋一箇人。』老和尚道：『老菩薩，卻叫貧僧去尋一箇甚麼人？求指點了我去。』老婦人道：『離此處有一里多路，有箇小小山岡，叫做明月嶺。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還可以近得幾步。你到那嶺上，有一箇少年在那裏打彈子，你卻不要問他，只雙膝跪在他面前，等他問你，你再把這些話向他說。只有這一箇人還可以救你。你速去求他，卻也還拏不穩。設若這箇人還不能救你，我今日說破這箇話，連我的性命只好休了。』

老和尚聽了，戰戰兢兢，將葫蘆裏打滿了酒，謝了老婦人，在屋後攀藤附葛上去。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一箇小小山岡，山岡上一箇少

年在那裏打彈子。山洞裏嵌著一塊雪白的石頭，不過銅錢大，那少年覷的較近，彈子過處，一下都打了一箇準。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時，頭戴武巾，身穿藕色戰袍，白淨而皮，生得十分美貌。那少年彈子正打得酣邊，老和尚走來，雙膝跪在他面前。那少年正要問時，山凹裏飛起一陣麻雀，那少年道：『等我打了這箇雀兒，看』手起，彈子落，把麻雀打死了一箇墜下去。那少年看見老和尚含著眼淚跪在跟前，說道：『老師父，你快請起來；你的來意，我知道了。我在此學彈子，正爲此事，但才學到九分，還有一分未到，恐怕還有意外之失，所以不敢動手。今日既遇著你來，我也說不得了，想是他畢命之期。老師父，你不必在此耽誤，你快將葫蘆酒擎到庵裏去，臉上萬不可做出慌張之像，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你到那裏，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一毫不可違拗他，我自來救你。』

老和尚沒奈何，只得捧著酒葫蘆，照依舊路，來到庵裏。進了第二層，只見惡和尚坐在中間牀上，手裏已是擎著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問老和尚道：『你怎麼這時才來？』老和尚道：『貧僧認不得路，走錯了，慢慢找了回來。』惡和尚道：『這也罷了，你跪下罷。』老和尚雙膝跪下，惡和尚道：『跪上些來。』老和尚見他擎著刀，不敢上去。惡和尚道：『你不上來，我劈面就砍來。』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惡和尚道：『你退了帽子罷。』老和尚含著眼淚，自己除了帽子。

惡和尚把老和尚的光頭捏一捏，把葫蘆藥酒倒出來喫了一口，左手擎著酒，右手執著風快的刀，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比箇中心。老和尚此時尙未等他劈下來，那魂靈已在頂門裏冒去了。惡和尚比定中心，知道是腦子的所

在一劈開了，恰好腦漿迸出，趕熱好喫。當下比定了中心，手持鋼刀，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不想刀未曾落老和尚頭上，只聽得門外颼的一聲，一箇彈子飛了進來，飛到惡和尚左眼上。

惡和尚大驚，丟了刀，放下酒，將隻手捺著左眼，飛跑出來，到了外一層。迦藍菩薩頭上坐著一箇人，惡和尚擡起頭來，又是一箇彈子，把眼打瞎。惡和尚跌倒了。那少年跳了下來，進裏面一層。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那少年道：『老師父快起來走。』老和尚道：『我嚇壞了，其實走不動了。』那少年道：『起來，我背著你走。』便把老和尚扯起來，馱在背上，急急出了庵門，一口氣跑了四十里。

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說道：『好了；老師父脫了這場大難，自此前途吉慶無虞。』老和尚方才還了魂，跪在地下拜謝，問恩人尊姓大

名那少年道：『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並非有意救你，你得了命，你速去罷，問我的姓名怎的？』老和尚又問，總不肯說。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說道：『且辭別了恩人，不死當以厚報。』拜畢起來，上路去了。

那少年精力已倦，尋路旁一箇店內坐下。只見店裏先坐著一箇人，面前放著一箇盒子。那少年看那人時，頭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腳下芒鞋，形容悲戚，眼下許多淚痕，便和他拱一拱手，對面坐下。

那人笑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卻來這店裏坐的安穩。』那少年道：『老先生從那裏來？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那人道：『我方才是笑話。剪除惡人，救拔善類，這是最難得的事。你長兄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姓蕭名采，字雲仙，舍下就在這成』

都府二十里外東山住。』

那人驚道：『成都二十里外東山有一位蕭吳軒先生，可是尊府？』蕭雲仙驚道：『這便是家父。老先生怎麼知道？』那人道：『原來就是尊翁。』便把自己姓名說下，并因甚來四川。』在同官縣會見縣令尤公，曾有一書與尊大人，我因尋親念切，不曾遠路到尊府長兄，你方才救的這老和尚，我卻也認得他，不想邂逅相逢，看長兄如此英雄，便是吳軒先生令郎，可敬！可敬！蕭雲仙道：『老先生既尋著太老先生，如何不同在一處？如今獨自又往那裏去？』郭孝子見問這話，哭起來道：『不幸先君去世了，這盒子裏便是先君的骸骨。我本是湖廣人，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鄉去歸葬。』蕭雲仙垂淚道：『可憐！可憐！但晚生幸遇著老先生，不知可以拜請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會一會家君麼？』

郭孝子道：「本該道府恭謁，奈我背著先君的骸骨不便，且我歸葬心急，致意尊大人，將來有便，再來奉謁罷。」因在行李內取出尤公的書子來，遞與蕭雲仙；又拿出百十箇錢來，叫店家買了三角酒，割了二斤肉，和一些蔬菜之類，叫店主人整治起來，同蕭雲仙喫著，便向他道：「長兄，我和你一見如故，這最是人生最難得的事。況我從陝西來，就有書子投奔的是尊大人，這箇就更比初交的不同了。長兄，像你這樣事，是而今世上人不肯做的，真是難得；但我也有一句話要勸你，可以說得麼？」

蕭雲仙道：「晚生年少，正要求老先生指教，有話怎麼不要說？」郭孝子道：「這冒險捐軀，都是俠客的勾當，而今比不得春秋戰國時，這樣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荆柯、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膽，正該出來替

朝廷效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槍，博得箇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箇青史留名。不瞞長兄說，我自幼空自學了一身武藝，遭天倫之慘，奔波辛苦，數十餘年；而今老了，眼見得不中用了。長兄年力鼎盛，萬不可蹉跎自誤。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

蕭雲仙道：「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撥雲見日，感謝不盡。」又說了些閒話。次早，打發了店錢，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彼此灑淚分別。

蕭雲仙回到家中，問了父親的安，將尤公書子呈上看過。蕭昊軒道：「老友與我相別二十年，不通音問，他今做官適意，可喜！可喜！」又道：「郭孝子武藝精能，少年與我齊名，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歸葬，也算了過一生成事。」

蕭雲仙在家奉事父親。過了半年，松藩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弓兵前來護救，都被他殺傷了。又將青楓城一座強占了去。巡撫將事由飛奏到京，朝廷看了本章，大怒，奉旨差少保平治前往督師，務必犁庭掃穴，以彰天討。少保得了聖旨，星飛出京，到了松藩駐劄。

蕭吳軒聽了此事，喚了蕭雲仙到面前，吩咐道：『我聽得少保出師，現駐松藩，征勦生番。少保與我有舊，你今前往投軍，說出我的名姓，少保若肯畱在帳下效力，你也可以借此報效朝廷。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爲之時。』蕭雲仙道：『父親年老，兒子不敢遠離膝下。』蕭吳軒道：『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雖年老，現在並無病痛，飯也喫得，覺也睡得，何必要我追隨左右？你若借口不肯前去，便是貪圖安逸，在家戀著』

妻子，乃是不孝之子，從此你便不許再見我的面了！』

幾句話，說的蕭雲仙閉口無言，只得辭了父親，拴束行李，前去投軍。一路程途，不必細說。這一日，離松藩衛還有一站多路，因出店太早，走了十多里，天尚未亮。蕭雲仙背著行李，正走得好，忽聽得背後有腳步響，他便跳開一步，回頭來，只見一箇人，手持短棍，正待上前來打他，早被他飛起一腳，踢倒在地。蕭雲仙奪了他手中短棍，劈頭就要打。

那人在地下喊道：『看我師父面上，饒恕我罷！』蕭雲仙住了手，問道：『你師父是誰？』那時天色已明，看那人時，三十多歲光景，身穿短襖，腳下八搭麻鞋，面上微有髭鬚。那人道：『小人姓木，名耐，是郭孝子的徒弟。』

蕭雲仙一把拉起來，問其備細。木耐將會經短路，遇郭孝子，及他收爲徒弟的一番話說

了一遍。蕭雲仙道：「你師父，我也認得；你今番待往那裏去？」木耐道：「我聽得平少保征番，現在松藩招軍，意思要到那裏去投軍，因途間缺少盤纏，適才得罪長兄，休怪！」蕭雲仙道：「既然如此，我也是投軍去的，便和你同行，何如？」

木耐大喜，情願認做蕭雲仙的親隨伴當。一路來到松藩，在中軍處遞了投充的呈詞。少保傳令細細盤問來歷，知道是蕭浩的兒子，收在帳下，賞給千總職銜，軍前效力。木耐賞戰糧一分，聽候調遣。

過了幾日，各路糧餉俱已調齊，少保升帳，傳下將令，叫各弁在轅門聽候。蕭雲仙早到，只見先有兩位都督在轅門上。蕭雲仙請了安，立在旁邊，聽那一位都督道：「前日總鎮馬大老爺出兵，竟被青楓城的番子用計挖了陷坑，連

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裏。馬大老爺受了重傷，過了兩天，傷發身死，現今屍首並不會找著。馬大老爺是司禮監老公公的姪兒，現今內裏傳出信來，務必要找尋屍首，若是尋不著，將來不知是箇怎麼樣的處分！這事怎了？」這一位都督道：「聽見青楓城一帶幾十里是無水草的，要等冬天積下大雪，到春融之時，那山上雪水化了，淌下來，人和牲口才有水喫。我們到那裏出兵，只消幾天沒有水喫，就活活的要渴死了，那裏還能打甚麼仗！」

蕭雲仙聽了，上前稟道：「兩位太爺不必費心；這青楓城是有水草的，不但有，而且水草最爲肥饒。」兩都督道：「蕭千總，你會去過不曾？」蕭雲仙道：「卑弁不會去過。」兩位都督道：「可又來你不會去過，怎麼得知道？」蕭雲仙道：「卑弁在史書上看過，說這地方水草肥饒。」兩都督變了臉道：「那書本上的話，如何

信得！蕭雲仙不敢言語。

少刻，雲板響處，轅門鑼鼓喧鬧。少保升帳，傳下號令，教兩都督率領本部兵馬作中軍策應，叫蕭雲仙帶領步兵五百名在前先鋒開路。本帥督領後隊調遣。將令已下，各將分頭前去。蕭雲仙攜了木耐，帶領五百步兵，疾忙前進，望見前面一座高山，十分險峻，那山頭上隱隱有旗幟，在那裏把守。這山名喚椅兒山，是青楓城的門戶。

蕭雲仙吩咐木耐道：「你帶領二百人從小路爬過山去，在他總路口等著，只聽得山頭噉響，你們便喊殺回來助戰，不可有誤。」木耐應諾去了。蕭雲仙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裏，只聽山頭噉響，一齊吶喊起來，報稱大兵已到，趕上來助戰。分派已定。

蕭雲仙帶著二百人，大踏步殺上山來。那山上幾百番子，藏在山洞裏，看見有人殺上來，

一齊蜂擁的出來打仗。那蕭雲仙腰插彈弓，手擎腰刀，奮勇爭先，手起刀落，先殺了幾箇番子。那番子見勢頭勇猛，正要逃走，二百人捲地齊來，猶如暴風疾雨，忽然一聲噉響，山凹裏伏兵大聲喊叫：「大兵到了！」飛奔上山。

番子正在魂驚膽落，又見山後那二百人，搖旗吶喊，飛殺上來，只道大軍已經得了青楓城，亂紛紛各自逃命。那裏禁得蕭雲仙的彈子打來，打得鼻塌嘴歪，無處躲避。

蕭雲仙將五百人合在一處，喊聲大震，把那幾百箇番子，猶如砍瓜切菜，儘數都砍死了。旗幟器械，得了無數。蕭雲仙叫衆人暫歇一歇，即鼓勇前進。只見一路都是深林密箐，走了半天，林子盡處，一條大河，遠遠望見青楓城在數里之外。蕭雲仙見無船隻可渡，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林竹，編成筏子，頃刻辦就，一齊渡過河來。

蕭雲仙道：「我們大兵尙在後面，攻打他的城子，不是五百人做得來的，第一不可使番賊知道我們的虛實。」叫木耐率領兵衆，將奪得旗幟改造做雲梯，帶二百兵，每人身藏枯竹一束，到他城面僻靜地方，爬上城去，將他堆貯糧草處所放起火來，「我們便好攻打他的東門。」這裏分撥已定。

且說兩位都督率領中軍到了椅兒山下，又不知道蕭雲仙可曾過去。兩位議道：「像這等險惡所在，他們必有埋伏，我們盡力放些大礮，放的他們不敢出來，也就可以報捷了。」

正說著，一騎馬飛奔而來，少保傳下軍令，叫兩位都督疾忙前去策應，恐怕蕭雲仙少年輕進，以致失事。兩都督得了將令，不敢不進，號令軍中疾馳到帶子河，見有現成筏子，都渡過去，望見青楓城裏火光燭天，那蕭雲仙正在東

門外施放礮火，攻打城中。番子見城中火起，不亂自亂。這城外中軍已到，與前軍先鋒合爲一處，將一座青楓城圍的鐵桶般相似。那番會開了北門，捨命一頓混戰，只贖了十數騎，潰圍逃命去了。

少保督領後隊已到，城裏敗殘的百姓，各人頭頂香花，跪迎少保進城。少保傳令救火安民，秋毫不許驚動，隨即寫了本章，遣官到京裏報捷。

這裏蕭雲仙迎接，叩見了少保。少保大喜，賞了他一腔羊，一罇酒，誇獎了一番。過了十餘日，旨意回頭，著平治來京，兩都督回任候陞，蕭采實授千總。那善後事宜，少保便交與蕭雲仙辦理。

蕭雲仙送了少保進京，回到城中，看見兵災之後，城垣倒塌，倉庫毀壞，便細細做了一套

文書稟明少保。那少保便將修城一事，批了下來，責成蕭雲仙用心經理。候城工完竣之後，另行保題議敘。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甘棠有蔭，空留後人之思；飛將

難封，徒博數奇之嘆。

不知蕭雲仙怎樣修城，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話說蕭雲仙奉著將令，監督築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城方才築的成功。周圍十里，六座城門，城裏又蓋了五箇衙署，出榜招集流民，進來居住。城外就叫百姓開墾田地。蕭雲仙想道：「像這旱地，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糧食了。須是興起些水利來。」因動支錢糧，雇齊民夫。蕭雲仙親自指點百姓，在田傍開出許多溝渠來，溝間有洫，洫間有遂，開得高高低低，彷彿江南的光景。

到了成功的時候，蕭雲仙騎著馬，帶著木耐，在各處犒勞百姓們。每到一處，蕭雲仙殺牛宰馬，傳下號令，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蕭雲仙建一壇場，立起「先農」的牌位來，擺設了牛羊祭禮。蕭雲仙紗帽補服，自己站在前面，率領衆百姓，叫木耐在旁贊禮，升香奠酒，三獻八

拜。拜過，又率領衆百姓望著北闕山呼舞蹈，叩謝皇恩，便叫百姓都圍圍坐下。蕭雲仙坐在中間，拔劍割肉，大盃斟酒，歡呼笑樂，痛飲一天。

喫完了酒，蕭雲仙向衆百姓道：「我和你們衆百姓在此痛飲一天，也是緣法。而今上賴皇恩，下託你們衆百姓的力，開墾了這許多田地，也是我姓蕭的在這裏一番。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你們衆百姓每人也種一顆，——或雜些桃花杏花——亦可記著今日之事。」衆百姓歡聲如雷，一箇箇都在大路上栽了桃柳。蕭雲仙同木耐，今日在這一方，明日又在那一方，一連喫了幾十日酒，共栽了幾萬顆柳樹。

衆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在城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中間供奉著先農神位，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位牌，又尋一箇會畫的，在牆上畫了一箇馬，畫蕭雲仙紗帽補服，騎

在馬上；前面畫木耐的像，手裏擎著一枝紅旗，引著馬，做勸農的光景。百姓家，男男女女，到朔望的日子，往這廟裏來焚香點燭跪拜，非止一日。

到次年春天，楊柳發了青，桃花，杏花，都漸漸開了。蕭雲仙騎著馬，帶著木耐，出來遊玩，見那綠樹陰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羣的牽著牛，——也有倒騎在牛上的，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溝裏飲了水，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蕭雲仙心裏歡喜，向木耐道：『你看這般光景，百姓們的日子有的過了，只是這班小孩子，一箇箇好模好樣，也還覺得聰俊，怎得有箇先生教他識字便好？』

木耐道：『老爺你不知道麼？前日這先農祠住著一箇先生，是江南人，而今想是還在這裏。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蕭雲仙道：『這更湊巧了！』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進去同那

先生作揖坐下。

蕭雲仙道：『聞得先生貴處是江南，因甚到這邊外地方？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沈，敝處常州，因向年有箇親戚在青楓做生意，所以來看他，不想遭了兵亂，流落在這裏五六年，不得回去。近日聞得朝裏蕭老先生在這裏築城開水利，所以到這裏來看看。老先生尊姓？貴衙門是那裏？』蕭雲仙道：『小弟便是蕭雲仙，在此開水利的。』

那先生起身從新行禮，道：『老先生便是當今的班定遠，晚生不勝敬服！』蕭雲仙道：『先生既在這城裏，我就是主人，請到我公廨裏去住。』便叫兩箇百姓來搬了沈先生的行李，叫木耐牽著馬，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手，同到公廨裏來，備酒飯款待沈先生，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先生應允了。

蕭雲仙又道：『只得先生一位，教不來。』

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箇，託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開了十箇學堂，把百姓家略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裏讀書。

讀到兩年多，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題，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

蕭雲仙城工已竣，報上文書去，把這文書就叫木耐去。木耐見了少保，少保問他些情節，賞他一箇外委把總做去了。少保據著蕭雲仙的詳文，咨明兵部工部核算——

『蕭采承辦青楓城城工一案，該撫題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釐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

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于該員名下著追。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可也。奉旨依議。』

蕭雲仙看了邸鈔，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只得打點收拾行李，回成都府。比及到家，他父親已臥病在牀，不能起來。蕭雲仙在牀面前請了父親的安，訴說軍前這些始末緣由。說過，又磕下頭去，伏著不肯起來。蕭昊軒道：『這些事，你都不曾做錯，爲甚麼不起來？』蕭雲仙才把因修城工，被工部核減追賠一案說了。又道：『兒子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到要破費了父親的產業，實在不可自比於人，心裏愧恨之極！』

蕭昊軒道：『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何必氣惱我的產業，攢湊攏來，大

約還有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蕭雲仙哭著應諾了。看見父親病重，他衣不解帶，伏侍十餘日，眼見得是不濟事。蕭雲仙哭著問父親可有甚麼遺言。蕭昊軒道：「你這話又跌氣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總之，爲人以忠孝爲本，其餘都是末事。」說畢，瞑目而逝。

蕭雲仙呼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十分盡心，卻自己嘆息道：「人說塞翁失馬，未知是福是禍。前日要不爲追賠，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

喪葬已畢，家產都已賠完了，還少三百多兩銀子。地方官仍舊緊追適逢知府因盜案的事降調去了，新任知府卻是平少保做巡撫時提拔的。到任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人，替他虛出了一箇完清的結狀，叫他先到平少保那

裏去，再想法來賠補。少保見了蕭雲仙，慰勞了一番，替他出了一角咨文，送部引見。兵部司官說道：「蕭采辦理城工一案，無例題補，應請仍於本千總班次，論俸推陞守備，俟其得缺之日，帶領引見。」

蕭雲仙又候了五六箇月，部裏才推陞了他應天府江淮衛的守備，帶領引見，奉旨「著往新任。」蕭雲仙領了劄付出京，走東路來南京，過了朱龍橋，到了廣武衛地方，晚間住在店裏，正是嚴冬時分，約有二更盡鼓，店家吆呼道：「客人們起來，木總爺來查夜！」

衆人都披了衣服，坐在鋪上。只見四五箇兵，打着燈籠，照著那總爺進來，逐名查了。蕭雲仙看見那總爺原來就是木耐，木耐見了蕭雲仙，喜出望外，叩請了安，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住了一宿。

次日，蕭雲仙便要起行，木耐留住道：「老爺且寬住一日。這天色，想要下雪了。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卑弁盡箇地主之誼。」蕭雲仙應允了。

木耐叫備兩匹馬，同蕭雲仙騎著，又叫一箇兵，備了幾樣肴饌和一尊酒，一徑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道士接進去，請到後面樓上坐下。道士不敢來陪，隨送上茶來。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正對著廣武山側面，看那山上樹木凋敗，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天上便飄下雪花來。

蕭雲仙看了，向著木耐說道：「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這樣的雪，不知經過了多少，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如今見了這幾點雪，倒覺得寒冷的緊。」木耐道：「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此時貂裘向火，不知怎麼樣快活哩！」

說著，喫完了酒，蕭雲仙起來閒步。樓右邊一箇小閣子，牆上嵌著許多名人題咏。蕭雲仙都看完了，內中一首題目寫著「廣武山懷古」，讀去卻是首七言古風。蕭雲仙讀了又讀，讀過幾遍，不覺悽然淚下。木耐在旁，不解其意。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著「白門武書正字氏稿」，看罷，記在心裏。

當下收拾回到衙署，又住了一夜。次日天晴，蕭雲仙辭別木耐要行。木耐親自送過大柳驛，方才回去。

蕭雲仙從浦口過江，進了京城，驗了劄付，到了任，查點了運丁，看驗了船隻，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那日便問運丁道：「你們可曉的這裏有一箇姓武，名書，號正字的是箇甚麼人？」旗丁道：「小的卻不知道。老爺問他，卻爲甚麼？」蕭雲仙道：「我在廣武衛看見他的詩，急於

要會他。」旗丁道：「既是做詩的人，小的如今向國子監一問便知了。」蕭雲仙道：「你快些去問。」

旗丁次日來回復道：「國子監問過來了。門上說，監裏有箇武相公，叫做武書，是箇上齋的監生，就在花牌樓住。」蕭雲仙道：「快叫人伺候，不打執事，我就去拜他。」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一箇坐東朝西的門樓，投進帖去。武書出來會了蕭雲仙道：「小弟是一箇武夫，新到貴處，仰慕賢人君子，前日在廣武山壁上奉讀老先生懷古佳作，所以特來拜謁。」武書道：「小弟那詩也是一時有感之作，不想有污尊目。」當下捧出茶來喫了。

武書道：「老先生自廣武而來，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蕭雲仙道：「不瞞老先生，說起來話長。小弟自從青楓城出征之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方才賠償清了，照千總推陞的

例，選在這江淮衛。卻喜得會見老先生，凡事要求指教。改日還有事奉商。」武書道：「當得領教。」蕭雲仙說罷，起身去了。

武書送出大門，看見監裏齋夫飛跑了來，說道：「大堂虞老爺立候相公說話。」武書走去見虞博士。虞博士道：「年兄，令堂旌表的事，部裏爲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才准了。牌坊銀子在司裏，年兄可作速領去。」武書謝了出來。

次日，帶了帖子去回拜蕭守備。蕭雲仙迎入川堂，作揖奉坐。武書道：「昨日枉駕多慢，拙作過蒙稱許，心切不安，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還求指教。」因在袖內拏出一卷詩來。蕭雲仙接著看了數首，贊歎不已，隨請到書房裏坐下，擺上飯來。喫過，蕭雲仙拏出一箇卷子遞與武書道：「這是小弟半生事跡，專求老先生大筆，或作一篇文，或作幾首詩，以垂不朽。」

武書接過來，放在桌上，打開看時，前面寫著「西征小紀」四箇字。中間三幅圖，第一幅是「椅兒山破敵」，第二幅是「青楓取城」，第三幅是「春郊勸農」。每幅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略。武書看完了，歎惜道：「飛將軍數奇，古今來大概如此。老先生這樣功勞，至今還屈在卑位，這做詩的事，小弟自是領教，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限於資格，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須得幾位大手筆，撰述一番，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

蕭雲仙道：「這箇也不敢當，但得老先生大筆，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武書道：「這箇不然，卷子我且帶了回去，這邊有幾位大名，素昔最喜讚揚忠孝的，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料想樂於題詠的，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蕭雲仙道：「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謁？」武書道：「這也使得。」

蕭雲仙拏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武書便開出虞博士果行，遲均衡山，莊徵君，紹光，杜儀少卿，俱寫了住址，遞與蕭雲仙，帶了卷子，告辭去了。

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各位都回拜了，隨奉糧道文書，押運赴淮。蕭雲仙上船，到了揚州，在鈔關上擠馬頭，正擠的熱鬧，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來，船頭上站著一箇人，叫道：「蕭老先生，怎麼在這裏？」蕭雲仙回頭一看，說道：「呵呀，原來是沈先生，你幾時回來的？」慌叫攏了船，那沈先生跳上船來。

蕭雲仙道：「向在青楓城一別，至今數年，是幾時回南來的？」沈先生道：「自蒙老先生青目，教了兩年書，積下些修金，回到家鄉，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此時送他上門去。」蕭雲仙道：「令愛恭喜，少賀。」因叫跟隨的人封了

一兩銀子，送過來做賀禮，說道：「我今番押運北上，不敢停泊，將來回到敝署，再請先生相會罷。」作別開船去了。

這先生領著他女兒瓊枝，岸上叫了一乘小轎子，擡著女兒，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口門，落在大豐旗下店裏。那裏夥計接著，通報了宋鹽商。那鹽商宋為富打發家人來吩咐道：「老爺叫把新娘就擡到府裏去。沈老爺留在下店裏住著，叫帳房置酒款待。」

沈先生聽了這話，向女兒瓊枝道：「我們只說到了這裏，權且住下，等他擇吉過門，怎麼這等大模大樣？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這頭親事，遠是就得就不得？女兒，你也須自己主張。」沈瓊枝道：「爹爹，你請放心。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得他身價，為甚麼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場，爹爹若是和他吵鬧

起來，倒反被外人議論。我而今一乘轎子，擡到他家裏去，看他怎麼樣看待我。」

沈先生只得依著女兒的言語，看著他裝飾起來，頭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紅外蓋，拜辭了父親，上了轎。那家人跟著轎子，一直來到河下，進了大門。幾箇小老媽抱著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看見轎子進來，問道：「可是沈新娘來了？請下了轎，走水巷裏進去。」

沈瓊枝聽見，也不言語，下了轎，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說道：「請你家老爺出來！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張燈結彩，擇吉過門，把我悄悄的擡了來，當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問他要別的，只叫他把我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拏出來與我看，我就沒的說了！」

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甚覺詫異，慌忙

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那宋爲富正在藥房裏看著藥匠弄人參，聽了這一篇話，紅著臉道：「我們總商人，一年至少也娶七八箇妾，都像這般淘氣起來，這日子還過得他走了來，不怕他飛到那裏去！」躊躇一會，叫過一箇丫鬚來，吩咐道：「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說：『老爺今日不在家，新娘權且進房去。有甚麼話，等老爺來家再說。』」

丫鬚來說了，沈瓊枝心裏想著：「坐在這裏也不是事，不如且隨他進去……」便跟著丫頭走到廳背後左邊一箇小圭門裏進去，三間楠木廳，爲大院落，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沿著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串入一箇花園內，竹樹交加，亭臺軒敞，一箇極寬的金魚池，池子旁邊，都是硃紅欄杆，夾著一帶走廊，走到廊盡頭處，一箇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門，走將進去，便是三間屋，一間做房，鋪設的齊齊整整，獨

自一箇院落。

媽子送了茶來，沈瓊枝喫著，心裏暗說道：「這樣極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鑑，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那丫鬚回去，回復宋爲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標致，只是樣子覺得儂賴，不是箇好惹的。」

過了一宿，宋爲富叫管家到下店裏吩咐，帳房中兌出五百兩銀子，送與沈老爺，叫他且回府，著姑娘在這裏，想沒的話說。沈先生聽了這話，說道：「不好了！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這還了得！」一徑走到江都縣，喊了一狀。

那知縣看了呈子，說道：「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麼肯把女兒與人做妾？鹽商豪橫，一至於此！」將呈詞收下了。

宋家曉得這事，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箇訴呈，打通了關節，次日，呈子批出來，批道：「

『沈大年既係將女瓊枝許配
宋爲富爲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
門？顯係做妾可知。架詞混瀆，不准。』

那訴呈上批道：——

『已批示沈大年詞內矣。』

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子，知縣大怒，說他是箇「刁健訟棍」，一張批，兩箇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

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不見消息，想道：『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再來和我歪纏。不如走離了他家，再作道理……』將他那房裏所有動用的金銀器皿，珍珠首飾，打了一箇包袱，穿了七條裙子，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通了那丫鬟，五更時分，從後門走了，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那船是有家眷的。

沈瓊枝上了船，自心裏想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鄉人家恥笑……』細想：『南京是箇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裏，我又會做兩句詩，何不到南京去賣詩過日子？或者遇著些緣法出來，也不可……』立定主意，到儀徵換了江船，一直往南京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賣詩女士，反爲遁逃之流；科舉
儒生，且作風流之客。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裏，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樓子，換上涼篷，撐了進來。船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擺著宜興沙壺，極細的成窰宜窰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肴饌，及果碟到這河裏來遊，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箇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喫，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著河裏，上下明亮。自文德橋至利涉橋，東水關，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才歇。

國子監的武書是四月盡間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了一席果碟，沽幾斤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武書在河裏游游。清早

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喫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兄，我和你先到淡冷處走走。」叫船家一路蕩到進香河，又蕩了回來，慢慢喫酒。

喫到下午時候，兩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走，見馬頭上貼著一箇招牌，上寫道：

「毗陵女士沈瓊枝，精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請認毗陵沈招牌便是。」

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生，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是開私門的女人住。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了，卻掛起一箇招牌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喫。」便同下了船，不喫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喫著閒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照

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墩，內有一隻大船，掛著四盞明角燈，鋪著涼簟子，在船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著兩箇客，下面主位上坐著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腳下涼鞋，黃瘦面龐，清疎疎，三縷白鬚，橫頭坐著一箇少年，白淨面皮，微微幾根鬚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女人。

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得那兩箇客一箇是盧信侯，一箇是莊紹光，卻認不得那兩箇人。莊紹光看見二人，立起身來，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尊姓。

莊紹光道：「此位是天長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天長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可是貴本家？」杜少卿驚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四十年

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敝祖親，尊翁還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麼？」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年幼，不曾會過，今幸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濯江敘了禮。

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笑道：「這還是舍姪，卻是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近日才從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是小兒。」也過來見了禮，齊坐下。莊濯江叫從新擎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喫。

莊濯江就問：「少卿兄幾時來的？寓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經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現在這河房裏。」莊濯江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爲甚麼肯搬在這裏？」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而今黃金已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

莊濯江不勝嘆息，說道：「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韋四先生寄了一封書子與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年來，竟不得一回痛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喫了一罇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裏快暢的緊，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無疑了。」

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箇雅東。」杜少卿道：「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這是我鬢年的相與了，尊大人少時無人不敬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貌，還如在目前。」

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秦伯祠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嗟歎道：「這樣盛典，可惜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我就有趣了。」

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在

杜少卿河房前，見那河裏燈火闌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

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上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才回去。莊紹光留盧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同往湖園去了。

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潔率子非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拜，畱著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著莊紹光。

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他四十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箇疲驢，出了泗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營，又

自致數萬金，才置了產業，南京來住。平日極是好友敦倫，替他尊人治喪，不會要同胞兄弟出過一箇錢，俱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他就殯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最是敬重文人，流連古蹟。現今拏著三四千銀子，在鷄鳴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約衡山兄來替他做一箇大祭。杜少卿聽了，心裏歡喜說罷，辭別去了。

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滿城的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十里之內，降真香燒的有如煙霧溟濛。那鼓鈸梵唄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箇南京秦淮

河，變做西域天竺國。

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頭都把眼閉著。只有這一夜才睜開眼。若見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桌子來，兩枝通宵風燭，一座香斗，從大中橋到清涼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的亮，香煙不絕，大風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沈瓊枝自從來到南京，掛了招牌，也有來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也有來託刺繡的。那些好事的惡少，都一傳兩，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一日燒香回來，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十人。莊非熊卻也順路跟在後面，看見他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莊

非熊心裏有些疑惑，次日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枕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們去說混話，他就耍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

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此時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難而來此地？我正要去問他。」當下便畱莊非熊在河房裏看新月，又請了兩箇客來。一箇是遲衡山，一箇是武書。莊非熊見了，說些閒話，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

杜少卿道：「無論他是怎樣，果真能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還數不清，還那箇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箇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書道：「這箇卻奇。一箇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

他既然會做詩，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說著，喫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鉤，漸漸的照過橋來。杜少卿道：「正字兄，方才所說，今日已遲了，明日在舍間早飯後，同去走走。」武書應諾，同遲衡山、莊非熊，都別去了。

次日，武正字來到杜少卿家，早飯後，同到王府塘來。只見前面一間低矮房屋，門首圍著一二十人在那裏吵鬧。杜少卿同武書上前一看，裏邊便是一箇十八九歲婦人，梳著下路絡鬚，穿著一件寶藍紗大領披風，在裏面支支喳喳的嚷。杜少卿同武書聽了一聽，才曉得是人來買繡香囊，地方上幾箇喇子想來拏個頭，卻無實跡，倒被他罵了一場。兩人聽得明白，方才進去。那些人看見兩位進去，也就漸漸散了。沈瓊枝看見兩人氣概不同，連忙接著，拜了萬福，坐定，彼此談了幾句閒話。武書道：「這

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昨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所以來請教。」

沈瓊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裏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爲江湖之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旣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疑猜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箇豪傑。』這句話不錯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掘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旣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好將心事細說。」杜少卿應諾，同武書先別了出來。

武書對杜少卿說道：「我看這箇女人實有些奇。若說他是箇邪貨，他卻不帶淫氣；若是說他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他卻又不帶賤氣。看他雖是箇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他那般輕倩的裝飾，雖則覺得柔媚，只一雙手指卻

像講究「勾撥冲」的。論此時的風氣，也未必有「車中女子」同那「紅線」一流人，卻怕是負氣鬪很，逃了出來的。等他來時，盤問盤問他，看我的眼力如何？」

說著，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看見姚奶奶背著花籠兒來賣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來的正好。我家今日有箇希奇的客到，你就在這裏看看。」讓武正字到河房裏坐著，同姚奶奶進去，和娘子說了。

少刻，沈瓊枝坐了轎子，到門首下了進來；杜少卿迎進內室，娘子接子，見過禮，坐下奉茶。沈瓊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著，杜少卿坐在窗櫺前。

彼此敘了寒暄，杜娘子問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獨自一箇在客邊，可有箇同伴的？家裏可還有尊人在堂？可曾許字過人家？」沈瓊枝道：「家父歷年在外坐館，先母已經去世。

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針黹，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借此糊口。適承杜先生枉顧，相約到府，又承夫人一見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

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針黹，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幅繡的『觀音送子』，說是買的姑娘的，真箇畫兒也沒有那畫的好！」沈瓊枝道：「胡亂做做罷了，見笑的緊。」

須臾，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雙膝跪下。娘子大驚，扶了起來。沈瓊枝便把鹽商騙他做妾，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還要追蹤而來，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箇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但他必要追蹤你，這禍事不遠——卻也無甚大害。」

正說著，小廝進來請少卿：「武爺有話要

說。」杜少卿走到河房裏，只見兩箇人垂著手，站在橋子門口，像是兩箇差人。少卿嚇了一跳，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怎麼直到這裏邊來？」武書接應道：「是我叫進來的，奇怪！如今縣裏據著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說他是宋鹽商家逃出來的一箇妾。我的眼色如何？」少卿道：「此刻卻在我家，我家與他拏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傳到揚州去，又像我家藏匿他，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緊，這箇倒有些不妥帖。」武正道：「小弟先叫差人進來，正爲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叫他仍舊到王府塘去，等他自己回去，再做道理拏他。」少卿依著武書，賞了差人四錢銀子，差人不敢違拗去了。

少卿復身進去，將這一番話向沈瓊枝說了。娘子同姚奶奶倒喫了一驚。沈瓊枝起身道：「這箇不妨，差人在那裏，我便同他一路去。」

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飯。武先生還有一首詩奉贈，等他寫完。」當下叫娘子 and 姚奶奶陪著喫了飯，自己走到河房裏檢了自己刻的一本詩集，等著武正字寫完了詩，又稱了四兩銀子，封做程儀，叫小廝交與娘子，送與沈瓊枝收了。

沈瓊枝告辭出門，上了轎，一直回到手帕巷。那兩箇差人已在門口，攔住說道：「還是原轎子擡了走，還是下來同我們走進去是不必的了？」沈瓊枝道：「你們是都堂衙門的，是巡按衙門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欵案的官司，那裏有箇攔門不許進去的理？你們這般大驚小怪，只好嚇那鄉裏人！」說著，下了轎，慢慢的走了進去。兩箇差人倒有些讓他。

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在一箇首飾匣子裏，出來叫「轎夫，你擡我到縣裏去。」轎夫正

要添錢，差人忙說道：「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我們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畱你臉面，等你轎子回來——你就是女人，難道是茶也不喫的？」沈瓊枝見差人想錢，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箇轎錢，一直就擡到縣裏來。差人沒奈何，走到宅門上回稟道：「拏的那箇沈氏到了。」

知縣聽說，便叫帶到三堂回話。帶了進來，知縣看他容貌不差，問道：「既是女流，爲甚麼不守閨範，私自逃出，又偷竊了宋家的銀兩，潛蹤在本縣地方做甚麼？」沈瓊枝道：「宋爲富強，佔良人爲妾，我父親和他涉了訟，他買囑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不能戴天之仇。況且我雖然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麼肯把一箇「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故此逃了出來。這是真的。」知縣道：「你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既會文墨，可能當面做詩。」

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一箇題，原可以求教的。』知縣指著堂下的槐樹，說道：『就以此爲題。』

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叫兩箇差人到他下處取了行李來，當堂查點，翻到他頭面盒子裏，一包碎散銀子，一箇封袋上寫著「程儀」，一本書，一箇詩卷。知縣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唱和，簽了一張批，備了一角關文，吩咐原差道：『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都縣，一路須要小心，不許多事，領了回批來繳。』

那知縣與江都縣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裝入關文內，託他開釋此女，斷還伊父，另行擇婿——此是後事不題。

當下沈瓊枝同兩箇差人出了縣門，僱轎子，擡到漢西門外，上了儀徵的船。差人的行李

放在船頭上，鎖伏板下安歇。沈瓊枝搭在中艙，正坐下，涼篷小船上又蕩了兩箇堂客來搭船，一同進到官艙。沈瓊枝看那兩箇婦人時，一箇二十六七的光景，一箇十七八歲，喬素打扮，做張做致的，跟著一箇漢子，酒糟的一副面孔，一頂破氈帽，坎齊眉毛，挑過一擔行李來，也送到中艙裏。

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問道：『姑娘是到那裏去的？』沈瓊枝道：『我是揚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婦人道：『我們不到揚州，儀徵就上岸了。』

過了一會，船家來稱船錢。兩箇差人啐了一口，掣出批來道：『你看這是甚麼東西！我們辦公事的人，不問你要貼錢就夠了，還來問我們要錢。』

船家不敢言語，向別人稱完了，開船到了燕子磯。一夜西南風，清早到了黃泥灘。差人問

沈瓊枝要錢。沈瓊枝道：「我昨日聽得明白，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差人道：「沈姑娘，你也太笨了！叫我們『管山喫山，管水喫水』，都像你這『一毛不拔』，我們喝西北風！」

沈瓊枝聽了，說道：「我便不給你錢，你敢怎麼樣！」走出船艙，跳上岸去，兩隻小腳就是飛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兩箇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趕著扯他，被他一箇「四鬥里」，打了一箇「仰八叉」，爬起來，同那箇差人吵成一片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氈帽的漢子，做好做歹，僱了一乘轎子，兩箇差人跟著去了。

那漢子帶著兩箇婦人，過了頭道關，一直到了豐家巷來，覷面迎著王義安，叫道：「細姑娘，同順姑娘來了！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南京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來被淮清橋那些開『三嘴行』的擠壞了，所以來投

奔老爹。」王義安道：「這樣甚好，我這裏正少兩箇姑娘。」

當下帶著兩箇娘子，回到家裏。一進門來，上面三間草房，都用蘆蓆隔著，後面就是廚房。廚房裏一箇人在那裏洗手，看見這兩箇娘子進來，歡喜的要不的。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煙花窟裏，惟憑行勢誇官筆墨

叢中，偏去眠花醉柳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話說兩箇婊子才進房門，王義安向洗手的那箇人道：『六老爺，你請過來看看這兩位新姑娘！』兩箇婊子擡頭看那人時，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綢直裰，腳底下穿了一雙舊尖頭靴，一副大黑麻臉，兩隻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來，自己把兩箇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

那六老爺從廚房裏走出來，兩箇婊子上前叫聲：『六老爺，』歪著頭，扭著屁股，一隻手扯著衣服衿，在六老爺跟前行箇禮。那六老爺雙手拉著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這裏就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王義安道：『六老爺說的是姑娘們到這裏，全靠六老爺照顧——請六老爺坐，拏茶來敬六老爺。』湯六老爺坐在一張板凳上，把兩箇姑娘

拉著，一邊一箇，同在板凳上坐著；自己扯開褲腳子，拏出那一雙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把細姑娘雪白的手拏過來，摸他的黑腿，喫過了茶，拏出一袋子檳榔來，放在嘴裏亂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來，滿鬍子，滿嘴唇，左邊一擦，右邊一偎，都偎擦在兩箇姑娘的臉巴子上。姑娘們拏出汗巾子來揩，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

王義安才接過茶杯，站著問道：『六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信來？』湯六老爺道：『怎麼沒有？前日還打發人來，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一首大黃緞子的坐纛，說是這一箇月就要進京。到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大老爺做副將軍，兩人並排在一箇氈條上，站著磕頭。磕過了頭，就做總督。』正說著，撈毛的叫了王義安出去，悄悄說了一會話。王義安進來道：『六老爺在上，方才

有箇外京客要來會會細姑娘，看見六老爺在這裏，不敢進來。『六老爺道：『這何妨？請他進來不是？我就同他喫酒。』』

當下王義安領了那人進來，一箇少年生意人。那嫖客進來坐下，王義安就叫他稱出幾錢銀子來，買了一盤子驢肉，一盤子煎魚，十來箇酒。因湯六老爺是教門人，又買了二三十箇雞蛋煮了出來，點上一箇燈掛。六老爺首席，那嫖客對坐。六老爺叫細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細姑娘撒嬌撒癡，定要同六老爺坐。

四人坐定，斟上酒來。六老爺要猜拳，輸家喫酒贏家唱。六老爺贏了一拳，自己啞著喉嚨唱了一箇寄生草，便是細姑娘和那嫖客猜。細姑娘贏了。六老爺叫斟上酒，聽細姑娘唱。細姑娘別轉臉笑，不肯唱。六老爺拏筷子在桌上催著敲。細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爺道：『我這臉是籬子做的，要捲上去就捲上去，要放下來

就放下來！我要細姑娘唱一箇，偏要你唱。』王義安又走進來幫著催促，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

唱完，王義安道：『王老爺來了。』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見是湯六老爺，才言語。婁子磕了頭，一同入席喫酒，又添了五六箇。直到四更時分，六老爺府裏小狗子拏著「都督府」的燈籠，說：『府裏請六爺。』六老爺同王老爺方才去了。嫖客進了房，端水的來要水錢，撈毛的來要花錢，又鬧了一會。婁子又通頭，洗臉，刷屁股。比及上牀，已鷄叫了。

次日，六老爺絕早來說，要在這裏擺酒，替兩位公子餞行，往南京恭喜去。王義安聽見湯六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喜從天降，忙問：『六老爺，是即刻就來，是晚上才來？』六老爺在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稱稱五錢六分重，一遞

與王義安叫去備一箇「七簋兩點」的席，「若是辦不來，再到我這裏找。」

王義安道：「不敢，不敢。只要六老爺別的事上多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這一席酒，我們效六老爺的勞，何況又是請府裏大爺二爺的？」六老爺道：「我的乖乖，這就是行的話了。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若和大爺二爺相厚起來，他府裏差甚麼——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寶，我們大爺二爺，你只要找得著性情，就是撈毛的，燒火爐的，他大爺的銀子，拋出來賞你們。」李四在旁聽了，也著實高興。吩咐已畢，六老爺去了。

這裏七手八腳，整治酒席。到下午時分，六老爺同大爺二爺來，頭戴恩蔭巾，一箇穿大紅灑線直裰，一箇穿藕合灑線直裰，腳下粉底皂靴，帶著四箇小廝，大清天白日，提著兩對燈籠，

一對寫著「都督府」，一對上寫著「南京鄉試。」

大爺二爺進來，上面坐下。兩箇婊子，雙雙磕了頭。六老爺站在旁邊。大爺道：「六哥，現成板凳，你坐著不是？」六老爺道：「正是。要稟過大爺二爺。兩箇姑娘，要賞他一箇坐。」二爺道：「怎麼不坐？叫他坐了。」兩箇婊子，輕輕試試，扭頭折頸，在一條板凳上，擎汗巾子，掩著嘴笑。大爺問：「兩箇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爺代答道：「一位十七歲，一位十九歲。」

王義安捧上茶來。兩箇婊子，親手接了兩杯茶，擎汗巾揩乾了杯子上，一轉的水漬，走上。去奉與大爺二爺。大爺二爺，接茶在手，嗅著。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幾時恭喜起身？」大爺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現今主考已是將到京了，我們怎還不去？」六老爺和大爺說著話，二爺趁空把細姑娘拉在一條板凳上坐著，同他

捏手捏腳，親熱了一回。

少刻就排上酒來。叫的教門廚子，備的教門席，都是些燕窩、鴨子、鷄、魚。六老爺自己捧著酒，奉大爺二爺上坐，六老爺下陪。兩箇婊子打橫，那菜一盤一盤的捧上來。六老爺逼手逼腳的坐在底下喫了一會酒，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這一到京，就要進場了？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平府，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

大爺道：「那裏就點太平府貢院前，先放三箇礮，把柵欄子開了；又放三箇礮，把大門開了；又放三箇礮，把龍門開了；共放九箇大礮。」二爺道：「他這箇礮還沒有我們老人家轅門的礮大！」

大爺道：「略小些，也差不多。放過了礮，至公堂上擺出香案來。應天府尹大人戴著幞頭，穿著蟒袍，行過了禮，立起身來，把兩箇遮陽遮著臉，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

君進場來鎮壓，請糜將軍進場來巡場。放開遮陽，大人又行過了禮。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到場來主試，請魁星老爺進場來放光！」

六老爺嚇的吐舌道：「原來要請這些神道菩薩進來，可見是件大事！」順姑娘道：「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著，虧大爺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若是我們，就殺了也不敢進去。」六老爺正色道：「我們大爺二爺也是天上的文曲星，怎比得你姑娘們！」

大爺道：「請過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書辦就跪請各舉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爺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爺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方才請了進來，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請他進來做甚麼呢？」

大爺道：「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下

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恩。鬼墩著黑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怨。鬼墩著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進，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的響，滾了進來，跟著燒的紙錢，滾到紅旗黑旗底下去了。」

順姑娘道：「阿彌陀佛！可見人要做好人，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六老爺道：「像我們大老爺在邊上積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紅旗，那裏墩得下？」大老爺道：「幸虧六哥不進場，若是六哥要進場，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拉了去。」六老爺道：「這是怎的？」

大老爺道：「像前科我宜興嚴世兄，是箇飽學秀才，在場裏做完七篇文章，高聲朗誦，忽然一陣微微的風，把蠟燭頭吹的亂搖，掀開帘子，伸進一箇頭來。嚴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與

的一箇婊子。嚴世兄道：「你已經死了，怎麼來在這裏？」那婊子望著他嘻嘻的笑。嚴世兄急了，把號板一拍，那硯臺就翻過來，連黑墨都倒在卷子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塊，婊子就不見了。嚴世兄嘆息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可憐下著大雨，就交了卷，冒著雨出來，在下處害了三天病。我去看他，他告訴我如此。我說：「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了這人，他所以來尋你。」——六哥，你平生作踐了多少人？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兩箇姑娘拍手笑道：「六老爺好作踐的是姑娘，他若進場，我兩箇人就是他的怨鬼。」

喫了一會，六老爺啞著喉嚨唱了一箇小曲，大爺，二爺，拍著腿，也唱了一箇，婊子唱是不消說。鬧到三更，鼓打著燈籠回去了。次日，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六老爺也送上船，回去了。大爺，二爺，在船上閒談著進場的熱鬧處。

二爺道：「今年該是箇甚麼表題？」大爺道：「我猜沒有別的，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洞苗子，一定是這箇表題。」二爺道：「這表題要在貴州出。」大爺道：「如此，只得求賢免錢糧兩箇題，其餘沒有了。」

一路說著，就到了南京。管家尤鬍子接著，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大爺、二爺走進了門，轉過二層廳後，一箇旁門進去，卻是三間倒坐的河廳，收拾的到也清爽。兩人坐定，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也有硃紅的欄杆，也有綠油的窗櫺，也有斑竹的簾子——裏面都下著各處的秀才，在那裏哼唧唧的念文章。

大爺、二爺才住下，便催著尤鬍子去買兩頂新方巾，考籃、銅鏡、號頂、門帘、火爐、燭臺、燭剪、卷袋，每樣兩件，趕著到鶯峯寺寫卷頭交卷。又料理場食、月餅、蜜橙糕、蓮米、圓眼肉、人參、饞米、醬瓜、生薑、板鴨。大爺又和二爺說：「把貴州帶

來的「阿魏」帶些進去，恐怕在裏頭寫錯了字著急。」足足料理了一天，才得停妥。大爺、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件的查點，說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

到初八早上，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箇小子帶在頭上，抱著籃子到貢院前伺候。一路打從淮清橋過，那趕搶攔的擺著紅紅綠綠的封面，都是肅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駝夫、選的時文。一直等到晚，儀徵學的秀才點完了，才點他們進了頭門，那兩箇小廝到底不得進去。大爺、二爺自己抱著籃子，背著行李，看見兩邊蘆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爺、二爺坐在地下，解懷脫腳，聽見裏面高聲喊道：「仔細搜檢！」

大爺、二爺跟了這些人進去，到二門口接卷，進龍門，歸號。初十日出來，累倒了，每人喫了一隻鴨子，睡了一天。三場已畢，到十六日，叫小

廝拏了一箇「都督府」的溜子，溜了一班戲子來謝神。

少刻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門，自己有辦席的廚子，不用外雇。戲班子發了箱來，跟著一箇拏燈籠的，拏著十幾箇燈籠，寫著「三元班」。隨後一箇人，後面帶著一箇二漢，手裏拏著一箇拜匣，到了寓處門首，向管家說了，傳將進去。大爺打開一看，原來是箇手本，寫著「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雙輝，梨園一部，叩賀」。

大爺知道他是箇領班子的，叫了進來。鮑廷璽見過了大爺，二爺，說道：「門下在這裏領了一箇小班，專伺候諸位老爺。昨日聽見兩位老爺要戲，故此特來伺候。」大爺見他爲人有趣，留他一同坐著喫飯。

過了一回，戲子來了，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的紙馬。兩人磕過頭，祭獻已畢。大爺、二爺、鮑廷璽共三人坐了一席。鑼鼓

響處，開場唱了四齣「管湯戲」。天色已晚，點起十幾副明角燈來，照耀的滿堂雪亮。足足唱到三更鼓，整本已完。鮑廷璽道：「門下這幾箇小孩子跑的馬到也還看得，叫他跑一齣馬，替兩位老爺醒酒。」那小戲子一箇箇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極新鮮的靠子，跑上場來，串了一箇五花八門。大爺、二爺看了大喜。

鮑廷璽道：「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裏面揀兩箇，在這裏伺候。」大爺道：「他們這樣小孩子，曉得伺候甚麼東西？有別的好頑的去處，帶我去走走。」鮑廷璽道：「這箇容易。老爺這對河就是葛來官家。他也是我掛名的徒弟。那年天長杜十七老爺在這裏湖亭大會，都是考過榜上有名的。老爺明日到水襪巷，看著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對門一箇黑搶籬裏，就是他家了。」二爺道：「他家可有內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鮑廷璽道：「現放著偌大的十二

樓二老爺爲甚麼不去頑耍，倒要到他家去？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說畢，戲已完了，鮑廷璽辭別去了。

次日，大爺備了八把點銅壺，兩瓶山羊血，四端苗錦，六簍貢茶，叫人挑著，一直來到葛來官家。敲開了門，一箇大腳三帶了進去，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上頭左邊一箇門，一條小巷子進去，河房倒在貼後。那葛來官身穿著夾紗的玉色長衫子，手裏擎著燕翎扇，一雙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欄杆上乘涼，看見大爺進來，說道：「請坐，老爺是那裏來的？」大爺道：「昨日鮑師父說來，你家最好看水，今日特來望望你，還有幾色非人事，你權且收下。」

家人挑了進來。來官看見，喜逐顏開，說道：「怎麼領老爺這些東西？」——忙叫大腳三收了進去。——「你向相公娘說，擺酒出來。」

大爺道：「我是教門，不用大輩。」來官道：「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不知老爺用不用？」大爺道：「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我是最歡喜的。」我家伯伯太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想的要不得，也不得一隻喫喫。」來官道：「太老爺是朝裏出仕的？」大爺道：「我家太老爺做著貴州的都督府，我是回來下場的。」

說著，擺上酒來。對著那河裏煙霧迷離，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行船的人往來不絕。這葛來官喫了幾杯酒，紅紅的臉，在燈燭影裏，擎著那纖纖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喫酒，大爺道：「我酒是够了，倒用杯茶罷。」葛來官叫那大腳三把螃蟹殼同菜碟都收了去，揩了桌子，擎出一把紫砂壺，烹了一壺梅片茶。

兩人正喫到好處，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葛來官走出大門，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著臉，蹙著肚子，在那裏嚷大腳三，說他倒了他家一

門口的螃蟹殼子。葛來官才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樓』，合該把螃蟹殼倒在你門口，爲甚麼送在我家來？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撐大了！」

彼此吵鬧，還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剛才坐下，那尤鬍子慌忙跑了進來道：「小的那裏不找尋大爺卻在這裏！」大爺道：「你爲甚事這樣慌張？」尤鬍子道：「二爺同那箇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鴛鴦寺旁邊一箇人家喫茶，被幾箇喇子圍著，把衣服都剝掉了！那姓鮑的嚇的老早走了。二爺關在他家，不得出來，急得要死，那間壁一箇賣花的姚奶奶說是他家姑老太把住了門，那裏溜得脫！」

大爺聽了，慌叫在寓處取了燈籠來，照著走到鴛鴦寺間壁。那裏幾箇喇子說：「我們好些時沒有大紅日子過了，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箇。」湯大爺雄赳赳的分開衆人，推開姚奶

奶，一拳打掉了門。那二爺看見他哥來，兩步做一步，溜出來了。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看見大爺雄赳赳的，又打著「都督府」的燈籠，也就不敢惹他，各自都散了。

兩人回到下處，過了二十多天，貢院前藍單取進墨漿去，知道就要揭曉。過了兩日，放出榜來，弟兄兩箇都沒中，坐在下處，足足氣了七八天，領出落卷來——湯由三本，湯實三本——都三篇不見一圈。兩箇人夥著大罵簾官，主考不通。

正罵著，只見貴州衙門的家人到了，遞上家信來。兩人拆開看著，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桂林杏苑，空辜拾芥之心；虎鬪龍爭，又見戰征之事。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會長劫營

話說湯大爺、湯二爺，領得落卷來，正在寓處看了氣惱，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遞上家信。兩人拆開同看，上寫道——

「……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爾等於發榜後，無論中與不中，且來鎮署要緊……」

大爺看過，向二爺道：「老人家叫我們到衙門裏去，我們且回儀徵收拾收拾，再打算長行。」當下喚尤鬍子叫了船，算還了房錢。大爺、二爺坐了轎，小廝們押著行李，出漢西門上船。葛來官聽見，買了兩隻板鴨，幾樣茶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箇荷包，裝著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

次早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才洗了臉，坐下喫茶，門上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

見六老爺後面跟著一箇人，走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勦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大爺、二爺一齊中了，我們老爺封了侯，那一品的藍襲料想大爺、二爺也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大爺道：「六哥，你掙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

二爺道：「你們只管說話，這箇人是那裏來的？」那入上來磕頭請安，懷裏掙出一封書子遞上來。六老爺道：「他姓臧，名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哥寄來的，說臧岐爲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爺使喚。」二爺把信拆開，同大爺看前頭寫著些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臧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

他了；既是他薦來的人，留下使喚便了。」臧四磕頭謝了下去。

少頃，門上人進來稟：「王漢策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我同六哥喫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喫，喫著，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萬雪齋有兩船鹽，也就在這兩日開江，託我們在路上照應，照應。」二爺便一同喫飯。

喫完了飯，六老爺道：「我今日且去著，明日再來送行。」又道：「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裏瞧瞧他去。我先去叫他那裏等著。」大爺道：「六哥，你就是箇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婊子！」六老爺笑著去了。

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尤鬍子、臧四，同幾箇小廝，搬行李上船。門槍旗牌，十分熱鬧。

六老爺送到黃泥灘，說了幾句分別的話，才叫一箇小船蕩了回去。

這裏放礮開船，一直往上江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壘雪的一般。只見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便有兩百隻小撥船，攏上來了兩百箇凶神也似的人，齊聲叫道：「鹽船攔了淺了！我們快幫他去起撥！」那些人駕了小船，跳在鹽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船裏的子兒鹽，一包一包的儘興搬到小船上。那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箇人一把握槳，如飛的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蹤的去了。

那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覷，束手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著「貴州總鎮都督府」的旗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

跪下，哀求道：『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被這些強盜生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但這失賊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官衙門遞呈紙去。』

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即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千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鹽船為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掃到岸邊，那港裏有兩百隻小船，幾百箇凶神，硬把小的船上鹽包都搬了去了。』

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裏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才攬載了商人的鹽斤，在路夥著押船的人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爲由，希圖抵賴，你到了

本縣案下，還不實說麼？』不由分說，撒下一把籤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著押船的朝奉道：『你一定是知情夥賴，快快向我實說！』說著，那手又去摸著籤筒。

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才差他出來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屁滾尿流，憑著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那裏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又把水手們囑罵一番，要將一千人寄監，明日再審。

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箇水手，託他到湯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喊，敲了帖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

知縣聽了這話，叫喊，敲原帖拜上二位少

爺說：『曉得，遵命了。』又坐堂叫齊一千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開恩，恕你初犯！』扯箇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著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捻著鼻子回船去了。

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由水登陸，到了鎮遠府，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著客，請的就是鎮遠府太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箇老科目，大興縣人。由部郎陞了出來，在鎮遠有五六六年，苗情最爲熟習。雷太守在湯鎮臺西廳上喫過了飯，擎上茶來喫著，談到苗子的事。

雷太守道：『我們這裏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也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帶的苗

子，尤其可惡。前月長官司田德稟了上來，說：『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議這件事該怎麼一箇辦法？』

湯鎮臺道：『馮君瑞是我內地生員，關係朝廷體統，他如何敢擎了去，要起贖身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有第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裏把逆苗盡行勦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起釁情由，再行治罪。舍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

雷太守道：『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爲了馮君瑞一箇人與師勦衆，愚見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裏宣諭苗酋，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可以罷了。』

湯鎮臺道：『太老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田土司到洞裏去，那逆苗又把他留下，要一千

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如何辦法？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养活這些兵丁將備，所司何事？既然怕與師動衆，不如不养活這些閒人了！幾句就同雷太守說罷了。

雷太守道：「也罷，我們將此事敍一箇簡明的稟帖稟明上臺，看上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就是了。」當下雷太守道了多謝，辭別回署去了。

這裏放礮封門。湯鎮臺進來，兩箇乃郎請安，叩見了，臧四也磕了頭，問了些家鄉的話，各自安息。

過了幾日，總督把稟帖批下來——

「仰該鎮帶領兵馬勦滅逆苗，

以彰法紀。餘如稟，速行繳。」

這湯鎮臺接了批稟，即刻差人把府裏兵

房書辦叫了來，關在書房裏。那書辦嚇了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到晚，將三更時分，湯鎮臺到書房裏來，會那書辦，手下一人都叫迴避了。湯鎮臺掣出五十兩一錠大銀，放在桌上，說道：「先生，你請收下。我約你來，不爲別的，只爲買你一箇字。」

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說道：「大老爺有何吩咐處，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書辦死也不敢受大老爺的賞！」湯鎮臺道：「不是這樣說，我也不肯連累你。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裏，叫我出兵時，府裏知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箇字寫作「多帶兵馬」。我這元寶送爲筆資，并無別件奉託。」書辦應允了，收了銀子，放了他回去。

又過了幾天，府裏知會過來，催湯鎮臺出兵，那文書上有「多帶兵馬」字樣。那本標三營，分防二協，都受他調遣。各路糧餉俱已齊備。

看看已是除夕。清江銅仁兩協參將守備稟道：「晦日用兵，兵法所忌。」湯鎮臺道：「且不要管他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苗子們今日過年，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傳下號令，遣清江參將帶領本協人馬，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以斷其後路。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屏山直抵九曲崗，以遏其前鋒。湯鎮臺自領本標人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

調撥已定，往前進發。湯鎮臺道：「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我們若從大路去驚動了他，他踞了碉樓，以逸待勞。」我們倒難以剋期取勝……因問臧岐道：「你認得可還有小路穿到他後面？」臧岐道：「小的認得。從香爐崖爬過山去，走鐵溪裏抄到後面，可近十八里，只是溪水寒冷，現在有冰難走。」湯鎮臺道：「這箇不妨。」號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步兵穿了鶴子鞋，一齊打從這條路上前進。

且說那苗酋正在洞裏聚集衆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馮君瑞本是一箇奸棍，又得了苗女爲妻，翁婿兩箇，羅列著許多苗婆，穿的花紅柳綠，鳴鑼擊鼓，演唱苗戲。忽然一箇小卒飛跑了來報道：「不好了！大皇帝發兵來勦，已經到了九曲崗了！」那苗酋嚇得魂不附體，忙調兩百苗兵，帶了標槍，前去抵敵。只見又是一箇小卒沒命的奔來報道：「鼓樓坡來了大衆的兵馬，不計其數！」

苗酋同馮君瑞正慌張著急，忽聽得一聲砲響，後邊山頭上火把齊明，喊殺連天，從空而下。那苗酋領著苗兵捨命混戰，怎當得湯鎮臺的兵馬，長槍大戟，直殺到野羊塘，苗兵死傷過半。苗酋同馮君瑞覓條小路，逃往別的苗洞裏去了。

那裏前軍銅仁守備，後軍清江參將，都會合在野羊塘，搜了巢穴，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苗婆畱在軍中執炊爨之役。湯總鎮號令三軍，就在野羊塘紮下營盤。參將守備都到帳房裏來賀捷。湯總鎮道：「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我看賊苗雖敗，他已逃往別洞，必然求了救兵。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不可不預為防備。」因問臧岐道：「此處通那一洞最近？」臧岐道：「此處到豎眼洞不足三十里。」湯總鎮道：「我有道理。」向參將守備道：「二位將軍你領了本部人馬，伏於石柱橋左右，——這是苗賊回去必由之總路。你等他回去之時，聽礮響為號，伏兵齊起，上前掩殺。」兩將聽令去了。

湯總鎮叫把收畱的苗婆內中，揀會唱歌的，都梳好了椎髻，穿好了苗錦，赤著腳，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卻把兵馬將士都埋伏在山坳裏。

果然五更天氣，苗酋率領著豎眼洞的苗兵，帶了苗刀，拏了標槍，悄悄渡過石柱橋，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裏燈燭輝煌，正在歌舞，一齊吶聲喊，撲進帳房，不想撲了一箇空。那些苗婆之外，並不見有一箇人，知道是中了計，急急往外跑。那山坳裏伏兵齊發，喊聲連天。苗酋拚命的領著苗兵投石柱橋來，卻不防一聲礮響，橋下伏兵齊出，幾處夾搆趕殺前來，還虧得苗子的腳底板厚，不怕巉巖荆棘，就如驚猿脫兔，漫山越嶺的逃散了。

湯總鎮得了大勝，檢點這三營兩協人馬，無大損傷，唱著凱歌，回鎮遠府。雷太守接著道：「恭喜，問起苗酋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湯鎮臺喜道：「我們連贏了他幾仗，他們窮蹙逃命，料想這兩箇已經自戕溝壑了。」雷太守道：「大勢看來，自是如此，但是上頭問下來，這

一句話卻難以回答——明明像箇飾詞了。」當下湯鎮臺不能言語，回到衙門——兩箇少爺接著請了安——卻爲這件事，心裏十分躊躇，一夜也不會睡著。次日，將出兵得勝的情節報了上去，總督那裏又批下來，同雷太守的所見竟是一樣，專問別莊燕馮君瑞兩名要犯，「務須剋期擊獲解院，以憑題奏」等語。

湯鎮臺著了慌，一時無法，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稟道：「生苗洞裏路徑，小的都認得。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法擒捉他了。」湯鎮臺大喜，賞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前去細細打探。

臧岐領了主命，去了八九日，回來稟道：「小的直去到豎眼洞，探得別莊燕因借兵劫營，輸了一仗，洞裏苗頭和他惱了，而今又投到白蟲洞那裏去。小的又尋到那裏打探，聞得馮君瑞也在那裏。別莊燕只贖了家口十幾箇人，手

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又聽見他們設了一計，說我們這鎮遠府裏正月十八日，鐵溪裏的神道出現，滿城人家，家家都要關門躲避。他們打算到這一日，扮做鬼怪，到老爺府裏來打劫報仇。老爺須是防範他爲妙。」

湯鎮臺聽了道：「我知道了。」又賞了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果然鎮遠有箇風俗，說正月十八日，鐵溪裏龍神嫁妹子，那妹子生得醜陋，怕人看見，差了多少的蝦兵蟹將護衛著他。人家都要關了門，不許出來張看。若是偷著張看，被他瞧見了，就有疾風暴雨平地水深三尺，把人民要淹死無數。此風相傳已久。

到了十七日，湯鎮臺將親隨兵丁叫到面前，問道：「你個那一箇認得馮君瑞？」內中有一箇高挑子出來跪稟道：「小的認得。」湯鎮臺道：「好。」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戴

上一頂紙糊的極高的黑帽子，揷上一臉的石灰，裝做地方鬼模樣；又叫家丁裝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夜叉，極猙獰的怪物，吩咐高挑子道：「你明日看見馮君瑞，即便捉住，重重有賞。」布置停當，傳令管北門的天未明就開了城門。

那別莊燕同馮君瑞假扮一班賽會的，各把短刀藏在身邊，半夜來到北門，看見城門已開，即奔到總兵衙門馬號的牆外。十幾箇人，各將兵器擎在手裏，爬過牆來，裏邊月色微明，照著一箇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裏進去。忽然見牆頭上伏著一箇怪物，手裏擎著一箇糖鑼子，噹噹的敲了兩下；那一堵牆，就像地動一般，滑喇的憑空倒了下來，幾十條火把齊明，跳出幾十箇惡鬼，手執鋼叉，畱客住，一擁上前。這別莊燕同馮君瑞著了這一嚇，兩隻腳好像被釘釘住了的地方，鬼走上前一鈞鑷槍。

勾住馮君瑞，喊道：「拏住馮君瑞了！」衆人一齊下手，把十幾箇人都拏了，一箇也不會溜脫，拏到二堂湯鎮臺點了數，次日解到府裏，雷太守聽見拏獲了賊頭和馮君瑞，亦甚是歡喜，即請出王命，尙方劍，將別莊燕同馮君瑞梟首示衆，其餘苗子也都殺了，具了本奏進京去奉上一諭——

「湯奏辦理金狗洞苗匪一案，率意輕進，糜費錢糧，著降三級調用，以爲好事貪功者戒欽此。」

湯鎮臺接著鈔報看過，嘆了一口氣，部文到了，新官到任，送了印，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打點回家，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將軍已去，悵大樹之飄零；名士高談，謀先人之窀穸。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話說湯鎮臺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回家。

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請湯鎮臺到自己衙署餞行。起程之日，闔城官員都來送行。從水路過常德，渡洞庭湖，由長江一路回儀徵。在路無事，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看看江上的風景，不到兩十天，已到了紗帽洲，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

六老爺知道了，一直迎到黃泥灘，見面請了安，弟兄也相見了，說說家鄉的事。湯鎮臺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箇下流氣質！」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稟老爺」，湯鎮臺怒道：「你這下流胡說！我是你叔父，你怎麼叔父不叫，稱呼老爺？」講到兩箇公子身上，他又叫「大爺」「二爺」。湯鎮臺大怒道：「你這匪類更

該死了！你的兩箇兄弟，你不教訓，照顧他，怎麼叫「大爺」「二爺」？」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一路到了家裏。

湯鎮臺拜過了祖宗，安頓了行李。他那做高要縣知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裏，老弟兄相見，彼此歡喜，一連喫了幾天的酒。湯鎮臺也不到城裏去，也不會官府，只在臨河上構了幾間別墅，左琴右書，在裏面讀書教子。過了三四箇月，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心裏不大歡喜，說道：「這箇文章，如何得中！如今趁我來家，須要請箇先生來教訓他們才好。」每日躊躇這一件事。

那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揚州蕭二相公來拜。」湯鎮臺道：「這是我蕭世兄。我會著還認他不得哩。」連忙教請進來。蕭柏泉進來，見禮。鎮臺見他美如冠玉，衣冠儒雅，和他行禮。蕭柏泉道：「世叔恭喜回府，小姪就該來

請安；因這些時，南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家，在揚州過，小姪陪了他幾時，所以來遲。」
 湯鎮臺道：「世兄恭喜入過學了？」蕭柏泉道：「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弟子員，這領青衿，不爲希罕，卻喜小姪的文章，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果然蒙大宗師賞鑒，可見甄拔的不差。」

湯鎮臺見他說話伶俐，便留他在書房裏喫飯，叫兩箇公子陪他。到下午，鎮臺自己出來說，要請一位先生替兩箇公子講舉業。蕭柏泉道：「小姪近來有箇看會文的先生，是五河縣人，姓余，名特，字有達，是一位明經先生，舉業其實好的。今年在一箇鹽務人家做館，他不甚得意。世叔若要請先生，只有這箇先生好。」世叔寫一聘書，著一位世兄同小姪去會過余先生，就可以同來。每年館穀，也不過五六十金。」

湯鎮臺聽罷大喜，留蕭柏泉住了兩夜，寫了聘書，卽命大公子叫了一箇「草上飛」同

蕭柏泉到揚州去，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余先生。蕭柏泉叫他寫箇「晚生」帖子，將來進館，再換門生帖。大爺說：「半師半友，只好寫箇「同學晚弟」。」

蕭柏泉拗不過，只得拏了帖子，同到那裏門上傳進帖去，請到書房裏坐。只見那余先生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腳下朱履，白淨面皮，三縷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出來同二人作揖坐下。余有達道：「柏泉兄，前日往儀徵去，幾時回來的？」蕭柏泉道：「便是到儀徵去看敝世叔湯大人，留住了幾天。這位就是湯世兄。」因在袖裏拏出湯大爺的名帖遞過來。

余先生接著看了，放在桌上，說道：「這箇怎麼敢當？」蕭柏泉就把要請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道：「今特來奉拜，如蒙臺允，卽送書金過來。」余有達笑道：「老先生二位公子高

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爲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罷。」兩人辭別去了。

次日，余有達到蕭家來回拜，說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違命。」蕭柏泉道：「這是甚麼緣故？」余有達笑道：「他既然要拜我爲師，怎麼寫『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這也罷了；小弟因有一箇故人在無爲州做刺史，前日有書來約我，我要到那裏走走。他若幫襯我些須，強如坐一年館。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湯府這一席，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蕭柏泉不能相強，回覆了湯大爺，另請別人去了。

不多幾日，余有達果然辭了主人，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家就在余家巷進了家門，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著他。這兄弟名持，字有重，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

此時五河縣發了一箇姓彭的人家，中了幾箇進士，選了兩箇翰林。五河縣人眼界小，便闖縣人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行鹽，就買了籍，要同本地人作姻親。初時這余家巷的全家還和一箇老鄉紳的虞家是世世爲婚姻的，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後來這兩家出了幾箇沒廉恥不才的人，貪圖方家賄贈，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後來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賄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求著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願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獸子，那獸子有八箇字的行爲：「非方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箇字的行爲：「非方不心，非彭不口。」

這話是說那些獸而無恥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箇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不必有親，沒有箇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

樣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跌穿了皮。那些奸滑的心裏想著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卻不肯說出來，只是嘴裏扯謊嚇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裏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又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喫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喫酒的人——其風俗惡賴如此。

這余有達，余有重，弟兄兩箇，守著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這些「隔壁帳」的勢利。余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相與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因五河人有箇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箇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是一箇人，不管甚麼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就不能不依。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

敬那箇人的品行，或者說那人是箇名士，要來相與他，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要想攀帖子去拜知縣，知縣就可以又著脖子叉出來——總是這般見識。

余家弟兄兩箇，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卻也不知道敬重他。

那日，余有重接著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替哥哥接風，細說二年有餘的話，喫過了酒，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裏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箇一牀睡了。

夜裏，大先生向二先生說要到無爲州看朋友去。二先生道：「哥哥還在家裏住些時，我要到府裏科考，等我考了回來，哥哥再去罷。」余大先生道：「你不知道，我這揚州的館金已

是用完了，要趕著到無爲州去弄幾兩銀子回來過長夏。你科考去不妨，家裏有你嫂子和弟媳當著家。我弟兄兩箇原是關著門過日子，要我在家怎的？」二先生道：「哥這番去，若是多抽豐得幾十兩銀子，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靈柩在家裏這十幾年，我們在家都不安。」大先生道：「我也是這般想，回來就要做這件事。」

又過了幾日，大先生往無爲州去了。又過了十多天，宗師牌到，按臨鳳陽。余二先生便束裝往鳳陽，租箇下處住下。這時是四月初八日，初九日宗師行香，初十日掛牌收詞狀，十一日掛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每學取三名覆試。余二先生取在裏面，十六日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日，送了宗師起身，方才回五河去了。

大先生來到無爲州，州尊著實念舊，留著住了幾日，說道：「先生，我到任，幸久不聞多送你的銀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說一箇情罷。我准了你的，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箇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權且擊回家去做了老伯老伯母的大事。我將來再爲情罷。」

余大先生歡喜，謝了州尊，出去會了那人。那人姓風，名影，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余大先生替他說過，州尊准了，出來兌了銀子，辭別知州，收拾行李回家。因走南京過，想起天長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橋河房裏，「是我表弟，何不順便去看看他？」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接著，一見表兄，心裏歡喜，行禮坐下，說這十幾年闊別的話。

余大先生嘆道：「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

業，可惜棄了你一箇做大老官的人，而今賣文爲活，怎麼弄得慣！」杜少卿道：「我而今在這裏有山水朋友之樂，到也住慣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夫妻們帶著幾箇兒子，布衣蔬食，心裏淡然。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

說罷，奉茶與表兄喫。喫過，杜少卿自己走進去和娘子商量，要辦酒替表兄接風。此時杜少卿窮了，辦不起，思量方要拏東西去當。這日是五月初三，卻好莊濯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少卿過節。小廝跟了禮，拏著拜匣，一同走了進來。那禮是一尾鱒魚，兩隻燒鴨，一百箇粽子，二斤洋糖，拜匣裏四兩銀子。杜少卿寫回帖，叫了多謝收了。那小廝去了。

杜少卿和娘子說：「這主人做得成了！」當下又添了幾樣，娘子親自整治酒肴。遲衡山、武正字住的近，杜少卿寫了帖，請這兩人來陪

表兄。二位來到，敘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在河房裏一同喫酒。

喫酒中間，余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遲衡山道：「先生，只要地下乾煖，無風無蝗，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余大先生道：「正是。敝邑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尋地艱難，每每耽誤著先人不能就葬。小弟卻不會究心於此道。請問二位先生這郭璞之說，是怎麼箇源流？」

遲衡山嘆道：「自家人墓地之官不設，族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惑於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裏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余大先生驚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

遲衡山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

「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埋骨

理何如？國中尙未逃兵解，世上人

猶信葬書！」

這是前人弔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託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鼎甲，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晉人，何得知唐朝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箇甚麼樣的地，就出這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厥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凶是吉？更可笑這些俗人說：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洪武卽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青田甚麼相干！」

余大先生道：「先生，你這一番議論，真可謂之發矇振聵。」武正字道：「衡山先生之言，一絲不錯。前年我這城中有一件奇事，說與諸位先生聽。」余大先生道：「願聞，願聞。」武正字道：「便是我這裏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裏施

御史家。」遲衡山道：「施御史家的事，我也略聞不知其詳。」

武正字道：「施御史昆玉二位。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他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二房，因養了一箇風水先生在家裏，終日商議遷墳。施御史道：「已葬久了，恐怕遷不得。」哭著下拜求他，他斷然要遷。那風水又拏話嚇他，說：「若是不遷，二房不但做官，還要瞎眼。」他越發慌了，託這風水到處尋地，家裏養著一箇風水，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這風水尋著一箇地，叫那些風水來覆，那曉得風水的講究，叫做「父做子笑，子做父笑。」再沒有一箇相同的，但尋著一塊地，就被人覆了說：「用不得。」

「家裏住的風水急了，又獻了一塊地，便在那新地左邊，買通了一箇親戚來說，夜裏夢見老太太鳳冠霞帔，指著這地與他看，要葬在

這裏因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所以別的風水才覆不掉，便把母親硬遷來葬。

『到遷墳的那日，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裏才掘開墳，看見了棺木，墳裏便是一股熱氣，直沖出來，沖到二先生眼上，登時就把兩隻眼瞎了。二先生越發信這風水竟是箇現在的活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後來重謝了他好幾百兩銀子。』

余大先生道：『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少卿這事行得行不得？』杜少卿道：『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這事朝廷該立一箇法子，但凡人家要遷葬，叫他到有司衙門遞箇呈紙，風水具了甘結，——棺材上有幾尺水，幾斗幾升燈等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燈，挖開了不是，即於挖的時候，帶一箇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

少息了！』余有遠，遲衡山，武正字，三人一同拍手道：『說的暢快！說的暢快！擎大杯來喫酒！』又喫了一會，余大先生談起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說了笑道：『武夫可見不過如此！』武正字道：『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對杜少卿道：『少卿先生，你把那卷子擎出來與余先生看。』杜少卿取了出來，余大先生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箇人的詩看畢，乘著酒興，依韻各和了一首。三人極口稱贊。當下喫了半夜酒，一連住了三日。那一日，有一箇五河鄉賣鴨的人，擎了一封家信來，說是余二老爹帶與余大老爹的。余大先生拆開一看，面如土色。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弟兄相助，真耽式好之情；朋友交推，又見同聲之誼。

畢竟書子裏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親話

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舉來遞與杜少卿看，上面寫着大概的意思，說：「時下有一件事，在這裏辦著。大哥千萬不可來家。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最好放心住著。等我這件事料理清楚了，來接大哥。那時大哥再回來。」余大先生道：「這畢竟是件甚麼事？」杜少卿道：「二表兄既不肯說，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且在我這裏住著，自然知道。」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書說：「到底是件甚麼事？兄弟可作速細細寫來與我，我不著急就是了。若不肯給我，我知道，我倒反焦心。」

那人拏著回書回五河，送書子與二爺。二爺正在那裏和縣裏差人說話，接了回書，打發鄉裏人去了，向那差人道：「他那裏來文，說是要提要犯余持，我並不會到過無爲州，我爲甚

麼？」差人道：「你到過不會到過，那箇看見我們辦公事，只曉得照票子尋人。我們衙門裏，拏到了強盜賊，穿著侯木靴，遠不肯招哩！那箇肯說真話！」

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到縣來，在堂上見了知縣，跪著稟道：「生員在家，並不會到過無爲州。太教師這所准的事，生員真箇一毫不解。」知縣道：「你會到過不會到過，本縣也得知，現今無爲州有關提在此，你說不會到過你，且拏去自己看。」隨在公案上，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叫值堂吏遞下來看。余持接過一看，只見上寫的是——

「無爲州承審被參知州賊案
裏有貢生余持過賊一款是五河

縣人。」

余持看了道：「生員的話，太教師可以明白了；這關文上要的是貢生余持，生員離出貢

還少十多年哩。說罷，遞上關文來，回身便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不必太忙，你才所說，卻也明白。」隨又叫禮房問：「縣裏可有另有箇余持貢生？」禮房值日書辦稟道：「他余家就有貢生，卻沒有箇余持。」余持又稟道：「可見這關文是箇『捕風捉影』的了。」起身又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你且下去，把這些情由具一張清白呈子來，我這裏替你回覆去。」

余持應了下來，出衙門，同差人坐在一箇茶館裏，喫了一壺茶，起身又要走。差人扯住道：「余二相，你往那裏走？大清早上，水米不沾牙，從你家走到這裏，就是辦臬差也不能這般寡刺。難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成？」余二先生道：「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差人道：「你才在堂上說，你是生員，做生員的，一年幫人寫到頭，倒是自己的要去尋別人。對門這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你要寫就

進去寫。」

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差人望著裏邊一人道：「這余二相要寫箇訴呈，你替他寫寫。他自己做稿子，你替他騰正，用箇戳子，他不給你錢，少不得也是我當災。昨日那件事，關在飯店裏，我去一頭來。」

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只見桌旁板凳上坐著一箇人，頭戴破頭巾，身穿破直裰，腳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認得是縣裏「喫葷飯」的朋友唐三。唐三痰看見余二先生進來，說道：「余二哥，你來了，請坐。」余二先生坐下道：「唐三哥，你來這裏的早。」唐三痰道：「也不算早了。我絕早同方六房裏六老爺喫了麪，送六老爺出了城去，才在這裏來。你這箇事，我知道。」因扯在旁邊去，悄悄說道：「二先生，你這件事雖非欽件，將來少不得打到欽件裏去。你令兄現在南京，誰人不知

道自古「地頭文書鐵箍桶」總以當事爲主。當事是彭府上說了就點到奉行的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他家一門都是龍睛虎眼的腳色，只有三老還是箇盛德人。你如今著了急去求他，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會在他分上周旋處，他是大福大量的人，你可以放心去；不然，我就同你去論起理來，這幾位鄉先生，你們平日原該聯絡。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處及到弄出事來，卻又沒有箇靠傍！」

余二先生道：「極蒙關切，但方才縣尊已面許我回文。我且遞上呈子去，等他替我回了文去，再爲斟酌。」唐三痰道：「也罷，我看著你寫呈子。」

當下寫了呈子，拏進縣裏去。知縣叫書辦據他呈子備文書回無爲州。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是不消說。過了半箇月，文書回頭來，上寫的清白寫著——

「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徽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證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煩貴縣查照來文辦理，星卽差押該犯赴州，以憑審結，望速望速！」

知縣接了關文，又傳余二先生來問。余二先生道：「這更有的分辦了。生員再細細具呈上來，只求太父師做主。」說罷下來，到家做呈子。他妻舅趙麟書說道：「姐夫，這事不是這樣

說了分明是大爺做的事，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書來，姐夫爲甚麼自己纏在身止？不如老老實實具箇呈子，說大爺現在南京，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姐夫落得乾淨無事。我這裏「娃子不哭，奶不服，爲甚麼把別人的棺材拉在自己門口哭？」余二先生道：「老舅，我弟兄們的事，我自存主意，你不要替我操心。」

趙麟書道：「不是，我也不說，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典方三房裏，仁大典方六房裏，都是我們五門四關廂裏，錚錚響的鄉紳，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箇人，你大爺偏要拏話得罪他，就是這兩天，方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五爺是新科進士。我聽見說，就是王公做媒，擇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他們席間一定講到這事。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令兄不好處，只消微露其意，王公就明白了。那時王公作惡起來，反說姐夫，你

藏匿著哥，就耽不住了！還是依著我的話。」

余二先生道：「我且再遞一張呈子，若那裏催的緊，再說出來也不遲。」趙麟書道：「再不去託彭老五罷？」余二先生笑道：「也且慢些。」趙麟書見說他不信，就回去了。

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縣裏，縣裏據他的呈子回文道——

「案據貴州移關，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

證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等因到縣。准此，本縣隨即拘傳本生到案。

『據供：生員余持身中，面麻微鬚，年四十五歲，係廩膳生員，未曾出貢。本年四月初八日，學憲按臨鳳陽，初九日行香，初十日懸牌，十一日科試入學生員。該生余持進院赴考，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余持次日進院覆試，考居一等第二名，至二十四日送學憲起馬，回籍肄業。安能一身在鳳陽科試，又一身在無爲州詐賊？』

『本縣取具口供，隨取本學冊結對驗，該生委係在鳳陽科試，未曾到無爲州詐賊，不便解送。恐係外鄉光棍，頂名冒姓，理合據實回

明，另緝審結云云。」
這文書回了去，那裏再不來提了。

余二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寫信約哥回來。大先生回來，細細問了這些事，說「全費了兄弟的心！」便問「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二先生道「這箇話，哥還問他怎的？哥帶來的銀子，料理下葬爲是。」

又過了幾日，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張雲峯。恰好一箇本家來請喫酒，兩人拜了張雲峯，便到那裏赴席去。那裏請的沒有外人，就是請的他兩箇嫡堂兄弟，一箇叫余敷，一箇叫余殷。兩人見大哥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

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喫酒。」主人坐在底下道「還不會來哩。陰陽生才掣過帖子去。」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了。」

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沒有甚麼話說的不好，就是說的不好，皇上離著他也遠，怎能自己拍他一下？」余殷紅著臉道：「然而不然，而今官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著左春坊，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拍他？難道怕得罪他麼？」

主人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南京來，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會答應，余敷道：「這箇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就說該換他，又不肯得罪州尹，唧唧的寫箇書子帶來，叫府尹自己請陛見，所以進京去了。」余二先生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恐未必確。」余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喫酒席上親口說

的，怎的不確？」

說罷，擺上酒來。九箇盤子：一盤青菜花醬肉，一盤煎鯽魚，一盤片粉拌雞，一盤攤蛋，一盤葱醬蝦，一盤瓜子，一盤人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燙上滾熱的封缸酒來。喫了一會，主人走進去，擎出一箇紅布口袋，盛著幾塊土，紅頭繩子拴著，向余敷、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時破土的？」主人道：「是前日。」

余敷正要打開，擎出土來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劈手就奪過來，擎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擎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送在嘴裏，歪著嘴亂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裏，擎著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

面看了一會，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也招了一小塊土，送在嘴裏，閉著嘴，閉著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睜開眼，又把那土拏在鼻子跟前，儘著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

主人慌了道：「這地可葬得？」余公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十幾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余公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愚弟兄兩箇看的地，一毫也沒得辨駁的！」

余大先生道：「方才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著主人道：「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屈指道：「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遷罷！」余公道：「大哥，這是那裏來的話，他那墳裏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人把箇父親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還成箇人！」

余大先生道：「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余公道：「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峯，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箇，拏指頭蘸著封缸酒，在桌上畫箇圈子，指著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脈，一箇墩，一箇墩，一箇墩，一箇墩，一箇墩，一箇墩，一箇墩，骨裏骨碌，一路接著滾了來，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峽，又是一箇墩，一箇墩，骨骨碌碌幾十箇墩，趕了來，結成一箇穴情，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

正說著，小廚捧上五盃麪，主人請諸位用了醋，把這青菜鷓肉夾了許多堆在麪盃頭上。衆人舉起筋來喫，余公喫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麪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箇來龍，睜著眼道：「我這地要出箇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剝掉了！」主

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假著就要發你葬下去才知道好哩！」

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余敷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孫怎的不發？」余殷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墳，一箇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難道不是一箇龍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你才知道。」又喫了幾杯，一齊起身道了擾，小廝打着燈籠，送進余家巷去，各自歸家歇息。

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昨日那兩箇兄弟說的話，怎樣一箇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我們

還是請張雲峯商議爲是。」大先生道：「這最有理。」

次日，弟兄兩箇備了飯，請張雲峯來。張雲峯道：「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託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蒙雲峯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恕罪。」二先生道：「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著，而今拜託雲翁，並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我們弟兄就感激不盡了。」

張雲峯一一領命，過了幾日，尋了一塊地，就在祖墳旁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同張雲峯到山裏去親自復了這地，託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託張雲峯擇日子。日子還不會擇來，那日閒著無事，大先生買了二斤酒，辦了六七箇盤子，打算老弟兄兩箇自己談談，到了下晚時候，大街上虞四公子寫箇說帖來，寫道：

『今晚薄治園蔬，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敘，勿外是荷。虞梁頓首。』

余大先生看了，向那小廝道：『我知道了。拜上你家老爺，我們就來。』打發出門，隨即一箇蘇州人，在這裏開糟坊的，打發人來請他兄弟兩箇到糟坊裏去洗澡。大先生向二先生道：『這凌朋友家請我們，又想是有酒喫；我們而今擾了凌風家，再到虞表弟家去。』

弟兄兩箇，相攜著來到凌家，一進了門，聽得裏面一片聲吵嚷，卻是凌家因在客邊雇了兩箇鄉裏大腳婆娘，主子都同他偷上了。

五河的風俗是箇箇人都要同雇的大腳婆娘睡覺的，不怕正經做廳裏擺著酒，大家說起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沒縫，欣欣得意，不以為羞恥的。凌家這兩箇婆娘，彼此疑惑——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我疑惑你多得了主

子的錢——爭風喫醋，打吵起來。又大家搬棹頭，說偷著店裏的店官，店官也跟在裏頭打吵。把廚房裏的盪兒，盪兒，碟兒，打的粉碎，又伸開了大腳，把洗澡的盆桶都翻了。

余家兩位先生，酒也喫不成，澡也洗不成，倒反扯勸了半日，辭了主人出來。主人不好意思，千告罪，萬告罪，說改日再請。

兩位先生走出凌家門，便到虞家。虞家酒席已散，大門關了。余大先生笑道：『二弟，我們仍舊回家喫自己的酒。』二先生笑著，同哥到了家裏，叫擎出酒來，喫不想那二斤酒和六箇盤子，已是娘們喫了，只賸了箇空壺空盤子。在那裏，大先生道：『今日有三處酒喫，一處也喫不成，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弟兄兩箇笑著，喫了些小菜晚飯，喫了幾杯茶，彼此進房歇息，睡到四更時分，門外一片聲大喊。兩弟兄一齊驚覺，看見窗外通紅，知道

是對門失火，慌忙披了衣裳出來，叫齊了鄰居，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那火燒了兩間房子，到天亮就救息了。靈柩在街上，五河風俗說靈柩擡出門，再要擡進來，就要窮人家，所以衆親友來看，都說乘此擡到山裏，擇箇日子葬罷。

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遍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出殯。』二先生道：『這何消說？如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箇當災。』

當下衆人勸著總不聽，喚齊了人，將靈柩請進中堂，候張雲峯擇了日子，出殯歸葬，甚是盡禮。那日，閩縣送殯有許多人，天長杜家也來了幾箇人，自此傳徧了五門四關廂，一箇大新聞，說余家兄弟兩箇越發獸串了皮了，做出這樣倒運的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塵惡俗之中，亦藏俊彥；數米

量柴之外，別有經綸。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黨心

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和二先生商議，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又因銀子用完了，順便就可以尋館收拾行李，別了二先生，過江到杜少卿河房裏。杜少卿問了這場官事，余大先生細細說了。杜少卿不勝歎息。正在河房裏閒話，外面傳進來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杜少卿道：「便是請表兄做館的了，不妨就會他一會。」

正說著，湯鎮臺進來，敝禮坐下。湯鎮臺道：「少卿先生，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不覺鄙吝頓消，隨即登堂，不得相值，又懸我一日之思。此位老先生尊姓？」杜少卿道：「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遠，老伯去歲曾經相約做館的。」鎮臺大喜道：「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真爲幸事。」從新作揖坐下。

余大先生道：「老先生功在社稷，今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真古名將風度。」湯鎮臺道：「這是事勢相逼，不得不爾。至今想來，究竟還是意氣用事，並不會報效得朝廷，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卻也悔之無及！」余大先生道：「這箇朝野自有定論，老先生也不必過謙了。」杜少卿道：「老伯此番來京貴幹，現寓何處？」湯鎮臺道：「家居無事，偶爾來京，借此會諸位高賢，敝寓在承恩寺，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莊徵君賢竹林。」喫過茶，辭別出來。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了上轎。余大先生暫寓杜少卿河房。

這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那裏留下帖，回了不在署，隨往北門橋拜莊濯江，裏面見了帖子，忙叫請會。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事，主人出來，敝禮坐下，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語，湯

鎮臺提起要往後湖拜莊徵君。莊濯江道：「家叔此刻恰好在舍，何不竟請一會？」湯鎮臺道：「這便好的極了。」

莊濯江吩咐家人請出莊徵君來，同湯鎮臺拜見過，敝坐。又喫了一遍茶。莊徵君道：「老先生此來，恰好虞老先生尙未榮行，又重九相近，我們何不相約作一箇『登高會』，就此便奉餞虞老先生？又可暢聚一日。」莊濯江道：「甚好，訂期便在舍間相聚便了。」

湯鎮臺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說道：「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可以爲盡日之談。」說罷，二位送了出來。湯鎮臺又去拜了遲衡山、武正字。莊家隨卽著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湯鎮臺寓所代席。過了三日，管家持帖邀客，請各位早到。莊濯江在家等候。莊徵君已先在那裏。少刻，遲衡山、武正字、杜少卿都到了。莊濯江收拾了一箇大飯榭，四面都插了菊花。此時正是九月初

五，天氣亢爽，各人都穿著拾衣，啜茗閒談。又談了一會，湯鎮臺、蕭守府、虞博士都到了。衆人迎請進來，作揖坐下。

湯鎮臺道：「我們俱係天涯海角之人，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也是三生之緣。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此聚之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莊濯江道：「各位老先生當今山斗，今日惠顧茅齋，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

坐定，家人捧上茶來。揭開來，似白水一般，香氣芬馥，銀針都浮在水面。喫過，又喫了一巡。『真天都』雖是隔年陳的，那香氣尤烈。

虞博士喫著茶，笑說道：「二位老先生常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道：「豈但軍中，小弟在青楓城六年，得飲白水，已爲厚幸，只覺強於馬溺多矣。」湯鎮臺道：「果然青楓水草可支數年。」莊徵君道：「蕭老先生博雅，真不數北魏崔浩。」遲衡山道：「前代後代，亦時

有變遷的！杜少卿道：「宰相須用讀書人，將帥亦須用讀書人。若非蕭老先生有識，安能立此大功？」武正字道：「我最可笑的，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部裏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還是書辦的學問？若說是司官的學問，怪不的朝廷重文輕武；若說是書辦的考核，可見這大部的則例是移動不得的了。」說罷，一齊大笑起來。

戲子吹打已畢，奉席讓坐。戲子上來參堂。莊非熊起身道：「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賞他一齣戲。」虞博士問：「怎麼叫做『梨園榜』？」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這件風流事，述了一遍。衆人又大笑。湯鎮臺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杜少卿道：「正是。」武正字道：「慎卿先生此番評騭，可云至公至明，只怕立朝之後，做主

考房官，又要目迷五色，奈何？」衆人又笑了。當日喫了一天酒，做完了戲，到黃昏時分，衆人散了。

莊濯江尋妙手丹青畫了一幅「登高送別圖」，在會諸人都做了詩，又各家移尊到博士齋中餞別。南京餞別虞博士的，也不下千餘家。虞博士應酬煩了，凡要到船中送別的，都辭了不勞。

那日叫了一隻小船，在水西門起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杜少卿拜別道：「老叔已去，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虞博士也不勝悽然，邀到船裏坐下，說道：「少卿，我不瞞你說，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積幾兩俸金，只掙了三十擔米的一塊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我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兩十擔米，每年養著我夫妻兩箇不得餓死，就罷了。子孫們的事，我也

不去管他。現今小兒讀書之餘，我教他學箇醫，可以餬口。我要做這官怎的？你在南京，我時常寄書子來問候你。」說罷，和杜少卿灑淚分手。杜少卿上了岸，看著虞博士的船開了去，望不見了，方才回來。余大先生在河房裏，杜少卿把方才這些話告訴他。余大先生歎道：「難進易退，真乃天懷淡定的君子！我們他日出身，皆當以此公爲法。」彼此歎賞了一回。

當晚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說：「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目今就要進館，請作速回去。」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辭別要去。次日，束裝渡江。杜少卿送過，自回家去。

余大先生渡江回家，二先生接著，拈帖子與乃兄看，上寫——

『愚表弟虞梁，敬請余大表兄

先生在舍教訓小兒，每年修金四十兩，節禮在外。此訂。』

大先生看了，次日去回拜。虞華軒迎了出來，心裏歡喜，作揖奉坐。小廝擎上茶來，喫著。虞華軒道：「小兒蠢笨，自幼失學，前數年愚弟要想請表兄教他，因表兄出遊在外，今恰好表兄在家，就是小兒有幸了。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余大先生道：「愚兄老拙，株守兩家至戚世交，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老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我怎不盡心教導？若說中舉人進士，我這不曾中過的人，或者不在行。至於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傳，愚兄也只是行所無事。」說罷，彼此笑了。

擇了箇吉日，請先生到館。余大先生絕早到了。虞小公子出來拜見，甚是聰俊。拜過，虞華

軒送至館所。余大先生上了師位。虞華軒辭別，到那邊書房裏去坐。

才坐下，門上人同了一箇客進來。這客是唐三痰的哥，叫做唐二棒椎，是前科中的文學人，卻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就踱了來，要陪先生。

虞華軒畱他坐下，喫了茶。唐二棒椎道：「今日恭喜令郎開館。」虞華軒道：「正是。」唐二棒椎道：「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這些雜學，荒了正務。論余大先生的舉業，雖不是時下的惡習，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卻也不是中和之業。」虞華軒道：「小兒也還早哩，如今請余大表兄，不過叫他學些立品，不做那世利小人就罷了。」

又坐了一會，唐二棒椎道：「老華，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虞華軒道：「我通甚麼古學？你拏這話來笑我。」唐二棒

椎道：「不是笑話，真要請教你。就是我前科僥倖，我有一箇嫡姪，他在鳳陽府裏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曾到縣裏來，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姪」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箇「門年愚叔」？」

虞華軒道：「怎麼說？」唐二棒椎道：「你難道不會聽見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箇房師房裏中的了？他寫「門年愚姪」的帖子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虞華軒道：「我難道不曉得同著一箇房師叫做同門，但你方才說的「門年愚姪」四箇字，是鬼話是夢話？」唐二棒椎道：「怎的是夢話？」虞華軒仰天大笑道：「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

唐二棒椎變著臉道：「老華，你莫怪我說！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

想是未必知道！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箇來歷，難道是混寫的？」虞華軒道：「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二棒椎道：「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喫飯，我問他。」

正說著，小廝來說：「姚五爺進來了。」兩個人同站起來，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虞華軒道：「五表兄，你昨日喫過飯，怎便去了？晚裏還有箇便酒等著，你也不來。」唐二棒椎道：「姚五爺，昨日在這裏喫中飯的麼？」我昨日午後遇著你，你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喫了飯出來，怎的這樣扯說？」

小廝擺了飯，請余大先生來。余大先生首席，唐二棒椎對面，姚五爺上坐，主人下陪。喫過飯，虞華軒笑把方才寫帖子話說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裏的筋都耿出來，說道：「這話是那箇說的？請問人生世上，是

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虞華軒道：「自然是祖父要緊了。這也何消說得？」余大先生道：「既知是祖父要緊，如何才中了箇舉人，便丟了天屬之親，叔姪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一世也不願聽二哥，你這位令姪，還虧他中箇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的姪兒，我先掣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先打幾十板子才好。」唐二棒椎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知道他的迂性，歎氣發了，講些混話，支開了去。

須臾，喫完了茶，余大先生進館去了。姚五爺起身道：「我去走走再來。」唐二棒椎道：「你今日出去，該說在彭老二家喫了飯出來的了。」姚五爺笑道：「今日我在這裏陪先生，人都知道的，不好說在別處。」笑著去了。

姚五爺去了一時，又走回來，說道：「老華，廳上有箇客來拜你，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

出來的，在廳上坐著哩。你快出去會他。」虞華軒道：「我並沒有這箇相與。是那裏來的……」

正疑惑間，門上傳進帖子來，「年家眷同學教弟季荳頓首拜。」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季荳蕭進來，作揖坐下，拏出一封書子遞過來，說道：「小弟在京師同敝東家來貴郡，令表兄杜慎卿先生託寄一書，專候先生。今日得見雅範，實為深幸。」

虞華軒接過書子，拆開從頭看了，說道：「先生與我敝府厲公祖是舊交。」季荳蕭道：「厲公是敝年伯苟大人的門生，所以邀小弟在幕中共事。」虞華軒道：「先生因甚公事下縣來？」季荳蕭道：「此處無外人，可以奉告。厲太尊因貴縣當舖戲子太重，剝削小民，所以託弟下來查一查。如其果真，此弊要除。」

虞華軒將椅子挪近跟前，低言道：「這是

太公祖極大的仁政，敝縣別的當舖，原也不敢如此，只有仁昌仁大方家這兩箇當舖，他又是鄉紳，又是鹽典，又是府縣官相與的極好，所以無所不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如今要除這箇弊，只要除這兩家。況太公祖堂堂太守，何必要同這樣人相與？此說只可放在先生心裏，卻不可漏洩，說是小弟說的。」

季荳蕭道：「這都領教了。」虞華軒又道：「蒙先生賜顧，本該備箇小酌，奉屈一談，一來恐怕褻尊，二來小地方耳目衆多，明日備箇非酌送到尊寓，萬勿見卻。」季荳蕭道：「這也不敢當。」說罷，作別去了。

虞華軒走進書房來，姚五爺迎著問道：「可是太尊那裏來的？」虞華軒道：「怎麼不是？」姚五爺搖著頭笑道：「我不信。」唐二棒椎沈吟道：「老華，這倒也不錯。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太尊同你不密邇，同太尊密邇的是彭老

三方老六，他們二位。我聽見這人來，正在這裏疑惑他果然在太尊衙門裏的人，他下縣來，不先到他們家去，倒有箇先來拜你老哥的。這箇話有些不像，恐怕是外方的甚麼光棍，打着太尊的旗號，到處來騙人的錢。你不要上他的當！」

虞華軒道：「也不見得這人不曾去拜他們。」姚五爺笑道：「一定沒有拜，若拜了他們，怎肯還來拜你？」虞華軒道：「難道是太尊叫他來拜我的？是天長杜慎卿表兄在京裏寫書子給他來的？這人是有名的季葦蕭。」唐二棒椎搖手道：「這話更不然，季葦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他既是名士，京裏一定在翰林院衙門裏走動。況且天長杜慎老同彭老四是一箇人，豈有箇他出京來，帶了杜慎老的書子來給你，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這人一定不是季葦蕭！」虞華軒道：「是不是罷了，只管講

他怎的！」便罵小廝：「酒席爲甚麼到此時還不停當？」

一箇小廝走來稟道：「酒席已經停當了。」一箇小廝，擗了被囊行李，進來說道：「鄉裏成老爹到了。」只見一人，頭戴方巾，藍布直裰，薄底布鞋，白花鬚鬚，酒糟臉，進來作揖坐下，道：「好呀！今日恰好府上請先生，我撞著來喫喜酒。」虞華軒叫小廝，擎水來給成老爹洗臉，抖掉了身上腿上的那些黃泥，一同邀到廳上，擺上酒來。余大先生首席，衆位陪坐。

天色已黑，虞府廳上點起一對料絲燈來，還是虞華軒曾祖尚書公在武英殿御賜之物，今已六十餘年，猶然簇新。余大先生道：「自古說：『故家喬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這燈，我縣裏沒有第二副。」成老爹道：「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氣勢，我是親眼看見的。而今彭府

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說別的，府裏太尊縣裏王公，都同他們是一箇人，時時有內裏幕賓相公到他家來說要緊的話。百姓怎的！怕他像這內裏幕賓相公，再不肯到別人家去。

唐二棒椎道：「這些時可有幕賓相公來？」

成老爹道：「現有一箇姓吉的吉相公下來訪事，住在寶林寺僧官家。今日清早，就在仁昌典方老六家。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請了家去陪著。三箇人進了書房門，講了一天。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箇，叫這吉相公下來訪的。」唐二棒椎望著姚五爺冷笑道：「如何？」

余大先生看見他說的這些話可厭，因問他道：「老爹，去年准給衣巾了？」成老爹道：「正是虧學臺是彭老四的同年，求了他一封書子，所以准的。」余大先生笑道：「像老爹這一副酒糟臉，學臺看見著實精神，怎的肯准？」成

老爹道：「我說我這臉是浮腫著的。」衆人一齊笑了。

又喫了一會酒，成老爹道：「大先生，我是老了，沒中用的了。」英雄出於少年。」怎得我這華軒的世兄，下科高中了。同我們這唐二老爺一齊會上進士，雖不能像彭老四做這樣大位，或者像老三、老二，候選箇縣官，也與祖宗爭氣，我們臉上也有光輝。」

余大先生看見這些話更可厭，因說道：「我們不講這些話，行令喫酒罷。」當下行了一箇令，大家都喫醉了。成老爹扶到房裏去睡。打燈籠送余大先生，唐二棒椎、姚五爺回去。

成老爹睡了一夜，半夜裏又吐了又痢。不等天亮，就叫書屋裏的一箇小小厮來掃屎，就悄悄向那小小厮說，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兩箇進來。又鬼頭鬼腦，不知說了些甚麼，便叫請出大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鄉僻地面偏多慕勞之風學校
宮前竟行非禮之事。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話說虞華軒也是一箇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歲上，就是箇神童。後來經史子集之書，無一樣不會熟讀，無一樣不講究，無一樣不通徹。到了二十多歲，學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到尾。文章也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況且他曾祖是尙書，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箇大家。

無奈他雖有這一肚子學問，五河人總不許他開口。五河的風俗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著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裏笑說那箇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箇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是有箇彭鄉紳；問五河縣那箇有品望，是奉承彭鄉紳；問那箇有德行，是奉承彭鄉紳。問那箇有才情，是

專會奉承彭鄉紳。

卻另外有一件事，人也還怕：是同徽州方家做親家，還有一件事，人也還親熱，就是大捧的銀子掙出來買田。

虞華軒生在這惡俗地方，又守著幾畝田園，跑不到別處去，因此就激而爲怒。他父親太守公是箇清官，當初在任上時，過些清苦日子，虞華軒在家省喫儉用，積起幾兩銀子。此時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務。虞華軒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便叫與販田地的人家來，說要買田，買房子講的差不多，又臭罵那些人一頓，不買以此開心。一縣的人都說他有些痰氣，到底貪圖他幾兩銀子，所以來親熱他。

這成老爹是箇與販行的行頭，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書房裏坐下，說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無憂，每年收的六百石稻。

他要二千兩銀子。前日方六房裏要買他的，他已經打算賣給他，那些莊戶不肯。虞華軒道：『莊戶爲甚麼不肯？』成老爹道：『莊戶因方府上田主子下鄉要莊戶備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所以不肯賣與他。』虞華軒道：『不賣給他，要賣與我。我下鄉是擺臭案的我除了不打他，他還要打我。』成老爹道：『不是這樣說，說你大爺寬宏大量，不像他們刻薄，而今所以來，他成你的，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虞華軒道：『我的銀子怎的不現成？』小廝搬出來給老爹瞧。』

當下叫小廝搬出三十錠大元寶來，望桌上一掀，那元寶在桌上亂滾，成老爹的眼就跟這元寶滾。虞華軒叫把銀子收了，去向成老爹道：『我這些銀子不扯謊麼？你就下鄉去說。說了來，我買他的。』成老爹道：『我在這裏還耽擱幾天，才得下去。』虞華軒道：『老爹有甚麼

公事？』成老爹道：『今日要到王父母那裏領先嫡母舉節孝的牌坊銀子，順便交錢糧。後日是彭老二的小令愛，整十歲，要到那裏去拜壽。外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喫中飯，要擾過他，才得下去。』

虞華軒鼻子裏嘻嘻的笑了一聲，罷了，留成老爹喫了中飯。成老爹領牌坊銀子，交錢糧去了。虞華軒叫小廝把唐三痰請了來。這唐三痰因方家裏平日請喫酒喫飯，只請他哥舉人，不請他，他就專會打聽方家那一日請人，請的是那幾箇，他都打聽在肚裏，甚是的確。虞華軒曉得他這箇毛病，那一日把他尋了來，向他說道：『費你的心去打聽打聽，仁昌典方六房裏外後日可請的有成老爹。打聽的確了來，外後日我就備飯請你。』

唐三痰應諾，去打聽了半天，回來說道：『並無此說。外後日方六房裏並不請人。』虞華

軒道：「妙！妙！你外後日清早就到我這裏來喫一天。」送唐三痰去了，叫小廝悄悄在香蠟店託小官寫了一箇紅單帖，上寫著「十八日午間小飲候光。」下寫「方杓頓首。」拏封袋裝起來，貼了籤，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覺的房裏書案上。

成老爹交了錢糧，晚裏回來看見帖子，自心裏歡喜道：「我老頭子老運亨通了！偶然扯箇慌，就扯著了，又恰好是這一日。」歡喜著睡下。

到十八那日，唐三痰清早來了。虞華軒把成老爹請到廳上坐著，看見小廝一箇箇從大門外進來，一箇拾著酒，一箇拏著鷄鴨，一箇拏著腳魚和蹄子，一箇拏著四包果子，一箇捧著一大盤肉心燒賣，都往廚房裏去。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備酒，也不問他。

虞華軒問唐三痰道：「修元武開的事，你

可曾向木匠瓦匠說？」成三痰道：「說過了。工料費著哩。他那外面的圍牆倒了，要從新砌，又要修一路臺基，瓦工需兩三箇月裏頭換梁柱釘椽子，木工還不知要多少。但凡修理房子，瓦木匠只打半工，他們只說三百，怕不也要五百多銀子才修得起來。」

成老爹道：「元武開是令先祖蓋的，卻是一縣發科甲的風水，而今科甲發在彭府上，該是他家拏銀子修了，你家是不相干了，還只管累你出銀子？」虞華軒拱手道：「也好。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幫我幾兩銀子，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成老爹道：「這事我說去他家，雖然官員多，氣魄大，但是我老頭子說話，他也還信我一兩句。」

虞家小廝又悄悄的從後門口叫了一箇賣草的，把他四箇錢，叫他從大門口轉了進來，說道：「成老爹，我是方六老爺家來的。請老爹

就過去候著哩。成老爹道：「拜上你老爺，我就來。」那賣草的去了。

成老爹辭了主人，一直來到仁昌典門上。人傳了進去。主人方老六出來會著，作揖坐下。方老六問：「老爹幾時上來的？」成老爹心裏驚了一下，答應道：「前日才來的。」方老六又問：「寓在那裏？」成老爹更慌了，答應道：「在虞華老家。」小廝擎上茶來，喫過。成老爹道：「今日好天氣。」方老六道：「正是。」成老爹道：「這些時常會王父母？」方老六道：「前日還會著的。」

彼此又坐了一會，沒有話說。又喫了一會茶，成老爹道：「太尊這些時總不見下縣來，過若還到縣裏來，少不得先到六老爺家。」太尊同六老爺相與的好，比不得別人——其實說，太爺闔縣也就敬的是六老爺一位，那有第二箇鄉紳抵的過六老爺？」方老六道：「新按察司

到任，太尊只怕也就在這些時要下縣來。」成老爹道：「正是。」

又坐了一會，又喫了一道茶，也不見一箇客來，也不見擺席。成老爹疑惑，肚裏又餓了，只得告辭一聲，看他怎說。因起身道：「我別過六老爺罷。」方老六也站起來道：「還坐坐。」成老爹道：「不坐了。」即便辭別，送了出來。

成老爹走出大門，摸頭不著，心裏想道：「莫不是我太來早了……」又想到：「莫不是他有甚事怪我……」又想到：「莫不是我錯了帖子……」猜疑不定。又心裏想道：「虞華軒家有現成酒飯，且到他家去喫再處。」一直走回虞家。

虞華軒在書房裏擺著桌子，同唐三痰，姚老五，和自己兩箇本家，擺著五六盞滾熱的肴饌，正喫在快活處，見成老爹進來，都站起身。虞華軒道：「成老爹偏背了我們，喫了方

家的好東西來了，好快活！便叫：『快拏一張椅子與成老爹那邊坐，泡上好消食的陳茶來與成老爹喫。』

小廝遠遠放一張椅子在上面，請成老爹坐了；那盃盃陳茶，左一盃右一盃，送來與成老爹。成老爹越喫越餓，肚裏說不出來的苦，看見他們大肥肉塊，鴨子，腳魚，夾著往嘴裏送，氣得火在頂門裏直冒；他們一直喫到晚，成老爹一直餓到晚，等他送了客，客都散了，悄悄走到管家房裏要了一盃鬻米，泡了喫，進房去睡下，在牀上氣了一夜；次日，辭了虞華軒，要下鄉回家去。

虞華軒問：『老爹幾時來？』成老爹道：『若是田的事妥，我就上來；若是田的事不妥，我只等家孀母入節孝祠的日子，我再上來。』說罷辭別去了。

一日，虞華軒在家無事，唐二棒椎走來說道：『老華，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府裏出來的，住在寶林寺僧官家。方老六、彭老二都會著，竟是真的。』虞華軒道：『前日說不是也是你，今日說真的也是你，不是罷了，這是甚麼奇處？』唐二棒椎笑道：『老華，我從不會過太尊，你少不得在府裏回拜這位季兄去，攜帶我去見見太尊，可行得麼？』虞華軒道：『這也使得。』

過了幾日，雇了兩乘轎子，一同來鳳陽，到了衙裏，投了帖子。虞華軒又帶了一箇帖子拜季葦蕭。衙裏接了帖子，回出來道：『季相公揚州去了，太爺有請。』二位同進去，在書房裏會會過太尊出來，兩位都寓在東頭。太尊隨發帖請飯。唐二棒椎向虞華軒道：『太尊明日請我們，我們沒有箇坐在下處等他的，人老遠來邀的，明日我和你到府門口龍興寺坐著，好讓他的。』

一邀，我們就進去。」虞華軒笑道：「也能。」

次日中飯後，同到龍興寺一箇和尚家坐著，只聽得隔壁一箇和尚家細吹細唱的有趣。唐二棒推道：「這吹唱的好聽，我走過去看看。」看了一會回來，垂頭喪氣，向虞華軒抱怨道：「我上了你的當，你當這吹打的是誰？就是我縣裏仁昌典方老六同厲太尊的公子，備了極齊整的席，一箇人摟著一箇戲子，在那裏頑耍。他們這樣相厚，我前日只該同了方老六來，若同了他來，此時已同公子坐在一處，如今同了你，雖見得太尊一面，到底是箇「皮裏膜外」的帳，有甚麼意思！」虞華軒道：「都是你說的，我又不曾強扯了你來，他如今現在這裏，你跟了去不是！」唐二棒推道：「同行不疎伴，」我還同你到衙裏去喫酒。」

說著，衙裏有人出來邀，兩人進衙去。太尊會著，說了許多仰慕的話，又問：「縣裏節孝幾

時入祠？我好委官下來致祭。」兩人答道：「回去定了日子，少不得具請啓來請太公祖。」喫完了飯，辭別出來，次日又拏帖子辭了行，回縣去了。

虞華軒到家第二日，余大先生來說：「節孝入祠，定於出月初三。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我兩人出去傳一傳。」虞華軒道：「這箇何消說？寒舍是一位，尊府是兩位，兩家紳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我們會齊了，一同到祠門口，都穿了公服迎接當事，也是大家的氣象。」余大先生道：「我傳我家的去，你傳你家的去。」

虞華軒到本家去了一交，惹了一肚子的气，回來氣的一夜沒有睡著。清晨，余大先生走來，氣的兩隻眼白瞪著，問道：「表弟，你傳的本

家怎樣？」虞華軒道：「正是表兄傳的怎樣？爲何氣的這樣光景？」余大先生道：「再不要說起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他不來也罷了，都回我說，方家老太太入祠，他們都要去陪祭候送，還要扯了我也去，我說了他們，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你說可要氣死了人！」虞華軒笑道：「寒家亦是如此，我氣了一夜，明日我備一箇祭桌，自送我家叔祖母，不約他們了。」余大先生道：「我也只好如此。」相約定了。

到初三那日，虞華軒換了新衣帽，叫小廝挑了祭桌，到他本家八房裏，進了門，只見冷冷清清，一箇客也沒有。八房裏堂弟是箇窮秀才，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襖衫，出來作揖。虞華軒進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車。他家租了一箇破亭子，兩條扁擔，四箇鄉裏人歪擡著，也沒有執事。亭子前四箇吹手，滴滴打打的吹著，擡上街來。虞華軒同他堂弟跟著，一直送到祠門。

口歇下，遠遠望見也是箇破亭子，并無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弟兄兩箇跟著，擡來祠門口歇下。

四箇人會著，彼此作了揖，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著燈，懸著綵子，擺著酒席。那閣蓋的極高大，又在街中間，四面都望見。戲子一擔擔挑箱上去，擡亭子的人道：「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又站了一會，聽得西門三聲鈺響，擡亭子的人道：「方府老太太起身了！」

須臾，街上鑼響，一片鼓樂之聲，兩把黃傘，八把旗，四隊踹街馬，牌上的金字打著「禮部尙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第」，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過了，腰鑼，馬上吹，提爐，簇擁著老太太的神主亭子。旁邊八箇大腳婆娘，扶著方六老爺紗帽，跟在亭子後。後邊的客做兩班，一班是鄉紳，一班是秀才。鄉紳是彭二老爺，彭三老爺，彭五老爺，彭七

老爺其餘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著紗帽圓領，恭恭敬敬，跟著走。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著襖衫，頭巾，慌慌張張，在後邊趕著走。

鄉紳末了一箇是唐二棒椎，手裏擎一箇簿子在那裏邊記帳，秀才末了一箇是唐三痰，手裏擎一箇簿子在那裏邊記帳。

那余虞兩家到底是詩禮人家，也還厚道；走到祠前，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裏，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箇揖，便大家簇擁著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隨後便是知縣，學師，典史，把總，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便是知縣祭，學師祭，典史祭，把總祭，鄉紳祭，秀才祭，主人家自祭，祭完了，紳衿一閃而出，都到尊經閣上赴席去了。

這裏等人擠散了，才把亭子擡了進去，也安了位。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箇祭桌，余家只

有大先生備的一副三牲，也祭奠了，擡了祭桌出來，沒處享福，算計借一箇門斗家坐坐。

余大先生擡頭看尊經閣上繡衣朱履，觥籌交錯。方六老爺行了一回禮，拘束很了，寬去了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在閣上廊沿閒徘徊，徘徊便有一箇賣花牙婆，姓權，大著一雙腳，走上閣來，哈哈笑道：「我來看老太太入祠！」方六老爺笑容可掬，同他站在一處，伏在欄杆上看執事。方六老爺擎手一宗一宗的指著說與他聽。權賣婆一手扶著欄杆，一手拉開袴腰，捉虱子，捉著一箇一箇往嘴裏送。

余大先生看見這般光景，看不上眼，說道：「表弟，我們也不在這裏坐著喫酒了，把祭桌擡到你家，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罷。還不見這些惹氣的事！」便叫挑了祭桌前走。

他四五箇人一路走著，在街上，余大先生道：「表弟，我們縣裏，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

也因學宮裏沒有箇好官，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這樣事如何行的去？」余二先生道：「看虞博士那般舉動，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禮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來。」虞家弟兄幾箇同嘆了一口氣，一同到家，喫了酒，各自散了。

此時元武閣已經動工，虞華軒每日去監工修理。那日晚上回來，成老爹坐在書房裏，虞華軒同他作了揖，拏茶喫了，問道：「前日節孝入祠，老爹爲甚麼不到？」成老爹道：「那日我要到的，身上有些病，不會來的。舍弟下鄉去，說是熱鬧的很，方府的執事擺了半街，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裏送，尊經閣擺酒席唱戲，四鄉八鎮幾十里路的人都來看，說：『若要不是方府，怎做的這樣大事！』你自然也在閣上偏我喫酒？」

虞華軒道：「老爹，你就不曉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叔祖母？」成老爹冷笑道：「你八房裏本家窮的，『有腿沒袴子』，你本家的人，那箇肯到他那裏去？連你這話也是哄我頑，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太的。」虞華軒道：「此事已過，不必細講了。」

喫了晚飯，成老爹說：「那分田的賣主和中人都上縣來了，住在寶林寺裏。你若要他這田，明日就可以成事。」虞華軒道：「我要就是了。」成老爹道：「還有一箇說法，這分田全然是我來說的，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子的『背公』，要在你這裏除給我，我還要到那邊要中用錢去。」虞華軒道：「這箇何消說？老爹是一箇元寶。」

當下把租頭，價銀，戔銀，銀色，鷄草，小租，酒水，畫字，上業主，都講清了。成老爹把賣主，中人都約了來，大清早坐在虞家廳上，成老爹進來

請大爺出來成契，走到書房裏，只見有許多木匠瓦匠在那裏領銀子。虞華軒捧著多少五十兩一錠的大銀子散人，一箇時辰就散掉了幾百兩。成老爹看著他散完了，叫他出去成田契。虞華軒睜著眼道：「那田貴了，我不要！」成老爹嚇了一箇癡。虞華軒道：「老爹，我當真不要了！」便吩咐小廝：「到廳上把那鄉裏的幾箇泥腿替我趕掉了。」成老爹氣的愁眉苦臉，只得自己走出去，回那幾箇鄉裏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身離惡俗，門牆又見儒修；客到名邦，晉接不逢賢哲。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舊

話說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館，早去晚歸，習以為常。那日早上起來，洗了臉，喫了茶，要進館去，才走出大門，只見三騎馬進來，下了馬，向余大先生道喜。大先生問：「是何喜事？」報錄人拏出條子來看，知道是選了徽州府學訓導。余大先生歡喜，待了報錄人酒飯，打發了去。隨即虞華軒來賀喜，親友們都來賀。

余大先生出去拜客，忙了幾天，料理到安慶領憑領憑回來，帶家小到任。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二先生道：「哥寒罷一席，初到任的時候，只怕日用還不足，我在家裏罷。」大先生道：「我們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從前我兩箇人各處坐館，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兩箇多聚幾時，那有飯喫沒飯喫，也且再商量。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

館。二弟，你同我去。」二先生應了，一同收拾行李，來徽州到任。

大先生本來極有文名，徽州人都知道；如今來做官，徽州人聽見箇箇歡喜到任之後，會見大先生，寬懷坦白，言語爽利，這些秀才們，本不來會的，也要來會會，人人自以為得明師。又會著二先生談談，談的都是些有學問的話，眾人越發欽敬，每日也有幾箇秀才來往。

那日，余大先生正坐在廳上，只見外面走進一箇秀才來，頭戴方巾，身穿舊寶藍直裰，面皮深黑，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那秀才自己手裏拏著帖子，遞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寫著「門生王蘊」。那秀才遞上帖子，拜了下去。余大先生回禮，說道：「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輝的麼？」王玉輝道：「門生正是。」余大先生道：「玉兄，二十年聞聲相思，而今才

得一見。我和你只論好弟兄，不必拘這些俗套。遂請到書房裏去坐，叫人請二老爺出來。

二先生出來，同王玉輝會著，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三人坐下。

王玉輝道：「門生在學裏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是箇迂拙的人。往年就是本學老師，門生也不過是公堂一見而已；而今因大老師和世叔來，是兩位大名下，所以要時常來聆老師和世叔的教訓。要求老師不認做大概學裏門生，竟要把我做箇受業弟子才好。」

余大先生道：「老哥，你我老友，何出此言？」

二先生道：「一向知道吾兄清貧，如今在家可做館長年何以爲生？」王玉輝道：「不瞞世叔說，我生平立的有箇志向，要纂三部書嘉惠來學。」余大先生道：「是那三部？」王玉輝道：「一部『禮書』，一部『字書』，一部『鄉約書』。」

二先生道：「禮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如事親之禮，敬長之禮……等類，將經文大書，下面採諸經子史的話印證，教子弟們自幼習學。」大先生道：「這一部書該頒於學宮，通行天下。請問字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字書是七年識字法。其書已成，就送來與老師細閱。」二先生道：「字學不講久矣，有此一書，爲功不淺。請問鄉約書怎樣？」王玉輝道：「鄉約書不過是添些儀制，勸醒愚民的意思。門生因這三部書，終日手不停披，所以沒的工夫做館。」大先生道：「幾位公郎？」王玉輝道：「只得一箇小兒，到有四箇小女，大小女守節在家裏，那幾箇小女，都出閣不上一年多。」

說著，余大先生留他喫了飯，將門生帖子退了，不受說道：「我們老弟兄要時常屈你來談談，料不嫌我首階風味，怠慢你。」弟兄兩箇，

一同送出大門來。王先生慢慢回家——他家離城有十五里。

王玉輝回到家裏，向老妻和兒子說余老師這些相愛之意。次日，余大先生坐轎子下鄉，親自來拜，畱著在草堂上坐了一會，去了。又次日，二先生自己走來，領著一箇門斗，挑著一石米，走進來，會著王玉輝，作揖坐下。二先生道：「這是家兄的祿米一石。」又手裏拏出一封銀子來道：「這是家兄的俸銀一兩，送與長兄先生，權爲數日薪水之資。」

王玉輝接了這銀子，口裏說道：「我小姪沒有孝敬老師和世叔，怎反受起老師的惠來？」余二先生笑道：「這箇何足爲奇，只是貴處這學署清苦，兼之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幾十兩的拏著，送與名士用，家兄也想學他。」王玉輝道：「這是「長者賜，不敢辭。」只得拜受了。」備飯畱二先生坐，拏出這三樣書

的稿子來，遞與二先生看。二先生細細看了，不勝歎息。坐到下午時分，只見一箇人，走進來說道：「王老爹，我家相公病的很，相公娘叫我來請老爹到那裏去看看。請老爹就要去。」

王玉輝向二先生道：「這是第三箇小女家的人，因女婿有病，約我去看。」二先生道：「如此，我別過罷。尊作的稿子，帶去與家兄看看，畢再送過來。」說罷起身。那門斗也喫了飯，挑著一擔空籬，將書稿子丟在籬裏，挑著跟進城去了。

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用著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王玉輝慟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著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箇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著父親養活，而今我又

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著丈夫一處去了。」公婆兩箇聽見這句話，驚得淚下如雨，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螻蟻尚且貪生』，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三姑娘道：「爹媽也老了，我做媳婦的不能孝順爹媽，反累爹媽，我心裏不安，只是由著我到這條路上去罷，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要求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請母親到這裏來，我當面別一別，這是要緊的！」

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著他行罷。自古『一心去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

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

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徑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跌了！一箇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

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著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喫。母親和婆婆著實勸著，千方百計，總不肯喫。餓到六天上，不能起牀。母親看著，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擡了回來，在家睡著。

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箇火把，幾箇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

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牀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箇獸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箇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著，走出房門去了。

次日，余大先生知道，大驚，不勝慘然，即備了香楮三牲，到靈前去拜奠。拜奠過，回衙門，立刻傳書辦備文書，請旌烈婦。二先生幫著趕造文書，連夜詳了出去。二先生又備了禮來祭奠。三學的人，聽見老師如此隆重，也就紛紛來祭奠的，不計其數。過了兩箇月上，司批准下來，製主入祠，門首建坊。

到了入祠那日，余大先生邀請知縣，擺齊了執事，送烈女入祠。闔縣紳衿，都穿著公服，步行了送。當日入祠安了位，知縣祭，本學祭，余大先生祭，闔縣鄉紳祭，通學朋友祭，兩家親戚祭。

兩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衆人在明倫堂喫了酒散了。

次日，王玉輝到學署來謝余大先生。余大先生，二先生，都會著，留著喫飯。王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意思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又想要作遊，除非到南京去，那裏有極大的書坊，還可逗著他們，刻這三部書。」余大先生道：「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了。若是虞博士在南京，見了此書，贊揚一番，就有書坊搶的刻去了。」二先生道：「先生要往南京，哥如今寫兩封書子去，與少卿表弟和紹光先生。這兩人言語是值錢的。」大先生欣然寫了幾封字，莊徵君、杜少卿、遲衡山、武正字，都有。

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著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一路來到蘇州，正要換船，心裏想起：『我有一箇老朋友住在鄧尉山裏，他最愛我的書，我何不去看看他……』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箇飯店裏住下，搭船往鄧尉山。那還是上晝時分，這船到晚才開。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這裏有甚麼好頑的所在？』飯店裏人道：『這一上去，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怎麼不好頑！』

王玉輝鎖了房門，自己走出去；初時街道還窄，走到二三里路，漸漸闊了，路旁一箇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喫了一盃茶，看見那些遊船，有極大的，裏邊雕畫畫柱，焚著香，擺著酒席，一路遊到虎邱去，遊船過了多少，又有幾隻堂客船，不掛簾子，都穿著極鮮豔的衣服，在船裏坐著喫酒。王玉輝心裏說道：『這蘇州風俗不

好。一箇婦人家不出閨門，豈有箇叫了船在這河內游蕩之理！』又看了一會，見船上一箇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王玉輝忍著淚，出茶館門，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只見一路賣的腐乳，蓆子，粟貨，還有那四時的花卉，極其熱鬧，也有賣酒飯的，也有賣點心的。王玉輝老人家足力不濟，慢慢的走了許多時，才走到虎邱寺門口，循著階級上去，轉灣便是「千人石」，那裏也擺著茶桌子。王玉輝坐著喫了一盃茶，四面看看，其實華麗。那天色陰陰的，像箇要下雨的一般。王玉輝不能久坐，便起身來，走出寺門，走到半路，王玉輝餓了，坐在點心店裏，那豬肉包子六箇錢，一箇王玉輝喫了，交錢出店門，慢慢走回飯店，天已昏黑，船上人催著上船。

王玉輝將行李拏到船上，幸虧雨不會下

的大，那船連夜的走。一直來到鄧尉山，找著那朋友家裏。只見一帶矮矮的房子，門前垂柳掩映，兩扇門關著，門上貼了白。王玉輝就嚇了一跳，忙去敲門。只見那朋友的兒子，掛著一身的孝，出來開門，見了王玉輝，說道：『伯伯如何今日才來？我父親那日不想你。直到臨回首的時候，還念著伯伯不會得見一面，又恨不會得見伯伯的全書。』

王玉輝聽了，知道這箇老朋友已死，那眼睛裏熱淚紛紛滾了出來，說道：『你父親幾時去世的？』那孝子道：『還不會盡七。』王玉輝道：『靈柩想是還在家裏。』那孝子道：『還在家裏。』王玉輝道：『你引我到靈柩前去。』那孝子道：『伯伯且請洗了臉，喫了茶，再請伯伯進來。』當下就請王玉輝坐在堂屋裏，掣水來洗了臉。

王玉輝不肯等喫了茶，叫那孝子領到靈

柩前。孝子引進中堂。只見中間奉著靈柩，面前香爐燭臺，遺像魂旛。王玉輝慟哭了一場，倒身拜了四拜。那孝子謝了。王玉輝喫了茶，又將自己盤費買了一副香紙牲體，把自己的書，一同擺在靈柩前祭奠，又慟哭一場，住了一夜。次日要行，那孝子留他不住，又在老朋友靈柩前辭行，又大哭了一場，含淚上船。那孝子直送到船上方才回去。

王玉輝到了蘇州，又換了船，一路來到南京水西門上岸，進城尋了箇下處，在牛公庵住。次日，掣著書子去尋了一日回來。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尋他去了。莊徵君到故鄉去修祖墳，遲衡山、武正字都到遠處做館去，了一箇也遇不著。

王玉輝也不懊悔，聽其自然，每日在牛公庵看書。

過了一箇多月，盤費用盡了，上街來開走。才走到巷口，遇著一箇人作揖叫聲：「老伯怎的在這裏？」王玉輝看時，原來是同鄉人，姓鄧，名義，字質夫。這鄧質夫的父親是王玉輝同案進學，鄧質夫進學又是王玉輝做保結，故此稱是「老伯」。

王玉輝道：「老姪幾年不見，一向在那裏？」鄧質夫道：「老伯寓在那裏？」王玉輝道：「我就在前面這牛公庵裏，不遠。」鄧質夫道：「且回到老伯下處去。」到了下處，鄧質夫拜見了，說道：「小姪自別老伯，在揚州這四五年，近日是東家託我來賣上江食鹽，寓在朝天宮一向記念老伯近況好麼？甚麼也到南京來？」王玉輝請他坐下，說道：「賢姪，當初你令堂老夫人守節，隣家失火，令堂對天祝告，反風滅火，天下皆聞，那知我第三箇小女，也有這一番節烈。」——因悉把女兒殉女婿的事說了

一遍。——「我因老妻在家哭泣，心裏不忍，府學余老師寫了幾封書子與我來，會這裏幾位朋友，不想一箇也會不著。」

鄧質夫道：「是那幾位？」王玉輝一一說了。鄧質夫歎道：「小姪也恨來的遲了！當年南京有虞博士在這裏，名壇鼎盛，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聞，自從虞博士去了，這些賢人君子，風流雲散，小姪去年來，曾會著杜少卿先生，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過莊徵君，而今都不在家了。老伯這寓處不便，且搬到朝天宮小姪那裏寓些時。」

王玉輝應了，別過和尚，付了房錢，叫人挑行李，同鄧質夫到朝天宮寓處住下。鄧質夫晚間備了酒肴，請王玉輝喫著，又說起泰伯祠的話來。王玉輝道：「泰伯祠在那裏，我明日要去看看。」鄧質夫道：「我明日同老伯去。」

次日，兩人出南門，鄧質夫帶了幾分銀子

把與着門的開了門，進到正殿。兩人瞻拜了，走進後一層樓底下，遲衡山貼的祭祀儀注單和派的執事單還在壁上。兩人將袖子拂去塵灰看了，又走到樓上，見八張大櫃關鎖著樂器，祭器。王玉輝也要看看祠的人回鑰匙在遲府上，只得罷了，下來兩廊走走。兩邊書房都看了一遍，走到省牲所，依舊出了大門，別過看祠的兩人，又到報恩寺頑頑，在琉璃塔下喫了一壺茶出來，寺門口酒樓上喫飯。

王玉輝向鄧質夫道：「久在客邊煩了，要回家去，只是沒有盤纏。」鄧質夫道：「老伯怎的這樣說？我這裏料理盤纏，送老伯回家去。」過了兩日，便備了餞行的酒，掣出十幾兩銀子來，又雇了轎夫，送王先生回徽州去，又說道：「老伯，你雖去了，把這余先生的書交與小姪等各位先生回來，小姪送與他們，也見得老伯來走了一回。」王玉輝道：「這最好。」便把書子

交與鄧質夫，起身回去了。

王玉輝去了好些時，鄧質夫打聽得武正字已到家，把書子自己送去，正值武正字出門拜客，不會會著，向他家人說：「這書是我朝天宮姓鄧的送來的，其中緣由，還要當面再說。」武正字回來看了書，正要朝朝天宮去回拜，恰好高翰林家著人來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賓朋高宴，又來奇異之人患難相扶，更出武勇之輩。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話說武正字那日回家，正要回拜鄧質夫，外面傳進一副請帖，說：「翰林院高老爺家請即日去陪客。」武正字對來人說道：「我去回拜了一箇客，即刻就來。你先回覆老爺去罷。」家人道：「家老爺多拜上老爺，請的是浙江一位萬老爺，是家老爺從前拜盟的弟兄。就是請老爺同遲老爺會會。此外就是家老爺親家秦老爺。」

武正字聽見有遲衡山，也就勉強應允了。回拜了鄧質夫，彼此不相值。午後高府來邀了兩次武正字才去。高翰林接著會過了書房裏走出施御史秦中書來，也會過了。才喫著茶，遲衡山也到了。

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萬老爺，因對施御史道：「這萬敵友是浙江一箇最有用的人，一

筆的好字。二十年前，學生做秀才的時候，在揚州會著他。他那時也是箇秀才，他的舉動就有些不同。那時鹽務的諸公都不敢輕慢他，比學生在那邊更覺的得意些。自從學生進京後，彼此就疎失了。前日他從京師回來，說已由序班授了中書，將來就是秦親家的同衙門了。」秦中書笑道：「我的同事，爲甚要親家做東道？明日乞到我家去。」

說著，萬中書已經到門，傳了帖。高翰林拱手立在廳前滴水下，叫管家請轎，開了門。萬中書從門外下了轎，急趨上前拜揖，坐下，說道：「蒙老先生見召，實不敢當。小弟二十年別懷，也要借尊酒一敘。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還有外客？」高翰林道：「今日并無外客，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敵親家秦中翰，還有此處兩位學中朋友一位姓武，一位姓遲，現在西廳上坐著哩。」萬中書便道：「請會。」

管家去請，四位客都過正廳來，會過。施御史道：「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萬中書道：「小弟二十年前，在揚州得見高老先生，那時高老先生還未曾高發，那一段非凡氣魄，小弟便知道後來必是朝廷的柱石。自高老先生發解之後，小弟奔走四方，卻不會到京師一晤。去年小弟到京，不料高老先生卻又養望在家了。所以昨在揚州幾箇敝相知處有事，只得繞道來聚會一番。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諸位先生的教。」

秦中書道：「老先生貴班，甚時補得著出京來，卻是爲何？」萬中書道：「中書的班次進士是一途，監生是一途，學生是就的辦事職銜，將來終身都脫不得這兩箇字。要想加到翰林學士，料想是不能了；近來所以得缺甚難。」秦中書道：「就了不做官，這就不如不就了。」

萬中書丟了這邊，便向武正字遞蘆山道：

「二位先生高才久屈，將來定是『大器晚成』的；就是小弟這就職的事，原算不得，始終還要從科甲出身。」蘆山道：「弟輩碌碌，怎比老先生大才！」武正字道：「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知。」

說著，小廝來稟道：「請諸位老爺西廳用飯。」高翰林道：「先用了便飯，好慢慢的談談。」衆人到西廳飯畢，高翰林叫管家開了花園門，請諸位老爺看看。衆人從西廳右首一箇月門內進去，另有一道長粉牆，牆角一箇小門進去，便是一帶走廊，從走廊轉東首，下石子階，便是一方蘭圃。這時天氣溫和，蘭花正放，前面石山石屏，都是人工堆就的。山上有小亭，可以容三四人。屏旁置磁墩兩箇，屏後有竹子百十竿。竹子後面映著些矮矮的朱紅欄杆，裏邊圍著些未開的芍藥。

高翰林同萬中書攜著手，悄悄的講話，直

到亭子上去了。施御史同著秦中書，就隨便在石屏下閒坐。遲衡山同武正字，信步從竹子裏面走到芍藥欄邊。遲衡山對武書道：「園子到也還潔淨，只是少些樹木。」武正字道：「這是前人說過的，『亭沼譬如爵位，時來則有之，樹木譬如名節，非素修弗能成。』」

說著，只見高翰林同萬中書從亭子裏走下來，說道：「去年在莊濯江家看見武先生的紅芍藥詩，如今又是開芍藥的時候了。」

當下主客六人，閒步了一回，從新到西廳上坐下。管家叫茶上點上一巡攢茶。遲衡山問萬中書道：「老先生貴省有箇敝友，他是處州人，不知老先生可曾會過？」萬中書道：「處州最有名的，不過是馬純上先生，其餘在學的朋友也還認得幾箇，但不知令友是誰？」遲衡山道：「正是這馬純上先生。」萬中書道：「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怎麼不認得？他如今進京

去了。他進了京，一定就是得手的。」武書忙問道：「他至今不會中舉，他為甚麼進京？」萬中書道：「學道三年任滿，保題了他的優行這一進京，倒是箇功名的捷徑，所以曉得他就得手的。」

施御史在旁道：「這些異路功名，弄來弄去，始終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道：「上年他來做地，小弟看他著實在舉業上講究的，不想這些年還是箇秀才出身。可見這『舉業』二字，原是箇無憑的。」高翰林道：「遲先生，你這話就差了。我朝二百年來，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馬純上講的舉業，只算得些門面話。其實，此中的奧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箇案首，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武正字道：「難道大場裏同學道是兩樣看法不成？」高翰林道：「怎麼不是兩樣！舉

道考得起的，是大場裏再也不會中的；所以小弟未曾僥倖之先，只一心去揣摩大場學道那裏，時常考箇三等也罷了。」

萬中書道：「老先生的元俸，做省的人，箇箇都揣摩爛了。」高翰林道：「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拙作，沒有一句話是杜撰，字字都有來歷的，所以才得僥倖。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那馬先生講了半生，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他要曉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

萬中書道：「老先生的話，真是後輩的津梁；但這馬二哥卻要算一位老學。小弟在揚州做友家，見他著的春秋，倒也甚有條理。」高翰林道：「再也莫提起這話。做處這裏，有一位莊先生，他是朝廷徵召過的，而今在家閉門註易。前日有箇朋友和他會席，聽見他說：「馬純上

知進而不知退，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無論那馬先生不可比做亢龍，只把一箇現活著的秀才拏來解聖人的經，這也就可笑之極了！」

武正字道：「老先生此話也不過是他偶然取笑。要說活著的人就引用不得，當初文王周公爲甚麼就引用微子，箕子？後來孔子爲甚麼就引用顏子？那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高翰林道：「足見先生博學。小弟專經是毛詩，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

武正字道：「提起「毛詩」兩字，越發可笑了。近來這些做舉業的，泥定了朱註，越講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長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詩說，引了些漢儒的說話，朋友們就都當作新聞可見。一學問，兩箇字，如今是不必講的了。」遲衡山道：「這都是一偏的話。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若是兩樣都要講，弄到後

來，一樣也做不成！

說著管家來稟：『請上席。』高翰林奉了萬中書的首座，施侍御的二座，遲先生三座，武先生四座，春親家五座，自己坐了主位。三席酒，就擺在西廳上面，酒肴十分齊整，卻不會有戲。席中又談了些京師裏的朝政，說了一會，遲衡山向武正字道：『自從虞老先生離了此地，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就少了。』

少頃，轉了席，又點起燈燭來。喫了一巡，萬中書起身辭去。秦中書拉著道：『老先生一來是敝親家的同盟，就是小弟的親翁一般；二來又忝在同班，將來補選了，大概總在一處，明日千萬到舍間一敘。小弟此刻回家，就具過東來。』又回頭對衆人道：『明日一箇客不添，一箇客不減，還是我們照舊六箇人。』

遲衡山、武正字，不會則一聲施御史道：『極好；但是小弟明日打點屈萬老先生坐坐的，』

這箇竟是後日罷。』萬中書道：『學生昨日才到這裏，不料今日就擾高老先生。諸位老先生尊府還不曾過來奉謁，那裏有箇就來叨擾的？』高翰林道：『這箇何妨？敝親家是貴同衙門，這箇比別人不同。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萬中書含糊應允了。諸人都辭了主人，散了回去。當下秦中書回家，寫了五副請帖，差長班送了去，請萬老爺、施老爺、遲相公、武相公、高老爺，又發了一張傳戲的溜子，叫一班戲。次日清晨，伺候又發了一箇諭帖，諭門下總管，叫茶廚伺候酒席，要體面些。

次日，萬中書起來，想道：『我若先去拜秦家，恐怕拉住了，那時不得去拜衆人，他們必定就要怪，只說我揀有酒喫的人家跑，不如先拜了衆人，再去到秦家。』隨即寫了四副帖子，先拜施御史。御史出來會了，曉得就要到秦中書

家喫酒，也不會款留。隨即去拜遲相公。遲衛山家回：「昨晚因修理學宮的事，連夜出城往旬容去了。」只得又拜武相公。武正字家回：「相公昨日不會回家，來家的時節再來回拜罷。」

是日早飯時候，萬中書到了秦中書家。只見門口有一箭闊的青牆，中間縮著三號，卻是起花的大門樓。轎子沖著大門立定，只見大門裏粉屏上貼著紅紙硃標的「內閣中書」的封條，兩旁站著兩行雁翅的管家。管家脊背後便是執事上的帽架子，上首還貼著兩張「爲禁約事」的告示。帖子傳了進去，秦中書迎出來，開了中間屏門。萬中書下了轎，拉著手到廳上行禮，敘坐，拜茶。

萬中書道：「學生叨在班末，將來凡事還要求提攜。今日有箇賤名在此，只算先來拜謁。叨擾的事，容學生再來另謝。」秦中書道：「做親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將來小弟設若竟

補了，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萬中書道：「令親臺此刻可會來哩？」秦中書道：「他早間差人來說，今日一定到這裏來。此刻也差不多。」

說著，高翰林，施御史，兩乘轎已經到門。下了轎，走進來敘了坐，喫了茶。高翰林道：「秦親家，那遲年兄同武年兄，這時也該來了。」秦中書道：「已差人去邀了。」萬中書道：「武先生或者還來，那遲先生是不來的了。」高翰林道：「老先生何以見得？」萬中書道：「早間在他兩家奉拜，武先生家回昨晚不會回家。遲先生因修學宮的事往旬容去了，所以曉得遲先生不來。」

施御史道：「這兩箇人卻也作怪！但凡我們請他，十回到有九回不到。若說他當真有事，做秀才的那裏有這許多事？若說他做做身分，一箇秀才的身分到那裏去？」秦中書道：「老

先生同做親家在此，那二位來也好，不來也能。萬中書道：『那二位先生的學問，想必也還是好的。』高翰林道：『那裏有甚麼學問？有了學問，到不做老秀才了？只因上年國子監裏有一位虞博士，著實作興這幾箇人，因而大家聯屬，而今也漸漸淡了！』

正說著，忽聽見左邊房子裏面高聲說道：『妙妙！』衆人都覺詫異。秦中書叫管家去書房後面去看，是甚麼人喧嚷。管家來稟道：『是二老爺的相與鳳四老爹。』秦中書道：『原來鳳四在後面，何不請他來談談？』

管家從書房裏去請了出來，只見一箇四十多歲的大漢，兩眼圓睜，雙眉直豎，一部極長的烏鬚垂過了脣脰，頭戴一頂力士巾，身穿一領元色緞緊袖袍，腳端一雙尖頭靴，腰束一條絲縷，膝下掛著小刀子，走到廳中間作了一箇總揖，便說道：『諸位老先生在此，小子在後

面卻不知道，失陪的緊。』

秦中書拉著坐了，便指著鳳四老爹對萬中書道：『這位鳳長兄是敝處這邊一箇極有義氣的人，他的手底下實在有些講究，而且一部易筋經記的爛熟的。他若是遣一箇勁，那怕幾千斤的石塊，打落在他頭上，身上，他會絲毫不得。這些時，舍弟留他在舍間，早晚請教，學他的技藝。』萬中書道：『這箇品貌，原是箇奇人，不是那一手無縛雞之力的。』

秦中書又向鳳四老爹問道：『你方才在裏邊連叫「妙妙」，卻是爲何？』鳳四老爹道：『這不是我，是你令弟令弟才說人的力氣到底，是生來的，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氣，著人拏椎棒打，越打越不疼，他一時歡喜起來，在那裏說妙。』萬中書向秦中書道：『令弟老先生在府，何不也請出來會會？』

秦中書叫管家進去請，那秦二倚子已從

後門裏騎了馬，進小營看試箭去了。小廝們來請到內廳用飯。飯畢，小廝們又從內廳左首開了門，請諸位老爺進去閒坐。萬中書同著衆客進來。原來是兩箇對廳，比正廳略小些，卻收拾得也還精緻。衆人隨便坐了，茶上捧進十二樣的攪茶來。一箇十一二歲的小廝，又向爐內添上些香。萬中書暗想道：「他們家的排場畢竟不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來……只是門面不得這樣大，現任的官府，不能叫他來上門，也沒有他這些手下人伺候……」

正想著，一箇穿花衣的末腳，擎著一本戲目，走上來，打了搶跪，說道：「請老爺先賞兩齣。」萬中書讓過了高翰林，施御史，就點了一齣「請宴」，一齣「餞別」，施御史又點了一齣「五臺」。高翰林又點了一齣「追信」。末腳擎笏板在旁邊寫了，擎到戲房裏去扮。

當下秦中書又叫點了一巡清茶。管家來

稟道：「請諸位老爺外邊坐。」衆人陪著萬中書從對廳上過來，到了二廳，看見做戲的場口已經鋪設的齊楚，兩邊放了五把圈椅，上面都是大紅盤金椅搭，依次坐下。長班帶著全班的戲子，都穿了腳色的衣裳，上來稟參了，全場打鼓板，才立到沿口，輕輕的打了一下鼓板，只見那貼旦裝了一箇紅娘，一扭一捏，走上場來。長班又上來打了一箇搶跪，稟了一聲「賞坐」，那吹手們才坐下去。

這紅娘才唱了一聲，只聽得大門口忽然一捧鑼聲，又有紅黑帽子吆喝了進來。衆人都疑惑：「請宴」裏面從沒有這箇做法的……只見管家跑進來，說不出話來。早有一箇官員，頭戴紗帽，身穿玉色緞袍，腳下粉底皂靴，走上廳來，後面跟著二十多箇快手，當先兩箇走到上面，把萬中書一手揪住，用一條鐵鍊套在頸子裏，就拖了出去。那官員一言不發，也就

教：出去了。衆人嚇的面面相覷。只因這一番，有分

梨園子弟，從今笑煞鄉紳；
英雄一力擔承患難。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場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突被一箇官員，帶領捕役進來，將他鎖了出去，嚇得施御史、高翰林、秦中書面面相覷，摸頭不著那戲也就翦住了。衆人定了一會，施御史向高翰林道：「貴相知此事，老先生自然曉得箇影子。」高翰林道：「這件事情，小弟絲毫不知。但是剛才方縣尊也太可笑，何必妝這箇模樣？」秦中書又埋怨道：「姻弟席上被官府鎖了客去，這箇臉面卻也不甚好看！」高翰林道：「老親家，你這話差了我坐在家裏，怎曉得他有甚事況且拏去的是他，不是我，怕人說怎的？」

說著，管家又上來稟道：「戲子們請老爺的，示還是伺候還是回去？」秦中書道：「客犯了事，我家人沒有犯事，爲甚的不唱？」大家又坐著看戲，只見鳳四老爹一箇人坐在遠遠的，

望著他們冷笑。

秦中書瞥見，問道：「鳳四哥，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鳳四老爹道：「我如何得曉得？」秦中書道：「你不曉得，爲甚麼笑？」鳳四老爹道：「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人已拏去，急他則甚？依我的愚見，應該差一箇能幹人到縣裏去打探，打探到底爲的甚事。一來也曉得下落，二來也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礙。」施御史忙應道：「這話是的很。」秦中書也連忙道：「是的很，是的很。」當下差了一箇人，叫他到縣裏打探那管家去了。

這裏四人坐下，戲子從新上來做了「請宴」，又做「餞別」。施御史指著對高翰林道：「他才這兩齣戲點的就不利市才。」請宴「就「餞別」弄得「宴」還不算「請」，「別」到「餞」過了。」

說著，又唱了一齣「五臺」，才要做「追信」，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走到秦中書面前，說：「連縣裏也找不清，小的會著了刑房蕭二老爹，才託人鈔了他一張牌票來。」說著，遞與秦中書看。

衆人起身都來看，是一張竹紙，寫得潦潦草草的上寫著——

『台州府正堂。祚爲海防重地等事。奉巡撫浙江都察院鄒憲行參革台州總兵苗而秀案內要犯一名萬里——卽萬青雲——係本府已革生員，身中面黃，微鬚，年四十九歲，潛逃在外，現奉親提，爲此，除批差緝獲外，合亟通行，凡在緝獲地方，仰縣卽時添差拏獲，解府詳審，慎毋遲誤，須至牌者。』

又一行下寫——

「右牌仰該縣官吏准此。」原來是差人拏了通緝的文憑，投到縣裏，這縣尊是浙江人，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所以帶人親自拏去的，其犯事的始末，連縣尊也不明白。

高翰林看了，說道：「不但人拏的糊塗，連這牌票上的文法，也有些糊塗。此人說是箇中書，怎麼是箇已革生員？就是已革生員，怎麼拖到總兵的參案裏去？」秦中書望著鳳四老爹道：「你方才笑我們的，你如今可能知道麼？」鳳四老爹道：「他們這種人會打聽甚麼？等我替你去。」立起身來，就走。秦中書道：「你當真的去？」鳳四老爹道：「這箇扯謊做甚麼？說著就去了。」

鳳四老爹一直到縣門口，尋著兩箇馬快頭，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跟著他，叫東就東，

叫西就西。鳳四老爹叫兩箇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人。那馬快頭領著鳳四老爹一直到了三官堂，會著浙江的人。

鳳四老爹問差人道：「你們是台州府的差？」差人答道：「我是府差。」鳳四老爹道：「這萬相公到底爲的甚事？」差人道：「我們也不知只是敝上人吩咐，說是箇要緊的人犯，所以差了各省來緝。老爹有甚吩咐？我照顧就是了。」鳳四老爹道：「他如今在那裏？」差人道：「方老爺才問了他一堂，連他自己也說不明白。如今寄在外監裏。明日領了文書，只怕就要起身。老爹如今可是要看他？」鳳四老爹道：「他在外監裏，我自己去看他。你們明日領了文書，千萬等我到這裏，你們再起身。」差人應允了。

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會著萬中書。萬中書向鳳四老爹道：「小弟此番大概是

奇冤極枉了。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不知此後可能再會了。」

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只不得明白。因付道：「這場官司，須是我同到浙江去才得明白。」也不對萬中書說，竟別了出監說：「我明日再來奉看。」一氣回到秦中書家。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施御史也回去了，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等信，看見鳳四老爹回來，忙問道：「到底爲甚事？」

鳳四老爹道：「真正奇得緊！不但官府不曉得，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不但差人不曉得，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樣糊塗事，須我同他到浙江去，才得明白。」秦中書道：「這也就罷了，那箇還管他這些閒事？」鳳四老爹道：「我的意思，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如果他這官司利害，我就幫他去審審，也是會過這一場。」

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便攛掇鳳四老爹

同去；晚上，送了十兩銀子到鳳家來，說：『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鳳四老爹收了，次日起來，直到三官堂會著差人。差人道：『老爹好早！』

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灣，到縣門口，來到刑房裏，會著蕭二老爹，催著他清稿，並送簽了一張解批，又撥了四名長解，阜差聽本官簽點，批文用了印。官府坐在三堂上，叫值日的阜頭把萬中書提了進去。台州府差也跟到宅門口伺候。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著紗帽，身上還穿著七品補服，方縣尊猛想到：『他掣的是箇已革的生員，怎麼卻是這樣服色……』又對明

了人名，年貌，絲毫不謬，因問道：『你到底生員是官？』萬中書道：『我本是台州府學的生員，今歲在京，因書法端楷，保舉中書職銜的生員，不曾革過。』

了官司撫臺將你生員咨革了也未可知，但你是箇浙江人，本縣也是浙江人，本縣也不難為你你的事，你自己好好去審就是了。』因又想道：『他回去了，地方官說他是箇已革生員，就可以動刑了。我是箇同省的人，難道這點照應沒有……』隨在簽批上硃筆添了一行——

『本犯萬里年貌與來文相符，現今頭戴紗帽，身穿七品補服，供稱本年在京保舉中書職銜，相應原身鎖解，該差毋許需索，亦毋得疏縱。』

寫完了，隨簽了一箇長差趙昇；又叫台州府差進去，吩咐道：『這人比不得盜賊，有你們兩箇本縣這裏添一箇也般了。你們路上須要小心些。』

三箇差人接了批文，押著萬中書出來。鳳

四老爹接著問府差道：『你是解差們，過清了？』指著縣差問道：『你是解差？』府差道：『過清了，他是解差。』縣門口看見鎖了一箇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就圍了有兩百人看，越讓越不開。鳳四老爹道：『趙頭，你住在那裏？』趙昇道：『我就在轉灣。』鳳四老爹道：『先到你家去。』

一齊走到趙昇家小堂屋裏坐下。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件長衣來，叫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

府差去了回來，說：『管家都未回寓處，想是逃走了。只有行李還在寓處，和尚卻不肯發。』鳳四老爹聽了，又除了頭上的帽子，叫萬中書戴了，自己只包著裹巾，穿著短衣，說道：『這裏地方小，都到我家去。』

萬中書同三箇差人跟著鳳四老爹一直

走到洪武街，進了大門，二層廳上立定。萬中書納頭便拜。鳳四老爹拉住道：『此時不必行禮，先生且坐著。』便對差人道：『你們三位都是眼亮的，不必多話了。你們都在我家裏住著。萬老爺是我的相與，這場官司，我是要同了去的。我卻也不難爲你。』趙昇對來差道：『二位可有的說？』來差道：『鳳四老爹吩咐，這有甚麼說？只求老爹作速些。』鳳四老爹道：『這箇自然。』當下把三箇差人送到廳對面一間空房裏，說道：『此地權住兩日，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三箇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竟都放心，各自搬行李去了。

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箇書房裏坐著，問道：『萬先生，你的這件事，不妨實實的對我說，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幫襯你說合糊話，那就罷了。』萬中書道：『我看老爹這箇舉動，自是箇豪傑。真人面前，我也不說假話。』

了。我這場官司，倒不輸在台州府，反要輸在江寧縣。」

鳳四老爹道：「江寧縣方老爹待你甚好，這是爲何？」萬中書道：「不瞞老爹說，我實在是箇秀才，不是箇中書。只因家下日計艱難，沒奈何出來走走，要說是箇秀才，只好喝風病煙；說是箇中書，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才肯有些照應。不想今日被縣尊把我這服色同官職寫在批上，將來解回去，欵案都不妨，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喫不起了。」

鳳四老爹沈吟了一刻道：「萬先生，你假如是箇真官回去，這官司不知可得贏？」萬中書道：「我同苗總兵係一面之交，又不曾有甚過賊犯法的事，量情不得大輸。只要那裏不曉得假官一節，也就罷了。」鳳四老爹道：「你且住著，我自的道理。」

萬中書住在書房裏。三箇差人也搬來住

在廳對過空房裏。鳳四老爹一面叫家裏人料理酒飯，一面自己走到秦中書家裏去。

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大衣也沒有穿，就走了出來，問道：「鳳四哥哥，事體怎麼樣了？」鳳四老爹道：「你還問哩！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你還不曉得哩！」秦中書嚇得慌慌張張的，忙問道：「怎的怎的？」鳳四老爹道：「怎的不怎的，官司殼你打半生！」

秦中書越發嚇得面如土色，要問都問不出來了。鳳四老爹道：「你說他到底是何官？」秦中書道：「他說是箇中書。」鳳四老爹道：「他的中書還在判官那裏造冊哩！」秦中書道：「難道他是箇假的？」鳳四老爹道：「假的何消說，只是一場欵案官司，把一箇假官從尊府上拏去，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只消帶上一筆，莫怪我說，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

「滾水潑老鼠」了！」

秦中書聽了這話，瞪著兩隻白眼，望著鳳四老爹道：「鳳四哥，你是極會辦事的人。如今這件事，倒底怎樣好？」鳳四老爹道：「沒有怎樣好的法。他的官司不輸，你的身家不破。」秦中書道：「怎能叫他官司不輸？」鳳四老爹道：「假官輸，真官就不輸。」秦中書道：「他已是假的，如何又得真？」鳳四老爹道：「難道你也是假的？」秦中書道：「我是遵例保舉來的。」鳳四老爹道：「你保舉得，他就保舉不得？」秦中書道：「就是保舉，也來不及。」鳳四老爹道：「怎的來不及？有了錢，就是官！現放著一位施老爺，還怕商量不來？」秦中書道：「這就快些叫他辦！」鳳四老爹道：「他到如今辦，他又不做假的了？」秦中書道：「依你怎麼樣？」鳳四老爹道：「若要依我麼，不怕拖官司，竟自隨他去，若要圖乾淨，替他辦一箇，等他官司贏了來，

得了缺，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你，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

秦中書聽了這箇話，嘆了一口氣道：「這都是好親家，拖累這一場，如今卻也沒法了，鳳四哥，銀子我竟出，只是要你辦去。」鳳四老爹道：「這就是「水中撈月」了。這件事，要高老先生去辦。」秦中書道：「爲甚的偏要他去？」鳳四老爹道：「如今施御史老爺是高老爺的相好，要懇著他作速照例寫揭帖，揭到內閣，存了案，才有用哩。」秦中書道：「鳳四哥，果真你是見事的人！」隨即寫了一箇帖子，請高親家老爺來商議要話。

少刻，高翰林到了。秦中書會著，就把鳳四老爹的話說了一遍。高翰林連忙道：「這箇我就去。」鳳四老爹在旁道：「這是緊急事，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去罷。」秦中書忙進去一刻，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每封

足紋一百兩，交與高翰林道：『而今一半人情，一半禮物。這原是我墊出來的，我也曉得閣裏還有些使費。一總賢親家的心，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高翰林局促不好意思，只得應允，掣了銀子，到施御史家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

鳳四老爹回到家裏，一氣走進書房，只見萬中書在椅子上坐著望哩。鳳四老爹道：『恭喜如今是真的了。』隨將此事說了備細。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二三十箇頭。鳳四老爹拉了又拉，方才起來。

鳳四老爹道：『明日仍舊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謝去。』萬中書道：『這是極該的，但只是不好意思。』說著，差人走進來請問鳳四老爹幾時起身。鳳四老爹道：『明日走不成，竟是後日罷。』

次日起來，鳳四老爹催著萬中書去謝高秦兩家。兩家收了帖，都回不在家，卻就回來了。鳳四老爹又叫萬中書親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來。鳳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同著三箇差人，竟送萬中書回浙江台州去審官司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儒生落魄變成衣錦還鄉；御史

回心，惟恐一人負屈。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話說鳳四老爹替萬中書辦了一箇真中書，才自己帶了行李，同三箇差人送萬中書到台州審官司去。這時正是四月初旬，天氣溫和，五箇人都穿著單衣，出了漢西門來叫船，打點一直到了浙江去，叫遍了，總沒有一隻杭州船，只得叫船先到蘇州。

到了蘇州，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才換了杭州船。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卻大著一半。鳳四老爹道：「我們也用不著這大船，只包他兩箇艙罷。」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包了他一箇中艙，一箇後艙。

五箇人上了蘇州船，守候了一日，船家才攬了一箇收絲的客人搭在前艙。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生的也還清秀，卻只得一擔行李，倒著實沈重。

到晚，船家解了纜，放離了馬頭，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一箇小小的村落旁住了。那梢公對夥計說：「你帶好纜，放下二錨，照顧好了客人。我家去一頭。」那台州差人笑著說道：「你是討順風去了。」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著去了。

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開步了幾步，望見那晚煙漸散，水光裏月色漸明，徘徊了一會，復身上船來安歇，只見下水頭支支喳喳，又搖了一隻小船來幫著泊。

這時船上水手倒也開鋪去睡了，三箇差人點起燈來打骨牌，只有萬中書鳳四老爹同那箇絲客人在船裏推了窗子，憑舷玩月。

那小船靠攏了來，前頭撐篙的是一箇四十多歲的瘦漢，後面火艙裏是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掌舵，一眼看見船這邊三箇男人看月，就掩身下艙裏去了。

隔了一會，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睡了，只有這絲客人略睡得遲些。

次日日頭未出的時候，梢公背了一箇稍袋，上了船，急急的開了。走了三十里，方才喫早飯。早飯喫過了，將下午，鳳四老爹閒坐在艙裏，對萬中書說道：『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傷筋骨，但是都院的官司，也彀拖纏哩。依我的意思，審你的時節，不管問你甚情節，你只說家中住的一箇遊客鳳鳴岐做的。等他來拏了我，去就有道理了。』

正說著，只見那絲客人，眼兒紅紅的，在前艙裏哭。鳳四老爹同衆人忙問道：『客人，怎的？』那客人只不則聲。鳳四老爹猛然然大悟，指著絲客人道：『是你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不成，如今上了當了！』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

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才曉得昨晚都

睡靜了，這客人還倚著船艙，顧盼那船上婦人；這婦人見那兩箇客人去了，才立出艙來，望著絲客人笑。船本靠得緊，雖是隔船，離身甚近。絲客人輕輕捏了他一下，那婦人便笑嘻嘻從窗子裏爬了過來，就做了「巫山一夕」。這絲客人睡著了，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二百兩——盡行搗了去了。早上開船，這客人情思還昏昏的，到了此刻，看見被囊開了，才曉得被人偷了去——真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來的苦」。

鳳四老爹洗吟了一刻，叫過船家來問道：『昨日那隻小船，你們可還認得？』水手道：『認卻認得，這話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有甚方法？』鳳四老爹道：『認得就好了。他昨日得了錢，我們走這頭，他必定去那頭。你們替我把桅豎了，架上檣，趕著搖回去，望見他的船，遠遠的就泊了，弄得回來，再酬你們的勞。』

船家依言搖了回去；搖到黃昏時候，才到了昨日泊的地方，卻不見那隻小船。鳳四老爹道：『還搖了回去。』約略又搖了二里多路，只見一株老柳樹下繫著那隻小船，遠望著卻不見人。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也泊在一株枯柳樹下。

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不許則聲，自己上岸閒步；步到這隻小船面前，果然是昨日那船，那婦人同著瘦漢子在中艙裏說話哩。鳳四老爹徘徊了一會，慢慢回艙，只見這小船不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泊了一會，那瘦漢子不見了。

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照見那婦人在船裏邊掠了鬢髮，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外面，下身換了一條黑綢裙子，獨自一箇，在船窗裏坐著賞月。鳳四老爹低低問道：『夜靜了，你這小妮子船上沒有人，你也不怕麼？』那婦人答應

道：『你管我怎的！我們一箇人在船上，是過慣了的，怕甚的！』說著，就把眼睛斜覷了兩覷。

鳳四老爹一腳跨過船來，便抱那婦人。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卻不則聲。鳳四老爹把他一把抱起來，放在右腿膝上。那婦人也就不動，倒在鳳四老爹懷裏了。鳳四老爹道：『你船裏沒有人，今夜陪我宿一宵，也是前世有緣。』那婦人道：『我們在船上住家，是從來不混帳的；今晚沒有人，遇著你這箇冤家，叫我也沒有法子——』只在這邊，我不到你船上去。』鳳四老爹道：『我行李內有東西，我不放心在你這邊。』說著，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提了過來。

這時船上人都睡了，只是中艙裏點著一盞燈，鋪著一副行李。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裳，鑽在被裏。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耳朵裏卻聽得軋軋的橈聲。那婦人要擡起頭來看，卻被鳳四老爹一腿

壓住，死也不得動，只得細細的聽——是船在水裏走哩！

那婦人急了，忙問道：「這船怎麼走動了？」鳳四老爹道：「他行他的船，你睡你的覺，倒不快活？」那婦人越發急了，道：「你放我回去罷！」鳳四老爹道：「獸妮子，你是騙錢，我是騙人一樣的騙，怎的就慌？」那婦人才曉得是上了當了，只得哀告道：「你放了我，任憑甚東西，我都還你就是了。」鳳四老爹道：「放你去卻不能，拏了東西來才能放你去，我卻不難為你。」

說著，那婦人起來，連褲子也沒有了。萬中書同絲客人從艙裏鑽出來看了，忍不住的好笑。鳳四老爹問明他家住址，同他漢子的姓名，叫船家在沒人煙的地方住了。到了次日天明，叫絲客人拏了箇包袱，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的衣裳，走回十多里路，找著他的漢子，原來他

漢子見船也不見，老婆也不見，正在樹底下著急哩。

那絲客人有些認得，上前說了幾句，拍著他肩頭道：「你如今「陪了夫人又折兵」，還是造化哩！」他漢子不敢答應。客人把包袱打開，拏出他老婆的衣裳，褲子，褶褲，鞋來。那漢子才慌了，跪下去，只是磕頭。客人道：「我不拏你，快把昨日四封銀子拏了來，還你老婆。」那漢子慌忙上了船，在梢上一箇夾層艙底下拏出一箇大口袋來，說道：「銀子一釐也沒有動，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

客人背著銀子，那漢子拏著他老婆的衣裳，一直跟了走來，又不敢上船，聽見他老婆在船上叫，才硬著膽子走上去，只見他老婆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他漢子走上前，把衣裳遞與他。衆人看著那婦人穿了衣服，起來又磕了兩箇頭，同烏龜滿面羞愧下船去了。

絲客人掣了一封銀子，五十兩，來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沈吟了一刻，竟收了，隨分做三分，拏著對三箇差人道：『你們這件事，原是箇苦差，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差人謝了。

閒話休提。不日到了杭州，又換船直到台州。五箇人一齊進了城。府差道：『鳳四老爹，家門口恐怕有風聲，官府知道了，小人喫不起。』鳳四老爹道：『我有道理。』從城外叫了四乘小轎，放下簾子，叫三箇差人同萬中書坐著，自己倒在後面走。一齊到了萬家，來進大門，是兩號門面房子，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萬中書才入內去，就聽見裏面有哭聲，一刻，又不哭了。頃刻內裏備了飯出來，喫了飯，鳳四老爹道：『你們此刻不要去點燈，後把承行的叫了來，我就有道理。』差人依著，點燈的時候，悄悄的去會台州府承行的趙勤。趙勤聽見南京鳳

四老爹同了來，喫了一驚，說道：『那是箇仗義的豪傑，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這箇就造化了！』當下即同差人到萬家來。會著，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鳳四老爹道：『趙師父，只一樁託你，先著太爺錄過供，供出來的人，你便拖了解。』趙書辦應允了。

次日，萬中書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面，照舊穿了七品公服，戴了紗帽，著了靴，只是頸子裏卻繫了鍊子。府差繳了牌票，祁太爺即時坐堂。解差趙昇執著批，將萬中書解上堂去。

祁太爺看見紗帽圓領，先喫一驚；又看了批文，有「遵例保舉中書」字樣，又喫了一驚；擡頭看那萬里卻直立著，未曾跪下，因問道：『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萬中書道：『是本年正月內。』祁太爺道：『何以不見知照？』萬中書道：『由關咨部，由部咨本省巡撫，也須時日。』

想目下也該到了。」

祁太爺道：「你這中書早晚也是要革的了。」萬中書道：「中書自去年進京，今年回到南京，並無犯法的事，請問太公祖，隔省差拏，其中端的是何緣故？」祁太爺道：「那苗鎮臺疎失了海防，被撫臺參拏了，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是你被他買囑了做的，現有贓款，你還不知麼？」萬中書道：「這話是冤枉之極了。中書在家的時節，並未會過苗鎮臺一面，如何有詩送他？」

祁太爺道：「本府親自看過，長篇累牘，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現今撫院大人巡海，駕駐本府，等著要題結這一案，你還能賴麼？」萬中書道：「中書雖然忝列宮牆，詩卻是不會做的，至於名號的圖書，中書從來也沒有，只有家中住的一箇客，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幾方送中書，中書就放在書房裏，未曾收進去，就是做詩，

也是他會做，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還求太公祖詳察。」祁太爺道：「這人叫甚麼？如今在那裏？」萬中書道：「他姓鳳，叫做鳳鳴岐，現住在中書家裏哩。」

祁太爺立即拈了一枝火籤，差原差立拏鳳鳴岐，當堂回話。差人去了一會，把鳳四老爹牽來。祁太爺坐在二堂上，原差上去回了說：「鳳鳴岐已經拏到。」

祁太爺叫他上堂，問道：「你便是鳳鳴岐麼？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麼？」鳳四老爹道：「我並不認得他。」祁太爺道：「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今萬里到案，招出是你做的，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你爲甚麼做這些犯法的事？」鳳四老爹道：「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就是做詩送人，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祁太爺道：「這廝強辯！」叫：「取過大刑來！」

那堂上堂下的阜隸，大家吆喝一聲，把夾

棍向堂口一擡。兩箇人扳翻了鳳四老爹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那太爺道：『替我用力的夾！』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只聽格嗒的一聲，那夾棍迸爲六段。那太爺道：『這斷莫不是有邪術？』隨叫換了新夾棍，硃標一條封條，用了印，貼在夾棍上，從新再來。那知道繩子尙未及扯，又是一聲響，那夾棍又斷了一連換了三副夾棍，足足的迸做十八截，散了一地。

鳳四老爹只是笑，並無一句口供。那太爺毛了，只得退了堂，將犯人寄監，親自坐轎上公館轅門面稟了撫軍。

那撫軍聽了備細，知道鳳鳴岐是有名的壯士，其中必有緣故。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抑且萬里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此事也不關緊要，因而吩咐那知府從寬辦結，竟將萬里鳳鳴岐都釋放。撫院也就回杭州去了。這一場倏騰騰的官事，卻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

萬中書開發了原差人等，官司完了，同鳳四老爹回到家中，念不絕口的說道：『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長爹娘」！我將何以報你！』鳳四老爹大笑道：『我與先生既非舊交，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興，你若認真感激起我來，那倒是箇鄙夫之見了。我今要往杭州去尋一箇朋友，就在明日便行。』

萬中書再三挽留不住，只得憑著鳳四老爹要走就走。次日，鳳四老爹果然別了萬中書，不曾受他杯水之謝，取路往杭州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拔山扛鼎之義士，再顯神通；深

謀詭計之奸徒，急償夙債。

不知鳳四老爹來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

解。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竟自取路到杭州。他有一箇朋友，叫做陳正公，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心裏想道：「我何不找著他，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陳正公住在錢塘門外，他到錢塘門外來尋他，走了不多路，看見蘇隄上柳陰樹下，一叢人圍著兩箇人，在那裏盤馬。那馬上的人，遠遠望見鳳四老爹，高聲叫道：「鳳四哥，你從那裏來的？」

鳳四老爹近前一看，那人跳下馬來，拉著手。鳳四老爹道：「原來是秦二老爺。你是幾時來的？在這裏做甚麼？」秦二倚子道：「你就去了這些時，那老萬的事與你甚相干，喫了自已的清水白米飯，管別人的閒事，這不是發了獸性？你而今來的好的很，我正在這裏同胡八哥想

鳳四老爹便問：「此位尊姓？」秦二倚子代答道：「這是此地胡尚書第八箇公子胡八哥，爲人極有趣，同我最相好。」胡老八知道是鳳四老爹，說了些彼此久慕的話。

秦二倚子道：「而今鳳四哥來了，我們不盤馬了，回到下處去喫一杯罷。」鳳四老爹道：「我還要去尋一箇朋友。」胡八亂子道：「貴友明日尋罷，今日難得相會，且到秦二哥寓處頑頑。」不由分說，把鳳四老爹拉著，叫家人勻出一匹馬，請鳳四老爹騎著，到伍相國祠門口，下了馬，一同進來。

秦二倚子就寓在後面樓下。鳳四老爹進來，施禮坐下。秦二倚子吩咐家人快些辦酒來，同飯一齊喫。因向胡八亂子道：「難得我們鳳四哥來，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藝。我改日少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是要重重的叨擾哩。」胡八亂子道：「這箇自然。」

鳳四老爹看了壁上一幅字，指著向二位道：「這洪愁仙兄也和我相與，他初時也愛學幾樁武藝，後來不知怎的，好弄玄虛，勾火燒丹，煉汞，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胡八亂子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三家兄幾乎上了此人一箇當，那年勾著處州的馬純上，德惠家兄煉丹，銀子都已經封好，還虧家兄的運氣高，他忽然生起病來，病到幾日上，就死了，不然，白白被他騙了去。」

鳳四老爹道：「三令兄可是諱縝的麼？」胡八亂子道：「正是。家兄爲人，與小弟的性格不同，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做歪詩，自稱爲名士，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會喫過一斤，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騙了去，眼也不眨一眨。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他就嫌好道惡的，說作騾了他的院子，我而今受不得，把老房子並與他自己搬出來住，和他離門離戶了。」秦二倚子

道：「胡八哥的新居乾淨的很哩，鳳四哥，我同你擾他去時，你就知道了。」

說著，家人擺上酒來。三箇人傳杯換盞，喫到半酣，秦二倚子道：「鳳四哥，你剛才說要去尋朋友，是尋那一箇？」鳳四老爹道：「我有箇朋友陳正公，是這裏人，他該我幾兩銀子，尋著要向他取討。」胡八亂子道：「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而今搬到錢塘門外的？」鳳四老爹道：「正是。」胡八亂子道：「他而今不在家，同了一箇毛鬍子到南京賣絲去了。毛二鬍子也是三家兄的舊門客。鳳四哥，你不消去尋他，我叫我裏人替你送一箇信去，叫他回來時來會你就是了。」

當夜喫過了飯，各自散了。胡老八告辭先去。秦二倚子就留鳳四老爹在寓同住。次日，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胡老八也回候了，又打發家人來說道：「明日請秦二老爺同鳳

四老爹早些過去便飯。老爺說相好，鬧不具帖子。」

到第二日，喫了早點心，秦二僂子便叫家人備了兩匹馬，同鳳四老爹騎著，家人跟隨，來到胡家。主人接著，在廳上坐下。秦二僂子道：「我們何不到書房裏坐？」主人道：「且請用了茶。」

喫過了茶，主人邀二位從走巷一直往後邊去，只見滿地的馬糞，到了書房，二位進去，看見有幾位客，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些「馳馬試劍」的朋友。今日特來請教鳳四老爹的武藝，彼此作揖坐下。胡老八道：「這幾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今日聽見鳳四哥到，特爲要求教的。」鳳四老爹道：「不敢，不敢。」

又喫子一杯茶，大家起身，閒步一步。看那樓房三間，也不甚大，旁邊遊廊，廊上擺著許多鞍架子，壁間靠著箭壺，一箇月洞門過去，卻

是一箇大院子，一箇馬棚。胡老八向秦二僂子道：「秦二哥，我前日新買了一匹馬，身材倒也還好，你估一估，值箇甚麼價。」隨叫馬夫將那棗騮馬牽過來。這些客一擁上前來看。那馬十分跳躍，不提防，一箇騾子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那少年便痛得不得了，蹙了身子，墩下去。胡八亂子看了大怒，走上前，一腳就把那隻馬腿踢斷了。衆人喫了一驚。秦二僂子道：「好本事！」便道：「好些時不見你，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強了！」

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這裏擺酒上席，依次坐了賓主七八箇人，猜拳行令，大盤大盃，喫了箇盡興。席完起身，秦二僂子道：「鳳四哥，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衆位老哥們看看。」衆人一齊道：「我等求教。」鳳四老爹道：「原要獻醜，只是頑那一件？」因指著天井內花臺子道：「把這方磚搬幾塊到這邊來。」

秦二倚子叫家人搬了八塊放在塔沿上。衆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捲，那八塊方磚，齊齊整整，疊作一垛在塔沿上，有四尺來高。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只見那八塊方磚碎成十幾塊，一直到底。衆人在旁，一齊贊歎。

秦二倚子道：「我們鳳四哥練就了這一箇手段，他那『經』上說：『握拳能碎虎腦，側掌能斷牛首。』這箇還不算出奇哩。胡八哥，你過來，你方才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你敢在鳳四哥的腎囊上踢一下，我就服你是真名公。」衆人都笑說：「這箇如何使得！」鳳四老爹道：「八先生，你果然要試一試，這倒不妨；若是踢傷了，只怪秦二老官與你不相干。」衆人一齊道：「鳳四老爹既說不妨，他必然有道理。」一箇箇都慫恿胡八亂子踢。

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箇金剛巨毋霸，怕他怎的，便說道：「鳳四

哥，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露出袴子來，他便使盡平生力氣，飛起右腳，向他襠裏一腳踢去。那知道一腳並不像踢到肉上，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把五箇腳指頭幾乎碰斷，那一痛直痛到心裏去。頃刻之間，那一隻腿提也提不起了。

鳳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衆人看了，又好驚，又好笑，鬧了一會，道謝告辭。主人一瘸一簸，把客送了回來，那一隻靴再也脫不下來，足足腫疼了七八日。

鳳四老爹在秦二倚子的下處，逐日打拳跑馬，倒也不寂寞。一日，正在那裏試拳法，外邊走進一箇二十多歲的人，瘦小身材，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裏。鳳四老爹出來會著，認得是陳正公的姪兒陳蝦子。問其來意，陳蝦子道：「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說四老爹你來了家

叔卻在南京賣絲去了。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你老人家有甚話，我替你帶信去。」鳳四老爹道：「我要會令叔，也無甚話說。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便叫他算還給我。我在此還有些時耽擱，竟等他回來罷了。費心拜上令叔，我也不寫信了。」

陳蝦子應諾，回到家，取了行李，搭船便到南京，找到江寧縣前傅家絲行裏，尋著了陳正公。那陳正公同毛二鬍子在一桌子上喫飯，見了姪子，叫他一同喫飯，問了些家務。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的話都說了，安頓行李在樓上住。

且說這毛二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箇絨線鋪，原有兩千銀子的本錢；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篋片」，又賺了他兩千銀子，搬到嘉興府開了箇小當舖。此人有箇毛病，齷細非常，

一文如命。近來又同陳正公合火販絲。陳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因此志同道合。

南京絲行裏供給絲客人食飲，最為豐盛。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這行主人供給我們的肉，這不是行主人的肉，就是我們自己的肉，左右他要算了錢去，我們不如只喫他的素飯，葷菜我們自己買了喫，豈不便宜？」陳正公道：「正該如此。」到喫飯的時候，叫陳蝦子到熟切擔子上買十四箇錢的薰腸子，三箇人同喫。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熬的清水滴滴。

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聽得一箇朋友說，這裏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爺，要上北京補官，攢湊盤程，一時不得應手，情願七扣的短票，借一千兩銀子。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又三箇月內必還。老哥買絲餘下的那一項，湊起來還有二百多兩，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三箇月就掣回三百兩，這不比做

絲的利錢還大些？老哥如不見信，我另外寫一張「包管」給你。他中間人，我都熟識，絲毫不得走作的。」

陳正公依言借了出去。到三箇月上，毛二鬍子替他把這一注銀子討回，銀色又足，平子又好，陳正公滿心歡喜。

又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會見一箇朋友，是箇賣人參的客人。他說國公府裏徐九老爺有箇表兄陳四老爺，拿了他斤把人參，而今他要回蘇州去，陳四老爺一時銀子不湊手，就託他情願對扣借一百銀子，還他限兩箇月，拿二百銀子取回紙筆，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

陳正公又拿出一百銀子，交與毛二鬍子借出去。兩箇月討回，足足二百兩，兌一分還餘了三錢，把箇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

那陳蝦子被毛二鬍子一味朝死裏算，弄

的他酒也沒得喫，肉也沒得喫，恨如頭醋，趁空向陳正公說道：「阿叔在這裏賣絲，爽利，該把銀子交與行主人做絲，揀頭水好絲買了，就當在典鋪裏當出銀子，又趕著買絲，買了又當著當鋪的利錢微薄，像這樣套了去，一千兩本錢可以做二千兩生意，難道倒不好？爲甚麼信毛二老爹的話，放起債來，放債到底是箇不穩妥的事。像這樣掛起來，幾時才得回去？」陳正公道：「不妨，再過幾日，收拾收拾，也就可以回去了。」

那一日，毛二鬍子接了家信，看完了，啞嘴弄脣，只管獨自坐著躊躇。陳正公問道：「府上有何事爲甚出神？」毛二鬍子道：「不相干，這事不好向你說的。」陳正公再三要問，毛二鬍子道：「小兒寄信來道，我東頭街上談家當舖折了本，要倒與人，現在有半樓貨，值得一千六

百兩他而今事急了，只要一千兩就出脫了。我想我的小典裏，若把他這貨倒過來，倒是宗好生意。可惜而今運不動，掣不出本錢來。」

陳正公道：「你何不同人合夥倒了過來？」

『毛二鬍子道：「我也想來。若是同人合夥，傾了人的本錢，他只要一分八釐的行息，我還有幾釐的利錢；他若是要二分開外，我就是「羊肉不會喫，空惹一身羶」，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陳正公道：「獸子你為甚不和我商量？我家裏還有幾兩銀子，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還怕你騙了我的。」毛二鬍子道：「罷罷——老哥，生意事掣不穩，設或將來虧折了，不穀還你，那時叫我拏甚麼臉來見你？」

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一心一意要把銀子借與他，說道：「老哥，我和你從長商議。我這銀子，你拏去倒了他家貨來。我也不要你的大銀錢，你只每月給我一箇二分行息，多的利錢

都是你的，將來陸續還我。縱然有些長短，我和你相好，難道還怪你不成？」毛二鬍子道：「既承老哥美意，只是這裏邊也要有一箇人做箇中見，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券，交與你執著，才有箇憑據，你才放心。那有我兩箇人私相授受的？」陳正公道：「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人，並無甚不放心處，不但中人不必，連紙筆也不要，總以信行為主罷了。」

當下陳正公瞞著陳蝦子，把行筒中餘賸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湊了一千兩，封的好好的，交與毛二鬍子道：「我已經帶來的絲，等行主人代賣。這銀子本打算回湖州再買一回絲，而今且交與老哥先回去做那件事。我在此再等數日，也就回去了。」毛二鬍子謝了，收起銀子，次日上船，回嘉興去了。

又過了幾天，陳正公把賣絲的銀收齊全

了，辭了行主人，帶著陳蝦子，搭船回家，順便倒嘉興上岸看看毛鬍子。那毛鬍子的小當舖開在西街上，一路問了去，只見小小門面三間，一層看牆進了看牆門，院子上面三間廳房，安著櫃臺，幾箇朝奉在裏面做生意。陳正公問道：「這可是毛二爺的當舖？」櫃裏朝奉道：「尊駕貴姓？」陳正公道：「我叫做陳正公，從南京來，要會會毛二爺。」朝奉道：「且請裏面坐。」

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陳正公進來，坐在樓底下，小朝奉送上一杯茶來，喫著問道：「毛二哥在家麼？」朝奉道：「這鋪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而今已經倒與汪敬東了。」陳正公喫了一驚道：「他前日可會來？」朝奉道：「這裏不是他的店了，他還來做甚麼？」陳正公道：「他而今那裏去了？」朝奉道：「他的腳步散的，知他是到南京去，北京去了。」

陳正公聽了這些話，「驢頭不對馬嘴，」

急了一身的臭汗，同陳蝦子回到船上，趕到了家。次日清早，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是鳳四老爹，邀進客座，說了些久違想念的話，因說道：「承假一項，久應奉還，無奈近日又被一箇人負騙，竟無法可施。」

鳳四老爹問其緣故。陳正公細細說了一遍。鳳四老爹道：「這箇不妨，我有道理。明日我同秦二老爺回南京，你先在嘉興等著我，我包你討回一文也不少，何如？」陳正公道：「若果如此，重重奉謝老爹。」

鳳四老爹道：「要謝的話，不必再提。」別過，回到下處，把這些話告訴秦二僦子。二僦子道：「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這是你最喜做的事。」一面叫家人打發房錢，收拾行李，到斷河頭上了船。將到嘉興，秦二僦子道：「我也跟你去瞧瞧熱鬧。」同鳳四老爹上岸，一直找到毛家當舖，只見陳正公正在他店裏吵哩。

鳳四老爹兩步做一步，闖進他看牆門，高聲嚷道：「姓毛的在家不在家？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還？」那櫃臺裏朝奉正待出來答話，只見他兩手扳著看牆門，把身子往後一掙，那塊看牆就拉拉雜雜卸下半堵。秦二儂子正要進來，幾乎把頭打了。那些朝奉和取當的看了，都目瞪口呆。

鳳四老爹轉身走上廳來，背靠著他櫃臺外柱子，大叫道：「你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說著，把兩手背翦著，把身子一扭，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那一架廳簷，就塌了半箇磚頭瓦片，紛紛的打下來，灰土飛在半天裏。還虧朝奉們跑的快，不曾傷了性命。

那時街上人聽見那面倒的房子響，門口看的人都擁滿了。毛二鬍子見不是事，只得從裏面走出來。鳳四老爹一頭的灰，越發精神抖擻，走進樓底下，靠著他的庭柱，衆人一齊上前

懇求。毛二鬍子自認不是，情願把這一筆帳本利清還，只求鳳四老爹不要動手。鳳四老爹大笑道：「諒你有多大的箇巢窩，不殼我一頓飯時，都拆成平地！」

這時秦二儂子同陳正公都到樓下坐著。秦二儂子說道：「這件事原是毛兄的不是，你以為沒有中人借券，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就可以白騙他的，可知道「不怕該債的精窮，只怕討債的英雄」！你而今遇著鳳四哥，還怕賴到那裏去！」

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只得將本和利一並兌還，才完了這件橫事。

陳正公得了銀子，送秦二儂子，鳳四老爹，二位上船。彼此洗了臉，拏出兩封——一百兩——銀子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笑道：「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那裏要你謝我。畱下五十兩，以清前帳；這五十兩，你還拏回去。」陳正公謝

了又謝，擎著銀子，辭別二位，另上小船去了。

鳳四老爹同秦二倚子說說笑笑，不日到了南京，各自回家。過了兩天，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書。他門上人回道：「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鎮日在來賓樓張家鬧，總也不回家。」後來鳳四老爹會著，勸他不要做這些事，又恰好京裏有人寄信來，說他補缺將近，秦中書也就收拾行裝進京。那來賓樓只賸得一箇陳四老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國公府內，同飛玩雪之觴來賓樓中，忽訝深宵之夢。

畢竟怎樣一箇來賓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賈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話說南京這十二樓，前門在武定橋，後門在東花園鈔庫街的南首，就是長板橋。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有一箇教坊司管著他們，也有衙役執事，一般也坐堂打人，只是那王孫公子們來，他卻不敢和他起坐，只許垂手相見。每到春三二月天氣，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站在前門花柳之下，彼此邀伴頑耍。又有一箇「盒子會」，邀集多人，治備極精巧的時樣飲饌，都要一家賽過一家。那有幾分顏色的，也不肯胡亂接人。又有一宗「老幫閒」，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擦爐，安排花盆，揩抹桌椅，教琴棋書畫。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卻也要幾箇名士來往，覺得破破俗。

那來賓樓有箇雛兒，叫做聘娘。他公公在

臨春班做正旦，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後來長了鬍子，做不得生意，卻娶了一箇老婆，只望替他接接氣，那曉的又胖又黑，自從娶了他，鬼也不上門來。後來沒奈何，立了一箇兒子，替他討了一箇童養媳婦，長到十六歲，卻出落得十分人才，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門檻。

那聘娘雖是箇門戶人家，心裏最喜歡相與官。他母舅金修義——就是金次福的兒子，——常時帶兩箇大老官到他家來走走；那日來對他說：「明日有一箇貴人要到你這裏來玩玩，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這人姓陳，排行第四，人都叫他陳四老爺。我昨日在國公府裏做戲，那陳四老爺向我說，他著實聞你的名，要來看你；你將來相與了他，就可結交。徐九公子可不是好！」聘娘聽了，也著實歡喜。金修義喫完茶，去了。

次日，金修義回覆陳四老爺去。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寓在東水關董家河房。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兩箇長隨，穿著一身簇新的衣服，傳了進去。陳四老爺出來，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緞直裰，裏邊襯著狐狸皮襖，腳下粉底皂靴，白淨面皮，約有二十八九歲，見了金修義，問道：『你昨日可曾替我說信去？我幾時好去走走？』修義道：『小的昨日去說了，他那裏專候老爺降臨。』

陳四老爺道：『我就和你一路去罷。』說著，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服，出來叫那兩箇長隨叫轎夫伺候。只見一箇小小廝進來，擎著一封書。陳四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家的書僮，接過書子，拆開來看，上寫著——

『積雪初霽，瞻園紅梅，次第將放。望表兄文駕過我，圍爐作竟日談。萬勿推卻。至囑至囑。上木南表。』

兄先生徐詠頓首。

陳木南看了，向金修義道：『我此時要到國公府裏去，你明日再來罷。』金修義去了。

陳木南隨即上了轎，兩箇長隨跟著來。到大功坊，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長隨傳了進去。半日，裏邊道：『有請。』陳木南下了轎，走進大門，過了銀鑾殿，從旁邊進去。徐九公子立在瞻園門口，迎著叫聲：『四哥，怎麼穿這些衣服。』

陳木南看徐九公子時，烏帽珥貂，身穿織金雲緞夾衣，腰繫絲織，腳下朱履。兩人拉著手，只見那園裏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著欄杆，曲曲折折，來到亭子上。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望著那園中幾百樹梅花，都微微含著紅萼。

徐九公子道：『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般早，不消到十月盡，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

「陳木南道：『表弟府裏不比外邊。這亭子雖然如此軒敞，卻不見一點寒氣。襲人唐詩說的好：『無人知道外邊寒。』不到此地，那知古人措語之妙！』

說著，擺上酒來，都是銀打的盤子，用架子架著；底下一層貯了燒酒，用火點著，燄騰騰的，暖著那裏邊的肴饌，卻無一點煙火氣。兩人喫著。

徐九公子道：『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卻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陳木南道：『可惜我來遲了一步。那一年，虞博士在國子監時，遲衡山請他到秦伯祠主祭，用的都是古禮古樂。那些祭品的器皿，都是訪古購求的。我若那時在南京，一定也去與祭，也就可以見古人的制度了。』徐九公子道：『十幾年來，我常在京，卻不知道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竟不曾會他們一面，也是一件

缺陷事！』

喫了一會，陳木南身上暖烘烘，十分煩躁，起來脫去了一件衣服。管家忙接了，摺好放在衣架上。徐九公子道：『聞向日有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道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那時卻也還有幾箇有名的腳色，而今怎麼這些做生旦的，卻要一箇看得的也沒有？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腳色？』

陳木南道：『論起這件事，卻也是杜先生作俑。自古『婦人無貴賤』，任憑他是青樓婢妾，到得收他做了側室，後來生出兒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貴』。那些做戲的，憑他怎麼樣，到底算是箇賤役。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庭席間，定要幾箇梨園中人，雜坐衣冠隊中，說長道短。這箇成何體統？看起來，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若是我家他怎

「敢大膽！」

說了一會，陳木南又覺的身上煩熱，忙脫去一件衣服。管家接了去。陳木南道：「尊府雖比外面不同，怎麼如此大暖？」徐九公子道：「四哥，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雪所不到？這亭子卻是先國公在時造的，全是白銅鑄成，內中燒了煤火，所以這般溫暖。外邊怎麼有這樣所在？」陳木南聽了，才知道這箇原故。

兩人又飲一會，天氣昏暗了，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磊磊落落，點將起來，就如千點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著那梅花枝幹，橫斜可愛。酒罷，捧上茶來，喫了。陳木南告辭回寓。

過了一日，陳木南寫了一箇札字，叫長隨擎到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買了許多緞疋，做了幾套衣服，長隨跟著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到了來賓樓門口，一隻小獐獅

狗叫了兩聲，裏邊那箇黑胖處婆出來迎接，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慌忙說道：「請姐夫到裏邊坐。」

陳木南走了進去，兩間臥房，上面小小一箇妝樓，安排著花瓶燈几，十分清雅。聘娘先和一箇人在那裏下圍棋，見了陳木南來，慌忙亂了局來陪，說道：「不知老爺到來，多有得罪。」處婆道：「這就是太平陳四老爺，你常時念著他的詩，要會他的四老爺，才從國公府裏來的。」陳木南道：「兩套不堪的衣裳，媽媽休嫌輕慢。」處婆道：「說那裏話，姐夫請也請不到。」陳木南因問：「這一位尊姓？」聘娘接口道：「這是北門橋鄭泰來太爺，是我們南京的國手，就是我的師父。」陳木南道：「久仰。」鄭泰來道：「這就是陳四老爺，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是一位貴人，今日也肯到這裏來，真箇是聘娘的福氣了！」

聘娘道：「老爺一定也是高手，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我自從跟著鄒師父學了兩年，還不會得著他一著兩著的竅哩！」虔婆道：「姐夫且同鄒師父下一盤，我下去備酒來。」陳木南道：「怎好就請教的？」聘娘道：「這箇何妨，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的。」就把棋盤上棋子揀做兩處，請他兩人坐下。

鄒泰來道：「我知四老爺自然是對下。」陳木南道：「先生是國手，我如何下的過，只好讓幾子請教罷。」聘娘坐在傍邊，不由分說，替他排了七箇黑子。鄒泰來道：「如何擺得這些，真箇是要我出醜了！」陳木南道：「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而今下箇彩罷。」取出一錠銀子，交聘娘擎著。聘娘又在傍邊偏著鄒泰來動著。鄒泰來勉強下了幾子。陳木南起首還不覺的，到了半盤，四處受敵，待要喫他幾子，又被他占了外勢，待要不喫他的，自己又不得活，及至後

來，雖然贏了他兩子，確費盡了氣力。

鄒泰來道：「四老爺下的高，和聘娘真是箇對手！」聘娘道：「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今日一般也輸了！」陳木南道：「鄒先生方才分明是讓我那裏下的過，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

鄒泰來因是有彩，又曉的他是屎棋，也不怕他惱，擺起九箇子，足足贏著三十多著。陳木南肚裏氣得生疼，拉著他，只管下了去，一直讓到十三，共總還是下不過，因說道：「先生的棋實是高，還要讓幾箇才好。」鄒泰來道：「盤上再沒有箇擺法了，卻是怎麼樣好？」聘娘道：「我們而今另有箇頑法，鄒師父頭一著不許你動，隨便拈著丟在那裏，就算這叫箇「憑天降福」。」

鄒泰來笑道：「這成箇甚麼款，那有這箇道理！」陳木南又偏著要下，只得叫聘娘擎一

箇白子混丟在盤上，接著下了去。這一盤，鄒泰來卻被殺死四五塊。陳木南正在暗喜，又被他生出一箇劫來，打箇不清。陳木南又要輸了。聘娘手裏抱了烏雲蓋雪的貓，望上一撲，那棋就亂了。兩人大笑，站起身來，恰好度婆來說：『酒席齊備。』

擺上酒來，聘娘高擎翠袖，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第二杯就要奉師父。師父不敢當，自己接了酒，彼此放在桌上。度婆也走來坐在橫頭，候四老爺乾了頭一杯，度婆自己也奉一杯酒，說道：『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裏喫過好酒好的，到我們門戶人家，那裏喫得慣！』聘娘道：『你看儂媽也詔刀了！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喫，定要國公府裏，才喫著好的？』度婆笑道：『姑娘說的是，又是我的不是了，且罰我一杯。』當下自己斟著，喫了一大杯。

陳木南笑道：『酒菜也是一樣。』度婆道：

『四老爺，想我老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每日聽見人說國公府裏，我卻不會進去過，不知怎樣像天宮一般哩。我聽見說國公府裏不點蠟燭，鄒泰來道：『這媽媽講話，國公府不點蠟燭，倒點油燈。』度婆伸過一隻手來道：『鄒大爺，「樞子兒，你嗒嗒」！他府裏不點蠟燭，倒點油燈。』他家那些姑娘們房裏，一箇人一箇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照的滿屋都亮，所以不點蠟燭。——四老爺，這話可是有的麼？』

陳木南道：『珠子雖然也有，必未擊了做蠟燭。我那表嫂是箇和氣不過的人，這事也容易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看，我那表嫂，你老人家就裝一箇跟隨的人，拏了衣服包，也就進去看看他的房子了。』度婆合掌道：『阿彌陀佛！眼見希奇物，勝作一世人！我成日裏燒香念佛，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來，

帶我到天宮裏去走走，老身來世也得人身，不變驢馬。」鄒泰來道：「當初太祖皇帝帶了王媽媽季巴巴到皇宮裏去，他們認做古廟，你明日到國公府裏去，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一齊大笑。

虔婆又喫了兩杯酒，醉了，涎著醉眼，說道：「他府裏那些娘，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就比下來了。」聘娘睨他一眼道：「人生在世，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遇著國公府裏十幾乘轎子下來，一箇箇圍頭圍臉的，也沒有甚麼出奇。」虔婆道：「又是我說的不是，姑娘說的是，再罰我一大杯。」當下虔婆前後共喫了幾大杯，喫的也也斜斜，東倒西歪，收了傢伙，叫撈毛的打燈籠送鄒泰來家去，請四老爺進房歇息。

陳木南下樓來進了房裏，聞見噴鼻香。窗子前花梨桌上安著鏡臺，牆上懸著一幅陳眉公的畫，壁桌上供著一尊玉觀音，兩邊放著八張水磨楠木椅子，中間一張羅甸牀，掛著大紅網帳子，牀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枕頭邊放著薰籠，牀面前一架幾十箇香檯，結成一箇流蘇房中間放著一箇大銅火盆，燒著通紅的炭，頓著銅銚，煨著雨水。

聘娘用纖手在錫餅內撮出銀針茶葉來，安放在宜興壺裏，沖了水，遞與四老爺，和他並肩而坐，叫丫頭出去取水來。聘娘擎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蓋膝上，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你幾時才做官？」陳木南道：「這話我不告訴別人，怎肯瞞你。我大表兄在京裏已是我推薦了，再過一年，我就可以得箇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於我，我將來和你媽說了。」

拏幾百兩銀子贖了你，同到任上去。」

聘娘聽了他這話，拉著手，倒在他懷裏，說道：「這話是你今晚說的，燈光菩薩聽著，你若丟了我，再娶了別的妖精，我這觀音菩薩最靈驗，我只把他背過臉來，朝了牆，叫你同別人睡，偎著枕頭就頭痛，爬起來就不頭疼。我是好人家兒女，也不是貪圖你做官，就是愛你的人。物你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

丫頭推開門，拏湯桶送水進來。聘娘慌忙站開，開了抽屜，拏出一包檀香屑，倒在腳盆裏，倒上水，請四老爺洗手腳。

正洗著，只見又是一箇丫頭打了燈籠，一班四五箇少年姊妹，都戴著貂鼠煖耳，穿著銀鼠灰鼠衣服進來，嘻嘻笑笑，兩邊椅子坐下，說道：「聘娘今日接了貴人，一盒子會！朋日在你家做分子，是你一箇人出！」聘娘道：「這箇自然。」姊妹們笑頑了一會去了。

聘娘解衣上牀。陳木南見他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十分歡洽。

聘娘朦朧睡去，忽又驚醒，見燈花炸了一下，回頭看四老爺時，已經睡熟，聽那更鼓時，三更半了，將手理一理被頭，替四老爺蓋好，也又合著睡去。睡了一時，只聽得門外鏐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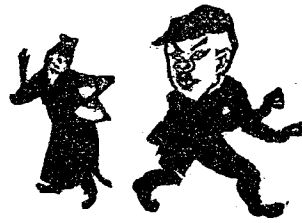
聘娘心裏疑惑：「這三更半夜，那裏有鏐到我門上來……」看看鏐聲更近，房門外一箇人道：「請太太上。」聘娘只得披繡襖，倒鞞弓鞋，走出房門外。只見四箇管家婆娘，齊雙雙跪下，說道：「陳四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特著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同享榮華。」聘娘聽了，忙走到房裏梳了頭，穿了衣服，那婢子又送了鳳冠霞帔，穿戴起來，出到廳前，一乘大轎，聘娘上了轎，擡出大門，只見前面鏐旗，傘，吹手，夜役，一隊隊擺著，又聽的說：「先要擡到國公府裏去。」

正走得興頭，路旁邊走過一箇黃臉禿頭師姑來，一把從轎子裏揪著聘娘，罵那些人道：『這是我的徒弟，你們擡他到那裏去！』聘娘說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這禿師姑怎敢來揪我！』正要叫夜役鎖他，舉眼一看，那些人都不見了；急得大叫一聲，一交撞在四老爺懷裏，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公子，忽爲閩嶠之遊；

佳人，竟作禪關之客。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獸名士妓館獻詩

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著，夢見到杭州府的任，驚醒轉來，窗子外已是天亮了，起來梳洗。陳木南也就起來，虔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喫過點心，恰好金修義來，鬧著要陳四老爺的喜酒。陳木南道：「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裏去，明日再來為你的情罷。」

金修義走到房裏，看見聘娘手挽著頭髮，還不會梳完，那烏雲鬢髻半截垂在地下，說道：「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你看看，恁般時候尚不會停當，可不是越發嬌嬾了。」因問：「陳四老爺，明日甚麼時候才來等我吹笛子，叫聘娘唱一隻曲子與老爺聽。」他的李太白清平三調，是十二樓沒有一箇賽得過他的。」說著，聘娘又掣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囑咐道：「你今晚務必來，不要哄我老等著。」

陳木南應諾了，出了門，帶著兩箇長隨，回到下處，思量沒有錢用，又寫一箇札子叫長隨，擎到國公府裏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湊著好用。長隨去了半天，回來說道：「九老爺拜上老爺府裏的三老爺方從京裏到，選了福建漳州府正堂，就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任所，料理事務，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自帶來。」

陳木南道：「既是三老爺到了，我去候他。」隨坐了轎子，帶著長隨，來到府裏，傳進去。管家出來回道：「三老爺，九老爺，都到沐府裏赴席去了，四爺有話說，畱下罷。」陳木南道：「我也無甚話，是特來候三老爺的。」陳木南回到寓處。

過了一日，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裏辭行，門口下了轎子。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三公子道：「老弟許久不見，風采一發，個個姑母去。」

世，愚表兄遠在都門，不會親自弔唁。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陳木南道：「先母辭世，三載有餘，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所以來到南京，朝夕請教。今表兄榮任閩中，賢昆玉同去，愚表弟倒覺失所了。」

九公子道：「表兄若不見棄，何不同去一行？長途之中，到覺得頗不寂寞。」陳木南道：「原也要和表兄同行，因在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俟兩三月之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箇拜匣，盛著二百兩銀子，送與陳木南收下。三公子道：「專等老弟到敝署走走，我那裏還有事要相煩幫襯。」陳木南道：「一定來效勞的。」

說著，喫完了茶，兩人告辭起身。陳木南送到門外，又隨坐轎子到府裏去送行，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才辭別回來。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扯他來到來賓樓，進了大門，走到臥房，

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金修義道：「幾日不見四老爺來，心口疼的病又發了。」虔婆在旁道：「自小兒嬌養慣了，是有這一箇心口疼的病，但凡著了氣惱，就要發。先因四老爺兩日不會來，只道是那些憎嫌他就發了。」

聘娘看見陳木南，含著一雙淚眼，總不則聲。陳木南道：「你到底是那裏疼痛，要怎樣才好？往日發了這病，卻是甚藥醫？」虔婆道：「往日發了這病，茶水也不能嚥一口。醫生來撮了藥，他又怕苦不肯喫，只好頓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喫著，才保全得，不傷大事。」陳木南道：「我這裏有銀子，且拏五十兩放在你這裏，換了人參來用著，再揀好的換了——我自己帶來給你。」

那聘娘聽了這話，挨著身子，靠著那繡枕，一團兒坐在被窩裏，簾前圍著一箇紅抹兒，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這病一發了，不曉得怎的，

就這樣心慌！那些先生們說，單喫人參，又會助了虛火，往常纔是合著黃連，煨些湯喫，夜裏睡著，才得合眼。要是不喫，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陳木南道：「這也容易。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了。」金修義道：「四老爺在國公府裏，人參，黃連，論秤稱也不值甚麼，聘娘那裏用的了！」聘娘道：「我不知怎的，心裏慌慌的，合著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金修義道：「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經不得勞碌，著不得氣惱。」虔婆道：「莫不是你撞著甚麼神道，替你請箇尼僧來禳解，禳解罷。」

正說著，門外敲的手聲子響。虔婆出來看，原來是延壽庵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虔婆道：「阿呀！是本老爺兩箇月不見你來了，這些時，庵裏做佛事忙？」本師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今年運氣低，把一箇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

死掉了，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你家的相公娘好？」虔婆道：「也常時三好兩歹的，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他是國公府裏徐九老爺的表兄，常時到我家來偏生的聘娘沒造化，心口疼的病發了，你而今進去看看。」

本師姑一同走進房裏。虔婆道：「這便是國公府裏陳四老爺。」本師姑上前打了一箇問訊。金修義道：「陳老爺，這是我們這裏的本師父，極有道行的。」

本師姑見過四老爺，走到牀面前來看相。公娘金修義道：「方才說要禳解，何不就請本師姑禳解，禳解？」本師姑道：「我不會禳解的，我來看看相公娘的氣色罷。」便走了來，一屁股坐到牀沿上。

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今日擡頭一看，卻見他黃著臉，禿著頭，就和前日夢裏揪他的師姑一模一樣，不覺就懊惱起來，只叫得一聲：「

多勞，」便把被蒙著頭睡下。本師姑道：「相公娘心裏不耐煩，我且去罷。」向衆人打箇問訊，出了房門，度婆將月米遞給他，他左手擎著磨子，右手擎著口袋去了。

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擎銀子叫長隨趕著去換人參，換黃連。只見主人家董老太拄著拐杖出來說道：「四相公，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只管換這些人參，黃連，做甚麼？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熬頑，我是你的房主人，又這樣年老，四相公，我不好說的。自古道：『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煙花債。』他們這樣人家，是甚麼有良心的，把銀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我今年七十多歲，看經念佛，觀音菩薩聽著，我怎肯眼睜睜的看著你上當不說？」

陳木南道：「老太說的是，我都知道了。這人參，黃連，是國公府裏託我換的。」因怕董老

太詔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己去。」走了出來，到人參店裏尋著了長隨，換了半斤人參，半斤黃連，和銀子，就像捧寶的一般，捧到來賓樓來，才進了來賓樓門，聽見裏面彈的三弦子響，是度婆叫了一箇男瞎子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參，黃連，遞與度婆，坐下聽算命。

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著時上的貴人，該有箇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弔動了一箇『計都星』。在裏面作擾，有些啾唧不安，卻不礙大事。莫怪我直談，姑娘命裏犯一箇『華蓋星』，卻要記一箇佛名，應破了才好。將來從一箇貴人，還要戴鳳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哩。」說完，橫著三弦彈著，又唱一回，起身要去。度婆盪喫茶，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黑棗子來，放箇小桌子，與他坐著，丫頭斟茶，遞與他喫著。

陳木南問道：「南京城裏，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瞎子道：「說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把我們擠壞了！就是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箇陳和甫，他是外路人，自從一進了城，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霸攔著算了去，而今死了積作的箇兒子，在我家那間壁招親，日日同丈人吵窩子，吵的鄰家都不得安身。眼見得我今日回家，又要聽他吵了。」說罷，起身道過：「多謝。」去了一直走了回來，到東花園一箇小巷子裏，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

丈人道：「你每日在外測字，也還尋得幾十文錢，只買了豬頭肉，飄湯燒餅，自己搗臊子，一箇錢也不掙了來家，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著這箇？還是我的女兒也罷了，你除了豬頭肉的錢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是

那裏來的晦氣！」

陳和甫的兒子道：「老爹，假使這豬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喫了，你也要還錢。」丈人道：「胡說我若喫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喫的。」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該人的錢，怎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萬一豬不生這箇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

丈人見他十分胡說，拾了箇叉子棍，趕著他打。瞎子摸了過來扯勸。丈人氣的顫呵呵的道：「先生這樣不成人，我說說他，他還掙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豈不可恨！」陳和甫兒子道：「老爹，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我又不喫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掙著一本詩念，有甚麼混帳處？」丈人道：「不是別的混帳，你放著一箇老婆不養，只是累我，

我那裏累得起！」

陳和甫兒子道：「老爹，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你退了回去罷了。」丈人罵道：「該死的畜生！我女兒退了做甚麼事哩？」陳和甫兒子道：「聽憑老爹再嫁一箇女婿罷了。」丈人大怒道：「這奴除非是你死了，或是做了和尚，這事才行得！」陳和甫兒子道：「死是一時死，不來，我明日就做和尚去。」丈人氣憤憤的道：「你明日就做和尚！」

○瞎子聽了半天，聽他兩人說的都是「堂屋裏掛草薦」不是話，也就不扯勸，慢慢的摸著回去了。

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賣掉了，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著，來到丈人面前，合掌打箇問訊道：「老爹，貧僧今日告別了。」丈人見了大驚，雙眼掉下淚來，又著實數說

了他一頓，知道已是無可如何，只得叫他寫了一張紙，自己帶著女兒養活去了。

陳和尚自此以後，「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每日測字的錢，就買肉喫，喫飽了，就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子上念詩十分自在。

○又過了半年，那一日，正擎著一本書在那裏看，遇著他一箇同夥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見他看這本書，因問道：「你這書是幾時買的？」

陳和尚道：「我才買來三四天。」丁言志道：

「這是鶯脰湖唱的詩，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大會鶯脰湖，分韻作詩，我還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八齊」，你看這起句「湖如鶯脰夕陽低」，只消這一句，便將題目點出，下面就句句貼切，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

陳和尚道：「這話要來問我才是，你那裏

知道當年鸞脰湖大會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是婁中室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那時我家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彼時大會鸞脰湖，先父一位，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牛勳衣先生，蘧駪夫先生，張鐵臂，兩位主人，還有楊先生的令郎，共是九位。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我到不曉得你那裏知道！」

丁言志道：「依你這話，難道趙雪齋先生景蘭江先生的詩都是別人假做的了？你想想，你可做得來？」陳和尚道：「你這話，尤其不通。他們趙雪齋這些詩，是在西湖上做的，並不是鸞脰湖那一會。」丁言志道：「他分明是說：『湖如鸞脰，』怎麼說不是鸞脰湖大會？」陳和尚道：「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裏忽然又跳出他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蘧駪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

詩，你何嘗見過！」陳和尚道：「我不曾見過，到你見過，你可知道鸞脰湖那一會並不會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裏耳朶響，還來同我瞎吵！」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裏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鸞脰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

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胡說！天下那裏有箇冒認父親的！」丁言志道：「陳思阮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陳和尚大怒道：「丁詩你『幾年桃子幾年人』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鑿鑿的就伸著嘴來講名士！」丁言志跳起身來道：「我就不該講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箇名士！」

兩箇人說罷了，揪著領子，一頓亂打。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鑿的生疼，拉到橋頂上。

和尚眯著眼，要拉他跳河，被丁言志揉了一交，骨碌碌就滾倒橋底下去了。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

正叫著，遇見陳木南踱了來，看見和尚仰巴巴睡在地下，不成模樣，慌忙拉起來道：「這是怎的？」和尚認得陳木南，指著橋上說道：「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走來說是鴛鴦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我替他講明白了，他還要死強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你說可有這箇道理？」

陳木南道：「這箇是甚麼要緊的事，你兩箇人也這樣鬼吵。其實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冒認父親。這卻是言老的不是。」丁言志道：「四先生你不曉得。難道我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太難看！」陳木南笑道：「你們自家人，何必如此？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當年那虞博士莊

徵君，怎樣過日子呢？我和你兩位喫杯茶，和和事，下回不必再吵了。」

當下拉到橋頭間壁一箇小茶館裏坐下，喫著茶。陳和尚道：「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回到福建去，怎樣還不見動身？」陳木南道：「我正是爲此來尋你測字，幾時可以走得？」丁言志道：「先生，那些測字的話，是我們「籤火七占通」的。你要動身，揀箇日子走就是了。何必測字？」陳和尚道：「四先生，你半年前，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得能發我出家的第二日，有一首薙髮的詩送到你下處請教，那房主人董老太說，你又到外頭頑去了。你卻一向在那裏？今日怎管家也不帶，自己在這裏閒撞？」

陳木南道：「因這裏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得好，我常在他那裏。」丁言志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向陳和尚道：「你看他不過是箇巾幗，還曉得看詩，怎

有箇鴛鴦湖大會不作詩的呢？」

陳木南道：「思老的話到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州他們都不以詩名。」陳和尚道：「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件事來，不知怎麼樣結局？」陳木南道：「那也是他學裏幾箇秀才誣賴他的。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

又說了一會，陳和尚同丁言志別過去了。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己走到來賓樓一進了門，虔婆正在那裏同一箇賣花的穿桂花球，見了陳木南道：「四老爺請坐下罷了。」陳木南道：「我樓上去看看聘娘。」虔婆道：「他今日不在家，到輕煙樓做「盒子會」去了。」陳木南道：「我今日來和他辭辭行，就要到福建去。」虔婆道：「四老爺就要起身將來可還要回來的？」

說著，丫頭捧一杯茶來。陳木南接在手裏，不大熱，嗅了一口，就不嗅了。虔婆看了道：「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丟了桂花球，就走到房門裏去罵烏龜。陳木南看見他不做不睬，只得自己又踱了出來，走不得幾步，頂頭遇著一箇人叫道：「陳四爺，你還要信行些才好？怎麼我們只管跑！」

陳木南道：「你開著偌大的人參鋪，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我少不得料理了送來給你。」那人道：「你那兩箇尊管而今也不見面，走到尊寓，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他一箇堂客家，我怎好同他七箇八箇的？」陳木南道：「你不要慌，「躲得和尚躲不得寺。」我自然有箇料理。你明日到我寓處來。」那人道：「明早是必留下，不要又要我們跑腿。」說過，就去了。

陳木南回到下處心裏想道：「這事不慳！長隨又走了，虔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銀子又用的精光，還贖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不如捲捲行李，往福建去罷！」瞞著董老太，一溜煙走了。

次日，那賣人參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坐了半日，連鬼也不見一箇。那門外推的門響，又走進一箇人來，搖著白紙詩扇，文綉縐的那賣人參的起來問道：「尊姓？」那人道：「我就是丁言志，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賣人參的道：「我也是來尋他的。」

又坐了半天，不見人出來，那賣人參的就，把屏門拍了幾下。董老太拄著拐杖出來問道：「你們尋那箇的？」賣人參的道：「我來找陳四爺要銀子。」董老太道：「他麼？此時好到觀音門了。」那賣人參的大驚道：「這等，可會把

銀子留在老太處？」董老太道：「你還說這話，連我的房錢都騙了他！自從來賓樓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那一處不脫空背著一身的債，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

賣人參的聽了，「啞叭夢兒媽，說不出的苦」，急的暴跳如雷。丁言志勸道：「尊駕也不必急急，也不中用，只好請回。陳四先生是箇讀書人，也未必就騙你。將來他回來，少不得還哩。」

那人跳了一回，無可奈何，只得去了。

丁言志也搖著扇子，晃了出來，自心裏想道：「堂客也會看詩……那十二樓不會到過，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也去到那裏頑頑……」

主意已定，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到來賓樓來。烏龜看見他像箇狀子，問他來做甚麼。

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
 烏龜道：「既然如此，且秤下箱錢。」烏龜拏著黃桿戥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箇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二兩四錢五分。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會了姑娘，再找你罷。」

丁言志自己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上前作了一箇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不是白看的，先要拏出花錢來再看。」

丁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摸出二十箇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這箇錢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喫罷。」丁言志羞得臉上紅白，低著頭，捲了詩，揣在懷裏，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

裏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

度婆聽見他囿著戥子，要了花錢，走上樓來問聘娘道：「你剛才向戥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拏來？我要買緞子去。」聘娘道：「那戥子那裏有銀子拏出二十箇銅錢來？我那裏有手接他的！被我笑的他回去了。」度婆道：「你是甚麼巧主兒！囿著戥子還不問他要一大注子，肯白白放了他回去？你往常嫖客給的花錢，何曾分一箇半箇給我？」聘娘道：「我替你家尋了這些錢，還有甚麼不是些小事就來尋事！我將來從了良，不怕不做太太！你放這樣戥子上我的樓來，我不說你罷了！你還要來嘴喳喳！」
 度婆大怒，走上前來，一箇嘴巴，把聘娘打倒在地。聘娘打滾，撒了頭髮，哭道：「我貪圖些甚麼，受這些折磨！你家有銀子，不愁弄不得一箇人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不由分說，向度

婆大哭大罵，要尋刀劍頸，要尋繩子上吊，簪環都滾掉了。度婆也慌了，叫了老烏龜上來，再三勸解，總是不肯依鬧的，要死要活，無可奈何，由著他拜延壽庵本慧做徒弟，剃光了頭，出家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雲散，賢豪才色總成空；

盡火傳工匠市廛都有韻。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話說萬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蕭索。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卻是也沒有一箇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婚喪祭，鄉紳堂裏，坐著幾箇席頭，無非講的是些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那知市井中間，又出了幾箇奇人。一箇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兒無家無業，

總在這些寺院裏安身。見和尙傳板上堂喫齋，他便也捧著一箇鉢，站在那裏，隨堂喫飯和尙也不厭他。

他的字寫的最好，卻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著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卻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箇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盃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才用。到寫字的時候，要三四箇人替他拂著紙，他才寫。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罵，要打，卻是要等他情願，他才高興。他若多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

他又不修邊幅，穿著一件稀爛的直裰，襯著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日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喫了飯，贖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

那日大雪裏，走到一箇朋友家，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踹了他一書房的污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裏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道：『我沒有錢。』那主人道：『你肯寫一副字送我，我買鞋送你了。』季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

主人厭他膾臍，自己走了進去，拏出一雙鞋來，道：『你先生且請略換，恐怕腳底下冷。』季遐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擡舉你！我都希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喘喘的又隨堂喫了一頓飯。

喫完，看見和尚房裏擺著一匣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是昨日施御史の令孫老爺送我的，我

還要磨著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副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裏，拏出一箇大墨盞子來，揀出一錠墨，沓些水，坐在禪牀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

他在那裏磨墨，正磨的興頭，侍者進來，向老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尚迎了出去。那施御史の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遐年，彼此也不爲禮，自同和尚到那邊敘寒溫。

季遐年磨完了墨，拏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叫四箇小和尚替他按著。他取了一管敗筆，蘸飽了墨，把紙相了一會，一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後邊小和尚動了一下，他就一鑿，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鑿的殺喳的叫。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裏急的嚷成一片。老和尚勸他不要惱，替小和尚按著紙，讓他寫完了。施御

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向和尚作別去了。

次日，施家一箇小廝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箇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裏？」季遐年道：「問他怎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

季遐年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甚麼人，混往裏邊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那小廝從門房裏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敞廳上，小廝進去回了。

施御史的孫子剛剛走出屏風，季遐年迎著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低著頭進去了。那季遐年

又罵了一會，依舊回到天界寺裏去了。

又一箇是賣火紙筒子的。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到他父親手裏，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後來父親死了，他無以為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會。那庵臨著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潭簇新的荷葉，亭亭浮在水上。這庵裏曲曲折折，也有許多亭榭。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

王太走將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箇石臺，兩邊四條石凳，三四箇大老官，簇擁著兩箇人在那裏下棋。一箇穿寶藍的道：「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裏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二千多銀子。」一箇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這馬先

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
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學到卞先生的地步，
也就著實費力了！」

王太就挨著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
見他穿的襤褸，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
的主人道：「你這樣一箇人，也曉得看棋？」王
太道：「我也略曉得些。」揀著看了一會，嘻嘻
的笑。

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難道下得過
我們？」王太道：「也勉強將就。」主人道：「你
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卞的道：「
他既大膽，就叫他出箇醜何妨？才曉得我們老
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

王太也不推辭，擺起子來，就請那姓馬的
動著，旁邊人都覺得好笑。那姓馬的圍他下了
幾著，覺的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盤，站起身來道：
「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人都不曉得姓

卞的道：「論這局面，卻是馬先生略負了些。」
衆人大驚，就要拉著王太喫酒。王太大笑
道：「天下那裏還有箇快活似殺矢棋的事！我
殺過矢棋，心裏快活極了，那裏還喫得下酒。」
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

一箇是開茶館的。這人姓蓋，名寬，本來是
箇開當舖的人。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家裏有錢，
開著當舖，又有田地，又有洲場，那親戚本家都
是些有錢的。他嫌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
裏做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後來畫的畫好，
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
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他好，他卻愛才
如命，遇著這些人來，留著喫酒喫飯，說也有笑
也有。這些人家裏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
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擎與人
用。

那些當舖裏的小官看見主人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跌氣，在當舖裏儘著做弊，本錢漸漸消折了。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糧，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買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出五六百兩。他沒奈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會生發，只得放在家裏秤著用。能用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著洲場利錢還人。

不想夥計沒有良心，在柴院子裏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回火，把院子裏的幾萬擔柴盡行燒了。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給他看。他看見好頑，就留在家裏。家裏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書房裏頑。夥計見沒有洲場，也辭出去了。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

出殯，把小房子又賣了。可憐這蓋寬帶著一箇兒子，一箇女兒，在一箇僻靜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子裏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桌子，後檐支了一箇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櫃臺，後面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

他老人家清早起來，自己生了火，搗著了。把水倒在爐子裏放著，依舊坐在櫃臺裏看詩畫。櫃臺上放著一箇瓶，插著些時新花朵。瓶旁邊放著許多古書。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人。來坐著喫茶，他丟了書就來擎茶壺，茶杯。茶館的利錢有限，一壺茶只賺得一箇錢，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箇錢。除去柴米，還做得甚麼事！

那日正坐在櫃臺裏，一箇鄰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閒話。那老爹見他十月裏還穿著夏布

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而今都不到你這裏來走走，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事體總還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箇大些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

蓋寬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小廝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塊，還搭配的，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覺得可厭。至於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惠的，那都是窮人，那裏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那裏還肯到我這裏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

鄰居見他說的苦惱，因說道：「老爹，你這箇茶館裏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沒有甚人來了，趁著好天氣，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蓋寬

道：「頑頑最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鄰居道：「我帶得幾分銀子的小東，喫箇素飯罷。」蓋寬道：「又擾你老人家。」

說著，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著店，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裏，兩箇人喫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爹會了帳，打發小菜錢，一徑踱進報恩寺裏。大殿南廊，三藏禪林，大鍋都看了一回，又到門口買了一包糖到寶塔背後一箇茶館裏喫茶。

鄰居老爹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蓋寬道：「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年了。像我也會畫兩筆畫，要在當時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裏，愁沒盤飯喫，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步田地。」

那鄰居道：「你不說我也忘了。這兩花臺左近有箇泰伯祠，是當年句容一箇遲先生蓋

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鬧！我才二十多歲，擠了來看，把帽子都被人擠掉了。如今可憐那祠也沒人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喫完了茶，同你到那裏看看。」

說著，又喫了一賣牛首豆腐干，交了茶錢，走出來，從岡子上蹣跚到雨花臺左首，望見泰伯祠的大殿，屋山頭倒了半邊，來到門前，五六箇小孩子在那裏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箇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裏挑薺菜，大殿上榻子都沒了。又到後邊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都沒有一片。

兩箇人前後走了一交，蓋寬嘆息道：「這樣名勝的所在，而今破敗至此，就沒有了一箇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拏著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箇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鄰居老爹道：「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都是古樣範的，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櫃裏，而

今連櫃也不見了！」蓋寬道：「這些古事，提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

兩人慢慢的走了出來。鄰居老爹道：「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望著隔江的山色，嵐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船隻，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沈沈的傍著山頭下去了。兩箇人緩緩的下了山，進城回去。

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次年三月間，有箇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東修請他到家裏教館去了。

一箇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著一箇裁縫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

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你做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

裏人相與相與？」

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箇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喫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

一日，荆元喫過了飯，思量沒事，一徑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箇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

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箇兒子，最長的四十多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著他五箇兒子灌園，那園卻有二

三百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著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房，手植的幾樹梧桐，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著兒子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喫著，看那園中的新綠。

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著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的緊？」荆元道：「正是今日多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斟了送過來。

荆元接了，坐著喫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卻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比你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喫得的。」荆元道：「古人勸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裏要甚麼『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

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厭污耳，明日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

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裏等候。彼此見了，又說了幾句話。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淒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

看官！難道自今以後，就沒一箇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麼……

詞曰：——

「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向梅根冶後，幾番嘯傲杏花村裏，幾度徜徉。鳳止高梧，蟲吟小樹，也共時人較短長。今已矣，把衣冠蟬脫，濯足滄浪。無聊且酌霞觴，喚幾箇新知醉一場。共百年易過，底須愁悶？千秋事大，也費商量。江左煙霞，淮南耆舊，寫入殘編總斷腸。從今後，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



儒林外史跋

上元金 和

是書爲全椒吳敏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文木老人。吳固全椒望族，先生尤負雋才，年又少，不可一世，伉爽急施與，以「芒束」之辭踵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資之，不二十年而獄金盡矣。

雍正乙卯舉鴻詞科，當事以先生及從兄青然先生（名譽）應，堅臥不赴。客金陵，爲山水所癘，遂移家焉。四方文酒之士，推先生爲盟主，鳩同志築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凡二百三十人，工鉅，售所居屋以成之。晚歲益窘，冬至不能具爐炭，姻戚故舊官中外者千百計，卒不一往，惟閉戶課子。（子名煊，字荷叔，以進士官中書，精天文算術，音韻之學，著書甚富。）賣文爲活，卒葬金陵鳳臺門花田。

著有詩說七卷，（是書載有「溱浦鱸」數語，他

如「南有喬木」爲祀漢江神女之詞，「凱風」爲七子之世不能食貧居賤，「爰采唐矣」爲戲嬌答莊姜「鶉鷄子飛」而作，皆前賢所未發。）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詩七卷。是書則先生嬉笑怒罵之書也。

書中杜少卿乃先生自況，杜慎卿爲青然先生。其生平至敬服者，惟江寧府學教授吳蒙泉，故書中表爲上上人物，其次則上元程綿莊，全椒馮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至交。書中之莊徵君者，程綿莊馬純上者，馮萃中，遲衡山者，樊南仲，武書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爲年羹堯，鳳四老爹之爲甘鳳池，牛布衣之爲朱草衣，權勿用之爲是鏡，蕭雲仙之姓江，趙醫生之姓宋，隨岑庵之姓楊，楊執中之姓湯，湯鎮臺之姓楊，匡超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苟，嚴貢生之姓莊，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萬中書之

姓方，范進士之姓陶，婁公子之爲浙江梁——或曰桐城張——韋四老爹之姓韓，沈瓊枝卽隨園所稱「揚州女子」，高青邱卽戴名世詩案中事，或象形諧聲，或度詞隱語，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細釋而參稽之，往往十得八九。

先生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鈔本，亂後遺失。）是書爲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行，自後刻本非一。

先生著書皆奇數。是書本五十五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旣畢，卽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駢語箋積而成，陋劣可哂，宜刪之以復其舊。

薛慰農觀察知先生於余爲外家，垂詢及之，敢以所聞於母氏者，（余母爲青然先生女孫。）略陳顛末如此。

同治八年冬十月，上元金和識。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五版

以

不許複製

儒林外史

(精裝全部價洋一元四角)
(平裝全部價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標點者 李 菊 廬

校對者 張 繼 良

出版者 中央編譯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漢口牛邊街 開封舊店街
長沙萬福街 廣東永漢北路
北京楊梅竹斜街 南昌府學前

廣益書局

